

青铜的种族

阿格达斯著

青 铜 的 种 族

〔玻利维亚〕阿尔西德斯·阿格达斯著

吴 健 恒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六年·北京

Alcides Arguedas

RAZA DE BRONCE

封面设计：文国璋

青铜的种族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184,000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9 5/8 插页2

1976年3月北京第1版 197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2352 定价0.61元

出版说明

广大印第安民族的生活和斗争，一向是拉丁美洲文学中的一个重要题材。

十六世纪中叶，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一手持剑，一手持十字架，踏上了南美洲大陆，以暴力和欺诈的手段征服了以库斯科为中心的印第安民族国家塔乌安廷苏约。从此以后，印第安民族的农牧公社经济遭到破坏，灿烂的印加文化遭到摧毁，广大印第安人民被迫沦为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庄园奴隶或矿山奴隶，受到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双重苦难。

几个世纪以来，南美洲印第安民族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塔乌安廷苏约的统治阶级后裔印加图帕克·阿马鲁在一七八〇年发动的起义，各族印第安人参加的将近十万。声势浩大的起义军推翻西班牙殖民政府，废除各种捐税和徭役，解放处在奴隶桎梏下的同胞，企图重建印第安民族国家。西班牙殖民主义者慌忙从南美洲各地调集大军，对起义军进行血腥的镇压，在一七八一年十一月把战败被俘的图帕克·阿马鲁全家在库斯科的广场上酷刑处死。

印第安民族以鲜血和生命，为拉丁美洲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独立革命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一八一〇年，开始了拉丁美洲土生白人地主阶级领导的独立革命战争。在西蒙·玻利瓦尔、何塞·圣马丁等革命将领所率领的队伍中，大多数的战士是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印第安人洒热血、抛头颅，但是独立革命的胜利成果却被土生白人地主阶级所独占。在新建立的南美洲各独立国家中，印第安民族并没有得到解放。他们身上的殖民制度压迫的枷锁，不过被大庄园制度奴役的皮鞭所代替。这些国家的大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幕后操纵下争权夺利，政治和军事的纷争整整延续了一个多世纪。印第安民族成为这两个统治阶级竞相压榨的牺牲品，沦落到了比农奴还不如的境地。

《青铜的种族》这本小说，写出了玻利维亚阿依马拉印第安民族的深重苦难和他们的反抗斗争。自从一九一九年初版以来，到现在还不断再版重印。这是拉丁美洲文学中写这一类题材的一本比较好的小说。

玻利维亚的阿依马拉印第安民族，世世代代生活在的的喀喀湖畔的偏僻高原地区。一八六五年，梅尔加雷霍将军①上台，于一八七〇年以血腥的手段强行解散了阿依马拉印第安人的公社，剥夺了他们的土地，分给自己宠信的将军和官僚，使三十多万阿依马拉印第安人沦为这一小撮

①马里亚诺·梅尔加雷霍（1818—1871年），玻利维亚军人，独裁统治者，1865年推翻阿查，自任总统，1871年被反对派暗杀。

新兴地主的佃户。这本小说里所描写的科阿乌约公社的印第安人，就是这样成了大庄园地主潘托哈家三代奴役和剥削的对象。他们除了必须向庄园地主缴纳实物地租外，还要每年、每月甚至每星期有一定数量的日子为庄园地主服劳役；不仅在庄园的土地上劳动，还要到城里地主的家里劳动；地主使用不了，还要出租给别人。除了庄园地主，当地的神甫也用同样的手段对他们进行奴役和剥削。他们的妻女，受到地主、神甫、管家的人身侮辱，稍有违抗，就遭到残暴的鞭打或驱逐。这种野蛮残酷的压迫，敲骨吸髓的剥削，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东欧国家剥削剩余劳动的徭役制度完全一样，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马克思指出：由于徭役制度下的剩余劳动具有独立的、可以感觉得到的形式，因此，领主的贪欲则较简单地表现为直接追求徭役的天数。潘托哈家的庄园地主，也是使用这种手段，剥削压榨科阿乌约公社的印第安人。他们在这种赤裸裸地剥削剩余劳动的徭役制度下，名义上是自由的佃户，实质上已经成为大庄园的农奴。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军队的和宗教的头面人物侵占了公社的地产，从而也就侵占了花在公田上的劳动。自由农民在公田上的劳动变成了为公田掠夺者而进行的徭役劳动。于是农奴制关系随即发展起来……①

二十世纪开始以来，帝国主义势力日益侵入拉丁美洲，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264—265页。

更加疯狂、更加贪婪地掠夺拉丁美洲国家的自然资源，使拉丁美洲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处在社会地位最底层的广大印第安民族，受到的灾难更为沉重。马克思早就在《资本论》中指出：那些还在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又使它们的产品的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灾祸之上，再加上一层过度劳动的文明灾祸①。这就是玻利维亚的印第安民族直到今天的景况的写照。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②。这本小说里所描写的科阿乌约公社的印第安人，最后终于选择了武装起义的道路。这是印第安民族无数次起义中的一次，是历史的真实反映。印第安民族前赴后继的不断斗争，迫使玻利维亚的统治阶级在一九四三年和一九五二年两次制订法令，宣布废除徭役制度。但是，这仅仅是一纸空文，玻利维亚的大庄园制度生产关系并未彻底摧毁，玻利维亚的半殖民地地位没有根本改变，玻利维亚的印第安民族也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他们的武装斗争还在继续。

玻利维亚全国五百万人口，其中印第安民族占三分之二，他们组成了玻利维亚的工人、农民的劳动大军。不仅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263—26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19页。

玻利维亚是这样，拉丁美洲其他印第安民族占多数的国家也都是这样。当前，拉丁美洲各国的各族印第安人，和全体拉丁美洲人民在一起，正在拉丁美洲反殖、反帝、反霸的大好形势下日益觉醒，日益壮大，已经形成一支争取民族解放、保卫国家独立、维护本国主权的宏大队伍。

《青铜的种族》的作者阿尔西德斯·阿格达斯，生于一八七九年，死于一九四六年，是玻利维亚有名的小说作家，曾经一度担任过玻利维亚政府的外交工作。他的作品，除了小说《青铜的种族》外,还有小说《毕萨瓜》(一九〇三年出版),《瓦塔一瓦拉》(一九〇四年出版），《克里奥约生活》（一九〇五年出版),以及论文集《病态的民族》(一九〇九年出版）。这些作品，写的都是印第安民族。他是一个印第安民族的同情者；他在作品里有时较多地渲染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甚至也描写他们对自然环境无能为力，对暴力压迫逆来顺受，这是他的资产阶级思想观点的反映，但他的基本态度是热情支持印第安民族的反抗和斗争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第　一　部

山　　谷

一

景色一片艳红。

的的喀喀湖在夕阳的照耀下，亮得象熊熊炭火。环湖的灰色山丘后面，显现出安第斯山脉一座座染上了玫瑰色的雪峰，给山丘镶上了一道锯齿形的白色花边。山丘顶上的嶙峋岩石之间，最近几场风暴垒起的积雪已经消融。

一个牧羊姑娘背着风，站在山脚台地的一块耸立的巨石上，窥视着山岗的岩壁。她的侧影清晰地衬在落日的红色余晖下，显得身材格外匀称。

这是一个结实端丽的印第安姑娘。她那黑里透蓝的头发,编成两根大辫,拖在背后,一顶黑帽带的棕色小呢帽,护着她的被山区锋利寒意侵袭的脸庞。风在岩缝内丛生的劲草中间呼呼地吹出单调的曲子，吹得她的粗呢裙子不断地摆动。这风声，就是羊群咩咩叫声的唯一和鸣。

牧羊姑娘不安地察看着四周。

刚才，她在集拢羊群准备赶它们回栏的时候，发现少了一只羊。尽管她不怕羊给野兽叼走或是给坏人偷去，可是

她怕它混到邻近庄园的羊群里去。那些羊群放牧在湖岸的山边，或者在砖石垒的界标附近，老是卷带别人的羊走。她清楚地知道，每次为了争夺地主们还没有标界的公用牧地，人们经常给惹得怒气冲天，争论不休。

夜在降临，马上赶羊都要发生困难了。牧羊姑娘想到这一点，就让毛绒绒的小牧羊犬莱凯看守着羊群，自己向山顶梯级般堆积着的岩石上爬去。山丘的一侧浴着清澈的湖光，另一侧是一片缓坡，伸向平原，到远处被一些小山岗挡住，中间有一条蜿蜒的河流穿过。

她攀到了一块很高的山石顶上，从这个了望处纵目四望。

从高处望去，大湖就象一团烈火，一个个小岛如同火焰里爆出来的黑斑，连最细微的轮廓都历历可辨。远处的蒂基纳湖峡夹在两座小山之间，远远望去，宛似两堵青黛的墙壁夹着一条火红的河流，倾注到大湖的滚滚金涛中来。平原上没有树木，空旷袒露，铺陈出一片灰黑，伸向远方。在这片由于地势太高而终年寒冷，几乎不长庄稼的土地上，只有一些地块里有些黄熟的大麦，给整个阴暗萧索的画面着上了一点颜色。残留的雨水在低洼地方积成一个个水潭，闪烁着金红的光亮，就象一面巨大的镜子撞破在平原上留下的一块块碎片。

苍茫大地，静如古刹，黄昏的宁静气氛笼罩着一切。要不是偶尔听到远方传来牧笛的呜咽，偶尔听到亚卡一亚卡鸟的刺耳的尖叫，这整个景色仿佛都已死绝。亚卡一亚卡

鸟现在都已经回到它们挖在河里沙丘上，或者筑在岩石裂罅内的巢旁了。

牧羊姑娘张望着，毫不关心夕照下的无限风光，并且很快就离开了那个了望处，因为她似乎听到那高耸的台地尽头附近传出来一只羊的咩叫。她很少赶她的羊群到那儿去，因为那儿不但牧草稀少，还传说那儿的一个岩洞里隐藏着魔鬼。那岩洞的洞口对着大湖，离开那如同斧削般直插入汹涌湖面的岩壁不过几步远。

那是一个多年荒废的开采乳白石和绿大理石的石坑，而今成了猫头鹰和野兔子的舒适洞窟。当地的巫师把它变成了他们的栖身之处，在那儿跟神鬼打交道，准备符咒和圣水，而俗人却很少在那儿露面。有很少几个大胆的人，在特殊情况下，窥探过它的秘密。他们都发誓说在那儿听到了鬼怪的呻吟、啜泣和诅咒，看到了围着被打入地狱的魂灵跳舞的魔鬼的磷光闪烁的绿眼睛……

有一次,起了暴风雨,狂风呼啸,雷电交加,瀑布似的骤雨从山顶倾泻下来。当时，瓦塔一瓦拉为了把躲藏在这可怖的山洞里的羊儿赶出来，曾经亵渎了它的秘密。尽管她没有看见也没有听到人家赌咒发誓说看到了和听到了的东西，她还是不敢随便闯进这神圣的殿堂，仅仅为了好奇去惹得神灵震怒。

“咩——咩——”,瓦塔一瓦拉一面呼叫着,一面提心吊胆地朝着呲牙咧嘴的乌黑洞口走去。她那尖锐的呼叫在山洞里激起了回声，她由于错觉，竟把它当成是走失的小羊的

叫声。

她想进洞又害怕得不敢进，可是找羊的渴望力量终究要大一些。她把胳膊向前伸，睁大眼睛，在黑暗里探着路，蹑着脚一步一步地往里走。她只走了几步，就停住不动了，耳朵里只听到自己怦怦的心跳。

这个岩洞很宽敞。高低不平的洞底撒满了无名石匠在采石时凿下来的碎片。那些石匠在这里琢磨半透明的白石块，也许是为了修建当时竖立在拉巴斯的普拉多公园里的喷泉；这个公园，而今已成了废墟。洞窟的角落里，留下了生火烧饭和凿子淬火的痕迹。洞壁是一层层自然垒成的方形巨石，就象一大堆建筑一座巨大宫殿的材料马马虎虎地丢在这里一样。顺着乳白石矿脉的走向，在洞的两侧和底部，与地面相平，还有三条阴森而神秘的巷道。那姑娘一看到这景象就吓坏了，赶忙逃出这个黑洞，对自己的冒失感到胆战心惊。她出了洞口，就用吓得发抖的声音尖声呼叫，而在她背后近处立即传来了回音。她猛地回头，高兴地看到有个小伙子正从台地走来，他的斗篷里包着那头失群的小羊。

这是个高身材、宽肩膀、粗脖子的小伙子。他表情聪明，动作也活泼灵敏，黄色的小圆帽下露出的头发，散披在肩上，圆帽的护耳罩着耳朵和面颊的一部分，露胸坎肩用四颗铜钮扣扣着，衬衣敞开，可以看到他壮实的、黑黝黝的胸脯。

“阿希阿利,你在哪儿找到这鬼东西的 ?”姑娘问着,没

有回答魁梧的小伙子的招呼。

“它在平原上乱跑,我从那儿把它捡来了。”

“这只死畜牲叫我找得好苦!”

她捡起一小块石子打那小羊，小羊急忙地咩咩叫着朝羊群逃去。

“告诉我,你进洞里去了吗?”小伙子用疑惑不安的语调问。

“去了。”

“干吗去呀?”

印第安姑娘作了个含糊的手势，耸了耸肩膀。

阿希阿利可真吓坏了，他表示反对:

“你瞧，我看你准会碰上什么倒霉事……象马内诺那样。”

两个人都沉默下来，担着心事。这不合时宜地勾起来的回忆，使得牧羊姑娘感到很难过。

“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不知道。有人告诉我说他死了。”

“多可怜!东家对他太狠了。”

“东家对谁都是这样！叫人抽他一顿鞭子罚他也就够了,可还烧掉他的屋子!”

“听说他欠了东家的钱,还不起。”

“那又怎么啦？……他可以象我们大伙儿一样，一点一点地还清……哼，也许还会让我们少还一点儿债!……”

一丝苦笑把他脸上惬意的神色都扫光了。

他们沉默了。

阿希阿利好象有心事，而她自以为了解他忧虑的原因。作为对一桩过失的惩罚，他前几天接到管家的命令，叫他同三个跟他同样受罚的同伴，到山谷区去买种子。她知道，这样一趟差使对人说来是危险的，对牲口尤其危险。有多少头可怜的牲口因为负载过重，磨损压伤了腰而成为废物！又有多少个人染上了怪病，不能天天干活，只能呆在家里，直至瘫痪而死！

“你明天真要出远门吗？”瓦塔一瓦拉一面问，一面朝羊群走过去。羊儿不断的咩叫，就是这还没有黑下来的山丘顶上能听到的唯一的声音。

“明天就动身。”阿希阿利带着担心的神色回答。

“跟谁一道去呢？”

“跟基尔科、曼努诺、卡查帕一道去。”

“要去很久吗？”

“至少两个星期。”

他们又不吭声了，两个人走在一起都感到拘束。

庄园里，人们都传说他们要订婚了。在地里干活的时候，伙伴们经常以此开他们的玩笑。可是，直到现在，小伙子还没有从姑娘那里抢到任何正式表示定情的信物，而只限于经常给她帮帮忙，来表明他想讨她的欢心。这种感情在他来说是强烈的，他也并不想加以隐讳。黄昏时刻，他常到姑娘通常放牧的山上来帮她赶羊；他下湖捕鱼的时候，也捎带捞回来一些湖藻来喂她的羊。确实，也许最有意思的是：

轮到休息日，他们爱玩的地方总一样；无论是播种还是收获，两个人总在一垅地里干活；在大节日的前夕，青年们趁着满月的光华试练舞步，他们两个又总在一起，手拉手跳着环舞，而她也只对他凝眸和微笑。可是，事儿也就到此为止。阿希阿利不论说话还是行动都表现慎重，而这并不是由于他胆怯，因为对当地的其他姑娘，他可是跟另外的小伙子一样放肆不拘；只是因为瓦塔一瓦拉家境殷实，而且有乔克乌恩卡老人钟爱她保护她，才使他把自己的感情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他跟她说话的时候，举止稳重，言谈也很有分寸。他只是聊些家常话，比如说天气啰，农活啰，她的牲口啰，等等。有时候他跟她开个玩笑，也不外跟其他青年人一样，说着说着猛地推她一下，要么大着胆子捏一下子。他帮她，讨她的欢心，关系没有超过这些。

姑娘对此习以为常，因此，这晚上他显得畏畏缩缩，使她也感到有些窘迫不安。她注意到他表情严肃，沉默寡言，在想着心事，就揣想他一定碰上了什么不寻常的事，可能前一夜他下湖没有捕到多少鱼……也许他的一头牲口有病。

“你出远门,觉得难受吗?她掩藏着自己也感到的心慌意乱,为了找话说,这么问他。

阿希阿利面带微笑，满含柔情地盯着她的眼睛。

“你干吗这么瞧我?”

小伙子并不回答，而是更挨近她一些，一面笑着一面很快地伸出手来，在她的胳膊上捏了一下。

瓦塔一瓦拉马上领会到这献殷勤的小伙子的意图。她

低下头来，慌乱得几乎不知所措。他从不敢这样子，这是第一次……

她退后了一步，心头兴奋得直跳。他紧跟着前进一步，伸出手来抓住她的围巾角，把她拖过去。

“放开我!’她叫着,转过背去对着他。

她的声音软弱无力，泄露了她的心意。

“你不乐意吗?对方同样低声地央求着。

他又一次捏住她的胳膊，不慌不忙，不放开手。

瓦塔—瓦拉战栗着，一阵痛苦和欢畅的感情袭击着她全身。

“放开我!’由于这意外的幸福,颤抖的声音更微弱了，她甚至还看了看他那对闪烁着最纯洁的欢乐的眼睛。

这时候，小伙子用自己那双长满老茧的手握住他爱人的手，那双同样粗糙，但是皮肤比较细致的手；在那双手的无名指上，一个铜指环留下了一道黑痕。小伙子轻轻地把指环取了下来。

她心神不定地让他那么作，既不想假装也没有力气假装抵抗。小伙子终于向她表露了爱情，表露了他想跟她订婚的愿望！

阿希阿利还是微笑着，把这个粗糙的指环套到自己的小指头上，再把自己的指环给那姑娘戴上。姑娘丰润的脸上闪发出称心如意的微笑。

“我要去告诉我妈,叫她去跟你讨回我的指环。’她撒娇地威胁着。

“你要是那么干，”假装相信她的威胁的求婚者回答说，“那我就离开庄园一去不回来了。”

“那你到哪儿去呢？”

“到那你再也看不见我的地方去……”

“那你就留着指环吧。”

他们两人拉着手，幸福地微笑着，互相凝视眸子的最深处。

“你帮我赶羊吗？天晚了，家里人准在等着我。”

“我就是为这来的。”

牧羊姑娘想把她的手从她爱人的手里脱出来，可是后者依旧紧握着，依旧静静地有些不放心地端详着她。最后，他几乎是沉下脸说：

“听着。”

“什么？”

“我老早就注意到庄园的管家总是死盯着你。”

“我也察觉到了。”对方不在意地回答。

“我知道他在对你妈噜嗦，埋怨你不到他家去梳羊毛，也不服劳役。”

“我过一个星期就去。”

小伙子一听见这话，脸色就阴沉下来了。他急切地说：

“我不愿意你去。那个混血儿坏透了，我怕他……”

“他并没有伤害过你，只揍过你一次。”

“哼，好几次了；可是那对我几乎无关紧要……我是为你担心。”

“他没有打过姑娘们。”

“可是他勾引她们。”

他停住了，不知怎么好；随即急速地补充说：

“好吧，要是你去服劳役，就跟你妈一道去，千万别一个人跟他呆在一起。”

“我就这么办。”

夜幕很快地落下来，急于回栏的羊儿不安地叫着。就连蹲坐着的莱凯也盯着它的女主人，不时汪汪地吠几声，好象要告诉她：回家的时候已经过了。

“瓦拉！……”一个男孩子的清亮声音，在山脚边回响着，一直传到这对爱人的耳朵里。

“弟弟在叫我了；我们走吧”牧羊姑娘说。同时，她发出一声尖锐的呼叫，把一小块石头架在她的弹石叉里向羊群掷去。羊群听到了这哨声，就开始沿着山径走动。它们挤成浅灰色的一大群向前进，过路时扬起来的灰尘似乎使得夜色更浓了。

这时候，一直被阿希阿利拉着手的姑娘唱起了草原上一支忧郁的歌曲，它象风儿在荒原的劲草间吹出的那种单调的曲子一样，开始低沉，接着逐渐昂扬激奋。小伙子跟着唱了起来，两个声音组成了一支缓慢的二重唱，一个个单调的音符在苍茫的暮色里消融……

出来寻找姑娘的小牧童，在半路上跟他们会合。不久，他们都到达了位于半山腰一个狭窄的平台上的小屋前。这个傍山建筑的小屋共有四间房间和一个畜栏。畜栏的粗石

墙缝里丛生着开红花的荨麻和强劲的野草，风在草丛中吐着奇怪的悲音。

三个孩子从屋里出来奔向羊群，一个约莫有七岁，两个看起来象是双生子的比他大一点。他们跑到羊栏前分两边站着，开始干小孩子干的分群的差使，把母羊和羔羊分开。羊儿马上在他们的背后挤成一堆，喧扰着，攒动着。羔羊象哭泣似的细弱声音，回答着母羊痛苦的咩叫。这混和的声音被风声伴奏着，成了乡间一曲和谐的牧歌。

牧人们干完活，来到厨房里。

这是个狭长的墙壁熏得墨黑的房间。正对低矮而窄狭的门洞，砌着一个土灶，灶里用羊粪作燃料，点着个暗红的小火。被烟炱熏黑了的椽子下,挂着暗黑色的柳条篮子、绳索、缰绳、几件农具和几块干肉。门里两侧，沿墙砌着两长条当床用的土炕，土炕下面是空的，一个中间的栖木上栖息着一群鸡，另一个用来饲养印第安种的花斑小兔。一到夜里，就象这时候这样，兔子静静地满地乱跑。它们溜到灶前的时候，映出了拉得很长的影子。瓦塔一瓦拉的母亲科伊略尔一苏玛和另外两个皮肤起皱的驼背老人在灶火旁蹲着。兔子一点也不害怕地瞧他们。他们呆板地、一声不吭地在嚼着古柯叶，好似在沉思默想。灶洞里快要熄了的火焰照红了他们的脸，清晰地映出了他们的剪影,而对面这小房间被烟熏黑了的内部，则黑暗得什么也看不见。

“你们好！”青年人进来的时候对老人们招呼着。

“你回来迟了。”科伊略尔一苏玛对牧羊姑娘说。

“我丢了一只羊，到处找。阿希阿利在草原上找到了它。”

老婆婆没有回答，转向她女儿的求婚者说：

“听说你要出远门了。”

“是的。管家派我到山谷去运种子。”

“照顾好你的牲口，别让它们驮得太重了。”

“要是我能那么办才好!”对方痛苦地回答,但随即补充说：

“可是我们多带了几头牲口，不会出什么事的。”

“你自己也要当心。别吃刚从树上摘下的果子，过河的时候别粗心大意。雨还没住，山谷里准在涨水。”

“他们跟曼努诺一道去,那家伙很熟悉那些地方。”一个老人插进来说。

“这苦差几时才能了结？”另一个沉默寡言的老人问。“谁都腻烦了这么长途跋涉。”

“要等东家的弟弟卖掉他在山谷里的庄园，或者我们大伙都离开这里。”第一个老人回答。

“找不到活儿干,我们到哪儿去呢?”

“唔……唔……”

又是一片沉默。只有年轻人慢慢地咀嚼东西的声音，不时把它打破。他们在吃着为牧羊姑娘准备的冰凉的晚餐，有风干土豆、搁上几片腌肉的煮玉米和烤饼。

二

第二天清早，四个行人就出发往山谷去。

他们带了十二头骡子，驮着腌肉、干鱼、冰冻过的熟鸭子、鲜干酪、炒豆子和高原上的其他土产。出发时，他们几乎是高高兴兴的，因为驮队的头子曼努诺向他们保证说，山谷里的人钱来得比较容易，花得也就很松，这些东西在那边卖得出了不起的价钱。赚钱的买卖在吸引着他们。

曼努诺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个儿相当高，瘦骨嶙峋，长着个大尖鼻子。

他不辞辛苦地跑来跑去，熟悉扬加斯盆地和拉巴斯附近山谷的所有角落。他在那些地方一定作了些赚钱买卖，因为他每跑一次回来，几乎总要给家里添置些东西，例如漂亮的衣服，一对牛，或者至少是几只绵羊。这就以事实证明他所说的这一次他的三个同伴第一次去的地方的情况，并非言过其实。从那些地方能运回蜜甜的无花果，美味的仙人掌果，上等的玉蜀黍和许多其他的果子，这些东西价钱都很贵，并不是经常可以弄得到的。

他们晚上到了拉巴斯城主人的家里；这个星期在那儿服劳役的一个同伴告诉他们说，主人当天早晨到扬加斯的庄园去了。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因为这样他们可以立刻去休息。那天从天亮到天黑，在不到十四个小时之内，

骑着牲口快跑了七十公里的路，两条腿实在是够疲乏的了。

他们卸了牲口，就去问候主母。那女人代表主人给了他们四十个比索，叫他们买八袋大麦种子。之后，他们就在门房里，在驮畜汗湿的鞍垫上躺下。曼努诺把钞票扎起来，用一块破布包好，破布再包在围巾里，围巾打了四个死结，系在喉咙下。要抢掉他这笔钱，除非先宰了他。

第二天,晨曦初露,他们又启程了。

一到城外，景物就开始改变。米拉弗洛雷斯大道在卡拉阿尼山坡拐弯，沿河前行一小段，进入奥夫拉赫斯村，然后就沿着荒凉不毛的泥灰土山脚，在陡急或徐缓的山谷里起伏穿行。有时，山边有小小的桃园，有放牧着一小群绵羊和奶牛的苜蓿地。散落在山脚边的印第安小茅屋，在矮小的绿树丛里显现。

他们到达卡拉科托河的乱石滩旁边的时候，太阳出来了。这条河，在一些象刀削般极高的泥灰土山脚下奔流。它那带绿色的浑浊河水，在这里同拉巴斯河的水流汇合，汹涌澎湃地奔腾前进，就象在穿凿封住前面视野的山岗。挺立的赤色山壁，被冲击出象脏腑一般的一个大缺口。

他们卷起裤管涉过急流之后，就想整理衣裤，可是，曼努诺劝他们别白费功夫，因为从这儿起，老是得沿着河滩走，经常要过河，而且在其他一些河流注入之后，河水比这儿还要深些。

“ 要是你们不信,看看他们是怎么过来的。’这个向导指着这时从对河过来的一小队山谷人，对他们说。

在那队人当中，男人都赤裸着腿，妇女也把裙子撩到大腿上面，露出壮实而黝黑的没有汗毛的肌肤。很多牲口的臀部和腹侧带着干泥的痕迹，就象是从很深的沼泽地里过来的。

一到阿兰胡埃斯，太阳就开始作弄他们了。他们来自终年不脱掉雪花披风的群山环绕的高原，而现在却接近燥热地区了。

“这还不算什么,往后等着瞧!”曼努诺以权威的口吻威胁他们。

他们来到大路转弯的一处地方，路旁稍微高起的一个小平台上，有一座漂亮的印第安房屋，乡村风味的走廊前面栽着一排矮小的桃树，一根汤博藤①攀绕在它们的枝干上，绕到房顶再垂下来，给走廊挂上了一道帷幕，在它那三角形的叶子丛中，露出花托华丽的金铃般的红花和椭圆的蛋黄颜色的果子。这种果子的果肉甜得象糖一样，味道美极了。

一个印第安人坐在阴凉的地方，用芦苇和柳条编织筐子。几只鸡在他近边的地上啄食。他旁边有一个翻转的筐子，上面搁着一满篮仙人掌果。

阿希阿利看到那果子喜不自禁，建议说：

“我们去买它一点吧。”

“买它一个雷尔。”基尔科说。

“瞧吧,一个雷尔够我们四人吃的了。”曼努诺说。

①汤博藤，南美安第斯山燥热地区一种西番莲属植物，果实似西番莲果而稍大。

他从同伴里走出来，向那编筐子的人走去，用谦恭的口气向他打招呼。印第安人不管等级和地位如何，他们向别人有所要求的时候，总是用这样的口气说话的。

“大爷，你好；你能卖给我一个小雷尔的仙人掌果吗？”

山谷人抬起头来，把说话的人打量了一下，马上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脸上立刻焕发出高兴的光采。

“你是从湖区来的,对吗？”

“对的,大爷。”

“那么,我什么也不卖给你；可是我愿意跟你换东西。你带着什么货呢？”

“咸羊肉、干酪、鸭子、鱼。”

山谷人的眼睛闪亮了。

“给我鱼,我给你仙人掌果。”

“一条鱼换几个呢？”

“五个，可是如果你有伊丝皮鱼的话，一满碟子鱼给你二十个果子。”

现在，轮到曼努诺的眼睛发亮了，可是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装出晓得自己货好的神气，扯起谎来讲交易。

“别地方有人给我们四十个仙人掌果和两碟子玉米换一碟子伊丝皮鱼，我们都没有干。”

“我给你三碟子玉米。”山谷人说,决心不失掉这个好机会。

曼努诺的同伴听着他们的谈话，被这个不要脸的骗子的冷静沉着吓得直冒汗。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一把小干鱼

能换这么多好东西。他们以为山谷人会拿棍子来打这个骗子，还会连累到他们。为了惩罚这个不要脸的无赖，即使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们也不会难过。

“我要五碟子。”这狡猾的家伙这样回答,使得他的同伴们更为惊慌，他们以为那编筐子的人真的举起棍子来了。

“你真是个无赖!”那人惹得发了火,跳起来怒不可遏地叫嚷。“带着你的臭鱼见鬼去吧！叫河水把你卷去!……”

“别发火嘛,大爷,再见。”这机灵鬼慢吞吞地回答。

他耸耸肩，理了理羊驼毛的围巾，转过身去走了两步。

“我给你四碟子!”,山谷人怒气冲冲地嚷,可就是没法从他那舒舒服服的座位上挪动一下。

曼努诺并不理睬他，而是转向那几个由于他太卤莽而准备揍他一顿的同伴，使着眼色跟他们商量：

“你们看怎么样？你们记得吗，上次那个人的仙人掌果又大又新鲜……”

“你以为我的就是烂的,是干瘪的不成?”山谷人控制不住自己，对他嚷起来，又拿起一个果子，怨气冲天地向他摔过来。“你睁开眼睛瞧瞧这果子，你眼睛倒该是烂了，也不瞧瞧!……”

曼努诺这坏蛋尽管眼睛跟着那在地上打滚的果子转，可就是懒得去捡。那发脾气的山谷人见他这样，就让步了：

“我明知道这是抢我，可我同意给你五碟子。”

又经过长时间的挑挑拣拣，才算作成交易。双方都装出对对方提供交换的商品不满意的样子。高原人把仙人掌

果一个一个地拿起来，用解剖学家的眼光检查它们，连稍微有一点破皮痕迹的都不要；山谷人则伏在倒了一碟小干鱼的口袋上，用手掌慢慢地把它们翻转，把那些最小最小的搁在一边，把压碎了的也挑出来。这样过了约莫十来分钟。这期间，高原人就心满意足地闻着那果子的香味；一下子有这么多的好果子，这还是他们生平第一次！

双方对提供的货物差不多有一半加以拒收之后，终于对交易都认为满意了。而这四个高原人把仙人掌果和玉蜀黍仔细分为四份的那时刻，也是极其庄严的。他们每个人把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收起来，重新上路，一路上狼吞虎咽地吃着那用围巾兜在胸前的果子。

“要是吃了仙人掌果再喝牛奶,那就会得绞肠痧痛死。”曼努诺满嘴吃着果子，喃喃地警告着。

另外三个人照样吞吃着这水凌凌的果子，不把听到的话当一回事。他们压根儿没尝过牛奶的滋味，而且现在也不是对他所说的那件事作试验的时候。

“嗨,这儿不是能作很好的买卖吗？”曼努诺神气十足，对自己的哄骗手段感到极其高兴。

“哼！……我还以为会把你痛打一顿哩。”

“我很了解这儿的人,在这儿就别怕漫天要价。他们带着他们的东西到我们草原上去，那还不一样够我们瞧的。叫我们拿一条伊丝皮鱼换一颗玉米，拿一个土豆换一个毛桃子。”

这时候，山岗脚下的河滩越来越深陷下去，而太阳越高

也就越刺痛皮肤。十二点左右，他们越过利帕里山，又来到了河滩旁边。河滩一会儿窄，一会儿宽，但两岸总是壁立着光秃秃的高耸入云的山峰。

“现在,我们来到了桃子、梨子和苹果园的地区，可是，瞧,路可难走哩。”

曼努诺叫做“路”的，不过是由牲口粪在河滩的大块花岗石间留下的一条白色的痕迹。它随着洪流从这边拐向那边，而洪流则随意地勾划着曲线，把这条路冲得七零八散。

从山顶峡谷间奔泻下来的溪流注入河道，河水涨高多了，它奔腾着，冲击着花岗岩的河岸。高处的猎猎山风，跟它那单调的哗哗声互相呼应。山风摇撼着树木，使得它们的枝丫都倾向一边，这就说明了风是怎样经常不断地刮过山谷。

他们很早就抵达梅卡帕卡，决定在那儿过夜。如果不能卖掉一部分货物，他们还打算呆上一天，以免牲口过于疲劳。对他们来说，累了牲口比累了他们自己还要难受。

梅卡帕卡这个破烂的满目废墟的乡镇，座落在河左岸高耸的荒山脚下的一块平地上。荒山呈粉白色，到处是褶皱和裂罅。低矮的破茅屋和长满野草和寄生植物的桃园，分怖在一道不象样的街道两边。倒塌的房屋的断壁到处都是，地面上不时有一段覆满了野生藤蔓的残壁耸立着，藤上开着白色、蓝色和玫瑰色的喇叭形小花。

曼努诺解释说：

“从前，这是个繁华的小镇,可是,一天晚上,泥石流袭

来了，埋没了果园，冲倒了房屋。往后，住在这儿的人就倒了霉。”

“那是在什么时候？”阿希阿利问，他是他们中间最喜欢了解人间事物的人。

曼努诺耸了耸肩膀：

“不知道。那该是老早的事了，因为连房基都毁了。”

“那我们就不该在这儿留下。要是他们象你说的那样穷，那就没人来买我们的东西。”卡查帕慎重地考虑着说。

“你别操这份心了。镇上的人买不了我们多少东西，可是附近庄园会有人来。”

曼努诺是了解情况的。

高原人一到镇上头几户人家的门口，居民们便迎了上来，邀请他们进屋过夜或者住几天，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会得到一些吃的东西作为寄宿费。高原人也不愿错过当晚换换口味的机会，吃些很合他们胃口的好水果。可是，曼努诺使得这些希望都落空了，因为他要到他的老相识乔克的家里去住。乔克是个诚实人，家境又好，不会干什么坏事，就是有个特别话多的怪脾气。

于是他们就在乔克家卸下牲口，上了很多干草料，然后背起他们的一部分货物，来到广场中央摆摊子。他们把斗篷和披风铺开，在上面亮出当地垂涎的高原产品。

广场中等大小，冷落萧条，四周围着窗户装有櫺条的低矮小茅屋。教堂耸立在广场一角的公墓中间，算是唯一的大建筑物。镇上冷冷清清，只有风声与河水单调的潺潺声

打破沉寂。有时候，可以看到一条干瘦的绒毛狗穿过广场，于是他们带来的狗苏帕亚的乌黑小眼睛马上闪亮起来。可是,它不敢离开它的主人,去追逐别的狗。

高原人愁容满脸地面面相觑，以为这一次曼努诺准是算计错了，基尔科甚至主张把货收起来，带去给那殷勤接待他们的主人；可是，就在这时候，好似要证明向导常有理一样，一个印第安妇女从广场一角出现，向他们走来，接着马上又来了一个印第安人，然后又来了几个。他们说，他们刚刚知道湖区来了人，所以出来瞧瞧他们摆出来的花样繁多的货物，散散心。尽管这样，他们在大披巾里面或斗篷下面，都藏着一个准备买了东西装回去的口袋，可是,他们还是用鄙视的表情在这几个买卖人面前走过去，装作对那些食物不感兴趣。有几个人拿起干鱼和干鸭子来闻一闻，就装作瞧不上眼扔回去。他们似乎对所有这些东西都腻味了，打算决不让人家把他们千辛万苦赚来的钱给抓了去。

可是，他们不久就得赶忙把这种做作的鄙视态度收敛起来。附近庄园的雇工听到湖区有人来了，就三五成群地赶来。他们带着一袋袋烤干的玉米，煮熟的和没煮熟的嫩玉米，一篮篮的无花果和桃子，一把把的豆子。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高寒地区的居民所极想得到的。

这时候，湖区人就决定非叮当响的现钱不卖货。等到他们走回程的时候，如果他们还有没累垮的牲口，他们会买这些好东西的；可是眼下跟他们谈易货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得去替东家买种子，总不能把换来的货背着走。因此，看

的人可以解开袋子挑货，别操着手等了。要不然，他们就把货装起来到内地庄园上去卖，那儿准能给他们好价钱。

曼努诺带着抱歉的表情和十分诚恳的样子说出的这一番话，立即取得令人惊奇的效果，因为不过一眨眼功夫，湖区人的货物就几乎象遭到抢劫一般地卖光了。要是曼努诺不加以劝阻的话，他的几个为售货顺利所鼓舞的同伴，准会立即把全部货物都推销掉。他劝他们别太老实了。他有经验，他了解这个地区，他们尽可以信赖他。难道他还是头一回到这个地区来吗？在这儿，只要把熟鸭子和蛋这种容易受热损坏的东西卖掉，等到再向里面，到蒂拉塔附近，剩下的货物就能一下子出清，还能卖得更好的价钱。

这是他们回到好客的主人家去的路上，他私下跟他们说的。由于另外三个人信服他说的道理，他们就只是看了看骡子，接着就到果园去闲逛了。

他们排成一行走着，尽情欣赏那给压得弯下来的果树枝。他们倾听着河水奔流不息的潺潺声响和山风无休止的呜咽。他们看到有那么多锦毛鸟儿，感到惊奇不已。鸟儿的清亮而欢乐的和鸣，充满了金光闪闪的天空。和煦的阳光给那被秋天染黄的树叶添抹上一层鲜红的色泽，把山间的裂罅照得通亮，给远处的山峰涂上闪烁的金光。野花在牧草丛中闪亮。藤萝缠绕着树木，从它们的枝丫里垂下蓝色、白色、紫红色、玫瑰色、花瓣里外两色的花朵，色彩绚丽清新，宛如刚刚从蓓蕾中开放。湖区人畅快地呼吸着百花飘香的空气。

西边的高山顶上突然出现一片乌云，乌云中发出滚滚闷雷，使得他们折回到乔克家。乔克端出一满锅煮嫩玉米欢迎他们,还给他们桃子、鲜艳的苹果、一大把嫩玉米秆,作饭后的甜点。

他们一声不吭，看着自己面前的食物，津津有味地吃着。乔克也不说话，瞧着他们吃，但不时瞥眼看看湖区人的驮子。

最后他开口了：

“你们能卖给我一点点伊丝皮鱼吗？”

曼努诺装着抱歉的样子说：

“唉，大爷！我们差不多全都卖光了，只留下来一点点自己吃的了。”

“你们还要每天都吃的东西干吗呢？这就好比我上你们那儿去，每天都只吃玉米……”

曼努诺解开一个袋子，好象难以摸着他要找的东西那样,伸进手去摸了好大一会，才拿出一小把鱼来递给乔克：

“收了这一点点吧，我们能给你的就这么些了。”

那山谷人百般地跟他们表示友好：

“你们爱什么时候到我家来住都成。我不会象人家那样剥削你们，牲口吃的草料我也不跟你们算钱，只要给我一点点湖区的产品就够了。”他用一种不在乎的口吻说着，不让他们怀疑到他已从他们牲口留下的粪肥上捞到了好处。有了肥料，他就能种出胖鼓鼓的洋葱，大而结实的卷心菜和椰花菜，拿到城里的市场上去卖高价。

夜晚来临了。这是一个黑沉沉的、暖洋洋的、弥漫着花香的夜晚。行人们把牲口系好后，就把毛毡和鞍鞒铺在地上，并排仰面躺下，把腿伸直高高地搁在墙上。他们用斗篷裹住身子，抽了一支烟，不久便鼾声大作。

约莫夜半时分，他们惊醒过来，冷得直发抖。四周一片漆黑，只听得暴雨猛下的声音。他们醒来时身上都已湿了，就赶忙把货物搬到屋檐下面，屋檐上落下线珠般的微温的雨水。

“这是一场暴风雨。’曼努诺说。

“这是秋天最后的也是最危险的几场雨了。”乔克从他那小房子的深处回答。房子中央的炉火，象一颗红宝石般发着亮光。

他紧接着又说：

“明天准得来泥石流。”

高原人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个消息吓得直发抖。牲口在栏里踢着蹄子，无法抵御吸血蝙蝠的叮咬。蝙蝠的丝绒般的翅膀，还不时擦过行人们的脸庞。

“泥石流真可怕！”曼努诺说。

“唔,得留点儿神。”

“该怎样提防呢？”

“毫无办法，对泥石流没法子提防。只有听天由命，它爱怎么闹就怎么闹，让它发威发过去。”

“这小镇真给泥石流冲掉过吗？”阿希阿利记起了他同伴的简短介绍，就问。

“ 嗯。你到镇上来的时候，难道没有看见那些废墟吗？”

“ 看见了，可是曼努诺没有对我们详细讲。”

雨声慢慢地平静下来，终于完全停止。

他们重又入睡。

三

第二天早晨，他们装好驮子，准备起程。

大块大块的乌云，象破布片那样遮盖着蓝天。河水拍打着河滩，发出湖区人从未听到过的轰隆响声。

“ 得当心呀，河里在涨大水。最好是别走。’山谷人既有自己的打算又有对他们的关心，提出这样的劝告。

高原人不理睬他。从乔克家可以看到河滩，有几个行人在沿着河滩走。

他们出发了。

一到河滩上，滚滚的急流就使得他们惊心动魄。

满河的泥浆水以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奔流着，冲击着巨大的花岗岩，激起凶险的恶浪。有的地方河水显得平静一些，波涛起伏地流动着；可是，要看清它的流向是办不到的，因为一会儿眼睛就看花了。

高原人决定加入一群从城里回乡的山谷人的队伍；他们是唯一的带路人，因为其他人都朝相反的方向向上游走；可是，他们不久也就没有伴了，因为山谷人赶的骡子都惯于

走山路，而高原人的小骡子走惯了平路，尽管驮的东西已经轻多了，还是赶不上他们。

他们走远了的时候，一个山谷人回过头来对他们高声呼叫，盖过了激流的喧嚣：

“你们要是停下来，可得千万小心，别让泥石流冲了你们。”

这时约莫上午九点来钟。天空中的云块散净了，耀眼的阳光照着山岗的岩石嶙峋的骨架。陡削的山岗紧靠着河滩，把河道挤成了一条窄巷。它们似乎是懒懒散散地略为展开一些，把肥沃的陡坡呈献给人们的双手，人们就在坡上开辟了葡萄园和果园。

他们来到一个浅滩。河道在这儿分成几股岔道，顺着还湿润的行人的足迹又合了拢来。高原人顺利地穿过了前面的几股，可是到了那最后的岔道，一头骡子被石头绊倒在水里，水流就在不过几米远的地方重新汇合。在骡子还没有被水流卷走之前，曼努诺赶紧跑过去拉住它，费了好大的劲才使它站起来走到岸上。

这头小骡子几乎不能走了。石头撕破了它后脚踝关节的皮，血淋淋的皮肉中间露着白骨。

他们把它驮的货物取下来分给基尔科和阿希阿利。曼努诺对他们说道：

“我呆在这里给牲口包扎，你们继续朝前走，把累了的骡子也留下给我。要是我一下子赶不上你们，你们就等着我。你们不熟悉这鬼地方，可能走到危险的路上去。”

他们这就走了；走了半里格路，一个山谷人跟他们汇拢在一起。

这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又高又瘦，尖鼻子，薄嘴唇，举止稳重。他穿得还大方；他的服装说明他的钱袋里还有钱。

他看到湖区人就停下步子，以一种非常殷勤的口吻跟他们打招呼。

“大爷，你好。”高原人谦恭地回答。远离家乡的印第安人，说话时都是这么谦恭。

“你们上哪儿？”

“上乌西。”

“从哪儿来？”

“从湖区来。”

“听说那边年成不好。”

“三年没好年景了。今年我看连种子都收不回来。这儿呢？”

“哼！雪下得不是时候，把头批开的花都毁了；可是还能收一点。就是鸟儿讨厌，对我们害处更大。这儿也有人饿肚子。”

“上边也一样，虫子把什么都吃光了。”

“你们要耽搁很久吗？”

“看情况。要是我们在乌西找不到种子，还得到科奥尼去。”

“你们来的远。一定带着咸肉和干酪交换东西。”

“带着点鱼和腌肉，几乎没带多少咸羊肉。今年也没得

羊宰：眩晕病把羊儿都毁了。”

“听说那种病挺厉害。幸亏这儿没有那种病。”

“那是种传染病，成群的羊受到传染。好端端的羊儿团团地转，转几下子就倒下了。”

“可能是被人暗地里算计了。”

“一定是，因此我们不吃那羊肉；可是……哈，哈，哈！……那些人可不这样。”

这“那些人”指的是白人，那山谷人也是这么理解的。

现在，一条在白色和红色的高大花岗岩中间盘旋的羊肠小径，出现在他们的前面。他们在这条路上走着，呼吸着一种叶亮花黄的植物散发的浓烈香气。

这个山谷人自己说他名叫西斯科（弗朗西斯科）。他打开他的小袋子，拿出几片古柯叶，掐掉叶柄，在嘴上画了个十字放进去，露出一口象狗牙那样锐利干净的白牙，然后他掰碎一片古柯碱，用两手撑开袋子，请他的同伴。

“你们没到过这地方吗？”他问着，把小袋子收起系到腰带上。

“我们没来过，可是曼努诺来过。”阿希阿利回答。

“曼努诺在哪儿呢？”

“他带着累倒了的骡子留在后面，一会儿就赶上来。”

“哼！累了的骡子不要在河滩上急着赶路。我劝你们不要走远了。”

“为什么？”

“因为这儿的路不比你们那上面的。那儿的路平坦，看

得清清楚楚。蓝天一直伸向远方；要是暴风雨来了，可以躲避，躲不及也没有什么危险。这儿可不一样；一来暴风雨就准得挨上。在草原上，碰到一片沼泽或是一条险道，可以拐个弯找另一条道；这儿呢，就只有靠近水流的一条道走，水里只要带上一点淤泥就会把这条道抹掉，那就得在岩石和枯树桩中间探出一条道来。这可不象那边，要困难得多……可是，你们该把牲口拦住，看来这河滩现在不能走。”

阿希阿利跑过去，在水流的边沿拦住了骡子。

河水恶浪滚滚地奔流，水的颜色现在变黑了。

山谷人说得对，河道骤然合成了一股。另外几条岔道的潮湿的河床还可以看得见，石头还没有来得及干，上面留下了薄薄一层淤泥。

这样的改变是很快的，几乎是突如其来的。一块被两股水流冲翻的大石头和一根横过来的粗树干挡着水道，增加了水流的压力，它马上就改道冲向阻力小的一边。

河滩还是忽宽忽窄，形状不一；在它舒展开来的地方，太阳就从天空中照射下来，照亮了直插中天的高山的峭壁。

那些宛如斧削的陡直的岩壁上到处都是裂罅，它们那寂寥的挺拔万仞的峰顶上面，似乎堆着一大堆朝深渊倾倒的乱石，随时仿佛要从峰顶上砸下来，把行人砸得粉身碎骨。

在高处的岩穴内，有兀鹰营巢。

它们有的在山峰之间缓缓翱翔，有的站在悬崖上窥望着河滩，搜寻它们准备扑下来攫取的牺牲品，搜索被急流抛

在石缝内的腐尸，抢在乌鸦前面享用美餐。难看的乌鸦更是大胆，总是不离河滩，几个钟头地栖息在岩石上，象在沉思默想。

“你真以为会涨水吗？”基尔科问这个本地人。

这人停下步来，望了望北方，抬起手指着那个方向回答：

“要是上游那边下雨，那准会涨水。看一看那乌云，就知道眼下那边在下暴雨。从瓦努尼来的泥石流可能要拦住我们，要是那样的话就得在野地里过夜，要么往回走，在瓜里卡纳或是另外的庄园找住宿的地方。”

“我们该怎么办呢？”

“你们得赶快走。这儿附近连个茅篷子也没有，据我看，你们又没有给牲口带够草料。要找到草料，还得走约莫两里格路。我看到那时候，大水会撵上你们。”

他们听到这话，就回头看曼努诺是不是来了，可是路上空荡荡的。他们就象面临着看不见的可是毫不容情的死敌一样，感到心慌胆怯。西斯科猜到他们不知怎么办好，就向他们建议说：

“给我一点点鱼，我来给你们带路。我是本地人，对这一带就象自己家一样熟悉。”

“还是等曼努诺来决定吧；他在这儿跑过多次。”

“那我们就等着他吧，因为我们也走不了啦。你们听，泥石流在过来了。”他用手指着走过来的路对他们说。

在两座高山中间的灰蒙蒙的天幕深处，传来低沉的轰

响。天幕中央是给洪流划开的又深又狭的河床，两边浮现两条用石块和木桩垒成的堤坝。

河床里边充满了泥浆，稠糊糊的，几乎是平稳地无声无息地流动着，给狭窄的石头河岸涂抹了厚厚一层泥。

“我们过河去吗？”阿希阿利问那山谷人。

那人带着讥讽的表情瞧着他。

“眼下就连魔鬼也不能蹚水渡河。水虽然少，可是冲力挺大。而且，快瞧，泥石流过来了。”

泥土色的大水流过来了，一直触到竖立在高处的岩石和树桩的堤坝。它缓慢地，似乎是小心翼翼地前进着，沿途停住一刹那，在一个地方打着滚，似乎是为了向前猛冲而退后一步，接着突然轰隆一声爆裂开来。这时，它就流得快了一点，然后又翻滚着安静下来。水下，传来石块挤在一堆的时候互相冲击的低沉声响。有时候，洪流由于自己的密度过大，或为某个凸出的障碍所阻，就会整个地停滞不前。这时，新的泥层就累积到它平静的水面上，然后再爆裂再流动。地面连续地反复地震动着，就象底下有一口沸腾的大锅在活动。

当大水要冲到他们站着的高度的时候，他们赶忙牵着牲口，恐怖地退离那恶浪滚滚的河边。

曼努诺来了。

他浑身是汗。为了能走得动，他不得不减少骡子驮的东西，卸下来自己背着，现在已经实在累得不行。骡子也浑身是汗，软弱无力的腿直哆嗦。

“你们走得好远，好象有什么急事。”他情绪坏透了，气冲冲地指责他们，对西斯科连招呼也不打。

“大水来了，我们走不了啦。”阿希阿利并不直接回答这个发怒的同伴。

“幸亏大水拦住了你们，要不就把我扔下了。”对方坚持说，一面把口袋扔下，往上面一躺。

乌云全都消散了，天空好似一片晶亮的蓝宝石。太阳象在冬季那样，从高天放射出它的全部光芒。

“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总不能留在这荒野里，因为牲口要饿坏了。”曼努诺看到其他人对他的埋怨不答腔，就这么问。

“这人要我们拿出一点儿鱼，带我们走条好路。他是米略卡托人。”基尔科指着山谷人说。

曼努诺转向西斯科问：

“要是我们不能过河，你能带我们到哪儿去呢？”

“上去一点有一座桥，可是得给过路钱，因为桥是庄园主的。”

“给多少？”

“每头牲口一个雷尔。”

“那我宁可折回到瓜里卡纳去。”

西斯科着慌了。

“那么跟我一道走吧，我不要你们的东西。”

“远吗？”

“不到一里格路。”

“太远了。最好还是等大水过去，我们可以让牲口休息一下；我也走不动了。”

“随你们的便；可是有时候要等到晚上，也许等一整天……我走了；不能给我一点儿鱼吗？你们要是过了河，就到我家里坐；我家就在路边。”

曼努诺吩咐给他几条鱼，那山谷人就心满意足地走了，临走的时候还提醒他们：

“大水会慢慢地退下去的，下午你们就可以过河。过了河一直沿路走，逢到另一条泥石流时，要沿着河床走下去才安全，走到碰上河水就行。可是不要离开河岸；水总没有泥那么危险。”

“这儿离帕尔卡河有多远？”

“不到一里格路。”

西斯科跟他们告别后走了。

高原人卸了牲口，把驮子里剩下的干大麦喂了它们，就坐下来吃午饭。

河水的声音减弱了，已经听不到泥石流巨大的轰响声。

他们吃饱了，休息够了，恢复了精神，一直到太阳快躲到高山后面的时候，才又起程。

“现在大约是三点来钟,我们到西斯科家还会很早。”曼努诺指着太阳说。

他们涉过被浑浊的泥水涂抹过的泥石流河床，没有发生什么事故，上岸后，到了一片中间也有一道泥石流冲过痕迹的平地上。

“西斯科说，我们应该沿岸走到河边。”

“你别信他的，”向导说，“他那么说是因为我们要经过几个果园，这儿的人怕我们拿他们的果子。”

“如果不是这样呢？”基尔科争辩说。

“就是这样嘛。经过果园的那条路近一些；可是要是你们乐意，那就沿泥石流走，这对我都一样。”

他们就不再争论，沿着河床走了。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和迷路，他们当中最敏捷的阿希阿利走在队伍的前头。

河滩逐渐开阔。山坡上开垦着层层梯田，满坡都是葡萄园和桃园的绿荫，可是在光秃的峰顶上，还是只有仙人掌和强劲的叶子多刺的大蓟草。

最后，他们登上一片广阔的没有起伏的高地。它一直向河滩底部伸展开去，一道道挡住泥石流的堤坝在地面上分布很广，把水流逼到山脚下的松动的岩壁边，可是水流还是扩展了地盘，它蚕食着这堵厚墙，把它一片片冲走，狭窄的河道冲成了一条很宽的、没有多少石块的水路。

高地的地面硬得象石板，上面寸草不生。它的土质是胶泥、砂砾和许多山坡上流下的经过翻滚的淤泥，因而没有东西可能生长。只有无用的野生植物，为了生存，在铸铁上也能扎根，才在这儿的有些地方欣欣生长，可见一定得下很多雨落很多花粉才成。

他们在这片高地上走了不多远，阿希阿利回过头来，惶惑不安地对他的同伴说：

“这条路很久没有人走了，没有新的脚印，准是通到坏

地方去的。”

曼努诺发现他的同伴的观察是对的。路上连尘土都没有，干泥上只有一群羊老早留下的蹄印。

“怎么办呢？”

“不知道，最好是问问人家；可是除非我们走到那家人家去，就找不着人。”基尔科指着高地边缘一个青青的果园说。

树丛中笔直地升起一缕淡蓝色的炊烟。

骡子在这一片象被怀念着的家乡一样平坦的地面上轻快地走着，就连苏帕亚也经常高声吠叫，显得特别高兴。

突然，骡子停住了挤成一团。基尔科踮起脚尖看了看，惊惶地叫了一声就奔向前面的牲口。他的同伴们感到发生了灾祸，也就跟着他跑过去。

又是那经常发生的祸事！

平地上淤积着一道泥石流的泥浆，表面上给太阳烤硬了，看起来是平坦的，结实的，可是在底下，特别是刚淤积的头几个星期，泥浆仍是稀的，只要上面一压就很容易陷下去。

阿希阿利的那头走在前面的骡子，陷进了淤泥。它陷到了胸部，挣扎着不能自拔。它力图脱出这陷阱，可是越挣扎反而陷得越深。它昂着头，竖着耳朵，鼻孔由于恐怖而异常张大，喷着粗气，象是在恳求拯救。

曼努诺比他的同伴更有先见之明。他从腰带上取下一把刀子，递给阿希阿利，叫他割断扎驮子的绳索，可是小伙

子对损失感到心痛，不肯马上执行这道命令。

曼努诺看他这么踌躇，就怒气冲冲地叫嚷：

“你没有看见你的牲口不行了吗？要是不割断绳子，你就毁了它了。”

骡子确实不行了。不断的挣扎耗尽了它的活力，它现在好象已听天由命，温顺地忍受着一切，安安静静，一动也不动。其他饿坏了的牲口，由一个高原人看守着，在远离危险的地方游荡。苏帕亚蹲坐着，鼻子朝天不停地吠叫。

“我到那家人家去请人来帮忙。”被自己的不幸弄得心慌意乱的阿希阿利说。

他既不等答复，也不看哪儿好走，就冲向这片陷阱般的平地，走的时候蹑着脚，似乎企图减轻一点他那壮实的身体的重量。

他在那家人家碰到了西斯科，正坐在一株梨树下的石头上，同三个看来是那家主人的山谷人聊天。

“你来干什么？”他问。

“一头骡子……我的骡子陷到泥里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回答。

“在哪里？”

“在那边泥石流里……快，快帮帮我们。”

山谷人满怀同情地赶忙站了起来。他们拿了丁字镐、铁锹、绳索和几根大木棒子，赶到了出事地点。

泥浆地是不牢固的。

他们把木棒交叉地围着陷在泥里的牲口架起来，在它

的四周把泥挖开，从它的腰下穿过两根绳索，再用另外的绳子系住它的尾巴和嘴巴，一个人挥动着手，大家就有的拉绳索，有的把木棒伸到骡身子底下，骡子也很好地配合着。经过一番努力和叫嚷，还用棍子在骡屁股上及时地打了几下，满身汗水和泥浆的骡子就挣扎到干地上来了。

“我不是对你们说过了吗？这儿同草原不一样。这儿走路就得小心。”

西斯科咬了一片古柯碱，嚼着古柯叶，带着心不在焉的口气接着说：

“你们还算走运。前几天就在这个地方，一头骡子陷到泥里，就象鬼扯它的脚一样，一直就陷下去了。”

“没有法子把它救起来吗？”

“有是有；可是那杂种混血儿想硬逼着我们干活，我们就扔下它不管了……”

他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其他人也跟着笑，一片哈哈声。

他接着说：

“还有一天，在远一点的地方，一个骡队整个地陷没了。骡队的主人为了逃命，只得踏着自己的骡子尸体逃上岸……你们总算走运……只是受了一场虚惊。”

他看到高原人准备起程，就对他们说：

“你们得多加小心，别太冒失。要是你们决定过河，就来找我，来我家住。我家就在路边上。”

他坚持着教训他们：

“你们最好是顺着河道走，蹚水过河，因为水虽然也靠不住，总不象泥那么凶险……这我知道，也提醒过你们，可你们就是不听。”

他耸了耸肩膀，接着就开始满腹怨气地咒骂河流。

这河流多该死呀！冬天没有东西可以运到城里去的时候，太阳老是照耀着，大地干得发火，河里几乎剩不下几滴水给牲口喝，到处是泥土飞扬的荒滩。秋天果实丰收，一片浓绿，却是狂风暴雨，洪水滔滔，山崩地陷，形成滚滚的泥流。

凶险的河流变幻莫测，残酷无情，必须无休无止地一寸一寸地把它治理。今天，它流过这里，浸蚀着冲毁着土地。修筑堤堰拦不住它的急流。人们花了许多精力和金钱，用经年累月的劳动垒起来的石块作基础，用合抱的树干修建起大堤，但都无济于事。它会突然发起性子，抛开堤坝的石头盔甲，在一个不设堤防的地方露面，把原来的堤坝丢开，再也不去袭击它，不去动它整个复杂的系统。

啊，他们很熟悉这河流！他们的整个一生，不过是跟它进行的一场永不间断的斗争，一场坚韧顽强的、永远没完没了的斗争！……可是它总是胜利者，总是毁灭一切，作恶生灾！

辈辈相传，干的总是同一回事。河水的为害比瘟疫或任何其他灾害都凶。瘟疫来了，闹了一场，带着一些人走了。另外的新人顶上，斗争又重新开始。洪流袭击着浸蚀着大地，大地崩陷成为河滩，而河滩就象木乃伊的肚子一样，

不能生产……

　　这条坏得透顶的河流是怎样地害人哪！

　　在平静的河流里，尽管水深，人们依旧可以漂浮游泳，脚可以着地，手可以抓住一点东西挽救自己，这儿却什么都办不到。洪流在陡急的砾石河床里奔腾直下，滚滚怒涛冲撞着嶙岩峭壁,卷起千重巨浪……唉,谁给这臭泥水缠住谁就完啦!……

　　西斯科满怀怨愤，向泥水吐了一口唾沫。

　　当行人抵达河边的时候，不觉已是傍晚时分。

　　泥泞的黑水分成几股，凶暴地奔腾着，水深处发出石块撞击的低沉声响。石块翻滚着，激起恶浪，浪头带着象羽毛那样的绒毛哗哗落下……它们撞到另外的石块上，停住了，再前进,又停住……

　　河滩上没有行人。人们被阻在对岸干地上的果园内，可以看到他们成群地呆在卸了驮子的牲口旁边。牲口在河旁开满金雀花的地里吃草，人们则躺在他们的驮子旁边瞧着那黑浪滔滔的河流，察看着刚到的行人的行止：要是他们企图涉过这样怒涛汹涌的急流，那简直是发疯。

　　“过不了河,我们怎么办呢？基尔科指着泥流说。

　　“他们怎么过去的？曼努诺指着河对面的行人反问。

　　“也许他们是在大水没有来的时候过去的。”

　　“我看最好还是打回转。’阿希阿利慎重地说。

　　曼努诺发脾气了：

　　“你们真不象男子汉！天快要断黑了，我们又不知道到

哪儿去找草料。只要蹦跳两下就可以过河，到西斯科家住下来，饱吃一顿嫩玉米和好水果……”

一听到这话，高原人的眼睛就发亮了，他们真想好好地饱餐一顿。

这时候，有一个高瘦而健壮的汉子来到这里。他的裤管高高卷起，露出布满青筋的结实双腿。他拄着一根比人还高的上好库菲木杖，木杖长满节疤，用火烤得发红，又直又坚实。

他很有礼貌地跟他们打了个招呼，同时似乎是要看看哪儿可以过河一样，很快地对水流看了一眼，就开始脱衣服。

“你们看他不是要过河吗？我们跟着他走就是了。”曼努诺一面解着他的裤子一面说。

其他人受到这榜样的鼓舞，也跟着干起来。

那山谷人一声不吭地瞧着他们，一面自己脱掉长裤、短上衣和坎肩，卷成一个包挎在肩上，用裤腰带围着脖子系住，再把衬衫卷到齐膈肢窝下面，就把木杖一下子拄到水里，自己也扑了下去。

水淹到了他的胸部，它一冲上人的身体，便激怒得发狂似地猛然腾跃起来，可是却推不倒他。这印第安人顺着急流，歪歪斜斜地快速前进，他的目光一直不离对河的上岸地点。

阿希阿利牵着他的最没有力气的骡子的缰绳，勇敢地仿效着他的样子。他们的狗苏帕亚跟着阿希阿利跳到水

里，其他的人跟在后面也都跳了下去。由于牲口的身子抵抗力小，他们都呆在牲口的旁边，自己承受着水流的巨大冲力，以便减轻冲向牲口的势头。

他们到了中流的当口，只听得一声石头的低沉撞击声，曼努诺的一头骡子被水流卷住了。只见一个黑浪升起，那头牲口一下子就被淹没。它到了浊浪平铺的地方，就试图站立起来，但是水的流势太猛，它只是伸了一下头，就又被冲得在水里打着滚，时而高高地伸出僵硬的四腿，时而露出驮子的弯顶。水流卷着它向一个山峡流过去，那儿河床很陡，而且坑坑洼洼，水流在那儿翻腾着巨浪。

曼努诺悲痛地大叫一声。他只注意到自己受的损失，没有看到危险。他离开队伍，投入洪流，去打救他的牲口。可是，他只走了几步就失掉平衡，倒了下去。

水流又翻腾起一个巨浪。

“咕隆……咕隆……”曼努诺呛着水，一只痉挛的手伸到水面上，似乎想抓住点什么东西。

“糟啦 !’阿希阿利惊叫了一声,可是不敢放松他骡子的缰绳。

他这么异常惊慌地叫了一声，使那山谷人回过头来，看见了曼努诺在浪里翻滚着的身体；他犹豫了一下，好象想去救，可是紧接着却更快地向前走，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停下来就是死亡。

他上了岸，不去管遭难的人，而是叫嚷着给其他的人指路：

“向前走，别停下来！……这边走！……来这儿！”他用木杖向他们指出水流在石头中间流过的地方，他刚才就是从这儿上岸的。

另外那几个人吓得脸色苍白，鼓着眼睛继续朝前蹚。阿希阿利是头一个上岸的，他一上岸就眼睛盯着他的同伴朝河滩下跑去。曼努诺还在跟洪流搏斗，有时甚至站了起来，有时又游到岸边；可是水流使得他的每一个打算都化为泡影，它就象卷着一根枯树枝那样卷着他走。

一块高大的岩石屹立在洪流中央，受阻的水腾跃起巨浪。曼努诺被冲到那儿的时候可能抓住了一个石尖，因为他的圆头象一个泥丸一样露出了浊浪，眼睛里闪着恐怖的表情……他发出的一声毛骨悚然的嗥叫，盖过水的轰鸣，一直传到他们这里。可是这只是一刹那的事，紧接着就是一声受伤的疼痛的哀号，他的身体离开了石块，被冲到那继续翻滚着的已经模糊了的死骡一块儿去了。

岸上的人吓楞了，聚集到一起，眼睛由于过度惊慌而瞪着……

“大哥，这可怎么办呢？”基尔科哭着问那山谷人。

“毫无办法，”山谷人带着悲伤的口气回答，“你们要么继续走，要么呆在这里。你们的同伴反正活不了。”

“真的吗？”阿希阿利焦急地问。

“准是这样。他不淹死也会给石头撞坏。可是现在你们不能老呆在这儿。不如一下子就过河去，看明天是不是找得到这不幸的人的尸体。天快要黑了。”

的确，夜色已经很浓了，对岸闪烁着行人们生起的篝火的光亮。河水现在看起来是墨黑的，它在幢幢阴影里似乎咆哮得更猛了。

“ 我要走了。你们要是乐意就跟我走。”山谷人说。

他们都走了。

高原人悲哀地失魂落魄地跟着走。他们就象松了的弹簧一样，精神整个地垮了下来。对可怖的死亡的恐惧把他们压倒了。

他们蹚过一条水势不是那么猛的支流和几条分散的小水道以后，到了一个大约三十来米长的宽宽的中心洲上。这荒洲象一个铁矛头，三股清水在它的中间流过。一块巨大的花岗岩挡住了洪流的冲力，把它分成几股支流，这就形成了这个荒洲。

在对岸宿营的行人跑到陡削的岸边，心惊胆战地看着这次过河时发生的可怕事故。

很多人对这几个高原人叫嚷着，劝他们回去，可是他们的声音被洪流的喧嚣淹没了。这几个人还是伤心地哭着，他们泪汪汪的眼睛不离他们的牲口，也不放过山谷人的每一个脚印。

那人走到岸边停住，把脚探进水里，眼睛注视着洪流，等待那几个伤心的同路人集合拢来。他看到他们都到来以后,就对他们高声嚷：

“ 你们最好别再走了，就看着我过河。这股水比其他几股冲力都大，你们要过去很困难，因为你们不懂怎么蹚水过

河。要是你们看到水齐了我的胸部，那就最好留在这地方过一宿，不要强涉了。这儿没有什么危险，到明天水势就会低下去的。”

“好,大爷,谢谢你。”基尔科回答。他看到洪流的凶相，充满了恐惧，牙齿直打战。

那山谷人用手在胸前划了个十字，重新投入黑水河。在果园里宿营的行人们迸发出一阵喧嚷，那声音简直是威胁而不是劝告：

“真是些疯子!……蠢猪!……找死的!……”

“我们留下来吗？”当阿希阿利看到那大胆的行人上了岸，就这么征询基尔科的意见。

“留下来!你难道没有看到大水几乎把他也卷走了吗?”基尔科目指着那坐在一块石头上穿裤子的山谷人回答。

“这样好,因为我不愿往回转。”

“我也不回去了。”

“那我们卸下驮子来吗?”

“卸下来,要不我们拿什么御寒呢?”

他们卸了牲口，把驮子在荒洲中央最干的地方围成一个圆圈，吓坏了的人和牲口就在圆圈里安顿下来；战栗着的人挤成一堆，而牲口则似乎是想避开那悲惨的景象，弯着腿把臀部对着水流。

黑夜来临，风停了。这几个可怜的人互相紧挤在一起，一动不动，一声不响，苦恼而又悲伤。洪流凶暴地咆哮着，响声充满了整个乌黑的山谷。有时候，由于人的幻觉，那喧

嚣声似乎改变了方向；这时，他们那由于害怕和寒冷而麻木了的心头，就感到一阵喜悦的战栗……他们想念着那可能永别了的伙伴……他们被深沉的黑暗包围住，四周什么也瞧不见。为了给自己添点儿暖气，他们围上了斗篷和毛毡；可是，河滩上的湿气上升到他们这儿，使得他们的衣服都贴到身上，他们的脸上也溅满了异样气味的泥水珠。

时间一点钟一点钟地过去。

浓重的黑暗中闪烁着点点的亮光，这些不幸的人不知道那是萤火还是其他行人在抽烟……在经过了这一切之后，那是什么亮光，跟他们有什么相干呢？他们只渴望着天明，或者洪流当真涨上来，把他们也卷走……多么糟糕的生活！

“你感觉到了吗？”阿希阿利在卡查帕的耳边嚷。

“什……么……？”

“水涨到这儿来了，我的脚湿了……”

卡查帕战栗了一下。他伸出手探探地面，看是不是真的有水。狗在不停地嗥叫。

“没有，是冰凉的石头。我倒觉得水声似乎没有那么响了。”

确实如此。波涛声似乎慢慢地远了，水好象改变了流向。

“你知道吗？这都是命里注定的。巫婆早就预言过……”

“真的吗？”卡查帕吓得发抖，不安地问。

“嗯；她说曼努诺命该横死……你看……”

由于害怕，阿希阿利低沉的声音在发颤。苏帕亚的拖长的哀号，仿佛是这声音的异样的回声。卡查帕更加挨紧他的同伴，后者又说：

“真是这样，巫婆都说过了。魔鬼该满意了。我真害怕。”

他们沉默下来，心在怦怦地跳。

“他爹也是横死的，我记得是在敬神的石堆上被雪崩压死的，连尸首都没找到，巫婆说是魔鬼把他带走了。”

“唔,他叔叔也是一样,晚上去捞苏切鱼淹死了。”

他们没有心情也没有精力去回忆这些惨死的事故，又沉默下来。

最后，天破晓了。

一簇紫色光芒从山顶黑蒙蒙的天际放射出来，紫里随即透出红色，并慢慢地扩展开来，改变色调，从紫色变成了橙黄；这时候，一片深浓的黑暗依旧笼罩着河谷。星星开始暗淡下去，丝绒般漆黑的广阔天宇，逐渐变成了鱼肚白色。

河那边，在果园的浓荫深处，透出一处篝火的闪烁亮光。远处传来了驴驹的叫声，一头看不大清的牲口在河谷深处走过，颈上的挂铃叮当地响着。

不久，座座高山象巨大的骆驼的臀部，在熹微的晨光中显露出来，峰尖直插入朦胧的苍穹。然后红日射出万道霞光，河滩底部一堵墙一般的花岗石的白壁就展现出来了。

在这蜷缩成一大团的人和牲口之中，阿希阿利第一个

站立起来。他善于在黑暗中辨别事物，就开始观察这道似乎使得山谷更为幽暗的滚滚水流。他看到水流象卡查帕所感到的那样，好似怜惜受苦的人，大部分已经转到对岸去了。

他们在宿营于河坡上的行人们的期待下过了河。那些人带着好奇和怜悯的表情看着他们上了岸，但是没有找他们攀谈。他们走过去到了西斯科的家里。那座屋子就在路边，在一片已经收获过的老苹果树的绿荫丛里。

“大水当真把你们的一个同伴冲走了吗？”房主刚看到他们就问开了。

他们唉声叹气地把那幕吓人的景象讲了一遍。他们刚把骡子在这善良的山谷人的栏内拴好，就立刻去干那既出于怜悯心又跟自己利害相关的工作——去找他们的同伴。

他们随着水流向下游的河滩走去，窥探着一个个岩洞，还在那粘糊糊的河流形成积水的地方停下来，用带着的木棒拨动水底。他们这样走了一里格多路，还没有找到那失踪的人的一点踪迹。基尔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可能在远处的某个河岸上出现……同他们一道去的西斯科摇着头说：

“不可能！人一给河水卷走就完了。”

可是，他们不听他的话，仍旧继续找到中午时分。他们坐下来吃午饭，拿自己带的食品互相请客。他们谈秋收，谈灾荒年景，很少谈到曼努诺。最后，西斯科简单地说出了他的意见：

“毫无办法！我们只得走了。找不着他了。”

“那么钱呢？”阿希阿利嚷。“要是我们找不到钱，人家会以为我们吞没了。”

西斯科作了个苦脸，没有答腔。他登上一块石头，用手遮住额，带着沉思的样子仔细察看河滩底下。最后他问：

“他带着多少钱？”

“四十比索。”

他又作了个含糊的手势继续说：

“毫无办法。大水把钱夺去了。大水是个贼呀！他把钱放在衣袋里吗？”

“不是的。用手帕包着系在脖子上。”

那山谷人愤怒地吐了一口唾沫说：

“混帐的大水！它把什么都吞掉！”

他们又找了两个小时，直到傍晚才打回转，因为西斯科对他们发誓说，他从来也没有见过有尸首被冲到一里格以外的。他们回到家时，西斯科的妻子端出来一盘子碎嫩玉米，一盘子熟透了从树上掉下来的苹果和桃子款待他们。

他们不发一言，津津有味地吃着。他们不是为了他们的同伴，而是为了那丢掉的钱，痛苦得发呆了……现在怎么能完成他们的使命呢？他们怎么向东家交代呢？……

他们一致商定作最后一番努力。他们要沿河寻下去，假如可能就一直走到平川，找不到曼努诺的尸体不回庄园。他们要远走高飞，逃到谁也找不着他们的地方去。基尔科这么断然地宣布。

“那你的家，你的牲口，你的妻子儿女呢？”阿希阿利提

出问题来了。

基尔科耸了耸肩，悲痛地回答：

“都扔啦！要不东家会打死我们！……”

第二天，他们继续寻找，一路上由于害怕未来的惩罚而伤心落泪。从黎明到中午，他们跑遍了河岸，一直走到了它跟帕尔卡河汇合的地方。他们看到那地方一片茫茫的荒野景象，就丧失了找到曼努诺尸体的一切希望。

他们回到住处时已经疲累不堪，就躺倒在树脚下休息，一会儿就沉沉入梦了。

傍晚，西斯科看见他们还在酣睡，就对他的妻子说：

“那死者带着四十个比索，我知道他在哪儿。”

“在哪儿？”

“在下边,离水道分流的地方很近。”

他指着河滩呈尖角形消失在山脚边的地方，又说：

“你看到乌鸦在那下面飞来飞去吗？他就在那个地方。”

“那你为什么不去取他的钱呢？”那女人问。

西斯科不答腔。她坚持说：

“别傻了。我们拿那笔钱能买一对口齿轻的牛。你的那对老了，耕不了地。四十个比索呢！你一年忙到头也挣不到这些……”

西斯科再也招架不住了，他觉得这个论点具有决定性的说服力。

他向刚醒来的行人们那儿走去，对他们说：

“我跟我妻子要上果园去浇水，请你们看一下家。”

他对妻子打了个手势，两个人就拿起工具走进了树丛。

这是个晴朗的暖和的傍晚。风停了，树叶儿纹丝不动。鸟儿成群地围着它们的巢飞翔，放开喉咙歌唱。那是些红嘴巴会唱歌的黑画眉，知更雀，麻雀，黄翅膀黄肚皮的黑雀，灰色的野鸽子。树丛深处传来它们扑翅膀的响声，安谧的气氛里充满着它们颤动的啭鸣，大地发散着微温的有香味的水气，空气里弥漫着柑橘树的花香。

他们沿着一条小路，在陡坡边沿的水声喧腾的沙石河滩上，在果实累累、枝头悬到水面的高大的梨树中间，走了几分钟。他们沉默地走着，嘴里嚼着古柯叶，心头打着如意算盘。他们转了一个弯，突然停住脚步，恐怖地面面相觑，脸上显出惶惑不安的神色；一条大毒蛇刚刚在小路上穿过，向左边溜过去，这是个不吉利的兆头。

“你看到了吗？”西斯科带着踌躇的口气问。

“看到了。没法子，只能回去，要是再向前走，就怕遭殃。”

“对，得回去！……”

他们转过身，连头也不回，慢慢地走着回头路。

“对他们该怎么说呢？”当他们快要到家的时候，那男人问。

“告诉他们真实情况。要是扯谎，我们就可能遭殃。”

他们不再说什么了。第二天，当这些外乡人装好驮子，准备继续中断了的行程的时候，西斯科对他们说了一句并

不显得十分重要的话：

“你们该到下面那乌鸦盘旋的地方去看看，他可能在那儿。”

三个人商量起来。卡查帕议论说：

“那不会是一条死狗吗？”

“可能；可能是死狗或者是死人。乌鸦总不会围着红石头飞。”

他们决定去。那儿不太远，最后试一试不是没有用的。顶多也不过耽搁半天，他们尽可以走夜路来补上，因为牲口已经吃好了休息够了，而且晚上又有了新月。

那山谷人陪他们去。

他们到了那乌鸦盘旋的地方，费了约莫一个钟头才找到了尸体。如果他们不是按照西斯科的指点，仔细寻找贪吃的鸟盯视的那个地方，他们也许不会找到他。这些鸟儿老围着水面上的一个地点，搧着翅膀阴沉沉地打回旋。

阿希阿利在水流停滞地方的一块大岩石后面，看到一块象脚掌一般的泥糊糊的石头。他朝它踢了一脚，碰到一团软绵绵的东西，使他浑身直打哆嗦……

他们开始工作，花了半个钟头的光景，就把曼努诺的尸体取出来了。他的同伴们最关心的，是看他那包钱还在不在。果然，围巾还打着结扣在他的脖子上，系得那么紧，只有用刀子才把它割了开来。

庄园的墓地在一个俯瞰着山谷的光秃秃的小山头上。他们把尸体运去，当天下午就埋在墓地里了。他们送给西

斯科一腿咸羊肉和几把小干鱼（伊丝皮鱼），几乎是心情平静而又轻松地离开了那儿，因为他们找到了对他们来说最宝贵的那笔钱，而且谁也没有破费钱财，全部损失都归到了死者的帐上。

四

这几个行人的心头充满了对河流的恐惧。

现在他们担惊受怕地走着。

帕尔卡河注入之后，河里的水量更加充沛。他们临到要过河的时候，总要呆在岸上，等一个当地人先下到浑浊的河水里去试探，而且为了要在一旦发生危险时能相互帮助，他们三个总是手拉手地提心吊胆地过河。

河岸总是老样子，阴森森的，使人望而生畏。两岸圆锥形的山峰高耸入云，绿色的山坡上到处是果园。有时，陡峭的岩壁直落河沿，整片岩壁上露出一条条平列的褶痕，就象一本书页上洞痕累累的大书。浑浊的河流奔腾激荡，它的咆哮应和着山风不息的呼啸，组成了一曲惊心动魄的合奏。高原人听着这个曲子，心头又痛苦又惊慌……

傍晚,他们抵达蒂拉塔,在那儿卖掉了剩下的货，可是没有得到死者所说的价钱。他们对这惊险的旅行，开始真正感到厌倦。那既没有路又没有桥的河滩，被太阳烤得象熨斗一样发烫，他们在上面走着，觉得说不出的难受。他们

一心只想抵达目的地，买到种子就回故乡，以后怎么样也不再出门了。

河滩在蒂拉塔平铺开来，成为一片广阔肥沃的平原，上面都种着甘蔗。甘蔗随着和风的吹拂摇晃着，叶子相互摩擦发出簌簌的声响。树木高大得象巨人一样。

浓密的野生藤蔓爬上了用蔗杆编成的小屋屋顶，用它们色彩绚烂、香气浓烈的花朵把屋子装饰起来。尽管如此，这些房屋看起来还是简陋的。有的房屋门前有一个葡萄架，有的座落在树干弯弯扭扭的老洋苏木的绿荫丛里。西番莲藤紧紧地缠绕着这些树爬上去又垂挂下来。南瓜藤则让它们的黄色大瓜一个个卧在枝桠上。

一群群锦毛鸟儿啁啾着，歌唱着，啄食着树上的果实。钻石颜色的蜂鸟吸取着西番莲的花蜜，飞翔着，它们的黄金铸成的羽毛迎着阳光，象宝石般闪闪发亮。野蜂围住垂在枝头的蜂窝嗡嗡地飞着。蓝色、红色、黄色和变色的蝴蝶，在花丛间飞来飞去，薄翅上生光的灰粉闪闪发亮。

水位低多了，水流不再是给高原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泥泞颜色。这浑浊的河流在一些晶莹的小溪之间流过，而小溪则汩汩地流着，最后隐没在丛生于沼泽地中间的杂草和葛藤的阴影里。

尽管金色的阳光还没有照射到河滩上，空气还是很暖和。当地的山头上长着树干扭曲的高大洋苏木，巨大的仙人掌，灌木丛和其他树木，上面绕满了藤蔓和野草。成群的鹦鹉在河滩上来来往往，它们的尖锐刺耳的叫声使得这荒

凉萧瑟的地区充满了野蛮的声息。

中午时分，他们在一株洋苏木下面坐下来休息片刻。那树的树冠象大伞一般撑开着，伞下是一大圈浓密的树荫。树干旁边有两块石头竖立着，过路行人烧火的烟把它们的内侧都熏黑了。

“我有点不舒服。”当他们准备再动身的时候，基尔科说。

“你怎么啦?”

“我头痛,又发热又发冷。”基尔科身子发抖,牙齿打着战回答。

“是染上热病了吗？”阿希阿利关心地瞧着他说。

“可能。”

基尔科脸色惨白，眼睛水亮亮的，眼窝有点陷下去。

“我们还是赶路吧，也许走走路你会好一些。”

他们到了略拉塔。一条沿山坡直上的小路，把他们引到一片镶嵌在两座高山之间的狭小台地上。一条砾石河床的小河，在台地中间奔泻下去。河两岸的棉田里，长势旺盛的棉花展露出它们的大黄花和裂开的 露着白绒的棉桃，盖满了地面。

空气爽朗燥热，象是有个大炉子在散发着热气。飞蚂蚁，满身绒毛翅膀闪亮的大黑蝇，还有细腰的黄蜂，嗡嗡地满处飞着。黄蜂窝悬在高大弯曲的洋苏木枝头，随着风儿摆动。危险而又看不见的小蚊子，老是缠着这几个疲累的行人嗡嗡飞鸣。

他们走了一会，就想找个阴凉的地方歇一歇。火热的空气弄得他们透不过气来。基尔科又诉苦说他喉干舌燥。牲口淌着汗，低着头耷拉着耳朵，懒洋洋地走着。

他们走进山脚下路边的一个帕柯树林子里，在树荫深处卸下驮子，躺下来睡午觉。

西番莲藤象绳索那样，缠绕在参天大树的枝干上，一直绕到树梢，把树都压得弯下了。从树梢圆圆的发亮的叶丛里，挂下它们的花朵和果实。叶子有的青绿，有的由于快要凋谢而变成了红色和黄色；花朵颜色深蓝，花冠呈十字形，果实象鸡蛋一样椭圆，颜色有的青绿，有的金黄，有的变成了深红色。

一群群鹦鹉不断地从这个山头飞扑到那个山头，它们的难听的尖叫声在峡谷里回响，震得人耳膜嗡嗡作响。它们有的栖息在高枝上，嘴壳子碰嘴壳子，有的白肚皮朝天垂挂在枝桠上。它们啄食着青果子，啄一下这个又啄一下那个，疯狂地毁坏着果实。那些啄坏的果子就腐烂了，干瘪了，剩下的一张干皮被风吹得互相撞击，发出异样凄凉的声音。

高原人睡不着。他们渴得难熬，牛虻和蚊子落下来拼命地叮他们，满山满谷又是鹦鹉不停的尖叫声，震得他们耳朵发聋。

基尔科要阿希阿利去看看能不能从小溪里弄点水来，他渴得要命，不喝点水润润喉咙，就再也打不起精神来赶路了。可是小溪全干了，阿希阿利刨了刨河床，发现连石头都

是滚烫的。

他回来的时候，基尔科正说着热昏的胡话，以为自己是在故乡的湖岸边，看见曼努诺从水面上伸出他那吓人的脑袋……

阿希阿利向卡查帕这个敏捷的小伙子建议去摘果子，也许果汁能使病人减轻一些痛苦，他们自己也可以解解渴，因为他们不敢去碰他们认为害得基尔科吃了发病的甘蔗。卡查帕同意了，他们两人脱下上衣，顺着西番莲藤爬上帕柯树，摘了许多果子，挤出又甜又酸的果汁给病人喝。

他们在那儿一直呆到下午太阳隐到高山后面以后，才重又上路。

他们登上科塔涅山的顶峰的时候，太阳还没有落。这里的壮丽景色，展现在行人惊讶的眼前，使人眼目一新。

高处充满了颜色、香气和音响。

绿色以它的全部色调，装点着沿群山的弧线排列的树木的树冠。桔树和柠檬树闪亮着鲜绿的叶子，石榴树的深绿衬托着花的绛紫，桉树浓绿得几乎发黑，木棉树茂密的大叶象一片片翡翠，花儿象红宝石，山楂树深绿的薄叶，随着微风波浪起伏，阿劳加的乔松以伊利马尼雪峰为背景，勾画出它们的挺拔英姿。人迹不到的伊利马尼峰雄踞万峰之上，俯视着莽莽林海，庄严肃穆地出现在天边。

他们在一个山谷人的果园过了夜。第二天一早，终于攀上了他们的目的地。可是，就象倒霉的事情有意纠缠着他们一样，乌西人告诉他们说，那儿的庄园主已把他收获的

谷物就在庄园里全都卖掉了，现在科奥尼和帕尔卡的佃户正在秋收，建议他们到那些高山区去找种子。

使他们不愉快的是，他们得在乌西耽搁两天，因为基尔科要等病好一点，才能直接返回故乡。他们到第三天才动身，沿着一条崎岖的之字路一直爬坡，一路上哪儿都看不到一点平地的痕迹。他们登上一个山顶，伊利马尼山主峰的支脉，就落在它的岩石山腰上。伊利马尼山用它那花岗石和冰雪的丛山峻岭盖住了半边天，高踞在群山之上，山上到处是岩洞、冰川和晶莹湍急的溪流。这些溪流奔集成一道道瀑布，暴怒地一路冲击着岩壁，从极高处飞银泼雪似地倾泻下来。

这景色是多么动人！这几个对自然风物毫无感触的行人，看到展现在他们惊异的眼前的这个场面，也不禁为之屏息凝神。在这样的高处，只有风和水在和鸣，可是一片深重的寂静，似乎压住了自然力的低沉的声音。这无声的境界又使得他们惊奇不已。

这是一种无边无际的、包罗一切的、庄严肃穆的寂静。它使得四周充满了痛苦的气氛。

从山侧谷底，依稀传来画眉和鸟雀的唧唧啾啾，鹧鸪的哀啼，牛羊和骆马的哞哞叫声。可是，面对着雄浑的伊利马尼山，这些声音都只能使人感到生命的渺小：这座崇高的经历多少沧桑的巍巍雪山，似乎遮断了无穷的地平线，把大地的声息都淹没了。

在金色的太阳下，在这金色天体的强光照射下，这景色

是多么宏伟宁静！

就只有兀鹰才敢于振起它们的有力翅膀，骄傲地出现在高处。可以看见它们顺着山势奋翼翱翔；但是，那又是多么渺小，多么微不足道！可以说它们飞得很吃劲，但也无力登上那些也许是人迹从未到过的高峰……

甜蜜的黄昏悄悄地来临，可是那山坡却依旧一点也没有尽头。爬上一座山又面临一座更高的山，然后又是一座还要高的山。他们从中午起，就这样地攀登山岭。连日来，他们一直感到难于忍受的疲累，这一天也几乎没有休息。

这儿到处是悬崖峭壁，深涧陡坡。每转过一道山坡，前面那最高的山山岭岭后面，就会突然呈现那座拔地直起的雪峰。它嵯峨奇伟地屹立天际，人无法攀登，连鸟也飞不上。它的出现吓住了这几个平原来的行人，使得他们的心灵充满痛苦。他们深感自己的渺小和软弱无力，对自己生而为人觉得害怕。

在这甜蜜的黄昏时刻，他们一面走一面非常靠近地观看那雪山。只有一条险陡的山峡把他们跟它分隔开来，而那山峡又给积雪的山顶崩裂下来的巨石填平了一半。他们是在对面的山顶上行走，因此就俯临着那山峡。他们脚下那座山的陡坡上丛生着树木，一条条小溪沿着陡急窄狭的山涧奔泻下去，一路银花飞溅，玎玲作响。

这几个行人从那么高的山上，可以看到所有河谷的河滩。首先是他们刚走过来的梅卡帕卡山谷，接着是跟卢里巴山谷会合的卡拉卡托山谷，几乎迎面而来的是阿拉卡山

谷。从那儿望去，那些白色的河滩象纤细的羊肠小路，果园和葡萄园给它们镶上了一条条浓绿的花边。群山光秃秃的山顶原来是灰暗的，现在给涂上了一层玫瑰和蔚蓝的颜色，而果园的青绿使得这一片苍灰的色泽显得柔和了。

峡谷里看不到人的踪迹。只有一条线一般的白色小径，从冰封雪裹的山岭脚下的石丛里畏缩地蜿蜒上去，一直抵达雪山跟前。冰川象一条条冻乳的河流向前挪动，给山间的黑石镶上了一色纯白，然后陡地停下化成一道道瀑布，象落自九天的银河那样奔泻而下。

只有兀鹰仿佛并不为这里的气象万千而感到心灵痛苦，往昔的诗人们，以它们为象征来歌唱人间的巨大悲剧。它们划破万里长空，穿过血红的天际，飞归高不可攀的洞穴。它们笔直地缓慢地翱翔着，伸长脖颈摆动着头，细察着山巅和谷底的莽莽丛林。有时候，它们在天心打一个巨大的回旋，又飞回到山路上空，绕着这个骡队盘旋一阵，一直降落到行人听得见它们有力的振翅声的高度。它们这样勾画着抛物线的时候，可以看到它们腰身上的白羽在闪亮。雪峰反射着夕照的红霞，把白羽也染上了玫瑰的颜色。

他们来到塔米帕塔山半山腰的时候，夜晚降临了。那儿的路正处在一座拔海四千米高入云霄的大山的半山腰。

用野生灌木的树篱围起来的一所牧羊人的小屋，在路旁伸出它那低矮黝黑的茅草屋顶，这就是庄严的高山地区的唯一栖身之处。几小块由于寒冬冰雪即将来临而变得苍白了的土地上种着大麦，给暗淡的山景着上了一点金黄颜

色。这几片地准能给累坏了和饿慌了的牲口提供充足的草料。

基尔科提出要留在这儿过夜，他的腿实在挪不动了。整个下午他挣扎着走已经十分困难，而现在他的四肢又软又痛，正式拒绝替他效劳。高烧折磨着他，他感到疲累不堪。如果他的同伴还要赶路，那就走得啦。他要在这里留下来，但愿是永远地留下来……

正在恋爱的阿希阿利尽管一心想赶回遥远的故乡，也还是同意这个想法。他不只是怜悯他的同伴，还想在这里可能找到他们想要买的种子。他提出在这里呆上一天，让病人休息一下，而他们则可以在这地区找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卡查帕虽然不愿意，可是心里明白如果不这么办，跟他赶路也心烦。他觉得阿希阿利说得有道理，就同意休息一天。

他们牵住了懒洋洋地走着的骡子，把它们引向看起来象是没有人居住的牧人小屋。他们还没有走进围篱，就有一条瘦小的绒毛狗从那破旧的羊栏内跳出来，气势汹汹地朝他们吠叫，可是它一看到苏帕亚那不高兴地绷紧着的嘴脸，就不得不一下子住了嘴。一个印第安人跟着这条胆小怕事的狗出现在门口。他圆脸膛，面颊因为多嚼古柯叶而肿胀着,带着痴呆的表情。

“ 你好,大爷。”阿希阿利打着招呼。

他不高兴地咕哝着回答，可是还呆头呆脑地微笑着。

“能让我们在你家借住一宿吗？我们不会白住。 ”

那牧羊人仔细地端详他们，从这些行人的外表马上可

以看出来他们是从高原来的，也许驮子里带着好吃的干咸羊肉，味道鲜美的鱼和又香又滋补的粟米粉。

“你们给我什么呢 ?他不相信地问。

阿希阿利开始列举他们家乡的所有产品。死去的曼努诺的经验告诉他们，高原上食品的名字，比最低声下气的哀求，比答应付钱或者威胁，都要顶用得多。没有一个山谷人听到粟米粉或者伊丝皮鱼的名字，会拒绝打开他家的大门的。因此，他就在这傻乎乎的牧羊人面前，把一些好吃的东西的名字一古脑儿全倒了出来。他说得越多，那呆子的嘴就张得越大。最后，他让他们钻进了这个象畜栏一般的屋子的围篱。围篱里面，甚至连关牲口也不行，因为石缝里和凹凸不平的石砾地上，到处丛生着强劲的杂草。

他们卸了牲口，把它们赶进石墙上也一样长满野草的畜栏。牧羊人离开了一会儿，不久就抱着两小捆大麦秆回来分给饿慌了的牲口吃。

高原人已经在院子里的屋檐下给基尔科铺好了床铺。这人走进院子的时候对他们说：

“这是一雷尔的草料。”

“你叫什么名字 ?阿希阿利一面问他,一面递给他袋子请他拿古柯叶。

“马叶库①！”这傻子加重了语气回答。他的脸膛上露出了傲慢的微笑。

① 马叶库：即兀鹰。

这傻子过的简直是野兽一般的生活。孤寂的山，孤寂的生活，完全压垮了他。他不跟任何会说话的生物来往。也许有一天晚上，会有一个行人经过这里，但是他就象要逃离这个天地灵气显示其全部威严的地区那样，总是匆匆而过，只有他孤独地跟他的一小群羊留在这儿，孤独地面对着群山,孤独地倾听着风声水声,雨声雷声。

夜晚来临。银月从伊利马尼山的一个山峰后面升起，在星光闪烁的青天上若隐若现，朦胧的光辉染上了寂寥幽暗的崇山峻岭。远处，山脚和谷底燃着几堆篝火，似乎是要说明那里还有人烟。这孤寂宏伟的景色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行人们开始准备晚餐。

马叶库的屋子里，点着一盏一根灯芯的破油灯。阿希阿利把头伸进门洞看了看，回头低声对他的同伴说：

“这人比莱克还穷。”（他说的这个莱克,是一个除了身上的破衣烂衫之外什么也没有的穷人。）

好奇的卡查帕也把头伸进黑洞里去看。

空荡荡的屋子里几乎一无所有。一个土台子作床用，铺着两块磨得几乎脱光了毛的破皮子，傻子抱着小狗睡在上面。炉灶上面搁着一个破嘴的水壶，一个破了口的大瓦罐子。墙上挂着一根使用了多年的棕榈木棒和两根套索。屋子里就只有这些东西……

屋子只有里外两间。基尔科在他的斗篷里蜷缩着，靠在这两间屋子之间的一个角落打着寒颤。另外两个人用牲

口汗潮的鞍垫架了个床，铺上毛毡，四周围着装种子的口袋，再去看了看牲口，喝过土豆汤和嚼了几片古柯叶之后，就躺下来睡觉。

月亮在没有一丝云影的高天上放射出它的全部清辉；在澄明如水的月华内，星光暗淡得就象快要熄灭一样。

瀑布不分昼夜地缓缓冲击，高山的沉寂似乎更加扩展开来。突然，一声悠长的、闷雷般的轰响，打破了无边的寂静，把高原人猛地惊醒。苏帕亚和牧羊人的瘦狗前爪扑上石头围墙，头朝积雪的山岭汪汪吠叫。

这声拖长到无休无止的闷雷，仿佛是从雪峰的胸怀里发出来的。大家都把眼睛转向那边，只见纯白的山壁上出现了一个黑暗的裂口。随着黝黑的山脚披上了白衫，裂口也慢慢地扩大，就象一幅裹身的白练从山上拆裂，卷向它的脚下，露出了山峰的一身强劲的石质筋骨。

“这是雪崩!”傻子对自然界的突变景象习以为常,从屋子深处平静地说。

第二天清早，基尔科病得更厉害了。行人们不得不在马叶库家呆到中午，才又开始迈着缓慢的步子爬山越岭，向菲纳亚庄园行进。那庄园就在雪峰脚下；有几个行人告诉他们说，那个地区收成好，他们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钱买到种子。

他们在傍晚时分到达那里，住在一个看来家境比较殷实的印第安人卡拉乌马纳家里。

但是卡查帕和阿希阿利在附近的庄园奔忙了五天，还

是没有买够种子，因为农民们宁肯把谷物运到城里去卖高价，只要多几个钱的赚头，他们不在乎旅途的劳累。

“你们到科利亚纳去吧，”卡拉乌马纳向他们建议，“在那儿能买到你们需要的种子。那边老是丰收，大家也爱在集市上卖谷物。”

阿希阿利回答说，他们没有去过那地方，山里人就详细向他们说明该怎么走。

路并不难走。一路下坡进山，到基利瓦亚河谷过河，再从对岸爬上塔卡恰岭，那镇就在岭上的一个山坡脚下。从那镇去拉巴斯城，路又近又好走，要不了半天时间就到了。

高原人一听到又要钻进山谷，特别是要过河，就吓得发抖，更何况这时候西方又是乌云满天！这种九死一生的险关实在是闯够了，那泥水奔腾叫嚣的声音也听够了。他们思念着故乡一望无际的草原，广阔无垠的爽朗青天……

卡拉乌马纳叫他们放心。他们只要过一道河，而且山谷又不远。

这几个受苦人听了这话就动身了。他们为了这样能缩短他们回故乡的距离而感到高兴。他们走路的时间不长，在太阳沉到西方的高山后面去的时候就到了塔卡恰。

河滩比较窄。山坡上是一迭迭的梯田。山在这儿远离河岸，河岸上出现了一大片到处是桃园、苹果园和葡萄园的平川。

河水侵蚀着果园的土地。有的地方果园高出河面十五到二十米，果树悬在陡峭的河岸中央，树根扎在泥壁内，树

冠倒向河流。

在河坡低凹的地方，巧妙地开了一条通向苹果园的小路。这几个行人沿着那条路走去，打算一看到茅屋就去要求住宿。

矮小的果树上缠绕着野生植物，使得果园看起来象是荒废了。那些树的树冠被寄生的藤蔓压得弯曲下来，在看上去又老又矮，象胡须那样的藤蔓中间，露出被太阳照射得闪闪发亮的小苹果。平坦的泥灰土地面上，有的地方连草都不长，给风刮下来的苹果落得满地都是，腐烂着无人拾取。在藤蔓和树叶丛内，悬挂着鸟巢和一种蝴蝶的白色虫囊。这种蝴蝶的身子毛绒绒的，大肚皮，翅膀红黑两色，腿很粗。虫囊挂得那么多，以致那些树看上去好象在生虫子。每一个叶子卷成的上面包着薄薄一层白丝的小袋子里，都有一条难看的毛毛虫。

差不多整个果园都被贪吃的昆虫损害了。蝴蝶单独地或者是成对地围绕着野花纷飞，搧着颤动的翅膀在树枝间穿来穿去，停在果子上吮吸鸟儿啄烂的地方渗出来的果汁。

行人们在苹果园中间一处没有树丛的空地上，找到了一个土砖茅屋。屋子四周是玉蜀黍地，一部分玉米秆因为玉米棒子太粗被压弯了。厨房是苇子泥墙茅草顶，一根南瓜藤从屋顶上垂下，挂着肥大的圆叶和带绿色的大瓜。一家人正在厨房里吃午饭：父亲是个又高又胖的老人，母亲白胖胖的，大儿子是个体弱的小青年，还有两个几乎赤身露体的小男孩。

基尔科走上前去，带着疲乏的神色和恭敬的表情，恳求在那家住一宿，因为他感到病得更厉害了，迫切需要休息。

那山谷人不客气地迎着他们。他忙着收庄园的葡萄，没有心情接待又穷手脚又不干净的高原人这种客人。

“你们带着什么呢？”他搔着头，很不高兴地问。

“一点点种子，大爷。”

“你们要买我的苹果吗？”

“我们买不了。我们是替主人家买东西的……”

“那你们就别住在我这里。”那山谷人干巴巴地说。

“大爷，你别这样。”阿希阿利央求说，“我们的骡子只占你畜栏的一个角落就够，我们自己呆在你的屋檐下就行。要是你不愿意我们在你家住，让我们睡在果园里也成。”

那人搔着头，踌躇了一下回答：

“你们的牲口损坏东西，你们又偷园子里的苹果，这就叫我不放心。”

“不会的，大爷。”阿希阿利低声下气地回答，“我们自己会给牲口割草，我们也不会象你所说的那样偷水果。”

那胖女人把丈夫拉到一边对他说：

“你别赶他们。就让他们当中去一个替你干两三天活，你可以进城去讨帐。”

那山谷人觉得他妻子说得有道理，就回转来改变腔调对他们说：

“你们要是乐意就住在我家，条件是得把牲口拴起来，你们当中的一个明天替我去干活。活儿轻；就只是把葡萄

剪下来运到压榨场。眼下正收葡萄，你们尽可以吃饱，把剩下的运到压榨场就行……”

高原人接受了这个条件。那山谷人得到了自由，当晚就跑到城里去讨他那过期的帐去了。

五

天刚蒙蒙亮，那山谷人的妻子就把他们催起来，叫他们到离家有一段路的玉米地里去收玉米，因为两个小家伙得在天亮之前去葡萄园赶鸟雀，而大孩子又跟他爸爸进城了。他们愉快地接受了这项差使，通过园子的一片泥沼地到离得很远的玉米地去。

天气很冷，是水气凝成露珠的时刻，蟋蟀还在叫着，微风飘散着野花的香气。

夜里刮过一阵不寻常的大风，刮下很多桃子和苹果，高原人经过果园的时候就饱餐了一顿。他们只要弯弯腰把果子从地上拾起来，毫不费力。

他们回来时，女主人已把给顶替她丈夫去干活的人吃的嫩玉米煮好，装在口袋里。

阿希阿利自愿去干活，卡查帕听了主妇的指点也愿意跟他去，因为她对他说，那边活儿很多，干一天，管家给三个雷尔。他们两个就一道走了。到了葡萄园里发现他们是最先来到的人。

阳光给西方的山峰抹红镀金，但还没有照射到山谷里来。鸟雀鼓噪着，林子里充满了它们的扑翅声。苜蓿叶上结起的珍珠细露，打湿着行人的脚踝。葡萄园里空寂寂的，茫茫一片苍白。园子中央的一个柳条壁小茅棚旁边，用苇子搭起了一个驱赶鸟雀的了望台。从葡萄变甜到收剪，就得有人住在棚子里看守。从棚屋的圆锥形顶上，笔直伸起来一柱稀薄的炊烟，宛如一株棕榈的发蓝的树干。

一个小女孩站在了望台上，甩动着她的小鞭子。鞭子是用象丝一样的白色龙舌兰纤维编的，顶端打着一个结子。那女孩甩得那结子噼啪发响。

两个高原人看见美好的水果近在手边，不禁目瞪口呆。

葡萄藤在晒得石头出火的阳光的照射下变得苍白了，叶子经过长夏的炙烤成了黄色。一串串葡萄沉重地悬挂着，把脆弱的细枝拖弯了，有的拖得靠近地面，露出尘灰迷蒙的颗粒。无花果树摆动它粗大而柔韧的、结满果实的枝条，鸟儿扑落在枝条上，每一个果子都啄一下，可是又不吃完……鸟儿越来越多，整个空间都充满了唧唧喳喳的声音。这时，看守的人就向它们栖息的树顶弹出一颗飞石。贪嘴的鸟儿飞起来躲到邻近的果园里去，一时也不叫了，可是不久又飞回来,闹得更凶,破坏得更厉害。

这时，来了第一个雇工。

他的胳膊挎着个篮子，里面放着果树剪。不久其他的人也来了。

约莫有四十来个人。他们一面走，一面还嚼着肉干烤

玉米或者古柯叶。七点来钟阳光降临到山谷里时，管家来了。他骑着一匹栗色的母马，手腕上挽着一根柔韧的大鞭子。

“干活去！干活去”他命令“今天我们要收完葡萄。”

雇工们脱下斗篷，理了理腰带，拿起了他们的工具。

“你们是来替何塞出工的吗？”管家看着这两个高原人说。他们俩还披着斗篷呆呆地站着，给那些当地人不怀好意地盯得有些手足无措。

“是的，大爷。”

“你们会剪葡萄吗？”

“不会，大爷。”

管家厌烦地说：

“要是让这样的笨货去剪，准会糟踏葡萄。最好还是叫他们榨葡萄去。”

他把他们派到压榨场去；到中午时分，这两个新手累坏了。他们热得透不过气来，在压榨场里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好。粘糊糊的葡萄汁使他们感到恶心，感到脑袋里说不出地难受。

苍蝇不停地绕着葡萄榨机飞，很多吸醉了的就掉进粘糊糊的浓汁里。天花板上张着一面面大蜘蛛网，上面粘满了苍蝇、蟑螂和虫子，大肚皮的毛腿的蜘蛛一动不动地停在网中央。厚墙上开的一扇窗户，装上了粗大的木櫺子，櫺格中间透进来的微光，淡漠得排除不了墙角里的幽暗。

木榨机榨葡萄时轧轧地发响；葡萄汁滴滴嗒嗒地流到

结实的大锌盆里。门外，庄屋的大院子里，鸡咯咯地叫着，雇工们的孩子在草地上玩着，爬着。

“你肚子饿吗？”阿希阿利问他的同伴；为自己的新裤子染上了葡萄汁而感到可惜。

“我快要饿死了。”

吃午饭的时候到了。这两个累垮了的高原人能够到小河旁去伸伸沾满了葡萄汁的腿，真是一件痛快的事情。小河潺潺地奔流着，吻着一株老木棉树胳膊一般的粗根。木棉红花满树，映罩着绿草如茵的地面。

午餐是菲薄的：只有四个煮玉米，一点土豆泥，几个苹果和无花果。卡查帕吞吃掉他的那份口粮，就溜到果园里去，连工钱也懒得去领。他决心用别人园子里的水果来补偿这半天的劳动。

这个背叛者确实在思念平原的万里苍穹。这散发着花果香味的燥热空气，对他的肺不相宜。他也不喜欢听河流的低沉咆哮，这声音只能使他不断地想起可怜的曼努诺的悲惨结局。

他躲藏在果园的浓荫里吃着水果，一直呆到傍晚。为了解闷，他异乎寻常地关心起虫鸟花草来，非常热心地细察着啄木鸟的劳动。这种鸟爪子坚硬，嘴壳锐利，钻凿着树干，熟练地挖出里面的虫子来吃。

与此同时，阿希阿利回去劳动，懒洋洋地干着下午的活。他心情很不好，很后悔答应来顶替房东。本来在这种时候，他尽可以在果园里到处游荡，既不劳累又可以随手摘

果子吃。

“这人怎么啦？他好象有病。”走进压榨场来的庄园主说。

庄园主是个四十开外的人，又高又胖，肤色黝黑，鹰钩鼻子，灰色的小眼睛，胡子和眉毛又粗又黑。

“老爷,他不会干活,他还是头一次到山谷来。”

庄园主皱起眉头，转身对阿希阿利说：

“你是什么地方人？”

“湖区的。”

“东家是谁。”

“潘托哈老爷。”

“那你该会干家里的杂活，因为我认得你的东家，我知道他只使唤自己的佃户服劳役，从不花钱雇短工。你这就去帮太太做事情去，让家里的雇工来替你在压榨场干活。”

六

第二天一早，天气变坏了。满天乌云翻滚，飓风把树梢吹弯，刮下半熟的水果。山谷人看到这景象很痛心。在不当令的月份，山区水果少，这些水果卖到城里，本来能卖很好的价钱。

中午开始下雨。电光闪闪，雷声隆隆，一场倾盆大雨。

收葡萄停止了。庄园主监督着雇工们去捡风刮下来的

水果，准备以后晒软再送到压榨场去压榨。对讨人喜欢的阿希阿利和为了不失掉前一天的工钱又去上工的卡查帕说来，这种需要手脚麻利的活真是太辛苦了。

到晚上回去的时候，他们都累得连胳膊也抬不起来，浑身直冒着热汗。

他们几乎没有吃东西。基尔科尽管病得更重，但还是跟他们开玩笑。

“你们就象断了脊梁骨的骡子。”他看到他们脸色憔悴，手靠着麻木了的大腿走进来，就笑着对他们说。

“活儿挺重吗？”专心在喂兔子的主妇问。

他们做了个透露出又怨恨又劳累的苦脸，没有答腔，几乎对病人大发脾气。

天空还是阴云四合，大风依然摇撼着树木，看来还要下雨。于是他们躲到屋檐下去睡觉。

夜晚降临了，一片漆黑，只有主妇为准备第二天的饭食在拨动炉火，发出一点光亮。

狗突然不安地狂叫起来，朝邻近河滩的树丛中奔去。那主妇以为是山猫来抓栖在老苹果树上的鸡，就抄起铁锹走出厨房，朝树丛中走去。她没走几步，借着灶火的光看到迎面走来了一个人。那人拿着一根粗大的手杖，正在遭到愤怒的狗的围攻。

“谁？”

“哎唷，大娘，你这群狗真厉害，你家一定藏着很多钱。”

主妇立即听出是头人的声音，就开始赶那群狗。它们

汪汪叫着躲到树林子里去了。

“什么风把你这时候吹到这儿来啦？”

“东家派我去看看河滩；真叫人害怕……你没听到河水在怎么闹腾吗？”

“听到了,就象放炮一样轰隆隆响。”

“真可怕。大水把水道的两处堤坝冲垮了，不走大坝那里，却改道冲到葡萄园脚下来了。要是今晚冲不垮，大概还保得住。”

“东家知道了吗？”

“我这就去告诉他。”

“托马斯的果园这下要遭殃了。”

“你的也要受损失。”

“是吗？”

“我就是为这事情来的。最好把靠河岸的树上的果子收下来，与其让大水冲走，还不如收回来好。也许还能卖几个钱。”

那主妇不需要他再多说，立即叫醒了她的两个孩子，还叫客人们帮她忙，五个人朝河滩走去。

夜晚黑沉沉的，果园的苹果树荫里黑得更厉害。漆黑一团，什么都看不清楚。可是孩子们的视力十分强，就象长着夜明眼一样，走起来满有把握，既不偏离正路，也不撞上七扭八歪的苹果树树干。

他们越走近河岸，水流的轰响声就越凶。它撞击着没有堤防的陡坡，侵蚀它的底部，冲毁果园的土地，卷走结满

成熟果子的果树。地面颤动着，象是就要裂开。奔腾的水流冲激得空气也在急剧地流动。

突然，在泛滥的河水的可怖奔腾叫嚣声中，庄屋那边敲起钟来召唤雇工。主妇听到钟声，就对她的一个孩子叫嚷：

“他们爱来就来,我们不去。”

她随即转向这两个被河水吼声吓坏了的客人说：

“快,快!快上岸边的树,能摘多少果子就摘多少。”

高原人不动弹。不，这可不行!要是在地面上,得,叫他们干什么都好办；可是，叫爬到悬在水面的树上去，那不成!

孩子们脖子上挂着细长的口袋，象猴子一般爬上已经斜向咆哮的深渊的苹果树。

不久，深浓的黑暗中闪烁着红色的星星灯火，庄园主和头人带着雇工们来到了。他们想如果可能的话，就把洪流堵住，把大水逼到对岸去。印第安人带着斧子和绳索，他们一到受大水威胁的地点，庄园主就立即下命令叫砍下所有沿着河坡的树木。要保住这片地皮已经很困难，砍下树来至少还可以救下木材和果子；果子可用来酿酒，而树干可用来生火和搭棚子。

雇工们开始干活。有几个把绳索的一头系在离河岸较远的树干上，另一头系着自己的腰，开始奋力砍伐受洪水威胁的果树。

轰！一声低沉而急速的震响，只见一片地面崩塌下去，落到浑浊的河水里不见了。雇工们脚下的地面震动着，吓

得他们慌忙往果园里面跑。一声痛苦的尖叫盖过洪流的喧嚣，从河沿底下迸发出来。有人跑着跑着，一下子绊上了一根绷紧得快要断了的绳索。

“有人掉到水里去了！”绊上那根颤抖的绳索的人呼喊着，同时用手拉住了绳索。

躲在远离危险地点的一株高大苹果树下的庄园主，命令拉绳子。

印第安人拉着拉着，拉起了一个已经没有生气的雇工。由于这里没有一点急救用的东西，一个印第安人就得跑到庄屋里去找酒、山金车粉和绷带。

“嗨，你们干吗呆着？快拿斧子去。”头人对那两个高原人说。他们恐怖万状地目睹着这一切，不敢插手。

他们再次不服从命令。阿希阿利装作向可怕的洪流那儿走去，一面对卡查帕说：

“你快跑去装好驮子，我马上就逃回来。要是基尔科不能走或者不愿走，那就让他留着。”

几分钟之后，高原人就悄悄地溜走了。

他们动身的时候东方已经发白。

蟋蟀在路旁的石头缝里歌唱，萤火虫在树丛的黑影中划出一线线清光，河水拍击着砾石唱出浪花曲，偶尔还传来一声催晓的鸡啼。这就是山谷里能够听到的声音。

他们到达高山顶峰的时候，太阳出来了。在阳光的照耀下，他们对眼前已经熟悉的山区景色作了最后的一瞥。

山谷里镶着绿边的宽沟，展现在他们的脚下。另一面

是象梯级般排列的群山；山脚下到处是香花甜果，生意盎然；山顶嶙崖袒露，从乌黑到火红，五光十色。它们都一览无遗地罗列在白雪皑皑的伊利马尼山的脚前。一圈稀薄的灰云围绕在它的半腰，给镀上金色阳光的群峰镶上一道晶莹的滚边，看起来就象山峰的积雪里满是钻石就象山峰为了迎接使万物生辉的朝阳，戴上了一顶冠冕。

他们来到了展开在一些长满野草的高山脚下的科利亚纳平原；从那儿可以望到左边远处的山坡上有一个破烂的小镇。镇上的茅屋顶有的呈方形，大多数呈圆锥形。它们围着教堂，零乱地散布在山坡上。教堂的红屋顶就是这一片灰色斑点中间仅有的一个欢乐色调。

打从这几个行人离开故乡之时起，这是他们第一次能极目远望而不为阴森沉郁的群山所阻隔。他们在他们的故乡和眼下正在行走的地方之间，发现了某些相似之处，不禁满怀高兴。他们已经用不着担惊受怕，心情轻松下来。地平线那么广阔，地面苍灰光秃，向小镇那边纵目远眺，一直能看到天地相接之处。

他们没有去小镇歇脚。基尔科也许只是由于幻觉，感到好受了一些。他怕那反复无常的病更厉害地发作，宁愿继续赶路到城里去，这样就能缩短他们和家园之间的距离。

另外两个非但不表示困难，而且还高兴地接受了病人的这个要求。他们都深感劳累，而且即使不为他们自己只为他们的牲口着想，也是赶快回家的好。差不多所有的牲口腰背都受伤化脓。它们都懒洋洋地走着，而每当在崎岖

的山路上驮子一上一下压紧腰背时，它们都要低下头来。

过午，他们就到了拉巴斯。由于主人还没有从扬加斯的庄园回来，他们就把买种子剩下的钱还给了主母。他们休息了一天，到第二天一破晓，就高高兴兴登上了最后一段旅程。

黄昏时刻，他们到了庄园。他们背着本来由两头累垮了的骡子驮载的东西，推着另外几头由于吃山谷的青草弄得病恹恹地走不动的牲口，就这样进了庄园。

很多佃户望见他们远远地走过来，就跑到庄屋去迎接他们，因为按规定他们必须去庄屋卸驮子。他们在那儿首先看到的是自己的家属。曼努诺的妻子已经等了好几天了。她最积极，头一个跑到庄屋去。她在门口碰到了忙着给牲口松肚带的阿希阿利。

“我的丈夫呢？”

小伙子托故跑去挡一头走上熟路的骡子，没有回答这个寡妇。她就回过去问苍白瘦弱的基尔科。

“我的丈夫呢？”

基尔科找不出一句话来回答。他四肢颤抖，为了怕昏倒而紧靠着墙。

“他留下了。”

“在哪儿？”

“在山谷那边。”

“干吗呢？我没有看见他的骡子；准是骡子累坏了。我告诉过他别带它去……要么他是丢了钱怕回来，是吗？”

基尔科牙齿打战，不吭声。

她预感到灾祸临头，开始啜泣起来。

“他莫不是病了？”

“他死了，河水把他冲走了！”病人打不起精神来装假，就直撅撅地回答。

一声尖锐的哀号划破了黄昏的寂静。这突然爆发的号哭声，引得庄屋里的狗都狂吠起来。佃户家的茅屋就象围着母鸡的小鸡一样，散落在高大的庄屋四周，那里的狗也开始汪汪乱叫。一个在场的人怕管家发火，用棍子来赶这些闯来的人，就拉着寡妇的胳膊，把她拉到田野里去，可是也没法使这个伤心的女人止住哭声。她的悲痛的号啕依然搅乱着黄昏的宁静。

“你说的确实吧？他是怎么死的？”有一个在场的人问。

这时候，基尔科尽管受到热病的折磨，还是添油加醋地详细叙述了当时的情景，把这件事情涂上了一层神秘凶恶的色彩。

在场的人表情严肃，陷入了沉思默想。

“唉，命该如此！”一个人庄重地感叹。

其他的人都低下头，战栗着，一声不吭地散开，沿着不同的道路消失在朦胧的夜色里……只有头人托科尔库基跟这几个刚回来的人一道留下。他皱着眉头，沉默着。

管家特罗切出来了。他刚吃完晚饭，叼着一根香烟高高兴兴地走来。

“噢，是你们吗？我很高兴。买回种子来了吗？”

“买回来了,大爷。”

“有多少?”

“五驮子。”

“怎么只有五驮子?你们准是偷懒了。”

“没有,大爷,多了买不着。”

“别来这一套了，坏蛋！你们一定是不带种子，带水果来卖了。”

三个人不吱声，好似默认了这桩罪过。

特罗切看到基尔科不停地打哆嗦，站不住脚，就问他：

“你怎么啦?”

“他病了,大爷。”托科尔库基代他回答。

“这是打摆子……曼努诺呢?”他想免得听他们抱怨,赶忙把话岔开去。

“他死啦……”

特罗切就象面对着一个站起来控诉他的幽灵那样，不觉把身子后退一步。

“怎么,你说他死了?”他低声发问。

“是呀,大爷,大水把他冲走了。”

“那是怎么搞的?多可怜!”

阿希阿利把当时的情景简单地重述了一遍。特罗切呆呆地听着，没有打断他的话。借着香烟的光亮，可以看到他脸色苍白，眉头紧锁。

阿希阿利说完后，他就对他们说：

“好吧,你们回去睡觉去,明天一早来交割驮子……”

第　二　部

荒　　原

一

曼努诺惨死的消息，很快地在庄园散居的佃户和邻近的地区传播开来。佃户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满怀仇恨，他们把每年周期地落到他们和他们牲口头上的无法弥补的不幸，归因于地主和他的混血种走狗的贪心。

这些老爷们为了节省几个小钱，为了考验他们的驯服程度，故意用阴谋诡计陷人于罪，然后作为惩罚派他们到该死的鬼地方去。他们在那里有时染上治不好的重病，不仅得不到一点补偿，相反地还白使了他们的牲口。每一次出差回来，牲口也长年累月地生病，有时还病残而死。

各家各户，都在私底下同声诅咒强占了他们的土地的土生白人。这些土地祖祖辈辈属于他们所有，只是在半世纪以前，在野蛮愚蠢的梅尔加雷霍的血腥残暴统治下，被强凶霸道地抢走的。

那时候，蛮横的梅尔加雷霍借口土地在他们手里生产不丰，要转给有进取心的勤奋人去经营，在刺刀和子弹的威逼下，夺取了他们的土地，作为干卑鄙龌龊勾当的报酬，分

给了他的姘妇和奴才，以致使土地落到了今天这样贫瘠的地步。在一八六八年那个悲惨年头，议员们出于私利和贪婪，嘲讽土著民族懒惰；可是那些地主暴发户却更加懒惰，根本不能生产。他们唯一的才能就是发现印第安人是一种便于剥削的有用的东西，他们仅有的本领就是巧立名目，增加地租，至于什么进取心，简直丝毫没有，一点也不管耕作的现代化……

这个野蛮的寡头统治者的私生子女，是第一批霸占了沿湖广大沃土但是并不利用的人物；两千多名印第安人拒不接受几个小钱作为他们祖传产业的代价，惨遭屠杀，血流成河。当权者靠着这种手段才完成了掠夺的罪行。

这个臭名远扬的家族的成员，负责执行由御用议会批准的总统法令。梅尔加雷霍的姘妇的弟弟，娶了这个总统的合法女儿，当上了将军。他的赫赫武功就是镇压用棍子和弹石叉装备起来的印第安游击队。

于是暴发户涌现出来了，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了。

在充满了优美传说的蔚蓝大湖沿岸的塔拉科、瓜伊乔、安科拉伊梅斯和蒂基纳等地的农村里，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暗杀，等等，层出不穷。一八六九年阴冷的六月，充满了这种一小撮人疯狂地残害他们认为是劣等种族的印第安人的暴行。

他们用套索或者镣铐把印第安男女青年象野兽般地捆在柱子上，当着他们父母的面枪杀。步兵尽情放肆地糟踏姑娘，杀人杀得血流成河，粘糊糊的鲜血使人看了感到噁

心；骑兵把有地位的印第安人系在他们的马尾上，学着昔日争取独立的战士那样纵马飞驰。可是现在干的却是最不光采的事情，洒满了斑斑血迹的草原沉默着，显示了对这种残酷的英雄气概的讽刺。

这样，经过三年不体面的征伐，使印第安人流尽了鲜血和眼泪，才把一百多个土著公社解散，把土地分给了一百多个新地主，其中不少人占有的土地竟达方圆二十多公里。三十多万土著民族，被剥夺了自己的土地。很多人流落他乡，永远不再回来；另外一些人备尝艰辛困苦，舍不得离开祖居，听天由命地忍受着混血种的压迫，成了佃户，成了奴隶的奴隶……

堂曼努埃尔·潘托哈，阿希阿利这几个受尽压迫的人所属庄园的地主的祖父，就是使用这种手段，夺取了这个科阿乌约公社的。

他跟梅尔加雷霍的一个宠爱的将军互相勾结。这个将军生性残暴，是个既胆小又奸险邪恶、嗜酒如命、卑污下流的家伙。两人派出无知的兵痞去对付公社成员，洗劫了奇利拉亚、阿伊卡奇、塔拉科等地区。公社成员尽管惊惶恐惧，还是起来为保卫他们的土地而进行斗争。这些土地是以名义上的高价判给了堂曼努埃尔的，但是实际上几乎是白送给他，因为他只付了不到规定价格三分之一的款子。当时，他的这番功业给御用报刊掩盖了，没有透露消息。直到这个专横跋扈的寡头统治者死掉以后，新的人物掌握了这凋疲残破的国家的命运时，一切才真相大白。

直到那个时候，堂曼努埃尔道德上的败坏，才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堂曼努埃尔一向是梅尔加雷霍无条件的追随者，铁心地效忠于他。他起先做他的秘书，后来当财政部长。不管总统府举行什么宴会，他总是鼓动他那庸俗的伶俐舌头，滔滔不绝地把他的主子谄媚颂扬一番。这就博得了梅尔加雷霍的特别器重。梅尔加雷霍喜欢他的傀儡部长和军政界的一切恭顺仆从把他比做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而他手下的这批官僚也明白奉承他们的主子就能博得他的欢心，就能升官发财。

堂曼努埃尔比谁都会巴结；他对梅尔加雷霍百依百顺，讨得他的欢心。他在宴会上发表演说，在报刊上写文章，知道讲得怎样既有分寸而又颇为无耻。梅尔加雷霍把大片大片公社的土地犒赏他，对他欠了债无力偿还却不闻不问。

而且不仅如此。

他还派他的这个宠爱的将军去帮他镇压公社成员的反抗。印第安人世世代代含辛茹苦地耕种着寒冷贫瘠的土地，用汗水把它灌溉肥沃，现在，拒绝交出这些肥沃土地来的人，都受到了严酷的镇压。

这两个搭档，一个高个儿、撅嘴唇、大肚子；另一个身材矮胖，满脸麻子。他们配合得很好：论残暴，军人胜过律师；论得到的好处，律师又多于军人。一个跟他部下的军官灌着一瓶瓶啤酒，打赌看谁在某个下午猎到更多的印第安人头颅；另一个就在劫掠来的土地边沿，树立起石头和泥土砌

的柱子作界标，沿着湖岸，沿着从银龙般的山脉倾流入蓝色大湖的库刘卡奇河、巴塔利亚斯河、斯丘恩卡河、科罗拉多河，从瓦里纳一直树到瓜基。

如此广大的一个庄园要是保存下来，那么堂曼努埃尔就会成为著名的最大地主之一。可是，梅尔加雷霍一倒台，一八七一年的议会在七月二十一日颁布的法令中，一笔勾销了一八六八和一八六九年的议会关于土地的法令，这个庄园的土地就发还了一部分。尽管如此，他还是使尽伎俩保留了大部份掠夺来的土地。他拿出表面上看来很合法的地契,证明他占有的科阿乌约公社的肥沃土地是‘合法的”。这个公社是沿湖地区最大的和最富庶的公社之一，由于它原来的所有主自己之间的争执，已经解散。

堂曼努埃尔的富饶的庄园就是这样形成的；这个庄园现在已经传给他的儿子伊萨克管业。此人跟他父亲是一路货，敲骨吸髓地剥削着满腹怨恨的佃户。

伊萨克·潘托哈贪财如命，同样野蛮残暴地对待印第安人。

对他来说，印第安人没有一点人性，他们唯一比牲口强的地方，就是他们会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官能的需要。他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在人的服役和牲口的服役之间有什么区别。他只知道两者都能供他驱使，使他过得舒服。他对牲口的劳役从不过问，对人的辛劳痛苦也同样漠不关心，二者都几乎完全在他的视野范围之外。他唯一操心的就是积累资财，在城里花天酒地，寻欢作乐。他根本懒得去试图改

变自古相沿的耕作方法，更谈不上想搞什么改革。他满足于每年收取地租，只是供给足以使庄园收入维持在他继承时的水平所必需的东西，这也得由他的管家提醒才勉强地拿出来。

庄园由管家管理。年轻的潘托哈只限于在收获或播种季节，偶尔跟他的朋友一道来庄园看看。那时候，如果说他有什么关心的事情的话，那也只是去打打鸟儿，凭着他的枪法满载而归；或者只是对不听话的佃户拳足交加，试试他的一身蛮劲。

佃户们对他又恨又怕，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可能使他阻止这个既怯懦又残暴的管家的骇人听闻的虐待，正相反，他是故意安排这个管家来对付他们的。潘托哈觉得科阿乌约的佃户太多了，总想增加庄园的耕地。庄园由于经营不善，荒原上大片大片的休荒地通常要经过七年再轮种。

因此，他苛求无已，出于私利，对他的奴隶的诉苦毫不理睬，对管家特罗切则百般纵容。特罗切是一个粗暴、贪婪而又好色的混血种，潘托哈只付给他非常微薄的薪水，交换条件是让他对佃户为所欲为。

特罗切懂得怎样运用这可怕的特权。他在庄屋里开了个卖酒食的店舗，强迫印第安人出高于市价三倍的钱来买东西，对那些不登门的人就施加责罚。他最喜欢让他们赊购货物，以便索取高利，或者以后没收掌握在手头的抵押品,比如说 精美的斗篷,稀有的古老银器,甚至是能干活的牲口。

他的家逐渐地成为一个囤积又结实又织得漂亮的布匹的货栈。他把这些布运到城里去以很高的价钱出售。他不久就发现这个生意很赚钱，于是就在庄屋的一个大棚屋里办起了纺织工场，以此为借口叫庄园里所有的年轻姑娘到他那儿去服劳役。那些姑娘到回家的时候，都给他糟踏了。

他有很多私生的子女。一些受了侮辱的人家指望引起他家庭的矛盾，以控制一下这个混血种特罗切，因此有时候也畏缩地提出抗议。可是，他的老婆只顾在店铺里做生意，对他干的这种下流事情眼开眼闭，对佃户的抗议也装聋作哑，不予理会。

这种种情况越来越厉害，使得科阿乌约的佃户感到万分恼怒。他们想找到打破奴役枷锁的办法，可是都无济于事。他们争取解放的任何尝试，带来的不只是丧失一切，而且好几次还白流了鲜血，好象魔鬼暗中跟他们作对，要他们永受奴役，甚至毫不容情地灭绝。

求生是一切生物最起码的本能。他们受尽煎熬之后，觉悟到如果还要活下去，就非得采取什么手段，来纠正这种不公平的事情不可。

…………

佃户们大都到阿希阿利家来串门。有的来打听这次出门中发生的惨祸的细节，有的想了解一下他带了些什么东西回来。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小伙子已经从科伊略尔一苏玛的女儿那里夺得了信物，因此盼望他们很快订婚，可以狂舞痛饮一番。他们的亲戚已经知道他们确实即将订婚了。

科伊略尔一苏玛和她的女儿都没有登这个人家的门，这就说明她们对阿希阿利的意图并非不乐意，因为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她们就会最先跑到这个求婚者的家里来，索回他夺去的信物。

这个小伙子也是这样理解的；他对自己交的好运感到高兴。他仰面躺在土炕上，两腿靠墙高高地跷起来，痛苦地想着他的牲口，就好象是他自己两星期里在高山深谷间开出来的小路上负着重载行走，把腰压坏了一样。

他的疲乏的四肢，慢慢地给一种懒洋洋的甜蜜感觉缠住了。他回家了，到了亲人的身边。他听到畜栏里的羊在咩咩叫唤；透过薄薄的墙壁，就连它们在轻微地踢脚也感觉得到。他闻到牛羊粪的酸味，听到风儿无休无止地在茅屋的屋檐嗖嗖作响。这一切都使他感到非常惬意。在那么多次跟死神面对面地遭遇之后，回到家来是多么好哇！

但是，他只是顺便想到了死，因为死亡从来也不是他所操心的事情。什么地方都死人，什么样的死法都有。最主要的就是能够活得舒服，脆弱的身子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牲口不碰到什么意外；收成足以使他免于饥饿；在一般的宗教节日里能有许多好吃好喝的东西，买得起一个跳舞戴的镶银假面具，而在轮到他出面领头过节的时候，出得起非出不可的钱。

他的母亲进来了。老婆婆的圆脸上满是皱纹，五十出头了还是很硬朗。

他想起来出门前几天在拉哈的集市上买下的一头母

牛。他临走时，它即将产仔。他在栏内没有见到它，而现在却听到它悠长地哞叫了一声。

“乔罗哈下小牛了吗？”他深感兴趣地问。

“昨天上午下的。”

“公的还是母的？”

“母的。”

他露出不满意的神色。他本来希望得到一头公牛，好跟那头生下来不几天母牛就死了的小牯牛配套。那头小牯牛已经跟老牛莱克一道试犁了。

他走出去看看那头母牛。它靠着畜栏的墙壁躺着，黑白杂花的小牛蜷缩得象个小球，紧挨着它的腹侧打着盹儿。他摸了摸母牛的颈背，在小牛瘦棱棱的背脊上拍了两下，回到厨房里去了。他实在感到疲乏，只想睡一觉。他松开裤子的腰带，躺到土炕上作垫褥用的破旧皮子上面，合上了眼睛。这时候，他听到他的母亲又走进来了。

他想到他的爱人瓦塔一瓦拉，用疲乏的、瞌睡的声调问：

“科伊略尔一苏玛来过吗？”

他的母亲早就等着这个问题了，就作了一个会意的手势回答：

“她没来过……”

小伙子含着笑，把脸转过去对着墙，不久就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他作着恶梦，梦见劈裂的高山，黑浪滚滚的河流，深不

可测的峡谷。在哪儿他都仿佛看到曼努诺的尸体，脸上带着吓呆了的悲惨表情。

一清早他爬起来，去看他的骡子。骡子在夜间卸了鞍垫，磨伤化脓的背脊肿得老高。总是这一套！现在，得由他自己来干活了。在一段时间内牲口不能使唤，如果强着使唤就会结果它们，可是谁也不赔偿他所受的损失。

他沮丧地摇着头，走过去看其他的牲口。

拴在桩上的牛卧在地下，沉默地反刍着；它们的皮毛凝结着露珠，身旁散发着轻微的雾气；羊在栏中央一个挨一个地卧着，挤成一大团。

天空颜色苍灰，不染一丝云彩。太阳开始给耸立在蒂基纳峡道那边的远山峰尖，镀上了一层金色。

阿希阿利面对着爽朗辽阔的大地，愉快地深深呼吸。平坦的原野茫无边际，光辉闪耀，有多美呀！这儿没有陡坡，没有峭壁，没有锁住眼界的山山岭岭。确实，这儿不产香蜜欲滴的水果，不产上等玉米和好吃的仙人掌果；可是，大湖一片金波荡漾，有的是鲜鱼和水鸟蛋，可以呼吸到清新的空气，不怕染上厉害的热病。

他向河边走去。当他走近河边一个水潭的时候，惊起了一群野鸭。

阳光迸射出来了，那是闪亮而又清冷的阳光。家家户户开始升起发蓝的炊烟，空气清澈宁静，烟柱笔直上升，蘑菇般的烟团升上天顶才淡淡地消失。

阿希阿利想看看他的蒲舟，就一直走到湖边。在夜间

打鱼的渔夫，从远处荡着轻舟向岸边移过来，片片白色的草帆在太阳下历历可见。

一个渔夫把船划进了香蒲丛里，沿着一条水道正朝阿希阿利站立的地方划来。

“你早,阿希阿利!”跳到岸边烂泥里的渔夫打着招呼。

“你早!鱼多不多?”

渔夫耸了耸肩膀，灰心地回答：

“少极了，真是一天不如一天。我不晓得现在鱼儿游到哪儿去了。反正这边很少；我想鱼准是过了湖峡。你瞧我整晚打的。”

他把船中间的一堆水藻踢到船头，露出二十来条黄闪闪的头大身细的卡拉奇鱼。有几条颤动着身子，还在作垂死的挣扎。

“就这一点儿?”

“就这一点儿!我还是半夜就下的湖……”

阿希阿利同他分手，继续走向他惯于系蒲舟的地方。

那几条船泊在一条水道口。它们新编不久，还没有失去干草的色泽。他珍惜地看了看它们，拉了拉缆绳试试是否牢实，就走回家了。他母亲准备好了早饭在等他。早饭很菲薄，就只有藜粟粥和一点点燉鱼。

他急着要尽快去治好他的牲口，很快就吃完了。他特别小心谨慎地给牲口治伤，花了两个多小时，把脓疱挤穿，洗掉脓水，在伤口上涂上发过酵的尿和盐……做完这件麻烦的工作以后，他回屋打开盛食物的筐子，拿出他在城里置

办的一罐酒和好些食品，从最好的苹果中间选了几个，把它们系在围巾的一端，到瓦塔一瓦拉通常放羊的库西帕塔山上去找她。

他脸带微笑，心情轻爽，从来没有这样仔细地观赏故乡的景物，谛听草原的各种音响。一切对他都好象是新鲜的，诱人的。

他走到半山腰，停下来看看围着庄屋的佃户家的小屋。庄屋建在一个丘陵的坡上，大门面对着湖，围着畜栏的矮墙，一直伸展到科罗拉多河边。那条河在那儿转了一个大弯，然后缓缓地流向大湖。

庄屋是平房，它那粉刷过的白墙是荒原上唯一洁净的色调。它的一边没有房间，通向用土砖砌成围墙的畜栏，料槽修在最下面，受着湖岸的风儿的吹拂。印第安人的小屋杂乱无章地散布在庄屋四周，有的沿着畜栏的墙修起来，有的建在河的两岸，还有几家耸立在山坡之上。这些屋子矮矮的，门很窄，没有窗户，屋外都有一个围着矮墙的小畜栏。靠墙的石头隙缝内，丛生着野橄榄树，它们的叶子上面青黛，背面几乎是白色的，这两种颜色在风中象浪花般和谐地翻滚。栏里，羊群攒动着；系在石头上的牛反刍着；旁边是一小堆一小堆的干粪，狗和鸡相安无事地在中间穿来穿去。

阿希阿利顺着狭窄的小路继续上山。他登得越高，眼界就越发开阔，湖面也就越发扩展开来。

山下和周围的琐细的声音，清晰而又明唬地传到他这里。他听见湖畔的鸡鸣狗吠，亚卡一亚卡鸟尖锐的啼声，偶

尔还有发情的公牛的哞叫，压过了其他声响；尽管如此，天空之下还是显得无边的宁静。

小伙子到了山顶，停下来想嚼几片古柯叶。他一面打开小袋，一面愉快地纵目环顾四周的景色。可怖的穷山恶岭，在他的眼前残迹未消；他感到需要凝望这亲切而又平和的故乡景色，来洗掉那些骇人的景象。

这片草原，中间被一条河流划开，一直伸展到高山脚下。草原上无数丘陵，象是连绵的群山的石堤；这险峻多石的群山耸立在右边，象一堵墙壁，它们的峰尖在安第斯山脉的雪壁上勾勒了一道边。安第斯山脉的巍巍银峦，陡立在这群山的帷幕后边，有的平缓如线，有的弯曲似弓，有的又挺拔削立，宛若石笋。它们都发自伊利马尼主峰，沿湖迤逦而去，一直接上伊利亚安普山。雄浑的伊利亚安普山就象从蓝色波涛中钻出来的一样，耸立在湖那边遥远的天际。

大湖一平如镜，在朝阳的金光下闪亮着。这面平镜首先为安普拉岛上的挺拔的山岗所打破。从这些山岗的空隙处望去，可以看到帕卡维、帕科、塔基里、西科亚、苏阿尼等岛屿，看到库玛纳、克瓦亚、卡奇拉亚、梅塞德斯以及靠近蒂基纳峡的其他小沙洲。右边远处，索哈塔岛的山丘耸立在青翠的香蒲草丛中间，给人以一片陆地的错觉；左边的一个角上就是安普拉岛，以及象铁矛头一样朝瓜基方向伸出的塔拉科角；正对面，蒂基纳峡浮现在蓝色的远方，用它斧削般陡立的石壁关锁住清澈的河水。傍晚，夕阳把水染成红色。那时，湖峡就象一条血河，它那滔滔的金浪不住地注入这充

满了神圣的印加传说的大湖。

阿希阿利向四周环顾了一下，热情地深深呼吸着洁净而又寒冷的空气，继续沿着台地走，一直走到了瓦塔一瓦拉的羊群旁边。

牧羊姑娘坐在有几块大石头遮住的地面上，在织着鱼网。她把鱼网的一端勾在自己的大脚趾上，穿着白线的针在她的手指间来往如梭。

“你好,瓦塔一瓦拉。’阿希阿利微笑着招呼。

姑娘并不直接回答他的招呼，也不停下手头的活计抬起头来，而是就象他们昨天晚上才分手那样，用平静的口气问他：

“你带回了种子吗？’

“带回了。”

“水果呢？’

“也有。”

“该有几个给我吧。’她还是俯着头干活。

他拿出苹果来递给她。

“哟，多好的苹果！多香啊！”瓦塔一瓦拉拿起礼物，高兴地闻着香味。

她随即把它们排起来摆在她怀里的网上，从一个最大的开始，想着该怎么分配。

“这个给我妈 这个给乔克乌恩卡 这个给弟弟,我自己吃这个。”

可是，她拿起那个要献给她妈的苹果，贪馋地咬了一大

口，咬得那红艳艳的果皮滋滋地响。

阿希阿利默默地凝视着她，似乎乐意看到她这样贪吃。

“曼努诺真的死了吗？”她满嘴吃着水果，嘴唇也给果汁沾湿了。

提起这件惨事，小伙子的脸色就阴沉了。他开始详细讲述那个不幸事件。

“多可怜哪！”姑娘漫不经心地说，沉默下来。

“你呢，都干了些什么？我妈说你去服劳役了。”

牧羊女郎放下手头的活计，第一次盯住她的爱人看。

“我去了。你走后的第二天，管家派人来叫我，我只得去。”

“你呆了好些天吗？”

“整整一个星期。”

“他准对你不好。”

姑娘作了个含糊的手势，没有回答。然后把手伸进短上衣，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多种颜色织成的新荷包来递给她的爱人，用痛苦得几乎颤抖的声音说：

“他给了我这个。”

阿希阿利接过荷包，感到它还温热。它那柔软的面子上织着圆形的钱币图样。

小伙子看到这件礼物，心头象割了一刀似的难受。特罗切对谁也不慷慨大方，这荷包是他得到了好处的酬答。

“那么，”他气冲冲地说，“你在庄屋里留宿了。”

“嗯。”那罪人慢吞吞地低声承认。

“每天晚上？”

“是的……可是……”

阿希阿利不让她辩解，一下子跳到姑娘身边，抓住她的头发，用右手狠狠地捶她的脑袋。瓦塔一瓦拉抛开网线和苹果，双手护住脸庞，象她那柔顺的小狗一样不吱声地随他打。那小狗见到这不寻常的景象，恐惧地汪汪叫着，围着这两个人打圈子。

“哎哟，阿希阿利，够啦！”当她觉得自己的罪过已经被处罚够了的时候，带着哭声哀求。

阿希阿利听到这呻吟，盯了她一会儿，不吭声地走开几步，坐到一块凸起的石头上，把头托在手掌里呆着不动，迷惘地凝注着景色。他憋着一肚子的火。他不责怪她的行为，而是怪她不听他的话，跑到那作孽的庄屋里去睡觉……

挨了打的姑娘在原地坐着，把头俯在怀里轻轻啜泣，不发一句怨言；她心头感到宽慰，因为她爱人知道了她犯的过错，不向她讨还戒指，也不象对待牲口那样瞧不起她，至于他这很少几下几乎是轻轻的敲打，只能表示他爱她，体贴她。

她看到他不动弹，就对他说：

“我没有错，阿希阿利，那家伙强迫我……”

对方不抬头，用低沉的郁闷的口气说：

“你撒谎……”

“听我说，阿希阿利，我赌咒没撒谎。”

小伙子站起来，走近受了苦的姑娘。

“你真坏,把我都打伤了。”她抬起泪汪汪的眼睛,擦着脸上的伤痕说。

阿希阿利在她的身旁坐下，打开了钱袋，里面有八个十分的钱币……

“你拿着。等到咱们结婚的时候，买四只母鸡和一头小羊。”他平静地说。

“不,我得攒着给自己买一条头巾。可是,我才不跟你结婚,你打了我。”姑娘含着眼泪笑起来说。

“如果你听我的话，不要留在庄屋里，现在就没有事儿了。”小伙子支支吾吾地辩解。

“难道我愿意那么干吗？”姑娘看到她爱人伤心感到高兴，打断他说。“我是被迫的。要是我不屈服，那他就会象赶走其他人那样，把我们从庄园里赶出去，连庄稼也不让我们收。起码也得把我的兄弟派到山谷去，使坏我家的牲口，甚至叫他象曼努诺那样死在外边。听说他派曼努诺出去，就是因为他的妻子不听话……”

这番辩护的话是有道理的，而阿希阿利也明白是那样。他宁静而温柔地说：

“你说得对。可是我也不是存心使坏。我气昏了。”

“那你不会因为我干了那事再打我吗？”

阿希阿利皱起了眉头，可是他马上使脸色平静下来。

“决不会,你是没有过错的。可是对那个家伙呀,我要是能够的话，恨不得吃了他的心肝……”

“我也是一样。我们恨死了他,对吗？”

阿希阿利没有答腔。他双眉紧锁，表情严峻，抚摩着莱凯的头，似乎在想着遥远的事情。

不久，他就起身回家，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母亲。

乔克拉大发脾气。

“你干吗还要结婚。”她对他说“你准得养别人的孩子。养儿女可又花钱又费力。”

“可是儿女也能帮着干活。”

“不，不，又花钱又费力，这我知道，我养过你，养过一串死掉了的儿女。”

“那么，要是她愿意，她可以象别的妇女那样，把小孩扔到湖里或者河里就得了。”

“那样倒好，谁知道呢。可她还是很傻，把什么都说出来。本来可以瞒着不说的，干吗都告诉你。”

“她很痛苦。她什么都不能对她的兄弟说……”

“真该宰了她！”乔克拉反感地说，她是个靠着未结婚的儿女生活的穷母亲。

“宰了她，不，要宰了那坏蛋……”小伙子无精打采地说。

几天以后，他已经决定不顾牧羊姑娘的过错的后果，要使他们俩的关系正式决定下来，就对他的母亲说：

“跟我一样忘掉那过去了的事情，到科伊略尔家去下聘礼。她家没有来要瓦塔一瓦拉的戒指，一定在等着你去拜访。”

“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可是你得养人家的孩子。”他

母亲顾虑重重，怨气冲冲地说。

“ 我告诉你说不会。猪会把那孩子吃掉的。她家养了很多猪，会吃得连骨头也不剩。 ” 那青年打断她的话说。

乔克拉耸了耸肩膀，作出无可奈何的苦脸，钻到藏衣服和贵重东西的屋子里去。一会儿，她穿着节日的服装，手里拿着一个色彩鲜艳、下面挂着五颜六色流苏的口袋，走了出来。

小伙子瞧了她一眼，对她说：

“ 你干吗不带上耳环和银子首饰。人家会以为我们把那些首饰卖掉了，什么也没有了。 ”

小伙子用命令的口气说话，乔克拉只得服从。此外，这个批评也是有道理的。穷人总归要受到轻视，而她要避免人家瞧不起她的儿子。

她受到了出乎意料的极其隆重的接待，这才打消了她对未来的儿媳的反感。科伊略尔婆婆走到院子里来迎接她。乔克拉在她家的门槛前打开口袋奉上，科伊略尔伸出双手从中拿出几片古柯叶来嚼着。

“ 祝他们俩幸福,不愁吃,不愁穿。’她抬眼望天祝福。

她的几个孩子也学着她的样子嚼着古柯叶，表示认可了这门亲戚。

“ 去找你姐姐,告诉她说她爱人在等她。’科伊略尔吩咐她的一个孩子说。

那孩子走了。两个亲家母就叽叽呱呱地安排起这对爱人的前程来。按照习惯，他们应该去要一片地，立个门户，

摆脱家庭附属成员的境地。瓦塔一瓦拉既勤快又节省，很懂得操持家务。她从小就博得乔克乌恩卡老人的喜爱，老人教导有方,使她能够明辨是非,生活规规矩矩。谁也比不上她那么会织围巾和毯子，会调理安排日常生活。她一定会使阿希阿利过得很幸福。她眼下什么都不缺，好衣服有的是，她的羊群几年来也增多了，钱虽然攒的很少，那还不是象大伙儿一样，年成不好，节省下来的都花光了，需要不停歇地奋斗，才能把花掉了的找回来。

乔克拉在夸奖她儿子的种种好处方面也不落后。

他是所有青年中间最会干活又最勤奋的一个。谁能象他那样会开荒种地，一有空闲就下湖捕回那么多的鱼？他积极顽强，生活井井有条，使其他人都很羡慕。他虽然眼下没有什么财产，可是会自谋生计，怎么样也不会饿死……

她们就这样互相介绍筹划，聊了大半天。

傍晚，科伊略尔一苏玛和她的几个孩子去阿希阿利家。他们都穿着过节的盛装，也带了一个盛得满满的口袋作为回礼。瓦塔一瓦拉跟在后面，穿着她最漂亮的衣服，头上包着一个四周垂着流苏的小方头巾。她低着头，脸颊飞红，忸忸怩怩地走着。

阿希阿利到门外来迎接他们。科伊略尔一苏玛打开口袋递给小伙子。他拿出来几片古柯叶，在嘴上画个十字再嚼。乔克拉照着她儿子的样子做。

院子里清除了牲口粪和垃圾，打扫得干干净净。院子中央摆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搁着一瓶酒和三个酒杯。砖凳

上都舖了新毯子，它那鲜艳的颜色给阴暗的屋子添上了欢乐的色彩。

他们开始喝酒。

太阳落山的时候，阿希阿利给了他爱人的弟弟一面小鼓，在院子中央的桌子旁插了一面白旗。那孩子走到畜栏附近，敲起鼓来，打破了黄昏的恬静。他敲得很奇特，首先敲出缓慢零碎的点子，然后才是紧凑昂奋的鼓声：咚……咚……咚……嗒，咚，咚……嗒，咚咚咚……

左邻右舍开始活动起来。佃户们听到鼓声，出来走到门口和畜栏的矮墙后边，最好奇的人还登上畜栏的矮墙，看看密集的鼓声来自哪里。不一会儿，从最靠近阿希阿利家的邻舍，另一面鼓应声响起，对河最远处也击出鼓声。几分钟后，为了欢庆这桩喜事，家家都敲起了鼓，平原上喧腾起一片嘈杂的咚咚声。然后，传来一支横笛的悠扬的呜咽，又接二连三地引发出都奏着同一个曲调的笛声。而由于新声的不断增添，这个大协奏曲就越来越欢腾响亮。

佃户们开始三三两两，成群结队地走来。每一队人都打着鼓，吹着笛子。妇女穿着新的或者没洗过几次的衣服，紧跟在后面。所有的人都满脸喜色，又带着想要捉弄新人的神色。妇女们到了院子里面，就向瓦塔一瓦拉和新人的母亲们道贺，面对着敞开口排在地上的一排口袋，坐到砖凳上面；男人们停止奏乐，一手拿帽子，一手拿鼓、鼓槌或者笛子，高举手臂走到院子中央的桌子旁，再弯下身子凑到聚集在畜栏围墙旁边的熟人中间去。

院子里挤满了人。后到的只能分散站在屋子的周围。阿希阿利敬着酒，来的人都干一杯为新人祝福。酒杯从这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人们吹起笛子打起鼓，开始跳舞。

院子太小，容不了那么多人。跳舞的人流就流出院子，浸入到被河流分割开的平原上。男人和妇女手拉手，成群结队地舞蹈着。阿希阿利领着他的爱人挤上前去，带头跳起环舞来。他随兴之所至，一会儿沿着河边，一会儿围绕各家各舍，打着圈圈或者曲曲弯弯地舞蹈前进。远远望去，这一大队人好象一条红色巨蟒，在荒凉萧瑟的高原上蜿蜒爬行。

夜幕下垂了，深邃的天顶迸发出闪闪星光。这条长蛇在朦胧夜色中还在不知疲倦地游动，只听得咚咚的鼓响和笛子悲凉的呜咽。姑娘们欢叫着鼓励舞伴：“啊，哈，喂！啊，哈，喂！”

突然，平静的原野上喧腾起一片同样的欢叫：“抓贼！抓贼！……”

鼓笛声马上止息；听到扔石子的声响，黑暗里迸发出石子撞击时发出的火星。

阿希阿利按照古老的习俗，假装抢亲，一下子猛地抓住了他爱人的腰带，把她拖着就走；别的人也装着要夺回给他抢去的俘虏，在后面追赶。

叫嚷声慢慢平息下来，一片深沉的静寂笼罩了整个高原。只听得未婚夫在远处胜利地放声歌唱：

我带回了，我带回了啊，
一只美丽的小白鸽……

一对新人回到了现在已经空寂的家。他们给碰上他们的石子打痛了。阿希阿利的头打破了，瓦塔一瓦拉背上挨了一下，在隐隐作痛，可是两个人都高兴得心头突突地跳。

小伙子把瓦塔一瓦拉推进卧室，从里面插上了门。

高天之上，闪亮的金星在眏着眼睛。

二

圣胡安节过去了。由于这年六月冰冻特别厉害，草原上没剩下一点绿色的痕迹，只见茫茫一片苍灰。牛羊经过田畦和小路，踏起一阵阵飘荡着的尘土，被风吹散在蓝闪闪的天际。安第斯山脉白得发亮，干枯光秃的荒原一片墨灰。长天在高山阔野的色调的陪衬下，显得更加蔚蓝。

收成很坏。人们现在无精打采地干着宰牲口的活，制作着石土豆、土豆干、奥卡干和高原上其他特有的用于日常生活的土产品。

制作土豆干和奥卡干的人，在河道的积水弯头横横竖竖铺上厚厚一层香蒲草，用大石头压稳，上面到处撒上土豆和奥卡，等到泡得脱开皮，就收起来晾干，然后用脚踩去皮，搁在外面，经受子夜的冰冻和中午的日晒风干。河两岸搭起了蜂房般的窝棚。窝棚圆而低矮，门洞很小。一到晚上，

守夜的人象虫子一样爬到窝棚里，躺在那儿整宿不睡，注视着平稳安静的河水。几片破布挡住圆形的门洞，里面槌实的地面上，铺着两张剪过毛的羊皮，守夜的人就象躺在最松软的褥子上一般地蜷缩在那里。

制作石土豆的人把窝棚搭在一大堆一大堆晾曝着的土豆周围。由于土豆种的不同，这一堆堆的东西就显得红、白、黑、黄、青灰，颜色不一。在太阳出来之前，佃户们赤着双脚，忍受着冰冻，踩去土豆皮。印第安人恰当地称做“冻破石”的五更寒冷，把土豆冻得象当当响的石子一样硬。去了皮的土豆也摊在金黄的干草上或草地上，同样受着冰冻和荒原上炙人的太阳的晒烤。一冷一热，就把土豆烤熟了，晒干了。

严寒而又阳光灿烂的六月就这样过去了。由于大多数佃户只收到了很少的粮食，饿鬼就跑来敲每家的门。很多人不得不跑到城里去打短工，好弄回一小笔钱去买种子和应付日常生活的少量开支。印第安人的嗜好很有限，需要的东西想象不到的少，只要几分钱就能度过一天。

在这个印第安巫师认为是遭到天谴的地区，离乡外出已是普遍现象，因为本来一直都很慷慨的大湖，现在对提供鱼类、禽鸟和香蒲等财富却显得吝啬了。这种自然财富自古以来就被毫无节制地滥加糟踏，没有订出一条起码的规章来保护这些世界上稀有的珍禽异兽，奇花异草；因此，这些宝藏就一天天地濒临枯竭。

在这方面，渔夫的景况就一年不如一年。印第安传说

中的这个神圣的大湖，一天天在消亡！一到夏天，湖水就慢慢地退落，让大片的香蒲干涸。香蒲草眼看着焦黄枯萎，最后它们的空茎倒伏下来，连牛都不要吃。牛群昂着头，双角朝天，闪亮的眼睛露出瞧不起的神色，践踏着香蒲走过去，走到近水的地方去找绿色的水藻和嫩香蒲草吃……安第斯山脉的巍巍雪峰，无穷无尽地向湖面吐出冰雪的气息。大片香蒲在沿岸的淤泥浊水中腐烂发臭，升腾起来的瘴气污染了被山区寒气侵袭的环境。可以看到大片大片的黑土，边上干枯龟裂，靠水的地方又满布淤泥，到处是牲口踏出的足迹。雨水在那里淤积起来，到晚上就冻上一层结实的冰块。在低洼的地方，生长着无数黑背黄腿的小虾蟆，小得一下子望去几乎看不见。沙鸥、红鹤、野鸭等水鸟就以它们为食。水鸟鼓噪着，成群结队地在空中打着巨大的回旋，伫立在岸边，让蓝色的平湖映出它们的翩翩身影。

湖水在干枯，香蒲在消逝！香蒲不仅给湖岸镶上鲜丽的滚边，而且还是这泥沼地里最珍贵的产品。湖岸的人们用它编成蒲舟，运输土产；用它围墙盖屋，编织柔软的蒲席给病人躺卧；而且还是人和牲口的食料。 鲜美的鱼儿,也随着香蒲和藻类一起消失：蓝背脊白肚皮的凯西鱼，美味的银鳞曼头鱼，游得飞快的多刺而味美的苏切鱼；剩下的就只有普通的卡拉奇鱼，小精灵的伊丝皮鱼和没有用的查哈纳鱼。

清晨，朝阳辉映着点点归帆，渔夫们驾着轻舟靠岸回家。他们都低着头闷闷不语，因为他们花了一整夜的功夫，受尽风吹雨打，既没吃多少东西又捞不上睡觉，熬到头只抓

到几条刚够吃一天的鱼。

巫师们说，富饶慷慨的维涅伊马卡湖，现在受到魔法的诅咒，湖里的水族都被赶到蒂基纳湖峡那边，瓦塔哈塔岛附近或者德萨瓜德罗河口那边去了。可是，也没有看到那些岛上的人带着鲜鱼上首都的市场。一辈子在蒲舟中度过，靠吃鱼过活的乌鲁族印第安人，不久前到现在，变得越来越愁眉不展，越来越消声匿迹：他们的部落由于贫困饥饿，人数已经大为减少。

因此，需要采取某种措施，来摆脱使人这样苦恼的困境。也许是大湖的神祇对于人们的怠慢发怒了，不能再不向那些神祇献祭求福了。

乔克乌恩卡就是这样想的。七月间一个清亮的上午，太阳发射出特别强烈的光辉，闪着虹彩的水浪在微风吹拂下波光粼粼。那天，他把庄园的居民召集拢来，通知他们：第二天要以种地所需的那种热忱，庆祝那几乎已经不再庆祝了的查乌利亚一卡图节。

到时候渔夫们都来了。

他们穿着节日的盛装，带来的长桨头上都用编织的草髻包着。他们一共六十个人，每个人站在自己的蒲舟前面，沿岸排列开来，看来好象一队长枪兵。

乔克乌恩卡把手一挥，轻舟就沿着香蒲丛中开出的水道列队出湖。老人手拿鱼网，坐在最前面的船上，陪着他的有桨手和两个乐师：一个带着一面用彩色缌子装饰的小鼓，另一个拿着一支糊了银纸的横笛。

在有节奏的鼓声和呜呜的笛子的合奏声中，渔夫们撑着篙，一队蒲舟慢慢地轻轻滑动。一路上,沙鸥发出尖锐的叫声振翅惊起，野鸭成群地飞逃，小水凫的短翅膀拍打着水面，激起瀑布般的声响，帕纳鸟潜进水里或者躲藏到水草丛中，只露出油黑的脑袋，宛如在浅绿的湖藻中间开出的花朵。

他们这样驶出了绿色的香蒲丛，来到了明澈如镜、烟波浩淼的水面。这时候，竹篙已经点不到湖底，驾船的只能变换姿势，坐下来打桨荡舟。

日光斜射到湖面，透过碧水，可以看到铺着一层鲜绿水藻的湖底。发出玫瑰色和银白色反光的贝类，象珍珠般处处闪亮。蒲舟的船头把平湖的镜面劈裂成一个个棱柱，游鱼成群地惊逃着，雪白的肚皮象一支支利剑那样闪发着寒光，倏忽之间就藏到水藻丛中或者舟影里不见了。

他们来到安普拉岛又名帕塔帕塔尼岛的附近就停下来。继续向前闯进旁人的水域是轻率的，他们不愿意再激起岛上居民的忿怒和敌意。自古以来，他们就经常不断地跟岛上的人发生争执。他们互相谴责对方到自己的辖区来偷了香蒲和收了帕纳鸟蛋。不少时候，在一场残酷的械斗之后，这方或那方在溃败中都要丢下几具漂浮的尸体。一个时候以来，湖岸人为了摆脱庄园主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被迫迁徙流离，力量削弱多了。再引起只能靠牺牲本身利益来解决的新的冲突，那是很不慎重的。

“我们就停在这儿。”乔克乌恩卡在轻舟上站起来说。

渔夫们不再划桨，蒲舟在晨风的推动下有节奏地起伏着。

乔克乌恩卡船上的桨手拿起网来撒下水去，然后向船边俯下身子，察看着由系在网沿的石子曳引着沉落下去的网。其他的渔舟慢慢地散开，以老人的蒲舟为中心，组成了一个几乎是浑圆的大圈。

“赶!当心点!’乔克乌恩卡叫。

六十个划船的一下子都把篙子从水面直插到水底。从那停着不动的船上，马上又发出咚咚的鼓响和呜呜的笛声。

渔夫们用篙子靠着船舷拍打，浪花飞滚翻动，宛似湖底燃着一团火，把水煮得在沸腾。

当他们的船彼此碰着了的时候，有的船就停下来，有的继续前进。随即组成了两个同心的圆圈，接着组成三个，最后成了四个。中间是网，乔克乌恩卡的蒲舟停在一边。

当第一圈的十五条船的船头碰到网边时，老人叫：

“起网!”

十五个划船的马上放下篙杆，每人拿起一段网绳。其余的人继续使劲拍打着水，拍得激浪翻腾。溅湿了的轻舟，随着波浪起伏跳动。乐师们停止奏乐，只听得桨叶的划水声和渔夫的喘息声。他们披头散发，赤裸着青筋毕露的古铜色臂膀，汗滴如雨，气喘吁吁。

太阳已经升上中天，光线射到波浪上，破碎成为染着虹彩的闪烁金光；一阵强烈的风刮得沿岸的大片香蒲起伏摇晃，远远望去，似乎是翻腾着的青青麦浪。

“ 收网 !’乔克乌恩卡又高叫。

印第安人拉着网，把拉出水面的网边收到自己的蒲舟上。鱼儿在网边扭动着，冲撞着网眼，可是逃脱不了。

“ 停住！ ” 当网全部收起来随着波浪汹涌的水面漂动时，乔克乌恩卡命令。

这神圣的大湖里的所有水族，包括黏滑的尽是疙瘩的讨厌的大虾蟆，都收到网里来了，可是就没有苏切鱼和毛里斯鱼：它们离开了这一带停滞的水面，栖息到河流的水潭中去了。

印第安人举起网来，放进乔克乌恩卡的蒲舟里。鱼儿一离开水就拨刺拨刺地乱跳，轻舟好似由于它们的急剧跳动而摇晃着。

他们把每一种鱼挑出最大个的来，投进一个盛了半桶水的白铁酒桶，然后把其余的都放生回湖。那些没有受伤的鱼，象闪电般地在船头都朝向东岸的渔舟下消失了，受了伤的就翻起白肚皮浮在水面上。

这时候，开始举行仪式。

每个有地位的人物，按照他们的次序，依次从桶里抓起一条鱼，挤着它的腮帮叫它张开嘴，乔克乌恩卡老人就把一片古柯叶和几滴酒灌进鱼嘴，同时念着代表共同愿望的咒语：

“ 鱼儿鱼儿 ,饥饿在毁灭我们 ,毁灭可怜的人 ,你要在你神秘的住所，繁衍后代子孙，使我们免遭饥馑…… ”

鼓笛之声大作，每一种鱼都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以

及它的一份古柯叶和酒。可是，渔夫们还没有来得及回家，米希鸟、凯乌利亚鸟、野鸭、亚卡一亚卡鸟等水禽就高声尖叫着，围绕着这些醉晕了和受伤了的鱼儿盘旋，拍击着翅膀飞扑下来吞食它们，尽管它们负有使命，要繁衍子孙来使“可怜的人’免遭饥馑……

三

天体的光芒留在丝绒般的夜幕上，黑暗中透出来迷离恍惚的薄光。人们在朦胧夜色中可以模糊地分辨出物体而又看不清它们的轮廓。万千星斗在夜空中闪烁着，如此繁多，如此光洁，好象有意选择了这广漠空寂的荒原，最大量地在空际展露出它们的金色光点。荒原的沉寂偶尔为汪汪的狗吠或夜鸟的尖啼所打破，然后，什么声息都没有了。没有潺潺的水响，没有飒飒的风声。这寂静比睡梦还深沉，这是死一般的寂静。

乔克乌恩卡心里有事，小心地沿河朝托科尔库基家走去。他的明亮的眼睛惯于在夜晚辨认事物，而且这个地方又是他走熟了的，因此，他在黑暗里走起来满有把握，一点犹豫都没有，甚至那些在大白天都会使人绊倒或逾越不了的障碍，譬如一个兔子洞，或者丝绒般青苔下面的一滩沼泽，更远一些，在绿草掩盖下的一个陷阱，或者用刺树丛围起来的一堆石头，他都能轻易地避过。

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

随着他脚下发出的噔噔的脚步声，在黑森森的无边沉寂里，惊起了夜鸟的凄清的悲鸣。

这是种警惕性很高的夜鸟。它一听到乌黑的夜晚有一点不寻常的响动，就搧翅飞起并发出警觉的叫声，打扰着夜间的静谧，使听到的人心头不得安宁。印第安人敬重这种鸟儿，爱听它的报警声，因为这叫声告诉他们：也许是平原上有人在偷偷地走动，也许是牲口逃出了畜栏，闯到地里糟踏庄稼了。

乔克乌恩卡战栗了一下，停了一刹那，听了听飞逃的夜鸟的扑翅声又继续向前走。他不时地窥望着小屋子厨房里仍旧透出的灶火，或者湖洲的小山上燃着的火光。天空中，千万颗星星，有的微红，有的淡蓝，有的发白。远处的火光跟星星的光芒混淆在一起。

空气动荡着，蓦地刮起风来。生长在陡削的河岸上的强劲野草，象拨动着的乐器的弦线，发出尖锐而悠长的咝咝响声。

一家家佃户的住屋，象是阴影里的阴影，浮现在茫茫夜色中。

头人的小屋靠近河边。乔克乌恩卡走近那儿的时候，给恶狠狠的狗吠声阻住了。老人举着棍子等待狗扑上来。狗吓怕了，猛地停住，可是吠得更凶了。

“该死的畜牲！难道连你家主人的顾问乔克乌恩卡老人都不认识了吗？你也不看看闻闻，就把他当成一般的偷鸡贼了！你要是蹿到他的棍子下面，准有一顿好揍！……”

突然，从那间光线微弱的破屋子里，发出了带着睡意的粗哑声音：

“ 谁 ?”

“ 托科尔库基 ,是我。你的狗不认识我了 ,来把它赶开。”

“ 啊，是你吗，老人？等一等，我这就赶这畜牲…… ”

一块石头飞出来，狗给打得汪汪叫着逃开了。它的可怜嗥叫引起了一片犬吠声。

“ 你罚它有什么用。它老得认不清朋友了，这又不是它的过错。 ”

“ 它对你就不该叫，你还不只是朋友……可是，今晚怪冷的 ,快进屋来。”

乔克乌恩卡怕碰着卧在地下的公牛，一面走一面躲闪着。公牛拴在木桩上，在慢慢地反刍着草料。两个人弯下腰，钻进又矮又窄的门洞，到了灶下余火微微照亮的屋子里。

土炕上铺着躺上去瑟瑟作响的干香蒲草席。三个满脸乌黑的小孩，倚偎着母亲蜷缩在草席上。这个母亲又脏又丑；她挨着孩子们坐在床上，带着疲倦和不高兴的神色，一只手擦着眼睛，另一只手抓着蓬松而又没有光泽的粗乱头发。

烟炱熏得乌黑的墙上，打着些钉子，上面挂着衣服、工具、索子、缰绳、柳条篮和渔具。在墙壁上打出的一个方洞里，放着一支号角，它的银嘴在将熄的灶火照映下闪闪发亮。一根镶着银柄和银圈的棕榈木杈杖和一根鞭子，平搁在上面的两颗长钉子上。这三件东西是表示头人权威的标

志，也是这整个房屋里具有某些艺术价值的物品。

“ 大嫂,你好。’乔克乌恩卡进门时打着招呼。

那女人咕哝了一声，继续搔她的头发。孩子们好奇地向闯进来的人看了一会儿，又象小狗一样蜷在炕席上，一会儿就发出了平静的鼾声。

托科尔库基把一个空箱子移到火旁，让乔克乌恩卡坐下。

“ 有什么事吗,老爷子 ?’

“ 没什么。我就来提醒你，明儿我们该观测一下天气。我下湖，你上山。 ”

“ 我看不管用。今年准跟往年一样干旱。 ”

“ 我看也是这样；可是也许我们会估计错误，鸟儿却一定不会错。”

“ 可能…… ”

他们沉默了。外面，风在野草丛里呼呼地响。

“ 你看到了基尔科吗？ ”

“ 今天下午我去看了他。他还是病着。他骨头痠痛，一直还在发疟疾。”

“ 他会死的。”

“ 唔，跟其他很多人一样；他又不是第一个…… ”

“ 这是他们的罪过。我们这里多的是种子，可他们硬要派人到山谷去买。 ”

“ 山谷的种子便宜些嘛；他就只图省钱。 ”

“ 看来他比他爹更坏 ;他更残酷 ,也更贪心。”

“那坏蛋真该死。利马奇刚从他家服劳役回来，带来了供给整休耕地吃的东西。你猜有多少？够你吃惊的：就只几磅古柯叶和半桶酒。”

“他拿这点儿东西叫我们干吗呢？”乔克乌恩卡愤怒地问。“这还不够干半天活消耗的。”

“他爹还慷慨一些：至少给我们送来一篓子古柯叶、两桶酒。”

“他今年要来吗？”

“利马奇说他不来了。可是他说到收获的时候准来。就这样也坏透了。”

“你们就听他摆布，真是窝囊废！叫我早反了！”那女人粗声粗气地插进来说。

两个老人对她转过眼去，静静地瞧着她。乔克乌恩卡慢吞吞地回答：

“干什么？你要叫他们来屠杀我们，让我们一年年地坐牢，对不对？我们什么办法也没有；我们的命就是受苦的命。”

他的声调是悲哀的。

“另外，”她丈夫补充说，“你记得上次我们造反出了什么事吗？连那都忘了？”

“啊，没有！”这女人胆战心惊地回答，吓得发抖了。

两个男人也在发抖。

这就是说，鲜明的可怕的回忆还在他们心头悸动。

庄园主有一次破例独自来到庄园。被他的残酷压迫激

怒了的佃户，决定趁机结果他。某天晚上，几个含恨最深的人集合起来，包围了庄屋。他们从外面用柱子把门顶住，四面放起火来。他们赌咒约定：决不泄露是谁参与了这次秘密的活动。放起火来之后，他们就平静地各自回家看着这场灾祸。

庄园主和管家听到着火的声音惊醒过来。他们用铁锤砸开大门，管家借口去抢救关在畜栏里的牲口，骑上庄园主的马就逃走了。庄园主只穿着一条内裤，又没有武器，只得躲到湖旁的大麦地里去。如果不是他运气好，慌慌张张地竟找到了一只里面有桨的渔舟的话，那么他准会被他的佃户们处死。他一登上船，就使出危急形势下拚命的劲头，赶忙划船逃命。黎明时分，他逃到了帕塔帕塔尼岛，管家为他在那儿取得了去拉巴斯所需要的东西。

他一到家，惊魂方定，马上就想对印第安人进行报复。他要求当局提供他一小队武装，这事毫不困难就办到了,因为市长除了是他的亲密朋友之外，还有地跟他的庄园相连。对于那位市长来说，间或有个被冒犯了的庄园主，在保卫他的财产时候，能够表现一下白种人干得出什么样的事情来，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派出二十名宪兵，由一个军官带领，交给他直接指挥。这批人和由他与他的继承人纠集拢来的十多个朋友，个个武装到牙齿，向庄园进发，并且故意在黎明时刻到达庄园。

反叛者虽然知道会遭到报复，但这个被冒犯了的庄园主只隔一天就带着武装窜回来，他们可是万万没有料到。天

刚亮，他们听到了嚓嚓的脚步声，就恐惧地把耳朵贴在地面细听。当他们听出来是一个马队疾步如飞的得得蹄声时，就仓皇逃走。一些来得及的人，扶老携幼，带着牲口和家具，永远消声匿迹，把已经黄熟正待收割的小块庄稼地，留给了复仇的庄园主。那些麻痹大意的人，来不及采取措施，只得抛下父母妻儿和家财，只身出走逃命。因为逃走就是有罪的证据，他们的家在抢劫一空之后就给烧了，他们的牛羊归并到了庄园的牲口群内，他们的父母妻儿被拖到庄屋里去。昨天还是整整洁洁的庄屋，而今只剩下被大火的浓烟熏得乌黑的破烂的地基。一大群人就被关在庄屋的院子里。

太阳升起来后，小教堂的钟敲起来，召唤佃户。佃户们赶忙前往庄屋，随即看到了一幕使他们毛骨悚然的惨象。这一幕尽管对他们的深仇大恨无异是火上添油，可是至少在眼前，使他们打消了想报仇的任何念头。

宪兵们扛着枪，在庄屋的地基上排成一个方阵，显得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可是对他们来说，摆出这副神态显得十分滑稽可笑，因为几乎所有的士兵的脸膛都是古铜色的，头发都是直的，这些都说明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土著民族，血管里没有渗进一滴外来的血液。使他们跟其他人有所区别的，就只有一套军服，而在印第安人的心里，这套军服却能唤起非常痛苦的回忆。

印第安人象得了病的牲口那样战栗着，低着头走进来跪到地上，装出驯顺的样子吻东家的手。

院子里不一会就挤满了人。这时候，潘托哈绷着脸，用

满腔仇恨的声调，开始严厉斥骂这群吓坏了的奴隶：

“忘恩负义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待亏你们，可是你们竟要谋害我……你们真是些没有良心的家伙。除了神甫，我就是上帝在人世的代表，可是你们不知道尊敬我……我给了你们什么理由，让你们对我这样不满？我难道象别的东家那样，强迫你们干活了吗？”

头人脸色苍白，心里害怕，正站在第一排。潘托哈就对这个老人骂开了：

“乔克乌恩卡，你是这帮杀人犯中间最有理性的。你倒说说看，我难道真的对待你们有什么不好吗？”

那印第安人把头抬起来一会儿，用他那看这片土地上惨不忍睹的景象看得太多了的眼睛，瞟了瞟庄园主的眼睛，然后，他环顾了一下周围一大群战栗着的同族人，又把脖子低了下去，喃喃地回答：

“没有，东家，你……你不坏。”

“我无缘无故打过你们吗？”

老人不吱声；他表情严肃，他的脸庞跟其他人的脸庞一样，绷得紧紧的。潘托哈看到老人不答腔，就重又问了一遍。乔克乌恩卡看了看其他的人，用同样的口气回答：

“没有，东家；你只在我们犯了错误的时候才打我们。”

“那么，你们有什么不满意的？”

头人又不开口。他象其他人一样，做出恭顺的样子，把手交叉着按在胸前，一动不动地低头俯视地面，呆呆的象一尊石像。所有的人都保持着最深沉的肃静，连田野里最

轻微的声响都传到了这儿：一只沿着弯弯曲曲的河道飞过去的沙鸥在叫，远处有几只珍珠鸡在咯咯啼鸣，一头发情的公牛在哞叫。

“你说,有什么好抱怨的？”潘托哈被老人的沉默弄得有些发火了。

这时候，老人就以坚定得多的声调发言了：

“好吧,老爷,我得告诉你一些事情。”他用手指了指这群农民说，“你的这些佃户到城里去服劳役的时候，他们说你不给他们吃饱，说主母和少爷们为了一点小事就严厉处罚他们。你叫我们每星期供给十驮子骆马粪和两比索的鸡蛋，可是牲口却连六驮子都产不了，鸡蛋说是两个比索，实际上你要的是三个比索。在播种或收获的季节，你不给我们吃的喝的和古柯叶，可是别的东家甚至你的亲爹都是给的。我们自己备办了这些东西，你也不当回事。缺了种子，或是我们不幸出了什么差错，你就用派我们到山谷去的办法来惩治我们。我们在那儿染上把人折磨死的疾病，我们的牲口也给使坏了。那么多损失，可是谁也不给我们一星半点补偿……这使我们很伤心，你揍我们，你的女人和孩子欺侮我们，打破我们的头，那都算了，可是你就别强迫我们使坏我们的牲口，花我们的钱……”

他泣不成声了，其他的人也跟着哭起来，人群中发出一阵低沉而伤心的抽噎。潘托哈原来以为这些不幸的人会吓得不敢开口，现在看到他的贪婪暴露在他的朋友的面前，真是气急败坏了。他就很自然地乞灵于谩骂，摆出他地主的

论点来。

“无赖，撒谎！……你们就想推脱所有的义务，爱怎么就怎么着。你们这帮二流子光知道偷东西，说谎话……我一直都很客气，可是从今天起，倒要给你们一点厉害尝尝。你们就象畜牲，只服棍子管……就该揍你们！你们都是些懒鬼和小偷，不揍不成……你们抱怨说我向你们要骆马粪和鸡蛋，派你们去山谷买种子……我给你们地，你们该尽些什么义务来报答？噢，我买地就该让你们白住着不干活，对不对？……想得倒好！要是谁觉得他跟我合不来，那就滚他的蛋，我并不希罕他。相反，我也不要懒虫，杀人犯……”

他越说越冒火。他相信自己说的话：他手下的佃户有余有剩。只要一百五十来个人，就能够把耕地面积扩充一倍，可是他有三百个佃户。这些人占着庄园最好的地块，还使得他经常过日子提心吊胆，深怕好景不长，一下子就被干掉……

“哼，谁不满意我，就滚蛋吧，我不希罕他。我也不满意你们，你们狡猾傲慢，反叛成性。前晚不就想谋害我吗？一把火烧了庄屋，现在有谁来赔偿我的损失？……”

潘托哈一想到自己死里逃生，就愤怒得发抖。从那天晚上起，他就感到自己垮了，病了。他的肋骨在隐隐作痛，而且还咳嗽，咳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看到了吧，坏蛋？我病了，这是你们的过错。我从你们这帮罪犯的手里逃出来，着了凉，后来……咳，咳，咳！

对！这就该严加惩罚……

他给一个军士打了个手势。这个给地主的黄汤灌得九分醉了的家伙，事先早已接受了指示。这时，他叫过两个士兵，拖住一个被潘托哈指为叛乱主要头目的农民的脚，拉了出来。他们剥光了他的衣服，把他按在院子里烧得乌黑的地上，两个士兵分别把着他的胳膊，军士则骑在他的脖子上，使劲压着，使他的头不得动弹。

然后，一个班长从腰带上抖出一根顶端嵌着一团锡的鞭子，开始鞭打。他起劲地甚至是兴奋地把鞭子抽得噼啪作响。

抽一下，青铜色的皮肤上就暴起一道表面血红的紫色鞭痕，一会儿就喷出血来，溅到按住受刑者的士兵的脸上和衣服上。受刑的农民扭动着身子，痛得直号叫，央求着主人的怜悯。

潘托哈跟军官手挽手，叼着香烟在院子里转悠。他们两人不时地摸摸亮在外面的手枪的枪柄，似乎在警告印第安人：只要有一点反抗的迹象，他们就要动家伙。

班长抽打了十来分钟，看样子疲乏了，就由另一个人来替换他，然后又上来第三个。这样，他们轮番地把那些不幸的人打得皮开肉绽。他们给酒和血弄得醉昏昏的，显得非常惬意，谁都想不到这流淌下来的鲜血，毫无掺杂地也在他们自己的血管里奔流……

与此同时，庄园主的儿子和几个朋友正在湖里打猎，不停的砰砰枪响，院子里都能听到。院子里，脸色苍白的印第

安人眼看施刑，一声都不吭，一动也不动；只见他们很快地眨着眼睛，这使他们越发显得表情严峻。

“饶了我吧,老爷,饶了我吧 天哪,我没有烧庄屋！……饶了我吧！……”被鞭笞的人痛得直嚎，哀求着。

潘托哈走过去，命令班长住一下手，讯问那可怜的人：

“那么,是谁干的？”

“老爷，我不知道……”趴在士兵屁股底下的人嚎哭着。“天哪,别再打我了！”

“你撒谎,无赖;你知道。说,谁干的！”

“我不知道,老爷。天哪,别再打我了！”

他啜泣着耸起背来，腿上的肌肉断断续续地猛烈抽动着。

“究竟是谁干的？”潘托哈固执地问。很多印第安人在一旁又心酸又害怕地哭泣着。潘托哈为了对他们展示这样的惨象而感到很高兴。

“老爷，我不知道，我没有在场……那晚上我在湖里捕鱼,什么都没瞧见。”

庄园主微笑着，不相信。他很了解这帮人；他二十多年来一直管理庄园，一直跟印第安人打交道，并没有虚度时光。他们不老实，爱说谎，偷东西；他们就靠牺牲东家的利益过日子，把东家的钱袋都掏空了。

他作了个手势，那班长就鞭打得更欢了。这个家伙因为自己善于挥舞这丑恶的刑具而洋洋得意，对旁人的痛苦完全无动于衷。

一个高大健壮的小伙子再也压不住自己的痛苦，他跪倒在庄园主的脚前，抱住他的双腿号哭着央告：

“老爷，开开恩哪！这是我爹……他六十岁了。”

“唔，噢？治治他，看他下回敢不敢再造反。”

他一脚就把这强壮的庄稼小伙子踢得直打滚。

其他的人吓坏了。他们一齐跪了下去，哭哭啼啼地哀求：

“开开恩哪！开开恩哪！”

胜利了的潘托哈扫视了一下他的三百个被侮辱的奴隶。

“啊，流氓！你们痛了吗？……这我高兴！你们为什么要谋害我？”

“开开恩哪！开开恩哪！”乔克乌恩卡战栗着，把老泪纵横的脸贴到地面上哀求。

“别再打啦，老爷！我们要永远尊敬你！……别再打啦！”其他的人也嚎哭央求。他们一心只想避免这场惨祸；可是，谁也没有起一点点念头要开口供出他们的同伴。他们宁可鞭笞至死，也不出卖自己人。

潘托哈知道这一点。他看到了血和泪，不但不消仇解恨，反而更加狂暴。他再向班长们下命令，叫他们加劲使出全身的气力来。

士兵们不顾他们同族印第安人的痛苦，一心只想领取要给的犒赏，也就照命令办事，一会儿就把庄稼人打得都见了白骨。受刑的人失去了知觉，只是有时从胸中发出一下

粗哑的哼声。

“ 抽了多少下,军士 ?”

“ 七百下了,上尉。”

“ 好,够了 换一个。”

被指为有罪的人，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挨鞭子。在这恐怖气氛中吓呆了的印第安人，没有一个敢于作出一点反抗的动作。

笞刑进行了一整天；跟来的那些地主们一整天瞧着潘托哈的疯狂残酷的报复，袖手旁观。

士兵们终于把最后一个痛昏过去的人扔到破毯子上，交给了他的极度悲伤的亲属。这时候，心里盘算了一会儿的潘托哈，就对害怕的佃户们开始训话：

“ 你们瞧见了吗？不过这还不算什么。要是你们下次还敢造反，我就用棒子打死你们……市长大人是我的朋友，我要多少个士兵他都会派…… ”

接着，他用说一无二的命令口气讲下去：

“ 现在,你们得重盖庄屋,盖得跟原来一个样,里面烧掉的所有东西也都得给我赔……知道了吗？ ”

“ 嗯,老爷,知道了。”一直跪着的佃户们带着哭声回答。

他们象牲口一般屈服于淫威之下，可是他们对白人地主的仇恨也大为增强。乔克乌恩卡老人两道眉拧成一个疙瘩说：

“ 好哇! 骆马挨了打不得不朝前走，可是它们知道踢蹄子。人生的道路长着哩，庄园里又不是什么时候都驻着

兵。”

佃户们表面上降服了，开始重新干活；可是，很多人再也忍受不了庄园主的压迫剥削，在收下还是发青的庄稼以后，就远走他乡不再回来。潘托哈借口要佃户赔偿损失，不仅重修了焚毁的庄屋，还用印第安人白白为他运来的材料，在旁边盖了一座新屋。新屋的畜栏、料槽、仓库、场院一应俱全，比老庄屋宽敞得多。他给新屋配了一些家具，其中很多不能用牲口驮，就靠人力经过多日的艰苦跋涉运来。这样，屋里就有了一架普通的但是看来还象样的小钢琴，有了带镜子的立柜，有了铁床和木床，一张大餐桌，还有好些高原上的庄园里少见甚至从来没有的家具。在高原上，交通运输的困难是不可克服的，一般的庄园主又不十分富裕，因此，那儿的住房都比较简陋。逃亡的佃户们抛下的庄稼，都被庄园主收了，土地也并入了庄园。庄园的一千公顷的可耕地几乎增加了一倍……

一切都似乎恢复了原样，只是现在庄屋就象被巫师诅咒过一样，佃户们再也不上门了。要是他们不得不从旁边经过，他们也总是匆匆忙忙地从一堆堆上面长着刺树的石堆中间闪过。这里的印第安农民，一代接一代地开垦荒地，把石块捡出来一堆堆抛在一边，这就形成了很多这样的石堆。

潘托哈还干了另一桩坏事。他派他的一个干儿子托马斯·特罗切来做庄园的管家。此人的残暴不久之前就已很出名。那时候，他在拉巴斯当警官，总是命令部下用拳打脚踢的办法来制服政敌的舆论。当时的警察，就是跟最高统

治者有共同思想的一帮亡命之徒。

特罗切欠下了很多血债。他蛮横放纵，好色贪财，拳头下得重，坏事做得绝，这就在他的同党中间获得了当之无愧的暴徒名称。他不顾场合地炫耀他所干的坏事，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能毒打人和枪毙人。对他来说，只有拳头有理。他相信靠打人办事才有效率，而不相信什么有根有据的论证。

可是，他毕竟是个普通的混血种。他只是在有个靠山或者跟他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才那么胆大包天。要是孤单一人，尽管他的胳膊还是那样硬，那他连对三岁的孩子也不敢放个屁。因此，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包着铁尖的手杖或者手枪。

他在这个职位上作恶多了，招来很多怨仇。他慢慢地不喜欢这个职务，想在某个庄园或者偏僻的农村找个安全一些的工作。他的干爹建议派他到他的湖畔的庄园里去当管家，还告诉他说，他可以杀价买进印第安人的农产品到首都转卖，能赚很多钱。这个建议对他来说，真是求之不得。

特罗切在他妻子和他女儿克洛林达的有力协助下，马上实行了他干爹的忠告。他诡计多端，不到两年就敛聚了一小笔钱财。两个女人要出各种各样花样，剥削印第安人来发家致富。印第安人不久就认识到，他们这次反叛失算了。

他们向东家诉苦，以为他会倾听他们的意见，可是无济于事。他要么不理睬他们，要么就支持管家。庄园主因为

找到了这样一个有胆识的人物而深感庆幸。他的佃户曾经迫使他只穿着一条内裤仓皇逃命，象被一群饥饿的猎犬追捕的野兽那样窜到淤泥里藏身，就得靠特罗切这样的人，才能镇住这批吃人生番。他写信感谢特罗切，叫他不要被任何怨言申诉吓唬住。混血种收到这封信，就变得更加残暴猖狂，连最微不足道的过错也动起拳头和鞭子。

佃户们尽管满腔怒火，但不敢表露敌意。他们想叫庄园主长眠在风吹雨打的大麦地里，结果自己反而受尽了苦楚，使他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训。

不久，潘托哈就死去了。

那时候，佃户们以为他们所受的奴役会减轻一些，因为主人死掉而衷心感谢上帝；可是，他们马上就失望了，庄园主的儿子继承了父亲的全部遗产，还把管家留用。不久，他们发现小潘托哈比死鬼更贪婪，更残暴。于是，很多人就跑到别的庄园去要一块地种，剩下的人舍不得离开老家，就只好逆来顺受地干下去。

现在，他们默默地忍受着严酷的奴役。要是他们确信他们的努力等于白费，诉苦也没有用，那么干吗要抗议要造反呢？他们只有原始的武器，面对着白人地主致命的枪械，能够干成什么事呢？不，托科尔库基的女人的劝告行不通。他们给征服了，注定要默默地忍苦受难。这苦日子要挨到什么时候呢？谁知道！也许会永远如此，一直折磨到死……

“唉，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乔克乌恩卡老人记起了那些暴行，忧伤地陷入沉思默想。

别的人没有回答。也许从那时候到现在，他们所遭遇的种种不幸，又一幕幕地在他们的脑际闪过。

经过一阵深沉的静默之后，乔克乌恩卡站起来说：

“我得走了。别忘了明天的事：你上山，我下湖。”

他走了。

远处一声鸡啼，迎来了子夜，引发了另一只鸡的啼声。

风还在呼啸。

四

乔克乌恩卡黎明起床，他披上一件斗篷，从院子里拿起一根靠屋顶搁着的竹篙，就向野外走去。

星星在广漠的蓝黑色天穹眨着眼睛，牲口还没有从睡梦中惊醒。平原上笼罩着一片深沉的寂静，田野房舍的轮廓，在熹微的晨光中隐约可辨。

老人走路时，就象要找什么东西那样两眼凝视着地面。别的很多人也是这样走着，可是一看到他就集合拢去，一道朝湖边走去，一面走一面还是仔细观察地面。

最后，他们停下来叫唤乔克乌恩卡，把一块不太大的蓝色的扁平石头指给他看。

老人的心头充满着模糊的不安感觉。在这样的清晨，他要用这块石头揭开一个秘密，一个就连知识丰富的他和他的先人也都不知道怎么解释的秘密：如果石头的底面干燥，那么，这一年准是个旱年；如果底面结了霜珠，那就雨水

多,收成好。

他俯下身子小心地拿起石头， 察看它靠地的一面。那面是干的，凹凸不平的表面结了一层蛛网。他满脸愁容，把它拿给旁人看。

“ 你们瞧,又是一个凶年!”

“ 我们知道了,块块石头都是这样。 ”

他们又苦恼又悲伤，沉默了。

不久，其他观察的人都来到他们这儿，所有的人都带来同样的结论：在这八月初旬，石头的底面干燥，说明空中缺少湿气,不会下大雨,也就是说,会是一个倒霉的年头。

托科尔库基来了。他天还没亮就从家里上了山，去观察野鹅是不是在高山上营巢：这又是一个预报天气的迹象。他失望了。

“ 托科尔库基,怎么样 ?”乔克乌恩卡问。“ 你在山上找到了窝了吗？ ”

“ 没有,野鹅窝都在平原上。”

“ 那么,就跟去年一样罗。”

“ 就跟去年一样。”

他们都沉默下来，有的愁闷地瞪着大湖，有的慢慢嚼着古柯叶。

“ 看来,旱魃准在地里了。”一个人骇怕地说。

“ 老天爷发脾气了。”另一个人回答。

“ 我们还要进行一次最后的观察,现在去试试吧。”乔克乌恩卡说着向湖边走去。

他一到那里，就转向头人并吩咐他说：

“你去看看吧。我年纪大了，下不了水。但愿你带来使我们可以放心一些的消息。鸟儿是不会错的，它的感觉比我们灵敏。”

“老爷子，还是你去的好。你比别人都更了解自然的秘密，你懂得它的话，我们可一窍不通。”头人赶忙谦恭地回答。

其他的人沉默地点头。他们绝对信赖老人的知识和经验，没有他的准许谁也不敢干什么事。

乔克乌恩卡是这个地区无可争辩的精神领袖，他是一个印第安酋长的直系后裔，他的正直、博学、谨慎的声名是家传的。一百年以前，那位酋长曾经在瓦拉斯欢迎了解放者①。他发表的一篇称颂解放者的演说，一直被认为是风格优美豪放的歌功颂德的演说的典范。乔克乌恩卡的声名遍及沿湖的各个庄园，甚至越过湖中的岛屿一直传播到阿伊卡奇、普卡拉尼、拉哈、佩尼亚斯、瓦里纳、阿查卡奇等村镇。远远近近，不仅是印第安人，而且还有混血种人，都去他家就各种事情讨教。很多人说，甚至某些庄园主也不敢轻视他的意见，不得不采纳他的忠告。

他是个六十开外的印第安人，身材中等，瘦骨嶙嶙，背有些驼，显得身子单薄。由于上了年纪，他的一头散发失去了光泽，但只有罩着耳朵的鬓发中间夹着缕缕银丝。他那

①指十九世纪初拉美国家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年）。

皱纹很多的古铜色的脸上，带着一种可敬的严肃神情，一种印第安人中间不常见的神情。这是一副使人敬畏的面孔，因为它显示出一颗正直而纯洁的心。

乔克乌恩卡在这个地区什么都会干：他是顾问、占星家、机械师和草医。他似乎掌握了天地间的一切秘密。他是一个庄严的圣人般的人物。

在流传着他的见多识广、济病扶危的事迹的地方，除了神甫以外，他没有妒忌者、竞争者和仇敌。只有慈悲的上帝的慈悲的神职人员认为，这一大片地区的印第安人不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驯服，就是因为他们偏听偏信了这个老人的诱导——老人的忠告并不总是对尘世的利益有利，但却也不是没有分量。他们指责他是一个巫师，说他跟魔鬼和其他邪恶的精怪暗中来往。这辈圣洁的使徒却连想都没有想到，这样加罪于他，非但没有煽起印第安人对他的敌意，反而对他更加尊敬，因为他们认为老人具有其他人所没有的品德，不管那种人是叫做神甫还是叫做什么别的。

乔克乌恩卡老人做草医，创造了奇迹。

当他还是一个放羊娃的时候，就从羊身上学会了诊察人们的疾病。他注意到人和牲口之间的差别不很大。他是一个熟练的按摩师，一眼就能看出哪儿骨折或是脱臼。人体解剖学对他来说不成其为秘密。他从眼睛的颜色和嘴唇的皱纹，能够诊断疾病，看出它来自肌肉还是来自内脏。

他也是一个有名的占星家。在观察天象的秘密方面，没有谁能超得过他。对他来说，云霞的形状和颜色都有各

种特殊的涵义。他知道何时会下雨下雪，何时要电闪雷鸣。

“ 看样子天气不好啦 !’他仰望着天说。

果然 ,轰隆 就下了起来 ,或者是雨 ,或者是雪。

他有这样灵敏的观察和预见，以致他说的事就一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几乎象数学一样的精确。他耳聪目明，思想锐敏，就象读一本书那样，一眼就能识别一个人的好坏，洞察他的心灵深处在想些什么……

不论是行为还是思想，什么都瞒不过他的一双犀利的、洞察一切的眼睛。确实，他一开口就会使得人们打战，因为一般说来，这个可怕的老人总是预告灾祸。有一次，他的一个崇拜者大着胆子好心地问他，他为什么抱着毫不动摇的怀疑主义的态度。老人和颜悦色地用深沉的目光注视着这个好奇的人，悲伤地回答：

“ 这就是生活 !”

他不为这句简洁有力的断语加一个字。这要由你自己去理解体会。

对他来说，生活就是受苦、流泪、斗争和死亡。那种没有愁闷不安，没有产生凄伤情绪的怀念的欢乐，不在他的视野之内。他认为美酒佳肴或者一把玉米都是好东西，但是并不象旁人那样对它们很看重。他很少嗜好，吃得少，喝得少，睡得恰好够，活儿却干得挺多。可以肯定地说，他尽管上了年纪，还是庄园和附近一带最勤劳的人。

他擅长于编织香蒲舟。他比谁都更清楚 ; 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怎样收割适量的香蒲 ,编成不宽不狭 ,不轻不重 ,

结实耐用的蒲舟。

在种庄稼方面，他的行动成了整个地区的准则。乔克乌恩卡老人的一块多石的份地，几乎位于峰顶乱石累累的山丘的半山腰。当他给牛套上轭头，背上犁，出去整那块地的时候，所有的人也都跟着套上牛，呼唤着帮手，来到田野里耕地、除草、施肥。

他有些老于世故、不爱交际，可是与人无争。他种庄稼、编蒲舟、整渔具，生活非常简朴。他会讲许多神话故事，吸引着一大批老老少少的听众。

那一带地区和沿湖的地形地势，他比谁都知道得清楚。他知道什么地方容易捕到伊丝皮鱼，知道肉白如银、味道鲜美的苏切鱼什么地方最多。他知道邪恶的精怪隐藏的处所，不祥的鸟儿栖息的峰峦。那种鸟儿的聒噪声，预示着使人哭泣和受苦的灾祸就要发生。

孩子们敬爱他，妇女听他的话，男人服从他。他们带着盲目的信仰听从他；就是这种尊敬和服从，使得庄园主和他的手下对待他非常谨慎小心。他们让他耕种山坡上的那块地，让他占住河边那座整洁雅致的小茅屋，随他自由自在地过日子，而不要求他服劳役。

“那么，划过一只船来。”老人看到大家都盼望由他去揭示这桩鸟儿的秘密，就这样吩咐。

岸边停泊着许多船头搁在淤泥上的蒲舟。头人选了一条，帮助老人登上。当乔克乌恩卡在船中间坐好并把篙子点着地的时候，他就用脚帮着把船推开。轻舟在湖畔稀疏

的香蒲丛里徐缓地滑动，不久就消失在蜿蜒的水道中。

船过处，惊醒了水鸟。它们既不起飞也不惊慌，只是慢慢地转动着头走开。

蒲舟到了一片象小广场一般的水面上，几条水道从这儿向不同的方面分开去。乔克乌恩卡不循着水道走，却把他的船朝最稠密的香蒲丛驶过去，钻进里面。

里面，每一种鸟各自成群地分开栖宿着，在迷朦的晨光中还没有醒过来。苏卢基鸟和凯涅凯鸭露出它们雪白的丝绒般的胸部，帕纳鸟钻到水里消失在远处，小水凫黑色的身子，在阴暗里几乎看不出来。

天开始放亮。

苍蓝的天幕上泛出柔和的霞光，把湖峡和帕塔帕塔尼岛或者是帕卡维岛上的小山的山顶都染上了橘黄颜色。一只尖声鸣叫的沙鸥，在天空慢慢地盘旋。黑雀在香蒲丛内啁啾。乔克乌恩卡尽量不使蒲舟发出声音，仔细倾听它们的叫声。蒲舟已经半陷在香蒲丛里，非常困难地向前滑动。它的后面发出香蒲茎弯下去再竖起来的轻微声响。

最后，疲倦的老人再也不能前进了。他打着桨，蒲舟在发出坼裂声响的香蒲丛里摇晃，但是不能行进一步。

乔克乌恩卡钻进了一片鲜嫩的散发着香气的青纱帐。脆弱的蒲茎在他的头上紧密地交织着，无法克服它的阻力。这时候，他把桨插下去试探水的深度。水很浅，他卷起裤管走下去,接触到冰冷的水,舒了一口长气。

他拿着竹篙，小心翼翼地慢慢走着，仔细察看挺拔而又

柔韧的香蒲草。

香蒲顶上开花，全身青色。上部青得发暗，中间色泽淡一些，越往下越白。它那柔嫩的奶油似的根部呈纯白色，发散出蘑菇似的气味引诱着人们，这是牲口爱吃的好饲料。

黑雀的毛羽油亮得象墨缎，翅膀上装饰着黄色的条纹。它们在香蒲丛里营巢，鸣声尖锐急促，一群群的那么多，香蒲丛都似乎被它们的啁啾震动得发抖。它们从这儿飞跃到那儿，伫立在香蒲上面，又飞起来吞食着蚊蚋和其他飞虫。云集的蚊蚋象一片片尘雾，在起伏波动的青纱帐上飘浮。

可是，乔克乌恩卡不大注意这些声音，他关心的是极其灵巧精妙地建造在香蒲丛里的鸟巢。他从这边移到那边，察看所有的鸟巢，把手指伸到每个巢里，还把有的香蒲弯下一些，看看上面的新巢筑在离水面多高的地方。

他细心地观察着，日头晒到了他。当他认为什么都已看过，再也没有事儿可作了的时候，就灰心失望地回到蒲舟上。

现在，他已深信不疑，当年也会象前几年一样天旱。这一点，刚刚已从鸟儿营巢的情况告诉了他，鸟儿对气候的预感是从来不会错的。哪一年如果雨水多，它们会把栖宿处建在香蒲茎高一些的地方，以免湖水上涨淹死小鸟。可是，现在所有的新巢都筑在跟旧巢一样高的水平线上。

他划出香蒲丛时，碰上了托科尔库基派去接他的人。大家让他登上一条最大的蒲舟，送他上了岸。其他人尽管谁也不抱什么美丽的幻想，可都在岸上焦心地等候着。

“今年气候不会好，我们要盘算一下怎么熬过饥荒的事儿了。”

大家都担心地皱起眉头。

人们确信会遭到不幸，但还是决心竭尽全力争取不致饿死，开始翻耕自己一小片干裂的尘土飞扬的土地；可是，也有许多人认为，天老爷被人们的罪愆触怒了，要把人们作孽的地方化为一片焦土。他们有了这种想法，就寄希望于捕鱼，或者下湖，或者在河湾里下网。河湾里生长着苏切鱼，用炉火烤干吃的伊丝皮鱼也很多……

基尔科相信大地的慷慨，可是下湖捕鱼对他不利。他每次驾舟下网艰苦劳动一夜，就得在家躺上几天，发寒发热，腰部一直痛得厉害。

有一天，他感到好过一些。他看到蓝天没有要改变的模样，就想去耕地。他名下的那片地在多石的山坡上，离他家有半小时的路程。

他叫他的女人套牛。等那一对牯牛套上了轭头，他拿起鞭子，扛起犁，几乎是在地上拖着脚，朝远处的那块地走去。

他到那儿时，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疲乏，只得在一块石头上坐下休息一会，嚼几片古柯叶提提精神。之后，他套好牛，上好犁，扬起了鞭子。

“驾！驾！”

一对公牛在轭下低着头，缓慢而顽强地前进，翻开硬梆梆的地皮。有时，它们克服不了地面的阻力，猛地停了下来。犁头撞得石块格格作响，干枯的地里散发出硫磺的气味。基

尔科赶忙把犁头拔出来，用接不上气的短促声音叱着牛，这对大公牛就又向前走。它们的潮润的鼻嘴向前伸着，泛白的眼睛望着天空，显得分外柔顺驯服，好象意识到它们的努力只能延长它们的主人——贫穷的奴隶们的痛苦……

基尔科在干旱的地面上犁完了第一道沟，一道一边印着牲口蹄痕的浅沟。他开始犁第二道，想把犁头插得深一点，把铁壳般的地皮翻过来。可是他发觉自己两腿哆嗦，从前结实、而今垮下去了的骨架子在格格作响，浑身冷汗直流。

他不顾一切地蛮干着，又犁了两道沟。但是犁第三道时，他失足晕倒在地上，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那对牛感到没人管束了，就开始乱走动，寻找石头缝里长的衰草充饥。要不是一个邻居从那儿走过，他准得在野地里一直躺着。那人看到这对套着轭头闲散着的牛，认出了是谁家的，这才关心地去找它们的主人。

他找到了神志昏沉的打着寒颤的基尔科，就对他说话，可是基尔科认他不出来。他就解下轭头，牵着牛把病人的情况去告诉头人。

人们只得用担架来把他抬回家去。他直到下午才苏醒过来。

他的第一句话就是问那对牛。牛在哪里？牵回来了吗？农具没有损坏吗？

他女人的回答使他放了心。

“你觉得怎么样？”

他作了个听天由命的苦脸。

唉，他不好受。他的腰就象要裂开，背上好似压着百十来斤重的东西那么吃力，脑袋里耳腔深处嗡嗡直响，闹得他休息不好。

他在床上躺了几天，什么事也不干；可是最后他不得不挣扎起床。他的妻子是一个手脚麻利的勤快女人，对自己对旁人都很严格。她虽然不强迫他，可是经常用讥刺的口吻提醒他有什么活儿要干，让他起来给牲口拌草料，赶走飞上谷囤啄粮食的鸡，到湖边去收湖藻，缝洗衣裳，以至烧饭吃。

基尔科尽管四肢瘘软，精疲力竭，但还是乐意地干着这些活儿。他看到自己象个懒汉那样瘫着不动弹，心里就非常难过。他看到时光流逝，四季似乎一下子全都涌到了他的面前，他的儿女会由于他的懒惰，眼看就没有吃的了。他为了消磨时间，就到处忙些轻松的工作。他把农具弄干净，修好犁头，把沾在上面的泥擦掉，擦得象镜子般地发亮。他挤牛奶，做庄园主要求每一个佃户送去的干酪。他耙好地，准备一开春种土豆。

“基尔科，该把牛牵回来啦。”那精力充沛的女人吩咐。

基尔科披上一件厚实的斗篷，弯着背，四肢打着寒战，象个老人那样拄着赶牛杖走出去，看见左邻右舍感到满面无光。他走到湖旁，把牛赶回去关进畜栏。

最后，他真的病倒了。

他骨瘦如柴，肤色似蜡，吃不下一点东西。他的瘦骨嶙嶙的双手象两只爪子，眼窝深陷，下颚尖削，脸颊只剩下皮

包骨头，还长出一些汗毛。要不是还有蜡黄的皮肤，简直就是一副髑髅。

头人吓坏了，在基尔科快死的那一天跑去见管家，看是否能要点灵丹妙药来挽救他。

“大爷,基尔科病倒了。”

“是吗?”

“是的,大爷,他病倒了。”

“什么病呀?”

“不知道;他脸色白得象死人，浑身直打哆嗦，还要水喝。”

“啊,我知道了,那是疟疾。”

“也许是,可我从来没瞧见过这种病,怪吓人的。”

“你看他会死吗?”

“乔克乌恩卡说他会死。他也没多瞧见过这种病，可他记得有几起害这种病的人,说是没得药治。”

“但愿他别就死了。他还欠我十个比索。”特罗切这一下真的吓着了。

“他也欠我的钱。他留下的财产不多。”

特罗切嘴里叼着纸烟，在院子里来回踱步。一想到要损失十个比索，他委实不知如何是好。他要想一个在病人死去以前就能把帐要回来的办法。最后，他以为自己找到了办法，因为在他杂货店的货架上，有一小瓶奎宁丸，这药至少可以吊住他慢点儿死。他大声叫他的女人拿出瓶子来，拿到手以后就朝基尔科家走去。

基尔科仰面躺在土炕的破羊皮上，脸色惨白，牙关紧闭，颤抖的身子挺直着，发烧发得失去了知觉。他的一双玻璃球般的眼珠，象是透过门洞凝望着烟波浩淼的大湖。他的脑袋用又脏又破的布片包着，下面露出了蓬松散乱的头发。

特罗切一看到这个人，就知道他快要死了。他断定病已经没法治，又怕在场的人或病人家属向他要药增加这垂死的人的债务，就小心地藏起瓶子不拿出来。乔克乌恩卡是在场的一个，他旁边有个女巫。那女人大概是因为年老而又干瘪难看，大家叫她"丘帕"(木乃伊)。特罗切一看到她，就怕得发抖，因为他和印第安人一样，迷信到了极点，相信各种妖术。他小心翼翼，一点也不敢得罪这两位老人中间的任何一个。他耸起肩谄笑着走近他们。

"他真的病了吗？"他问乔克乌恩卡。

老人做了个含糊的手势，不高兴地回答：

"你已经看到了，他等不到今天下午。"

"多可怜！"

老人转过头来，拈着古柯叶的手指在下颚前面停住了，仔细盯着他的眼睛，似乎要从他那不敢正视的眼光中，察看他是不是真的发了善心。特罗切避开了老人的视线。乔克乌恩卡露出一丝难于觉察的微笑说：

"他留下来女人、两个孩子和有病的老娘。"

"给他吃了些什么药？"

"什么都给了，可是不管用。因为我治不好，现在叫'丘

帕’最后试试看。要是试了病还不减轻，那就没法治了。昨天她试了试,可是不成。”

“她怎么试来着?”

“跟过去一样。”

老人接着作了说明：

“丘帕”吩咐宰一头没有生育过的肥嫩的母羊，把脖子上腿上的肉切成细长条，缠着病人疼痛的四肢，剩下的肉搁到基尔科犁地那天晕倒的地方，让饿鬼去吃。饿鬼吃饱了，高兴了，就会让垂死的病人恢复健康。

他说的时候略为带着嘲讽的口吻，似乎不以为然。

“今天早晨是不是去看了？肉还在不在？”又怕又信的特罗切问。

“肉还在,给她拿去了,她是唯一可以动那肉的人。”他目指着‘丘帕’说。

“就我能吃！旁人吃了要死的。”那木乃伊用生气的口吻证实说。

“现在怎么办呢?”

“她要给他最后一服药……瞧，他女人端来了。”

那生气勃勃的壮健女人从厨房里走出来。她头发披散，硬脚板上有一处伤痕，走起路来有点儿跛，这就使得她把一个陶杯端平要格外小心。陶杯里盛满了一种可怕的令人作呕的合剂，一种用发过酵的尿、盐和磨得细细的玻璃灰屑配成的合剂。

大家走近病人把他扶起来，用一把小刀子撬开他的嘴，

把这荒唐的脏东西灌进他的喉咙。基尔科猛烈地抽搐着，挣扎了一会儿；他好似厌恶给他这么污秽的东西喝的人，伸出了瘦削的僵直的胳膊，把一只脚朝右边一踢，另一只朝左边一踢，满脸苦相地张大了嘴，浑浊无光的眼睛异样地瞪着澄澈的蓝天，然后朝后倒了下去。他最后抽搐了一下，摆动着头，翻着白眼珠，就躺着不动了，永远不动了。

特罗切吓坏了，藏着他的奎宁丸瓶子，逃跑了。荒原上传来了死者母亲的号哭声。这混血种回到家里，克洛林达告诉他一个了不起的消息：那头英国种大母猪一窝产了六头猫一样的猪崽。

五

基尔科的丧礼是隆重的，符合他号称殷实家庭的名声。他们出于爱虚荣，讲俗套，在他出殡的时候要保持这样的排场，不管以后会不会落到当地阿依玛拉印第安人从来没有过的贫困境地。

给死者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在他要去的那个陌生的世界里，他应该穿得好一些，不要让任何人瞧不起。为了使得他走那神秘的坎坷道路不感到痛苦，给他穿上了一双纳了三层底的新鞋。他头上戴的小圆帽里，塞了一把草，以便吸干由于疲劳而沁出的汗珠。他腰间一边系着个盛古柯叶和玉米的袋子，另一边系着一片上面别一口针的麻布；这样，他就不会饥饿和疲劳，挣了钱有地方搁，路上的荆棘撕

破了衣服可以缝补。给了他排箫和笛子，好让他吹奏年青时代学到的曲子解闷消愁。最后，还在他的手里放几件农具，让他一到目的地，就可以象在他离别的这个世界里一样继续干活，永远永远地干活。

寡妇准备了各种各样丰富的饮食。她为这次出殡宰了一头小牛、几只羊和所有的鸡，辛勤而严肃地准备了丰盛的筵席，来招待参加铺张的葬礼的亲友。

为了应付这一切开支，她不得不动用他们夫妇多年劳动积攒下来的钱，还卖掉了仅有的两头母牛。特罗切用不到公平价格一半的钱把牛买了去，因为可怜的基尔科死不逢时，在这灾荒年月，竟没有一个朋友手头能有一点积蓄。

尸体搁在尸架上，在院子里停放两天。庄园里几乎所有的佃户，都来到丧家参加守灵。寡妇得款待他们，给他们酒肉和各种饮食吃。

第三天一大早，送葬的就来了。这是寡妇最满意的时刻，因为众多的亲友每人都带来了上面装饰着铃铛和白色金属片的黑幡，这证明死者生前广结人缘，受人尊敬。

男男女女都穿着丧服。妇女们用黑头巾把头部和面庞的一部分包起来，寡妇则完全裹在围巾里面，只露出眼睛和鼻子。

四个强壮小伙子抬起了尸架。这就象是一个信号，所有的妇女都放声嚎哭，引得庄园的狗也都汪汪地哀号。这一大队黑沉沉、醉醺醺的送葬者，始而飞奔，继而跑步，向着墓地飞快地行进。他们这样快地奔向死者永远安息的邸宅，目的

是为了让死者也能以同样快的速度抵达他在彼岸的目的地。

他们中途两次停下歇气，灌下一杯杯的白酒，更换抬尸架的人。第三次快到墓地的时候停下来，是礼节。这时候，寡妇开始哭诉她的痛苦。

这一次停下时，尸架停放在地上，送葬的人围着它蹲下来，盯视着死者的脸。

预先派来等候在这儿的人，把一杯杯酒和一把把古柯叶分给送葬者，让他们不吱声地消费。寡妇叹了一口长气，然后先是近亲接着是其他人也跟着叹气。他们又喝了一杯酒以后，换上另外的人抬起尸架来走完最后的一段路程。这时候，寡妇有板有眼地啜泣着，发出悠长而单调的哭号，中间夹着吐出几个字：

“唉……嘿……嘿嘿……我的丈夫呀！……唉……嘿嘿……我的好丈夫呀！……唉嘿嘿……你抛下了我……唉……嘿嘿……嘿嘿……去不回来啦！”

哀哀的哭号声慢慢增高，字句也慢慢拉长，长到最后成为痛苦的独白。送葬的人为了弄清楚她对死者怜惜到什么程度，就聚精会神地听她的哭诉。寡妇以既单调而又抑扬顿挫的声调，哭诉着他们两个人的爱恋、痛苦和吵架的历史。这是家庭生活的当众表白，是对死者行为举止的回忆。她痛苦地追忆着她丈夫的平凡的一生，连最秘密的事情也娓娓地陈述。

“唉，我的丈夫说多好有多好呀！……他打过我几次，可

是他爱我，打得并不重……他跟旁的女人好，可是从不让家里缺钱用……他喝醉酒，可是醉了也安静……”

哭诉着死者全部简单的历史，一直诉说到把他送葬来到墓地。在墓地里，当向死尸掩下第一铲土的时候，妇女们又都号啕大哭起来。

掩埋完毕，就开始吃喝，直到暮色深浓了才动身回家。

人们一小群一小群地分散着回去，大家都已经醉醺醺了。男人高唱着哀歌，妇女用黑头巾包着脸放声嚎哭。悲歌和哭声震动草原，惊起了栖息在湖畔的无数飞鸟。

夜幕四合。夕阳在湖峡的远山背后闪耀，在大片大片的乌云里面时隐时现。乌云象一大张飞驰的帐幕，从整个地平线上伸展开来，慢慢地罩住了光闪闪的辽阔荒原。

“看来天色在变,要下雪了。”托科尔库基指着天空对他的同伴说。他尽管醉了，还是很关心天气。

其他的人不理会他。为了避免摔倒，他们相互挎着胳膊踉跄地走着。支持不了的人就沿途倒在路边，躺在那儿酣睡……

寡妇乔克拉醉得发呆。两个女人搀扶着她，几乎是拖着她走。她不哭诉了，但还发出嘶哑的有气无力的干号。她们三个人形容惨戚，绊着小路上的砾石枯枝，跄跄踉踉地走着。其中一个是死者的母亲。另一个女人一面扶着她走，一面打着主意，一路上不停地打断她的哭号，跟她谈生意经 。

“你要卖那头公牛的时候可得注意！我丈夫愿出高价

买下，还可以不叫你还死人欠的帐。你们两个彼此真是相亲相爱……唉……嘿嘿！……”

她们走下一个山坡时，撞上了一个横躺在路中间的醉汉。原来就是这个谈生意的女人的丈夫。她认出了他来，就放开寡妇的胳膊走近醉汉，想把他弄醒；可是，这家伙象死了一样。她吃力地把他拖到路旁，想把他安顿好，一使劲，自己就倒在他身上睡着了。

两个女人不管这个同伴，继续向前走，可是更加难走了。她们每走一步就要跌倒一次，只能爬着站立起来。有一次寡妇爬着爬着，滚到了路旁一个长着嫩草的坑里。她觉得地面软和，就转身贴着地面，一会儿就睡着了。她婆婆也象一团没有生气的东西，爬不了几米远就滚翻躺下了。

这时候，乌云在空中向前推进，把太阳全部遮住；云影映在铅青色的湖面上，天地万物都显得萧瑟悲凉。

开始断黑了。在还没有给云罩住的远方的地平线上，一颗星星胆怯般地眨着眼睛。

没过几天，寡妇乔克拉就把死者积攒下来的所有牲口都卖掉偿付丧葬费用。牲口患着使主人致死的同一种病，她知道不卖掉也得死光。她宁可卖空她的财物，也不愿背着债过苦日子，加倍可怜的苦日子。

就这样，死的拖累了活的，使他们陷于可悲的贫困境地而不能自拔。

…………

如托科尔库基所预见的那样，八月以来天气开始变坏。

黑压压的大块乌云，从山岭后面升起，从大湖底下吐出，遮断了西方的地平线。然而在另一个尽头，却是璀璨的蓝天，太阳照耀着远处抹上蓝色的平原，照耀着伊利马尼白皑皑的峰峦。

但是，就在那天下午，一切都变了样。

黑云象是饱含着煤烟一般，扩展到整个天宇，低低地沉重地紧压着寂静的平原。大湖浪静波平，纹丝不动，好似一整块磨光的灰色锡片。天地如此阴沉昏暗，整个景色看起来都是凄惨的。

第二天一早，下起雪来。

现在，天空清明澄澈，一派银光闪烁的风景。

雪花静静地漫天飞舞，一层银白的貂皮不知不觉地把平原上的坑坑洼洼盖了起来。凹凸不平的地面平坦了，房屋的屋顶与河中的沙丘，都披上了鲜丽的银装。

一切都似乎凝冻得失去了生气。辽阔的原野麻痹了，没有一点声响打破这深沉的静寂。

家家户户用干牛粪生起了火，一条条浅蓝色的淡薄烟柱，笔直地升上天空。佃户们呆在家里，靠着灶火在准备农具；妇女们擦着眼角的污垢，从囤子的黑暗角落里，取出外面发皱的土豆种来。

第三天放晴了。大地换了新颜，说不尽的鲜妍明丽。

遍地洁白，银光闪烁，耀人眼目，只有山上显现的石穴岩窝，一个个清晰得宛如用墨笔描就。白皑皑的大地,蔚蓝色的天空和大湖，青绿色的香蒲丛，交相辉映：这三种最美

的颜色，组成了一幅清丽和谐的画面。

可是，这幅光彩夺目的图画，不久就烟消云散。雪在暖和的阳光照耀下融化。人们喜气洋洋地准备从事田间劳动。他们牵着牲口来来往往，把路上的雪踏成了泥浆。家家户户散发出的暖气，把落在屋顶上的雪也消融了。只有草原上的坑坑洼洼，山岩间的裂缝罅隙，冻结着的积雪才得保留下来，看上去光灿灿的，一直要到春深才消失。

荒原上闹腾起来了。印第安人有句俗话：“瑞雪年，丰收年。”四面八方，鼓笛奏出节日的曲调，人们灰暗的脸膛上平添了希望的光辉。不管向哪一个方向放眼望去，都可以见到一对对耕牛在犁那潮润松酥的地块。犁过的地里连根拔出的草茎，燃起了一堆堆篝火，向空中飘散着袅袅青烟。

已经到了人畜忙累的季节。得赶在春天暖烘烘的太阳把地面晒硬之前，趁墒把地犁好。

九月，就在备耕工作里过去。于是暖和的春天来临，到了十月播种的月份。

人们在河旁湖畔一直保持着潮润的土地里，播下了春初下种的土豆。几天之后，特罗切布置播种庄园的土地。科阿乌约庄园休耕了五年以上的土地已经翻耕过，众多的佃户和牲口要聚集起来，在这流油似的土地上干活。这下种的事，对庄园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佃户们为了避免责罚和报复，都来得很早。他们的骡子驮上土豆种和从庄园畜栏的猪圈起的粪肥，随着已经套上轭头的牛的步伐，在前面走着。他们自己肩上扛着犁；春

天的明媚阳光，把磨光了的犁头铁尖照耀得熠熠发亮。他们的妻子儿女跟在后面；妇女们带着菲薄的午餐，孩子们拿着准备盛土豆种的口袋和篮子。很多人从庄园的边界远道赶来，走得累了，一卸下驮子就躺在肥料袋上休息。

乔克乌恩卡是在头人之后最先到的人之一。他的一对牛配着有小亮片装饰的红色驮鞍，后面跟着四头驮肥料的骡子。托科尔库基则右手拿了镶着银柄的权杖，胸前斜挂着缠了缎带的竹柄包银的鞭子。

赤脚的孩子群集在他们的牲口后面。牲口散放以后，就奔跑着互相追逐，或者沿河吃着岸旁的青草；公牛咆哮着，想要打架，怒冲冲地用蹄掌刨地，或者就俯下头相互顶起来。只听得嘈杂的哄笑，发命令的声音，牛的咆哮和骡子的嘶鸣，田野上显出一片不寻常的欢腾兴奋景象。佃户们用镶嵌着小亮片的羊毛络头装饰着自己的牛，或者在牛轭上插上小旗子。这些红黄蓝白的各色小旗，在微风的吹拂下，就象是翩翩飞舞的蝴蝶翅膀。

八点钟，特罗切来了。他骑着一匹棕褐色的额上有块白斑的高头大马；他的宽边呢帽推到后脑勺，斗篷卷披在一个肩头上，脖子里系着一条红色大围巾，靴子上装着大踢马刺，手里握着鞭子，鞍袋里露出了手枪的发亮的枪柄。

“人到齐了吗？”他问头人。

“到齐了，大爷。”

“那就开始干活。”

一个个佃户把自己的一对牛带到指定地点，排成一行，

彼此之间保持一段距离，以免牲口在行进中互相干扰。

头人站在一个小山丘顶上，面对着扇面般铺开的坡地。他一声令下，第一批四十对耕牛就几乎同时走动。地面上升起了一层稀薄的尘雾，空气中散发着湿土的浓郁香气。

土壤好似饱含着世世代代奴隶的鲜血，发着红色。一队牛昂起头，顽强地行进着，在红壤粘土上踏出一行行蹄痕。一个佃户跟在后面，在犁沟内一把把地撒下冒热气的肥料；他后面跟着的一个妇女，异常熟练地按等距离抛下作种子的土豆小块；后面再由另一个佃户跟着，在土豆块上再施肥；最后，由另一对牛复土，把垅脊两旁犁得又宽又直。

整整一个星期，佃户们都忙着播种。播种过后，谷仓空了，积储的钱也花光了，人们就得赶紧设法找吃的，熬过夏季的干旱和到十月末还降着严霜的霜冻荒月。看来情况不妙。根据印第安历法，这段时期气候很坏。

最后，果然看出来是一个躲不过的荒年。

很多人把应付庄园劳役的任务交给妻子儿女，自己划着蒲舟穿过蒂基纳峡，横越大湖，到索塔拉亚、安科赖梅斯、卡拉布科等僻远地方打鱼去了。另外一些人跑到扬加斯或索拉塔去做小生意，还有些流进城里去打短工、做小工。

托科尔库基职务在身，留在庄园不能外出。他利用农闲编织了两条蒲舟，因为他的船用了八个多月，又旧又重，开始腐烂。它们变成黑色，畸形，舱里渗水。

他花了八天干完了这项工作，就想在附近村镇的集市上卖掉他的一头公牛。那头牛是他在不到半年前的倒霉时

候买下来的，它膘肥体壮，就是性子太野。

实在管束不住这凶猛的牲口了。

它自由惯了，任性惯了，不肯承认任何人做自己的主人。当托科尔库基站到它的面前想要驯服它的时候，它凛然地站着,昂起头,并着前脚,竖着耳朵,不眨一眨地正面瞪着他，眼睛里燃烧着意在挫败对手的怒火。有一天，他的一个儿子想去斗它。它象闪电般地向这个大胆的强壮的男孩子冲去，用角勾住他的衣服把他举起来，一下甩到了畜栏旁边多雨季节水鸟常飞来捉蝌蚪和小鱼吃的水潭里。

托科尔库基吓怕了。这该死的畜牲准有妖魔附体。哪头牛也不象它这样，在当地这么行凶闯祸。不是这儿有牛给撞坏了，就是那儿有骡子被挑伤了，另外的地方又有人受惊了。

这魔鬼长得就是一副吓人的模样：它硕大凶猛，活泼灵敏，一身皮毛油光乌黑，背脊上有一道红色长条。只要看它这双恶狠狠的眼睛，长着乱蓬蓬硬鬈毛的额头，就可以知道它容易动怒，从来没有背过赎罪的轭头。

因此，托科尔库基决定卖掉它。

一个星期天，普卡拉尼逢集。他一大早就到邻居阿帕涅家,请他帮忙把这头牲口赶到集市上去。

阿帕涅由于跟这头驾御不了的畜生为邻，吃过不少苦头。他对这个要求欣然同意。他，牛主和他的儿子，亲属和其他邻居，费了好大劲，才用四根粗套索把这头蛮牛的尖角套了起来。

两人在前两人在后，开始出发，一路吆喝行人躲开以免发生事故。行人看到赶这头野牯牛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就从路中间避开，把自己的牲口牵到一边，停在路旁看着这头蛮牛走过。这牛大模大样地走着，它受到抑制，怒气冲冲，看到自己一路上这么称霸，又感到满意，大声地喷着鼻息。

他们过午才到达普卡拉尼。

买牲口的印第安屠夫们骑着壮实机灵的毛绒绒的骡子，在集市上跑来跑去。骡子跑得很快，塞满钞票的鞍囊就象两扇翅膀似地扑动。他们从这头跑到那头，用装做漫不经心可是很内行的眼光瞟着牲口，一眼就能判断它的质量高下，没有什么能逃得过他们犀利的目光。不要多久他们就发现了托科尔库基的公牛。

“你要多少钱？”

“一百比索。”

买主把他的骡子猛踢一下，嘲弄地打着哈哈，从这群人中间飞跑开了。

可是，不一会儿他又转回来了。

“刚才看来你是疯了。现在你要多少？”

“一百比索。”

“你喝醉了。心里明白就不会要这个价。五十你卖不卖？”

托科尔库基轻蔑地瞪了他一眼，转过背去不答理他。

“你真倔。五十比索外加成交酒。”

“你别跟我噜嗦。”牛主连看都不看开这个价的买客，瓮

声瓮气地回答。

他给惹得发火了。买这牛他花了八十个比索，还不算半年在家喂养的功夫。它即使还要顶坏很多人和牲口的肚子，卖不到公道的价钱反正不脱手。

“你别这么神气，就好象只有你有一头象样的牛似的。比这强的多着哩。”

“那你去买嘛。我没有叫你来。”

“别依你也别依我。六十比索加成交酒。”

“我说了一百。”

“你哪儿看到过不二价的买卖？”

“眼前你就能看到嘛。”

“看你的脸长得傻，是不是？”

托科尔库基轻蔑地耸了耸肩膀。

好奇的人围住了这两个谈买卖的人，围住了这头由几个汉子使劲把着的四根套索紧紧拴住的牛，站成了一大圈。大家对这场争论都很感兴趣。

“你给个不让的价嘛。”决心要买下这头牲口的屠夫说。

“我让五比索。”

“见你的鬼去罢！叫这卖不掉的畜牲用角挑死你！”那屠夫给托科尔库基的顽固态度激怒了，诅咒着离开了这群人。

“骂人的烂舌根。”

“不要脸！”

“贼崽子！”

看热闹的哄笑着散开来，走到另外的圈子里去。

来了另一个买主。

“我是最讲道理的。你的牛上了膘，可谁也不会出你开的那个价。说正经的，我给你七十比索外加成交酒，怎么样？”

托科尔库基听到这新买主好商量的口气，态度软下来了。他和气地回答：

“不成，大爷；这牛瘦的时候我买进来，花的比这还多。而今我要卖它，也只怪它性子太烈，闯祸吓人。”

“看它的眼睛就看得出来，你卖不掉它。它只能作菜牛。”

“照你开的那个价我们没法谈。”

“我出七十五比索外加成交酒,行不行？”

“八十也不行。我花的比那还多。”

“八十就八十,可没成交酒。”

托科尔库基摇头。

“那你到底要多少？”对方开始生气。

“至少九十,外加成交酒。”

“大爷,叫别人来买你的吧,再见啦！”

“再见！”

那一个从旁边走了，另一个就拿出他的袋子，请他的同伴一道嚼古柯叶。

“我看照那个价钱,你卖不掉。”阿帕涅提出异议。

“你看着吧,准能脱手。”

“那些人都走了。谁也不来跟你谈交易了。”

“那是因为他们都商量好了。你看，要是我们牵着牛走,他们就会来谈的,还会照我要的价付钱。”

情况就是这样。

他们假装要走。屠夫们看见他们牵着牛要走，也假装刚看见这条牛，跑来围上了卖主和他的同伴。

他们又问价钱。一个出一半的价，另一个加五比索。这样五比索五比索地加上去，一直加到了第二个买主出过的那个价钱。托科尔库基不为所动，这又不是他第一次跟屠夫们打交道，他深知他们的这套诡计。如果他们不给足九十比索外加成交酒，他就把他的牛牵到首都的市场上去，那儿用不着费这么多口舌，用不着看这么些不顶事的花招，就能卖得公道的价钱。

第二个买主手里拿着一瓶酒和一捆钞票走来了。他把酒瓶递给他说：

“这是成交酒,这是……”他把钱塞给他“我出的八十个比索。牛是我的了。”

“我说了九十,不让价。”死心眼的头人不接那瓶酒。

“你存心跟我过不去吗……我看你真是疯了，你得讲点道理嘛……拿着,我的好大爷,别错过了这个机会。”

他从斗篷下面摸出一只小锡罐子，满满地斟上酒，端给托科尔库基，好喝了成交。

托科尔库基不为所动。

“这不行,这价钱我不卖。”

“我酒都敬了,打不得退堂鼓了。八十五。”

“九十。”

对方看到再坚持下去不顶事，就数了九十个比索，气呼呼地把钱摔到托科尔库基的脚边，叫他早就在一旁等着的同伴，换过拴牛的套索把牛牵走了。阿帕涅可真高兴极了，因为去了这么一个邻居，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了。

六

十月末。

饥饿在这个地区大为猖狂。每天，在干旱的尘土飞扬的道路上，一队队送葬的人跟在辇尸架后面行走。辇尸架上，是一具具用黑纱盖着的僵硬尸体。孤儿寡妇哀哭着死者，诅咒那任凭饥饿摧残生命的厄运。

干旱荒凉的原野上，没有一丝绿色的痕迹。滚滚的尘土到处升起,形状奇怪,飘忽无定。

尽管如此，每个家庭还是准备隆盛地过亡灵节，送别死者。他们认为如果不这么办的话，死者的受苦的灵魂就不会从家里走开，而是永远呆在他生前过惯了的地方，他们的呻吟叹息会扰乱生者的并不怎么安宁的心灵的平静。

庄园里，有许多人家，正在努力储备酒食过亡灵节，以求得心里的安宁。不幸的曼努诺的寡妇卡尔梅拉，是这些人家中准备得最起劲的。这个可怜的女人不能安心度日。她丈夫也许由于作孽因此不得好死，使她很感到恐怖。夜

间，她听到悲号的风声，以为是听到了他含冤叫屈的声音。她从远山岩穴的阴影里，以为看到了他给痛苦的重担压得弯着腰的黑影。孩子们经常闹病，羊群染上晕眩病死去，母鸡又不下蛋……七灾八难死死地缠住了这凋敝残破、一贫如洗的家庭。

这就得作点事情，为这个家庭消灾解难。

家里几乎没有剩下其他的事情可干了。

为了还清曼努诺欠下的债，家里的所有财物—— 牛、钱、衣服 ——都没有了。因为家里已经没有男人掌犁，首先卖掉了耕地的公牛；接着卖骡子；然后卖乳牛，以便给家里人准备黑衣服和食物。现在，就只剩下一只有气无力的老公鸡，三只抱窝的母鸡和十来只小羊。小羊瘦弱得几乎爬不上崎岖山坡上的荒草地，可是那地方却是其他佃户准许她放牧的唯一处所。

卡尔梅拉选出四只最好的羊，把它们赶到离家最近的奇利拉亚集市上贱价卖掉了。

现在，她的土炕下有了几瓶酒、四分之一桶的古柯叶、一些捏成红脸蛋娃娃形状的面包。她感到舒坦多了，安心多了。风的呜咽已经不再带着人的声音， 山上的幢幢阴影也不再具有人的轮廓。

盼望的一天来到了。

天空清澈澄静，它那鲜明的蓝色同光秃而干旱的大地的苍灰很不协调。远处的空气反光，幻现出波涛汹涌的湖泊和尖塔林立的大城市。一阵风卷起万丈尘柱，又把这些海

市蜃楼一下子都抹掉了。灰蒙蒙的道路上，一队队穿着黑色丧服的人向墓地走去。他们打着的黑幡，在太阳照耀下闪发出一些亮光。幡顶上，有一个挂着小铃铛的铜环，铃铛撞着旗杆，发出带着节日气氛的叮当声响。

库图萨尼山和大湖之间有一个小山，奇利拉亚公墓就座落在它的窄狭的山坡上。公墓的倾颓的大门，正对着一个穷村子的荒废的破烂茅屋。环绕着公墓的一道高高的土墙已经倾圮毁坏，窟窿累累。由于这地方幽静得出奇，所以猫头鹰、茶隼、凯亮科鸟就在墙洞里营巢栖息。墓地里满目蓬蒿，蓬蒿丛里露出了朽坏的木头十字架——这是死者劳碌一生终于在此永远安息的唯一标志。

人们走了很远的路，从四周的村落沿着伸展在蓝色湖旁的灰暗道路走来，慢慢地把墓地挤满了。八点左右，镇上的神甫来了。这神甫是个皮肤黝黑的矮胖子，黑法衣上到处是油迹，肩头上磨光了，变成一种说不出来的暗绿颜色。教堂的圣器保管员手里拿着一个盛满圣水的水壶和一个洒圣水的管帚，另一个助手用麻布包着神甫肩上披的圣带，都跟着一道来了。

神甫在信徒的面前披上圣带，开始执行他的职责。他在每个十字架前面停住，嘴里喃喃地咕哝着听不清的祷词，念完后用管帚洒几滴圣水。圣水一洒到干旱的地面，马上就被贪婪地吸干了。在拿起管帚之前，他总是把四角帽扶扶正，急切地伸出手来，拿过请他念祷词的钱塞进大袋子里。

他洒了圣水，走到另一个十字架前面去。

卡尔梅拉没有坟墓可以请神甫来作祷告，就吻着神甫的手把钱塞给他。神甫走后，乔克乌恩卡就走过来叫她在地上坐下，在她面前铺下一条仔细折叠好的黑斗篷，上面摆着几个白铁酒杯，几瓶酒，几把古柯叶，几片古柯碱。其余的人以严肃而悲伤的神情默默地围着斗篷坐下来，把志哀的黑幡高举在身边。亲属中最年长的一个把第一杯酒敬给乔克乌恩卡。老人把酒端起来，喃喃地念着咒语，把两个指头浸在酒里，弹几滴洒到地上，然后把酒一口喝下。

其余的人传递着这个杯子饮了三次酒，然后大家不发一言地吃起东西来。

吃过饭,又传了一轮酒,然后分发香烟。

晌午了。

天空一片湛蓝，阳光普照辽阔的原野，湖水发出亮晶晶的波光。

人们的头脑有些昏昏然了。

卡尔梅拉叹息着，从心胸深处舒出了一口长气；乔克乌恩卡老人也叹气；其余的人也跟着叹气。

接着发出了低低的啜泣声，象是远处有只猫儿在哀叫。大家都转过头来看寡妇。

寡妇用厚头巾包着脑袋，俯在胸前，一动也不动，显得十分庄严肃穆。

这时候，乔克乌恩卡站起来，用疑惧的目光环顾四周：死者的灵魂在周围游荡，得把它打发掉。

他从嘴里把嚼碎了的古柯叶取出来，朝大湖的方向摔

去，用恳求的声音劝告：

“走，受苦的灵魂，走！……你吃也吃过，喝也喝过了，走！……”

寡妇和她的亲友马上拿起空杯子来，撞击出可怕的声响，同时向空中扔石头，一齐带着悲哀的声音大喊大叫：

“走，灵魂，走！你别哭，别埋怨我们……走！……”

四面八方都发出了“走，走！”的声音。风在劲草中刮出悠长而尖锐的呼啸，似乎在响应着这片痛苦而又含着威胁的嚷叫……

…………

还过了欠死人的债以后，现在得考虑活人的饥饿问题了。

到处都有人离乡背井，出外逃荒。

阿希阿利舍不得离开故乡。

自从上次到山谷跑了一趟回来以后，他对乡土的依恋更深了，更不想离乡外出。要是呆在家乡，能从慷慨的波涛中间为缺少食物的家庭找到吃的，那为什么要外出奔波劳碌呢？难道他在一般人当中，不是个精力旺盛、心灵手巧、吃苦耐劳的榜样？难道他倒霉得竟连一条蒲舟都没有，要乞求同伴借一条，才能在晚间到别人的水域去捕鱼？不，他的新蒲舟轻轻巧巧，停泊在湖边等着他。他只要上了船划进大湖碰碰运气，总能捕到些鱼。

他首先在附近的水域里试了试，可是运气不佳。他接着到湖水注入德萨瓜德罗河的出口处去，可是那儿怀着敌意

的乌鲁族印第安人对他的生命有威胁，他已经被那里粗野的居民毒打过一次了。最后，他到了大湖里；可是他捕了许多鱼也还是没有用，因为鱼来不及运到首都出卖就腐烂了。

最后，他不得不跟其他人一样打算，因为他准备在年底圣诞节的时候结婚，而且还决定在举行婚礼的时候办些丰盛的酒食，使他的同乡们吃一惊。他认为婚礼需要办得热热闹闹，阔阔气气，胜过庄园上过去最轰动的婚礼，好让大家都记得他的慷慨大度。

已故的基尔科跟漂亮的乔克拉结婚，要算这个地区办过的最丰盛的一次婚礼了。整整一个星期，人们无休无止地跳舞作乐。在那几天喜庆的日子里，没有人吃得不饱，喝得不够。这些年来，大家都还记得这件大事，所以至今都还尊敬和关怀这个寡妇。

应该胜过那次。

眼下，他决定卖掉一对老牛，只留下一对口齿轻的。老牯牛已经行动迟缓，没有多少力气犁地了。他从父亲手里继承下来时，它们已经有些老了，后来又给他役使了五年，够本了。他也准备卖掉那些灰黑色的不值钱的公羊。每一次放牧时，它们都走得象虾蟆那么慢，实在可恼。

可是这还不够。他不想借钱使。建立在债务上的婚姻是要破裂的。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去当瓦工的帮手，那行当他干起来特别熟练。

出发前夕，他到库西帕塔山上去跟他的爱人会面。那个山头现在比什么时候都荒芜，仿佛只剩了干枯的土块。牲

口吃着生长在荆棘丛里的稀草，把小路踏得尘土滚滚。

瓦塔一瓦拉就象她未来的婆婆所预料的那样，已经怀孕。这姑娘感到罪孽的种子在她腹中跳动，已经有五个月。

她的爱人就是为了这件事来找她谈话的。他不要别人的孩子，决定叫未婚妻采取措施，不让野种闯到新的家庭里面来。

“瓦塔一瓦拉，我走啦，”他对她说，“你看到了，今年年景不好，我得攒点钱回来，好在收获季节里结婚。你照管羊儿，别带它们到草原上去，在那边它们容易染上晕眩病。”

“你放心去干活吧。我也得开始织你的衣服了。你爱什么颜色的斗篷？”

阿希阿利犹豫了一会儿。

“灰的，加深紫条纹。”

“帽子呢？”

“青色的。”

“衣服蓝色的好。”她微笑着提出意见。

“就蓝的罢。”他高高兴兴地同意了。

然后，他眼看着未婚妻的腹部说：

“‘丘帕’懂得治‘这个’，叫你哪一天去看她。你别迟疑了……”

“我这就去。”

“再见了，小白花儿。”

“再见，我的主人。”

阿希阿利并不直接进城，他先到镇上。他想问问神甫，

举行婚礼要他给多少钱，还有他的爱人是不是得按惯例到神甫家受一次训。

这个堂埃莫赫内斯·皮萨罗是一个矮胖的人，皮肤黝黑，天庭窄狭，颔下无须，肥厚的嘴唇呈紫酱色，臂长手小，手心油腻腻的，老是蓄着脏指甲，象猛禽的爪子。

他的肥壮身子上，披着一件胳膊肘和肩头都磨光了的法衣。太阳、尘土和岁月使它失去了原来的颜色，变成破旧东西常有的那种肮脏的暗绿。

“大爷，你好。”小伙子跪在地上，用最谦恭的口气致意。

“噢，你要什么？”

“我要结婚，大爷。”

神甫笑起来，眼睛发亮了。

“什么时候？”

“圣诞节，大爷。”

神甫的目光变得难看了。

“那么你干吗就来麻烦我呢？现在还刚十一月嘛。”

小伙子更加谦恭地回答：

“因为我想知道你要收我多少钱。”

“你难道还不晓得？”

“不晓得，大爷。”

神甫很快地对这小伙子瞟了一眼。他能从一个人的衣着判断他钱袋里有没有钱，能从他的肥瘦看出他慷慨还是吝啬。这个小伙子穿着没有补丁的衬衫和颜色鲜亮的斗篷，戴着新的羊毛线小圆帽和宽边呢帽。因此，他有钱。此

外，他身体壮实，这说明他吃得好。于是神甫宣判说：

“要五十比索。”

阿希阿利发抖了。五十个比索？他从来没有拿这么多钱去干过一件事情。五十比索买得了一头小牯牛，一匹骡子，一块上好的老虎皮。这得讲讲价钱。

堂埃莫赫内斯大发脾气。他非常关心拯救信徒们的灵魂。难道这个不可救药的异教徒，以为给他罪孽深重的灵魂赎罪，竟然值不了五十个比索么？

“该死的坏蛋！这么说，你想要下地狱了，狗崽子！我得好好地惩罚你，叫你不再象个畜生那样，异想天开……”

他从门边墙上取下一根大牛鞭子，在这小伙子的背上抽将起来。小伙子仍然跪着，低下头，驯顺地让这位照管灵魂的神甫发泄他神圣而慈悲的愤怒。

“你知道你们是些什么东西吗？你们是不敬爱上帝的无赖，就只想随你们的心意作孽偷懒，一点也想不到象你们父亲那样的好神甫……你们给他作了些什么事来着？你们给他送过一头羊，几只鸡，一篮子鸡蛋，总之不管什么小东西，叫他高兴高兴没有？……没有！现在，你们用得着好神甫了，要请他来祈祷给自己买点面子了，可是又觉得他向你们要的价钱太贵……”

他在屋子里冲来冲去，撞倒了椅子，表现得真是怒气冲天。

“难道他向你们要的这一点儿钱，会进他自己的腰包吗，无赖？你们就不知道上帝住的教堂屋顶漏雨，要垮了，

得重新盖瓦，上油漆？……五十比索贵了吗，呃？哼，无赖！真该一顿鞭子把你抽死！”

噼啪！噼啪！鞭子又象雨点一样落到了小伙子的壮实的背上。小伙子摆动着身子，由于挨了鞭打，又惹起了上帝在人世的代表的神圣愤怒，身心都感到很痛苦……

这个好神甫执行着这个慈悲的使命，累了。他的狭窄的有皱纹的前额上，渗出了几滴汗珠。他撅着嘴，喘着气，拿出一块女人用的大红大黄的手帕揩汗。一双灰色小眼睛，长着又长又硬的睫毛，看人的时候既恬不知耻却又躲躲闪闪，现出了狂怒的火焰。

他站在被侮辱的印第安人前面：

“你说，异教徒，你不怕下地狱吗？”

“饶了我吧，神甫。”小伙子真的害怕起来，抽泣着。

“你要是嫌五十比索太贵，那就不要进教堂结婚，也不要我祝福，象狗那样地过日子好了；可是你就得下地狱……下地狱！……下地狱！……懂吗，该死的？告诉你，得下地狱！……”

他恶狠狠地说起这吓人的地狱的时候，又火冒万丈了。他确实又气又恨。可恨的是印第安人太吝啬，随着坏年成越来越经常地出现，他们也越来越拿不出钱来。最可恼的是他看见自己的话并不能引起他所期望的那么厉害的恐怖；他拿出地狱来威胁，慢慢地越来越不灵了。从前，只要一说到这个鬼怪吃人的地方，印第安人就会吓得发抖，就会匍匐在他的脚下，把礼物塞满他的贮藏室。礼物是那么的

多，他把它们卖掉就慢慢地积起了一笔钱。他要把这些钱施舍给由于肉欲的欢乐而来到人世的可怜的人。唉，最后还是肉欲难于忍受地征服了他，使他陷入罪恶！他尽力捞钱，为的是可以用能够征服一切的钱作钓饵，使那些不幸的人洗刷掉耻辱的印记。

“你是哪里人,强盗？”

“科阿乌约人,大爷。”

堂埃莫赫内斯在小伙子面前站住，他的脸色舒展开来了。他比谁都清楚，科阿乌约的印第安人都不富。庄园主和管家竭力剥削他们，使他们陷于贫困。如果说还有很多人留在庄园里，那是因为他们象狗一样，都留恋故乡。因此，小伙子急得哭起来不是假装的。

“那么说,你是潘托哈老爷的佃户了？”

“是的,大爷。”

“那好；因为你东家是我的朋友,我对你减点儿价。你只给我二十比索就得了。”

他把这个数字告诉了小伙子，阿希阿利只能表示同意。

“你的爱人年轻吗？”

“年轻。”

“也许长得也漂亮？”

“没人比得上！”阿希阿利坦率而骄傲地回答。神甫微笑着,眼睛又亮了。

“她已经会祷告了……”

“不,大爷,还不会。”

堂埃莫赫内斯装出诧异和不满的模样。

“你说，她还不会祷告？”神甫圆睁着双眼，“那就得叫她到这儿来受训，就象外面那几个一样。”他手指着充满阳光的院子。小伙子果然看到，有几个年轻漂亮的印第安姑娘走进来。

这就是神甫要求他献出来的初夜权。所有要结婚的姑娘，都必须到神甫家里来服一个星期劳役，由一个脾气不好的老印第安人，他既是门房又是撞钟人，有时也做圣器保管员，负责教她们祷告。

为了不打扰负责照管灵魂的好神甫，也不叫他花钱，姑娘们都带着粮食和自己的铺盖来。神甫明白，人一有空闲就免不了胡思乱想。他想出了一个既能给姑娘们消磨时间，又能给自己增添收入的巧妙办法。他把羊皮分给她们，规定她们要把它变成美丽的围巾、漂亮的斗篷和极为精致的小袋子后交回。要是不特别仔细地剪下羊毛，不格外小心地把它挑拣和梳好，那么织出来的东西就不会漂亮，也不会软和。神甫老爷既有梳毛一般刮钱的好心肠，又会想出巧妙有用的好办法。他发明的一种办法真是很不寻常，又很管用：他把梳好的羊毛堆成一大堆一大堆的，然后从他伸出的手里投下一根大针；这针要穿过柔软的羊毛堆，垂直扎到地上。要是它被阻在那堆羊毛中间，那就说明它还梳得不够，累人的活还得重来……

姑娘们由老印第安人监视着，在大白天强烈的阳光下梳洗，纺织羊毛。一到晚上，她们就落到了神甫老爷的手

里，由他个别地长时间地仔细地考查。有个被注意到而至今费解的现象是：所有年轻而长得好看的姑娘，毫无例外地都特别笨拙；因为那些成年的丑女人幽禁不了几天，也不用经过神甫老爷亲自考查，就放回家了，而那些长得俊的姑娘却要整个星期或者一部分时间由他亲自照管，克尽神责，虔诚地加以教导……

…………

十二月份开始正常地下雨。外出的人就象梁上的燕子，回到了自己的家园。他们由于饮食不好，睡眠不够，都苍白消瘦。至于来迎接他们的亲属，那就更瘦了——简直象幢幢鬼影，只是微笑着，说不出来一句话，也没有一点热情的表示。回家的人虽然袋子里有了几个钱，可是呆在城里也够愁闷的了。现在，原野能给他们提供充足的产物。春天来了，湖里有新的鸟窝可掏，地里有粟米的嫩叶子可吃。

但是，过不了多久，这两项产品都没有了。

鸟窝不等蛋生齐就掏掉，鸟儿就飞走了；嫩叶子采多了怕收不了粟米，吃多了又肚子痛，这使他们不得不动用赚来的工资。他们也许是头一回盼望轮着到城里去服劳役。

庄园提供四个短工和一个采买。庄园主只留下采买和一个短工，把其余三个租给他的亲友使唤，每年租金在一百五十至二百二十比索之间。在所有的报纸上都可以看到他登的广告：

巴勃罗·潘托哈出租短工

去服劳役当短工，至少可以在主人家里有东西吃。他们眼下所要求的就是有点东西糊口，就是说只要能活下去。

阿希阿利是最后回庄园的人中间的一个。傍晚，当母亲和儿子在而今已是镶着漂亮的绿边，甚至发出花草香气的路上相逢时，几乎互不相识了，因为两个人的容貌都改变多了。母亲更老了，愁苦的嘴角上集着深深的皱纹，暗淡无光的头发象是被阳光烤焦了，中间露出一绺绺污秽的黄白头发。儿子也瘦了，憔悴了，可是脸上带着笑容。

两人在见面时都微笑着，这就是仅有的亲热的表示。

“你赚回的钱多吗？”母亲问，凝眸盼望着快慰的答复。

“哼！……”

儿子耸了耸肩膀，依然满脸微笑。她知道儿子带钱回来了，就心满意足地舒了一口长气。

“我的牲口怎么样？瘦了吗？你是瘦了一点……”

“你也瘦了。牲口……”

于是她就谈起情况来。牲口尽管落了点膘，可都还好。在这种时候，你想叫它们上哪儿找吃的呢？能从地里找吗？不成。它们不长膘，可是她也想尽了办法使它们免于饿死。她每天把它们赶到湖边去吃香蒲草，这才使它们不至于毁了。

“怎么瓦塔一瓦拉不来接我？我还以为会看到她跟你在一道呢。”

老婆婆带着那种暗中高兴而表面不露声色的态度，作了个含糊的手势。

她又讲了起来。

瓦塔一瓦拉为了要保全名誉去冒险，出了事，病了，病得很厉害。有好些天人家以为她快死了；盼她快些死掉的还并不乏人。可是，她年纪轻，身子好，乔克乌恩卡老人对她又照顾得周到，这就把她救过来了。

小伙子对这些唠叨很少兴趣，他唯一觉得高兴的是，他的爱人的生命没有发生危险。他带回来了阔阔气气地结婚的钱，其他事情对他都无关紧要。

“她现在怎么样？”

“见好了；可是她还不能上山放羊。她觉得没有力气，只好在家里照顾兔子和鸡，要么就织你结婚穿的新衣裳。她家只能叫人代她放羊。”

“死了几头羊吗？”

“没听说有死的。科伊略尔家运气好，还不是‘丘帕’和乔克乌恩卡照顾他们。”

“她怎么得病的？”

“‘丘帕’干的呗。她去找‘丘帕’，‘丘帕’就干了这种事。我不知底细；我又不是坏女人。”

“你有什么给我吃的吗？我饿得要命。”小伙子没有理会他母亲的暗示，说。

老婆婆作了个苦脸。家里吃的东西不多，留下的藜粟吃完了，就吃野菜和湖里捞的湖藻，或者煮野鸭蛋，碰到运气好，能吃上卡拉奇鱼的多刺的肉，或者侥幸地吃上个把落进网里的野鸭子。她倒是指望得到他带来的好吃的东西，

因此才出来迎接他的。

“你不是有面包吗？”她看着小伙子背后背着的一包东西说。

“我带了几个,到家去给你；你帮我背背这个包吧,我累坏了。”

他把包交给了他的饥饿的母亲。

弟弟们欢叫着，跑出来迎接阿希阿利。他们知道，一会儿就会有他们几乎从来没有尝过的粗面包吃了，这对他们是了不起的好吃东西……看见他们真叫人心里难受。他们身上都只有一件袒露胸部，腰里用一根带子系着的小棉布衬衫。从空隙的地方可以看到他们黧黑的瘦骨嶙嶙的小身躯。

阿希阿利分给弟弟每人半块粗面包。这几个饿坏了的孩子走到厨房门边，细嚼慢咽地品味起来，连从嘴里掉下的最细小的面包屑都拾起来吃掉。在如此庄严的场合，他们都静悄悄的，对身旁两条毛绒绒的大瘦狗连看也不看一眼。这两条狗一动也不动地蹲坐在他们前面，嘴里淌着涎水，眼睛死盯着面包。这几个孩子就象从来没有尝过这么可口的东西一样，继续慢吞吞地津津有味地吃着。

小伙子拿起了几个新鲜的小面包，对他母亲说：

“妈,你听着：包里有一点玉米,你拿去煮着等我回来。我到瓦塔—瓦拉家去一趟。”

他走了。

他走近他爱人的家的时候，狗叫了起来。病人一听到

狗叫，就在土坯茅屋的门洞里出现了。她身子瘦弱,脸色白皙得透明，就象她穿着的衬衣。她没戴帽子，乌黑得透青的头发从头顶分梳开来，编成两条大辫子垂在肩上。在养病的日子里，她的皮肤变白了；光洁的圆脸蛋上，一双富于表情的乌黑的大眼睛闪闪发亮。

她一看到她的爱人，苍白的脸颊上就起了红晕，现出甜蜜而愉快的微笑。

“是你吗？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了。我看见你一路走来,跟妈妈一道回家了 可是,你看……我不能去接你！”

她的面颊更红了。

“我听说你病了。”

“嗯。”

“现在呢？”

“现在好多了……你快坐下吧，你太累了。你给我带什么来了吗？”

“我给你带了这个。”

小伙子把面包递过去。他爱人看到有好东西吃，显得高兴极了，赶忙用手接着。

“你在那边过得怎么样？”科伊略尔从女儿手里接过一个面包,问。

“还好 我活儿干得挺多。”

“那对你们更好；你们家里就会不缺什么。你见过神甫了吗？”

阿希阿利就讲起了那次见面的风暴，连挨打的场面也

没忽略，说得两个女人哈哈地笑。

“他那双手可是有福的手。”牧羊姑娘淘气地瞟着她的爱人说。

“庄稼长的怎么样？”阿希阿利问。

她们都满脸愁容。情况不妙，也许收得到一点谷物和土豆；其余的都得扔了。

“又是冰冻又缺雨，”老婆婆补充说，“我看没得收了。”

大家都担心这年景。气候坏得不能再坏：雨下得很少，经常冰冻，下了一回雹子，把什么都打坏了。他们一看到冰雹打来，仿佛就看到了它的幻象：一个很老的老人，留着长长的白胡子，脾气非常乖戾暴躁。他躲在黑云后面，打出霰弹，毁坏未成熟的庄稼……这些无知的人们同以往一样，试图免除这场危险。他们跑到山顶上，燃起很大的火堆，高扬着经过祝福的棕榈叶，到处喧闹着深沉的号角声和驱赶老人的‘走 走！’的嚷叫声。可是，冰雹还是从乌云里叭叭地直砸下来。无情的老人的白石子打坏了庄稼，使平原上的小河里清水奔流……

现在，一有了雨，损失就慢慢恢复过来。只要收回庄稼，就是只能凑和过日子，用不着远出找吃的，也好。可是，现在得派人守夜，防止偷盗，因为一到晚上，庄园和湖畔来来往往的行人和流浪汉，就会收走路边地里的庄稼，掏掉还留在香蒲丛少数鸟窝里的鸟蛋。

守夜的人待在搭在庄稼地旁的窝棚里，不能睡觉。他们张着耳朵，眼睛瞟着周围的黑暗，警醒地戒备着。

阿希阿利和瓦塔一瓦拉让亲人们照顾着家，都走了。瓦塔一瓦拉到镇上，把自己交给了神甫；阿希阿利进城去，最后一次采购婚礼需要的新鲜食品，带回他爱人的衣裳和装饰婚礼棚的青树枝。礼棚靠着茅屋门口，架在院子里。地下竖起几根大木桩，架成方形，三面用桉树、垂柳、野橄榄和其他树木的绿枝条连接起来；棚顶装饰成绿色，挂着阿希阿利的一个朋友替他从扬加斯带回来的一串串香蕉和青橘子，棚子的四角都插上一面小白旗，白旗在微风中扑搧着，象一只只飞蝶。

举行婚礼的那天，男女双方各由他们的同伴和教父母簇拥着走到镇上去。这些人都带着必须给神甫的礼物：一篮鸡蛋，一袋大麦，一袋圆白菜，一只大公鸡，一只下蛋的母鸡，等等。按照神甫的说法，要这样做，新成的家才能过上富裕的日子。一对新人在教堂的门廊前会合，教堂的钟便敲响起来，宣告欢乐的婚礼。

阿希阿利浑身穿着混血种的装束：长裤子，短上衣，呢子背心，没有表的表链，硬领衬衫，厚底子钉上鞋钉的大皮鞋。为了要化装得更象一些，他叫人把满头披散的头发也剪短了。在他同乡的眼睛里，他的模样是一本正经的，简直是滑稽的，因为他第一次穿这种服装，浑身不自在，走路的时候，笔挺着身子，一双戴着手套的手僵硬地垂在身旁，使他越发显得可笑。

瓦塔一瓦拉也不落后，也打扮成混血姑娘。如果说她的爱人是由于手套、皮鞋、长裤、硬领、剪短的头发而显得可

笑的话，那么她是由于披着挑花头巾，穿着紧袖口衬衫，旧绸子衣服，长袜子和黄高跟皮鞋而显得可笑。她的鞋子把她的脚夹得受不了，而她对进教堂举行婚礼又感到莫名其妙的害怕。当人们看到她扭扭捏捏地走路时，真象是看到了一个绝妙的逗人发笑的滑稽人一般。

他们听过弥撒，接受了祝福，再没有什么事可做了，于是就动身回庄园。

现在，两队人走在一起。报信的人走在最前面。他的号角发出庄严而有力的音响，旨在向大家宣告：后面来的是一对新婚夫妇。

一行人走到科阿乌约的边界时，在湖畔停了下来。

新婚夫妇的亲属在这里等着。他们带着新娘自己的衣裳,来给她重新打扮。

妇女们把新娘围了起来；男人们则开始敬第一轮酒。

妇女们替新娘脱掉了那身可悲的混血姑娘装束，让她穿上一件肥袖的红天鹅绒紧身，系上青呢裙子，披上用银别针别起来的白围巾，再戴上一顶宽边小黑呢帽。她们还叫她脱下长袜和那可怕的皮鞋，换上草鞋。她步履自如，恢复了青春丰姿，给她那迷人的脸庞增添了不少风采。

这项礼仪完毕之后，由于饮酒而欢欣起来的人们，重新开始上路。当他们来到家门前时，报信人猛吹起号角，悠长的呜呜声在草原上有力地震响，吓得狗狂叫着奔走，吓得群集在雨后积下的水潭边的水鸟尖叫着扑翅飞逃。两位母亲听到声音，就走出来站在门口。新人在那儿跪下吻她们的

手和脚，以示永远恭顺；在这庄严肃穆的时刻，老人们就选用她们自己的痛苦经历凝成的格言，或者世世代代辈辈相传的经验铸成的警句，来教诲新人。

新娘新郎分别跪在一位老人脚下，膝行穿过院子，旁人有的存心捉弄，有的厚道殷勤，有的一本正经，有的嘻皮笑脸，或多或少地也都给他们一些关于谨慎谦虚的忠告。

“你们只有不受骗才能过幸福日子。”科伊略尔一苏玛泪痕满面地对他们说。

乔克乌恩卡慈爱地拥抱着这个昨天还是他父亲般关注和钟爱的义女，抽泣着对她说：

“女儿，你要永远不埋怨你的丈夫，永远不要把你家里和你心头的秘密向旁人吐露。如果你对你丈夫有所不满的话，就在地下深深挖一个小洞，把你的痛苦埋在里边，上面再压上一块石头，让草都长不出来……”

老人们就这样把饱含着哲学意味的忠告，对他们低声倾诉；小伙子和姑娘们，则打起鼓，吹起笛子，跳起环舞来。

然后，瓦塔一瓦拉走去坐在院子的一个角落。她的面前放着一只口袋，脸用头巾蒙起来，只露出一双富于表情的大黑眼睛。阿希阿利钻进礼棚中间坐下，他们两人脸对着脸，就象两尊石像，默默地一动不动。

这时候，亲友们排成一列走过去，一个个把结婚礼物放进新人的口袋。这个放一托盘古柯叶，那个放一盆好吃的熟食，有人放一瓶酒，另一个放一茶盘烤熟或是煮熟的玉米。大家都过完以后，年轻人就聚集到礼棚周围，随即分成

一群群地开始在院子里或原野上欢乐地跳起环舞来。可是，新婚夫妇还是不声不响地坐着，一刻也不离开原地。

整个下午继续跳舞，但一到傍晚，瓦塔一瓦拉就站起来，从她的口袋里拿出最好吃的东西，跑过去钻进结婚礼棚，躲到了她丈夫的身边。

这是一个信号。

所有跳环舞的都集中到院子里。已经醉醺醺的男男女女，在欢叫声中更加活跃地舞蹈着。

“啊，喂！啊，喂！祝新人幸福。”托科尔库基脱下帽子在空中挥舞着叫嚷。

“啊，喂！啊，喂！祝新人幸福。”其他人鼓掌响应。跳舞的小伙子们猛击着鼓，并一齐有节奏地把鼓举到头上又放回到胸前。

然后，人们一群群地手拉手，一面欢叫着，围着礼棚穿了三圈，于是冲到野外去，单单留下一对新婚夫妇。

“我饿了，你呢？”阿希阿利一动不动地整整坐了五个钟头，手脚都麻木了。他站起来舒展舒展四肢。

“我也饿了。”另一个回答。

他们就从一大堆食品中挑选他们最爱吃的东西，开始狼吞虎咽起来。

他们吃饱了后，阿希阿利就拉着他妻子的手，把她引入卧室。

已经入夜了，从远处还传来鼓笛声和跳舞的人们的欢叫声：

“啊，喂！啊，喂！……”

七

乔克乌恩卡把手掌平放在额上，仔细地稍微望了一会之后，就对管家说：

“对，大爷，东家来了。”

特罗切向他手指的地方了望，眼前只是一片空寂的原野，什么都看不见。

“在哪里？我什么都没有瞧见。”

“在那边，大爷，在那边呢。”

老人向着那消逝在远方的白色小路那边，把胳膊伸出指了指广阔的地平线上的一点。特罗切再了望了一会，似乎看到远处腾起一点稀薄的尘烟。

“可是，那是他吗？”

“是的，大爷，是他。他跟几个人一块儿来。”佃户当中的一个小伙子满有把握地说。

十五分钟之后，行人的剪影在远处出现了。一共五个人，他们的马匹一路扬起尘雾。

这时候，托科尔库基作了一下手势，佃户们就把鼓和小旗从地上拾起，笛子也呜呜地吹奏起喧闹的欢迎曲来。当潘托哈老爷由他的四个朋友簇拥着，踏进了庄园的边界时，吹打更加热闹。佃户们遵照管家的命令，来到边界，奏乐欢迎主人。自从潘托哈家族占据了这片土地以后，科阿乌约

的这种风俗本来早已废除。

堂巴勃罗·潘托哈的坐骑是一匹头小胸宽、四蹄矫健的枣红大马。他把骆马呢斗篷卷起来搭到肩上，脖子里端端正正地系着一条白绸围巾，宽边呢帽稍许朝后戴着，呢帽前檐向上翻起。他的两只手戴着结实的砖红色狗皮手套，右手掌着马匹的四根缰绳，左手挥着一根钢丝柄的短皮鞭。他稳坐在智利式的鞍鞯上，鞍鞯前后翘起，上面镶着许多银饰，小银环上挂着一串串细白皮条，有的上面系着小巧精致的鞍囊。鞍前的皮袋里，一面露出手枪的枪柄，另一面现出一把大砍刀的刀把。他的屁股靠着一支上等双管猎枪的枪机，它的黑色枪口似乎在以死亡威胁着人们。

他的朋友们虽然不象他这样装束时髦，至少也同样显出是驾驭凶悍马匹的能手。他们有的披着斗篷，穿着外套，有的象他一样轻装，显出了他们的性格和体质的区别。尽管那天从太阳升起出发，骑了九个小时的马，潘托哈老爷和他的一个矮瘦黑脸粗眉的朋友，依然矫捷自如地端坐在鞍子上，而别的人却已显得非常疲惫了。

庄园主的马和他一个脸色苍白的文弱的朋友的马，听到杂乱的鼓笛声，就表示出明显的惊惧，开始耸起耳朵尥起蹶子来。可是潘托哈用马刺把他的坐骑踢了一下，那马就向前一跃，冲进人群，撞倒了两个印第安人，其中一个的鼓被撞破了，另一个的新裤子撕裂了。他的朋友由于胆子较小，或者是骑术欠佳，遏止不住他骑的那匹绷着有斑痕的

脸的公马的恐惧，幸亏他及时抓住了鬃毛，才没有滚下地来。潘托哈老爷看见这个情况，就作了个手势，叫印第安人别再吹打。弄乐器的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反而把鼓敲的更猛，笛子吹的更响，弄得所有的马都更加惊惶，它们睁大了眼睛，腾起前蹄向后退。突然间，谁也没有预料到，一串鞭炮在马蹄下面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于是马匹惊骇万状，几乎象疯了一般，立刻采取本能的自卫办法，想赶快逃开它们的主人把它们拉来的这个可怕地方。它们不顾长途的疲劳，挣脱缰绳，耸起腰背，撒开四蹄，一溜烟在平原上跑开了。一个年轻人从他的马脖子上滚了下来；另一个给马带着，开始在泥泞的、满地裂缝的平原上狂奔；还有一个连同他的武器一下子摔下来躺在地上，把脑袋也摔伤了；就连象半人半马的怪物一样的东家本人，也几乎坐不稳鞍子，只得抓住了鞍鞒。

“别敲了,畜生,别吹了!……”他愤怒地咆哮。

佃户们料不到会发生这样的灾祸，就停住了他们疯狂的合奏。可是，气得发了狂的潘托哈老爷，却又把烈马狠踢了一下，撞进人群，使劲地挥舞起鞭子，朝印第安人的头上脸上猛抽。印第安人倒在可怕的畜生的蹄子下面，或者痛得直叫，怕弄脏了新衣服而用手掩着流血的伤口，四散奔逃……

“别发疯啦!”那摔伤了脑袋的年轻人站起来,痛苦地对他吆喝。“他们并没有过错，你干吗打他们？……”

主人听到叫喊，这才住手；可是他的愤怒没有完全平

息，就向着管家发泄。这管家手里拿着呢帽，正毕恭毕敬地走上前来向他问候：

“ 您好，博士。”

他兜头给了他一顿痛骂：

“你干吗让这些畜生来哄闹？你没长眼睛，看不见马受了惊吗？…… ”

“这是老规矩，博士…… ”特罗切辩解说。

“ 什么老规矩不老规矩，见你的鬼！你是只畜生！”潘托哈狂怒地回答。

他看到他的两个朋友还在平原上奔跑，制服不了他们的牲口，就对他下令：

“ 快去拦住那两匹马！”

特罗切赶忙跑去执行命令；可是，头人和几个村长已经骑马跑上平原，去帮助那两个吓得手忙脚乱的无力驾驭的骑士。

不久，大家都聚集到一起。他们笑谈着这次意外的事件。庄园主从鞍囊里取出一瓶威士忌酒，拿出杯子倒给他的朋友，笑着说给他们‘ 压惊 ”。他自己喝过以后，剩下最后一杯给了发愣的管家。

“ 这儿到庄屋还很远吗？”

“ 不远了，博士，不到一里格路。”

“你觉得不远吗？我的朋友们已经不行了。他们不习惯长途旅行。这位先生…… ”他指着摔破了脑袋的年轻人说，“ 还是第一次离开城市，连马鞍都几乎坐不稳……好，我

们走吧。”

“老兄,你也不请请头人和几位村长?”这个初次离城的年轻人实在感到惊奇，就问。

潘托哈转身对着他，嘲弄地说：

“拿我的好威士忌酒请他们？想得太美了！到家去我请他们喝烧酒。走吧！”

可是，这时候，印第安人前来向他致敬了。他们一手拿帽子，一手拿乐器，来到牲口的旁边，跪下去吻他的鞍镫上伸出来的覆满尘土的靴尖。那些遭到虐待受了伤的，表现得更加恭顺，他们以更大的热忱把嘴唇贴上靴子，马上把上面的尘土弄干净了。

这东家无意接受所有人的敬意,吆喝了一声“开路!”

大家上路走了。潘托哈把管家叫到旁边，后面跟着他的朋友。那个摔破了脑袋的跟托科尔库基走在一道；由于没有酒，他敬了他一根纸烟，随即用夹着颇多西班牙话的阿依玛拉话，问他有关乡下的事情……一个个愁容满面的印第安人在后面跟着，他们把鼓挂在胳膊上，笛子插在腰里，带着沮丧的神情沉默地走着。一路上，许多人还在止血裹伤，或者试图抹掉身上被牲口跑过草原上水潭时溅上的泥巴。

几个年轻人听到离旅行目的地已经不远，就闹哄哄地开起主人的玩笑来。

“嗨，何塞，你注意到那个混血种管我们的巴勃罗叫博士没有?”

“他连个律师都不是，这么叫就是取笑他呗。”

“不是的，这些人有个习惯。”那个黑脸的说：“对他们来说，不管哪个白人都是博士，他们用这个头衔表示尊敬。”

看来，这五个朋友年纪相差不大，彼此之间也很少区别。从衣着上看，他们都很有钱，因为他们的骑马服装剪裁得都很考究，而且又都配备着精良的武器。那个摔破脑袋的年轻人，外表看来最年轻。他的灰色的眼睛里含着一种忧郁的、怯懦的神色。他头发散披，嘴唇上蓄着一撮时髦的小胡子，下巴修得光光的。他名叫亚历杭德罗·苏亚雷斯，由于他喜欢看书报和写点东西，城里人就把他当做诗人看待。他是一个富有的矿业主的独生子，在他父母的家乡苏克雷城念法律，在苏克雷和拉巴斯的报刊上，免费奉送发表一些淡而无味的诗篇，以消遣他无用的生命。

堂巴勃罗·潘托哈大约三十岁左右，高个儿，黝黑皮肤，体格壮健。他从父母继承了对印第安人的刻骨的轻蔑，对待他们就象对待路上的石头、瀑布和飞鸟一样，从来就漠不关心。可能还不只如此，因为一头牲口的痛苦，也许还会引起他的怜悯，可是印第安人的痛苦就从来不能打动他。对他说来，印第安人还抵不上一件东西，他们有用处，就只在于会犁地、播种、收割，把收获的粮食装上牲口运到城里卖掉，再把钱交给他……他是个典型的庄园主，但是并非不学无术。他念过法律，谈起他在行的东西来头头是道，因为他具有善于观察的本能，而且也有重实际的、能接受的能力。

他的其他三个朋友——佩德罗·巴列、何塞·奥坎波和

路易斯·阿吉雷—— 都象他。他们都是庄园主，庄园在这些年轻人的手里，就象他们从有闲的父母的懒惰手里继承下来时一模一样 ,可是,当然,说起跟印第安人的关系来,他们也象他们的父母，真心地相信自己是一种素质不同的优越万倍的人。他们从来不费功夫去考虑一下，是否印第安人也能够摆脱奴隶的境遇，受到教育，学得知识，成为出类拔萃的人。自从围着母亲裙边打转的时候起，他们就一直看到印第安人是那么贫穷、卑微、奸诈，于是就认为印第安人从来就是这样的，认为为了不致于动摇现有的秩序，不可能也不应该解放他们，他们应该这样下去一直到死。不这样他们倒认为是荒谬费解的：要是印第安人也受了教育，有了知识，那么谁来开荒，谁来种地，特别是谁来服无偿的劳役呢？

解放印第安人的思想，在他们看来是荒唐的、可恶的，因为从最有教养的人们算起，整个社会都认为必须有一种人靠着侍候别人的卑微工作取得报酬；而干这种工作，当然印第安人最合适，不管有没有报酬都行。另外，他们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印第安人超群出众，爬上高位，叫白人服从他。他无疑可以改善他的景况，甚至发家致富，但是他不能摆脱他的等级，不能马上脱掉标志他低下地位的斗篷和便裤，换上老爷们的礼帽和大礼服。文明的印第安人可能成为拉巴斯的脚夫或屠户。如果他在社会的阶梯上再上升一级，那就成为身穿标明地位的短上衣的混血种；可是他事实上决不可能进入所谓“有身份的”上等人的圈子。要成为

“有身份的”人，得有两代人的奋斗，或者通过混血才行。譬如一个不苛求的或者腐化堕落的白人，跟他的印第安女仆生了子女，正式承认他们，教育他们，让他们连同财产一道继承他的姓氏；但是这种情况极其罕见，几乎绝无仅有。只有混血种才能享有这种特权。富裕的混血种送儿子念书念到大学毕业。如果他儿子功课好，弄到个律师头衔，那就能为人出庭辩护，在报上写文章，玩弄政治，成为法官、市议员、众议员。在这种情况下，他由于担任了这些职务，社会地位变了，于是成为‘有身份的”人。他为了证明自己是这一类的人，就不承认自己的祖宗，把他所憎恨的人都叫做“混血种”，因为他从来就怀着这种强烈的憎恨。他有了身份，成了众议员，就能够成为参议员，部长 要是运气好，还可以爬得更高。我们祖国的历史不过是一大片污泥和血迹，它的可悲可耻的章节证明，混血种常常交好运……

印第安人，特别是高原上的印第安人，决不可能有这样的变化。一个高原人当了商人、市议员、众议员、部长？……谁也没有这么想过，除非首先把这个天体上的所有法规统统颠倒过来。

当然，有时候，在社会上的闲谈中，这些年轻人会听说，当过总统和独裁者的圣塔克鲁斯元帅①，是个印第安人，出生于大湖沿岸的瓦里纳城的纯粹印第安人，他们远远望去，还能够依稀看见地平线深处他的家乡；现在在政界和财界

①圣塔克鲁斯（1792—1865年），玻利维亚独裁统治者，1829—1839年间任总统。

都有权威地位的富拉诺一苏塔诺家属，也是纯粹的印第安人或印第安人的后裔；独立运动的先烈卡塔科拉也是印第安人；甚至他们自己也是印第安人。可是，他们不愿意相信这一点。从元帅的后裔开始，所有的人都仿佛事关他们的生命和荣誉一般，匆匆拿出古老得发黑的祖传文件来，证明他们显然属于那更糟糕的伤风败俗的混血种世家。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有古铜色的皮肤和粗硬的头发，而且由于他们的心灵中藏着仇恨和卑鄙的种子。好象被看成是印第安人的后裔，就会给他们打上抹不掉的烙印一样。

他们到达了目的地。

时间是下午四点。西落的太阳沉入发蓝的暮霭，又在对岸的远山之上显露，把大湖照耀得象一面镜子那样金光闪烁。

一群下湖捕鱼或者没有新衣服而未能远迎主人的印第安人，集合在庄屋附近的养马场旁边。当这一行人一到通向庄屋的大路时，他们就开始吹奏起乐器来。但是，头人和管家接受了刚才的教训，赶忙跑去叫他们停止了喧闹的鼓笛。对此，行人们明显地感到高兴。他们一想到可能经受一场比刚才更严重的灾难，就不禁发抖。

两条毛茸茸的大狗，绷着脸冲过大路来迎接管家和这一行人。它们开始欢乐地蹦跳着窜来窜去，躲闪着马蹄。潘托哈伸出臂膀，把其中一条猛抽了一鞭子，打得它汪汪哀叫着飞跑。还有一条犹疑地停住了，怕挨打，不敢再蹦跳。

他们在宽畅的院子中间下了马，被特罗切的妻女和几

个印第安女仆团团围住。院子里的地面上长着一层丝绒般的小草,由于有院墙保护,依然青绿如茵。

“嗨,阿顺塔,你好吗?你呢,克洛林达?哎唷,你长成了一个大姑娘了。”

潘托哈两眼贪婪地盯着那姑娘黝黑而美丽的脸庞。一件暗绿色的法兰绒上衣，紧束着她的处女腰身，下面系着一条细纱布的绿色裙子，穿着一双羊皮平底鞋子。

“很好,博士,您呢?”

印第安女仆围着主人，跪下吻了他的手。

疲乏不堪的年轻人躺倒在铺了羊皮褥子的砖凳上，舒展着他们的麻木痉挛的双腿。

院子里挤满了印第安人。他们把送来的礼物放在潘托哈的脚前。这个是半打新鲜鸡蛋，那个是一头宰好的羔羊；有人拿来鲜干酪，有人献出一瓦罐牛奶，还有人奉上一只鸡。潘托哈傲慢地冷冰冰地接受了开头几个人的礼物，勉强忍受着送礼的人的拥抱；可是他一看到来者不断增加，就把特罗切叫来，吩咐他去接受礼物，自己跟他的朋友一道走进了餐厅。餐厅的墙壁上，装饰着一些湖里的水鸟标本，挂着几幅法国枫丹白露森林中狩猎场景的大油画。餐桌已经摆开，四周围着高背皮椅；这些椅子至少是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古老家具,都是雕刻精细,皮子烫花,钉着镀金的花钉。

“什么时候开饭,特罗切?”

“准备好了,博士 这就来。”

他把头探到门外吆喝：

“克洛拉,开饭!”

那姑娘出来了，年轻人的几双眼睛箭一般地飕飕盯住了她。

“多漂亮的姑娘!”父女两个走出去以后，浓眉几乎连在一起的巴列说。

“得了解一下她是不是单独睡觉。”阿吉雷兴奋地回答。

“当心!我不准你这样。她是东家的。”潘托哈笑着说。

“得先让客人。”

姑娘又出现了。她端着一个盘子，煮好的碎白玉米在盘子里冒着热气。一个姿色中等的印第安姑娘端着一盘菜，跟在她的后面。她的壮健黝黑的胳膊和脚都赤裸着，上身穿一件不太白的嫌紧的衬衣，裹着她高耸的胸脯。

“怎么样,克洛林达?我看你长大了,一定有了爱人,不是吗?”

姑娘窘迫地低下头，不答话。她第一次碰到这么多有产阶级的年轻人向她献殷勤，感到了向她射来的大胆而贪婪的目光的压力。她斜着眼睛偷偷地窥看，不知如何是好。

“她不做声,准是有爱人了。”阿吉雷说。

“要是还没有,我求爱。”苏亚雷斯厚着脸皮打趣说。

“我也求爱。”奥坎波接着帮腔。

漂亮姑娘的在场使他们大为开心，都笑了起来。姑娘听到这么些献殷勤的话，受到这么多双贪欲的眼睛的逼视，张皇失措，不知道怎么侍候了。幸亏她父亲这时候端着一盘辣猪肉出来，才救了她。

“你们对我女儿说什么来着,博士?”特罗切察觉到混血姑娘神色仓皇,面颊绯红,就问。

“我们问她有没有爱人,她不答腔。”潘托哈说。

“在这地方哪来的爱人，博士？何况她还年轻，得陪伴她妈。”

“在普卡拉尼找一个，怎么样？那边有好小伙子。克洛林达多大了?”

“满二十了。”

“嗳,女人到这年龄该结婚啦!”

他们吃完饭，叼着烟卷走到了院子里。

暮色渐渐浓了。

红霞满天，归巢的鸟雀成群地在天心飞来飞去。斑鸠、灰雀、麻雀、绿鹦哥绕着院子飞。它们的巢都在房檐底下。可是，院子里不寻常地聚集着这么些人，再加上印第安人在外面击鼓的响声，吓住了它们，使它们不敢进巢，只是吱吱喳喳地叫着，拍着翅膀在院子上空飞过去又飞过来，飞到屋顶上停一会儿，慢慢地走下来到了檐口附近，可就是不敢钻到檐下去。最后，它们疲倦了，成排地站在屋顶边上，等着天黑以后再回温暖的巢里。潘托哈看见了，就叫着要他的猎枪。

“你们看,看我打的多准。”

“多可怜 别打啦!”苏亚雷斯怜悯地央求。

“你不想明天烧个好汤喝?”

“打吧!”奥坎波鼓励他。

他把枪托顶住肩膀，瞄准开火。枪声砰地一响，少数几只没中枪的飞逃了，其他的扑着流血的翅膀滚落下来，几只掉到了院子里，几只扑落在畜栏旁，还有几只还在屋檐上垂死挣扎。一共打中了十五只。

第二天，早饭过后，被不断地落到克洛林达头上的雨点般的戏谑和调情弄得高兴极了的特罗切，邀请主人和他的朋友们到离庄屋不远的一片地里去看收割大麦。年轻人一了解那地方不在湖边，就拒绝了这一邀请。那儿不能打野鸭子消遣，他们宁肯呆在屋里向克洛林达献殷勤。只有满头浓发的苏亚雷斯为了写一篇文章，想去找一些乡土色彩的材料。可是他一到了大麦地里，就对自己的豪举后悔起来，因为那一段路对他来说既漫长又累人，而他的这双城里人的眼睛，也不会从收割的平凡劳动中看出什么新鲜事物。

在金色的波浪起伏的大麦地里，割麦的人一字儿排开，慢慢地前进。他们弯着腰，劈开赤裸的双腿，有节奏地向前移动着，古铜色的光亮的皮肤上鼓起一条条青筋。有的人为了使镰刀方便，干脆跪在地上。镰刀在金黄色的发着香气的麦丛里一进一出，白晃晃的刀锋跟着一闪一亮。很多人光着头，有的戴着鲜艳的绿色、红色、鲜黄、深紫的小圆帽，给麦地的黄色底子着上了明丽的色点。雪山呼出冷气，湖上吹来微风，空气是寒冷的，但所有的人都半裸着，只披一件胸前开口的粗布衬衫，露出宽阔结实的没有汗毛的古铜色胸膛。汗珠沿着分垂在面颊两边的直头发淌下来。他们不时地直起腰，把镰刀在皮带里一插，打开小袋子拿出几片古柯叶，

和着一小块古柯碱嚼着，然后再弯下身子劳动。妇女们上身穿着衬衣，撩起裙子的前裾，抱住一个个麦捆，按等距离把它们堆成大堆。

苏亚雷斯没有在地里留很久，就回了家。等一会儿，所有的佃户也都要到庄屋来，参加按习惯举行的更换头人的仪式。更换头人本应在每年元旦进行，可是这次管家按照庄园主的意见，把它延期了。潘托哈老爷要亲临现场，使仪式更显得隆重，借此博取对他日益疏远的佃户们的欢心。但是，他又故意地不准备这一场合所必需的东西，就是说不给孩子面包吃，不给大人古柯叶和烟酒。

傍晚时分,佃户们收了工,都赶来了。

即将离职的头人托科尔库基，带着他即将交给后任的表明权威的标志：一根竹柄包银的鞭子；一根镶银柄的棕榈木权杖；一只嘴上包银的琢磨过的大黑牛角做的号角，用一根编织精巧的羊驼毛绳子系着挂在肩上。一个上面缀着光闪闪叮当响的古老钱币的古柯叶小袋子，作为他个人的装饰品，挂在他身子的另一边。

继任的头人已经由佃户们自己选出来了。中选的是马特奥 · 阿帕涅老人。他庄严肃穆,身材高大瘦弱,尖鼻子,古铜色的眼睛，一头透出缕缕银丝的长发，看起来适于担任这个尊严的职务。

“你为什么不当头人呢,老爹？”年轻的地主问佃户当中唯一坐在靠餐厅拐角处砖凳上的乔克乌恩卡老人。他想争取这个在人们中间享有崇高威信的人物的支持。

老人莫测高深地微笑着，尽管没有站起来但作出要站的样子，回答说：

“我为你父亲效劳到老，现在疲倦了。我管事管得不好。”

“你是个洞察世故的老人，身子一天比一天硬朗，你还能给我们大家送终哩。”

“我身子还好，可是要保养好就需要休息。一个好头人是没得休息的。”

“你说得对，我这才不勉强你。另外，这个人准能很好地为我服务，”他转向阿帕涅说，“我希望没有人会埋怨他。”

他再对托科尔库基说：“头人，让他就职吧。”

托科尔库基走近当选的头人，把帽子戴正了对他说话，而阿帕涅则恭恭敬敬地取下帽子来。

“把权力给您，这是我们大家的意愿。从现在起，您已经不属于您自己了，您得忠于您的职责。您的职责是：决心为主人服务，照顾他的利益比照顾您自己的利益更热心。因此，请接受这根鞭子——它是主人的手，是用来惩罚那些懒惰的人和不服从的人的；请接受这支号角，好让您的号令能够传到我们祖传的庄园的最边缘的地区；最后，请接受这根权杖，好使您也象它一样，既不屈不挠，又冷静正直。现在，头人大爷，请接受我的敬意，祝愿您为大家造福。”

说到这里，他取下帽子，跪到地上吻了他的手。同时，后者把帽子戴上。

老头人还跪下去吻了东家的手，说：“祝愿您为大家造

福,老爷。”

这时，乔克乌恩卡老人站立起来。他把帽子戴正，用平静而严肃的声音对新头人说话。长时期的经验和过去世世代代的智慧，使他的话显得特别庄严而且含有痛苦的哲学意味。

“头人大爷,我没有很多话对您说,只有几句嘱咐:您得努力为东家服务；关心他的利益比关心您自己的利益更周到;服从他并使大家服从您,因为他信任您就是为的这一点，可是您决不应该忘记：您对您的同族负有义务，您的身上流着我们的血液。对我们来说，您既赋有权力，又应该跟我们平等，不是官长，更不是刽子手……我熟悉我们的不幸的人……（他用眼睛环顾了一下站满了佃户的院子），我告诉您,如果您这样作,他们会服从您,决心为您服务;可是如果您采用强暴手段……(他注视着潘托哈),那么请您记住,就是牲口受了虐待也会咬人，而您知道我们并不是牲口……好,祝愿您为大家造福。”

他也脱下帽子，恭恭敬敬地向潘托哈鞠了一个躬，可是并不跪下来也不吻他的手。之后，他痛苦地拄着手杖走回去坐到砖凳上。

大家接着开始行吻手礼。由村长们领头，指挥们跟上，接着是老人，然后成年人，最后年轻人，一个个走到新头人面前，取下帽子跪下去吻他的手，重复地说着这句神圣的习惯语:“祝愿您为大家造福。”

象征性的吻手礼结束后，新头人讲话，讲他从他祖先那

里学来的和通过自己生活经历听到的话：

“ 授予我权力和职务，这是你们的意愿，而不是我的愿望。因此，发号施令的该是你们，而我只应该服从命令。我们大家应该和和睦睦地过日子，而不要互相猜疑，因为我们的利益是共同的，愿望是一致的。我们应该怜贫惜苦，济困扶危……愿我能为大家造福,同胞们。”

然后他跪到庄园主前面，吻他的手，对他说：

“ 我知道我应该公正和善良。我们是您的可怜的百姓，有了艰难困苦不找别人，就只能找您帮助。祝愿您为大家造福,老爷…… ”

那几个年轻人为克洛林达刚放到桌上的一盘辣呵呵的热菜所吸引，走进了餐厅。他们急于要吃肉了，不愿再观看仪式的细节。其中几个比较迟钝的认为这仪式好玩，甚至好笑，觉察不到那些慎重的忠告的底蕴，更加听不出老人们每一句话所包含的深刻意义。

新头人手里拿着帽子，畏缩地来到门口。他由两位村长陪着，请求允许在庄屋的院子里跳舞。男女青年们都穿上了他们最好的衣服，不玩一会儿就回家会深感遗憾。

“ 他们为了要喝酒才跳舞。 ” 特罗切抓住这个做生意的机会 ,说。

“ 你去给他们一桶酒，叫他们别打扰我。 ” 潘托哈想到要花钱有几分不高兴，但没有在他的朋友面前表现出来。

“ 他们还会向你要古柯叶和香烟。这是老规矩。’特 罗切为这一让步所鼓舞，着重地说。

“把他们向你要的东西给他们，可是别打扰我。”庄园主一面回答，一面喝着一杯他的以盛产最好咖啡闻名的扬加斯的庄园里新收的芬芳咖啡。

特罗切把头人叫去，交给他十磅古柯叶，几把香烟，一桶掺了很多水的烧酒。

环舞在音乐声中跳了起来。跳舞的人勉勉强强、斯斯文文地跳着。他们拉着托科尔库基的手，强迫他参加，一杯又一杯地给他敬酒，不断地恭维他。新头人却独自呆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大家似乎都不理睬他，谁也不去对他献殷勤。尽管他静静地嚼着古柯叶，表现得淡漠安详，可是只能干着嘴巴，看着别人喝酒跳舞。

东家们听到鼓声，出现在餐厅门口。他们发现了对离职的头人的热情款待和对新任的头人故意冷淡之间的鲜明对比，就把乔克乌恩卡叫去，请他对这种区别作一解释。老人对此作答说：

“你们看到的这一情况是理所当然的。一个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因为他正直慎重,表现好,大家就款待他,褒奖他。另一个还刚就职，谁都不知道他会怎样。还不了解他怎么行使职权，所以怎么能恭维他、赞扬他呢？明年他任满时，我们就会知道他是值得褒奖还是该受惩罚。到那天，也象今天这个场合，他才会得到报答或者受到谴责……”

“真了不起！”苏亚雷斯转向他的主人说，“你知道你的乡下佬在这件事情上给我们作出了榜样吗？至少，他们做得合乎逻辑一些。我们呢，还没有看到一个政府的成绩，就奖

赏起统治者来，拿他的名字为街道和广场命名，可是到第二天又抹掉它，换上另一个新统治者的名字。这些野人首先得看怎么做，然后才决定惩罚或奖励，这就显得慎重、合理。”

其他几个目睹了这个情况，不能不一致认为这位诗人的评论有点道理……

潘托哈招待他们的东西很少。院子里有一百多对舞伴，几乎不能每人尝到一杯酒，动手最快的也只喝到两杯。纸烟和古柯叶也同样情况。他们看到招待微不足道，不能报答他们前一天的丰盛的礼物，就走出庄屋院子，到原野上去继续跳舞。这天是耶稣受难节的前夕，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极为隆重的节日，应该跳舞作乐。他们成群结队地走出去的时候，一路发泄着他们的不满，悔不该对东家那么慷慨大方。这个人比他的父亲更坏；他的父亲至少在某种场合并不吝啬丰富的食品，一桶桶的好酒，一把把的纸烟。这人就只关心搜刮浸透他们汗水的钱，只关心剥他们的皮。在他城里的家里，他迫使他们从清早一直站到午夜。他总是克扣他们的饭食，吩咐给他们另外准备吃的，跟给狗吃的东西一道准备。他们有一点儿最些微的过错，最不足道的疏忽，背上就得挨残酷的鞭打。

这实在忍受不了。他们又不要求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只不过希望让他们在家里安生，不在因袭的劳役之外再苛求无已。主人让他们耕种小片土地作为他们提供的劳役的补偿，但是地里的产品抵偿不了新增加的搜刮和劳役……

他们怒容满面，很不高兴地走着。

夜幕四合，在朦胧的夜色中，还可以依稀辨出人影。人影里传来小伙子们的笑谑，听得见简短的谈话声：

“这么说,你是故意那么干的罗？”

“我是存心干的。我想等马跑过来的那一瞬间才放响我的鞭炮，可是你们先敲鼓了，鞭炮点着的时候马已经在退缩……想想看，你们要是不先敲鼓，让我想干的事干成功……那也许……”

“真的,要是你事先告诉我们,该多好！……”

八

耕地占着一个小山丘的整个山坡。山脚下，有一条在冬天干枯但到处还留着深水坑的小河河床，水坑里的绿色水藻底下，生长着一大群一大群细小的鱼儿。为了使雨水不停滞，庄稼不致腐烂，沿着山坡开的犁沟划过山丘的圆顶，一直开到远处高耸的台地跟前，跟另一座更高的山头相接，就这样山衔山地一直接到在天边闪耀着雪峰的崇山峻岭。

正午时分。

天空闪耀着光芒和色彩。向西方极目远眺，只见一片贫瘠的灰色草原伸向远处。宽阔的原野上，有的地方有印第安人在收庄稼。一条条尘柱在晶蓝的天幕下升起，从这边游移到那边，终于消融在天际。

在这个全是土豆地的小山丘的脚下，佃户们歇着午晌。

一对对公牛依然套在装饰着小旗的轭头下，在吃稀疏的干草，花花绿绿的头饰在太阳下闪闪发亮。一些烈性子的牛怒冲冲地吼叫着，用蹄子扒着酥松干燥的地面，扬起稀薄的尘雾，把它们的身侧蒙上一层浮土。它们大多是些干瘦的牛，体型小，长着粗糙的大角，身上披着长毛，没有光泽。它们的骨架子耸露在皮肤下面，走起路来肩胛骨一上一下地耸动……

每家的小块份地的地界边，都垒着石墙，稀疏的牧草就生长在石墙的旁边。散放在原野上休息和寻草吃的骡子，在牛的旁边跟它们抢草吃。它们也许比牛更小更瘦，更是满身长毛。几乎所有的骡子背上都长着被饥饿的苍蝇死叮着的烂疮。

在套着轭头的牛，散放的骡子和一些狗的中间，佃户们吃着菲薄得可怜的午餐。狗伸着舌头，盯着饭囊，忧郁地了望那干燥而荒凉的平原。一家围成一群，静静地斯斯文文地吃着小片腌肉，大口大口地喝着加盐的土豆糊或者冰冻过的‘伊沙尼奥’和太阳晒甜了的奥卡汤。

一些形容憔悴的孩子，带着不寻常的严肃表情，垒起土灶来烤新土豆吃。在收获的日子里，容许妇女和儿童作这种事情。他们有的带来平滑的石头作灶基，另外的捧来耕地里的硬土坷垃作灶膛；多数人去拾柴禾；有几个偷偷地从一堆堆的土豆中挑选最完整的和最大的：这事情是够麻烦的，因为所有的土豆都被虫伤了，而且又小得可怜。

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女孩在垒着土灶。

她在一个不深的圆洞四周摆上一圈平石块，留一个小缺口作灶门。这就是灶基。她再在上面垒了两层石头，到齐地面为止；然后在上面再把棕褐色的土块垒成圆锥形，顶上用一块大一些的土坷垃盖住，联接处的隙缝用地面的灰土糊起来。她的工作就完成了。之后，她从灶门里塞进一把草，点着了，火和烟在里面毕毕剥剥地燃烧起来。土块首先熏成了黑色，然后变黄，最后变成了红色。这时候，女孩子就在石头上吐了一口唾沫，试试土灶是不是好用了。如果唾沫马上就干，说明可以把土豆装进炽热的灶膛里去。她迅速地把要烤的土豆往里装填，然后把易碎的土灶推倒压上，等着空气中散发出开胃的烤土豆的香味。

女孩子作完了这一切。别的孩子闻到烤土豆的香味围拢来，都高兴极了。可是成人看不起这种事情。他们想干完这项活，以便了解吝啬的大地对他们能仁慈到什么程度。

耕牛已经把长长的垅脊一条条从中犁开，犁出了一些细小而稀少的土豆；可是，犁头翻破了的土块下面，总还留下一些土豆，而这个未知数使他们还抱着一线希望。

下午来临了。

佃户们闷闷不乐地劳动着。

他们满面尘埃一身是土，在犁开的地面上弯着腰，顽强地刨着犁沟，一点也不愿意相信他们注定了要倒霉。人们只能见到他们壮健而灵敏的身子，古铜色的、青筋突出的硬胳膊。当他们举起双臂，抡起锄头来刨地，见到土豆很少，轻鄙地把土翻过去的时候，青筋就更加暴得高。这些土豆

只能去填囤底子，解不了穷人的饥饿。

最后，阿帕涅爬到山丘顶上，望了望一片红霞之中在西沉的太阳，用双手合成一个喇叭筒，放声吆喝：

“收工啦,乡亲们,收拾好工具。天晚啦!”

佃户们直起腰来，很多人依着锄，累垮了。一大片地上，处处堆着土豆。妇女们把篮子里的土豆倒到那些堆子里去。小伙子们赶忙给一对对满身尘土的疲倦的耕牛卸下轭头。

他们忿怒地默默地走回家来。庄园的地是他们厌烦地匆忙地种上的，它比起他们自己的上够了肥而又精心除了草的地来，产量总是低的。他们一想到这一点，就算找到了一些安慰。他们还在想：也许今年不会把他们派出去干那冒险的旅行了。

新头人阿帕涅，是一个得不到任何慰藉的人。

他走遍了印第安人的一小块一小块庄稼地，没有发现一块能够丰收。不好的年成损害了所有的人。那个长着长白胡子、带着大批霰弹的老人凌空飞过，他从高处打下的冰雹的子弹，呼出的冰冷的死亡的空气，并非没有效验。

他来到建在湖旁一个小山坡上的家里。碰上大雨的年头，这山坡就使他家免于遭受水淹。

“乔克乌恩卡和‘丘帕’来过，他们说要跟你谈谈。”他的女人在用羊粪生着炉火，对他说。

“谈什么?”

“他们没有对我说，可是他们吃过晚饭再来。”

果然，两个老人跟另外一个年纪更大的、干瘪瘦小的老人一道来临，找上了坐在厨房门口的头人。头人正凝望着在苍穹的天鹅绒似的底子上眨眼的星星，显露出疲倦和忧虑的神情。

他邀他们走进厨房，一道蹲坐在几张羊皮上，向着发红的炉火。

炉火吐出一口口稀薄的青烟，在慢慢地暗淡下去，只剩一点余火照红着这间脏屋子的狭小空间。火焰将息，噼啪作响，它那飘忽的微光使得埋伏在屋角里的憧憧阴影更显得幽暗，成群的兔子就在那些角落里走动。

这四个老人，身披斗篷，嘴里嚼着古柯叶而鼓起面颊，没有光泽的硬头发蓬蓬松松地露在圆帽下面，这样坐在炉火前面，形成了一幅亲切而严肃的色调分明的图画。火光照着他们，增强了特别的效果。他们的脸颊那么消瘦，眼窝陷下去那么深，鹰勾鼻子弯得那么厉害，看起来简直象是几个先知在聚会。其中' 丘帕 '显得尤其引人注目和耐人回味。她干瘪瘦小，脸上布满皱纹，给人的印象活象一个中世纪的女巫，一个传说半夜里在坟地转悠寻找新埋尸体的女巫。一块破烂皱巴的围巾盖住她的白头和驼背的一部分，一条破旧的短裙子又遮不住她骨瘦如柴的双脚。

" 你们给我带来什么消息 ?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之后 ,头人终于问了。

" 我们来找你商量事情。今天下午你看到了，我们的地里收的土豆都给虫伤了，连种都收不回来。我们下了三十

袋种，几乎全都扔了；从来没有出过这种事。”

“是的。今年雨水还没到时候就不下了。土豆成熟不了，又遭到虫灾……你们看见整个地区都是这样的吗？”

“不，岛上有些收成，比下的种多收一倍。”

“老是这个样子，那边有巫师。另外，那边还有水渠，可以灌溉。”

突然，一个小小的身影从院子中间走过，门口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

“你好，大爷。”

“啊，是你呀！什么事？”

“我来接个火。我家的人都去收土豆，火灭了。”

“你进来吧。带着引火的吗？”

“带着，大爷。”

“你们地里怎么样？”

“不好；全是虫子。我爸说今年会没吃的了，他想上外地去。”

“我们大家都这么想。”

女孩子从老人中间穿过，走到炉火边把干羊粪搁到火上，开始吹火。火着了后，她把燃着的羊粪放到一块陶片上，带着这圣火走了。

“我们现在怎么办？”不一会儿，一个老人又问。

“我不知道。我看毫无办法，不能违反神的意旨。”头人回答。

“毫无办法！”丘帕 ’宣判似地说。

他们又沉默下来。

头人开言了，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

“东家命令我通知大家，不要不去参加耶稣受难节的弥撒。他叫我们赶早上教堂去。他跟他的朋友也一道去。”

“真的吗？怪事情。他打从继承了他父亲的庄园起，还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

“他现在跟神甫很好，听他出谋画策。”

“东家还要在庄园留多久？”

“一定会等到收获完了才走。”

“这一次他带来了好几个朋友。”

“这样更好。他想到他的朋友，对我们的伤害就会轻一些。前天他毒打我的大儿子，要不是那个文弱的年轻人出来干涉，也许会把他打死。我说的那个文弱的年轻人老是问我们怎么结婚的，我们的祖先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来的，以及诸如此类的奇怪事情。他准是有些疯了。”

“倒是个好心肠的疯子……他为什么打你的儿子呢？”

“因为他不能给他驾船。他病在床上，我也派人告诉他了，可是他不信。他来了，用棒子打了他一顿，还把他带下湖。从那天起，他就在那儿躺着，动弹不得了。”

他一面说一面用手指着砖凳上那堆一动也不动的东西。

“这人挺坏！”老人仇恨满腔地回答。“利马奇给他放牛的时候，有一头公牛死了，他就抢了他的两头骡子作抵偿，至今没有还给他，就好象死了一头牲口就是他的罪过。”

“你看他会还骡子吗？”

“不知道，可是他应该还。利马奇很穷，没有牲口不能把他收的东西运到市场上去卖……”

“这跟他有什么相干？”

“你说得对。相反地，他巴不得利马奇不给他牛钱，这样他至少有借口霸占他的骡子……”

老人们沉默下来，寂静中传来了女人的粗暴声音：

“你们老爱熬夜！”

谁也没有回答，寂静更加深沉。

“我们来了解东家是不是叫我们一定要去参加后天的弥撒。他已经对我们说了。再见。”

“再见。”

九

浅蓝色的雾气在空中弥漫，笼罩住万物的轮廓。天空发着明亮的乳白色，在太阳的照耀下呈现出青紫的色调。太阳象个巨大的红轮，仿佛从群山的胸腔里升起来，浮现在远方的地平线上。

不管向哪个方向望去，总可以看到散播在地面上的金刚石般的小水珠在闪闪发亮。冰雪的冷气似乎从地面冒起，在每一支干草叶上，每一茎大麦秸上，凝结成了霜花。它们是尖尖的冰凌，是长长的玻璃饰针。

每一个水坑都是一面明镜；每一处水泉上面都蒙着一

片易脆的冰层：每一块小石子上都闪亮着一滴露珠。整个草原成了一大片叮当响的玻璃，摇曳着，颤动着……

梯级般地排在山坡上，分散在平原上或者沿着蜿蜒的河流修建的茅屋顶上，升起一缕缕笔直地划上天幕的蓝色炊烟。野鸟睡梦未尽，几乎还没有试练它们的歌喉。

冰封的水泉旁边，这里那里，有些水鸟细瘦的剪影，倒映在玻璃似的冰面；它们严肃地，一动也不动地伫立着，让太阳晒热冻僵的贴身的细绒毛羽。一个又一个的沙鸥，无声地飞过天空。也许有一只亚卡一亚卡鸟的尖锐的啼声，每夜每夜在宁静的气氛中振响。现在它站在荒废的房屋的断壁颓垣上，或者站在一堆石头的旁边，把带着黄色条纹的黑嘴和同样有着条纹的毛绒绒的淡黄色胸部，向着青天。

突然，某座茅屋响起急骤的鼓声，畜栏墙里黑色的屋顶上出现一面白旗。远处，另一座茅屋有鼓声相应，一面新旗从它的墙头插起。然后，一座又一座茅屋接连地击鼓插旗。不久，整个草原上响起了咚咚的鼓声，扰乱着这甜蜜而宁静的清晨时刻的安谧气氛。

如所周知，这是印第安人集合的信号。

一群群的人穿着色彩鲜丽的衣服，从四面八方出现。他们有的走下小山，有的爬上缓坡，有的穿过原野。大家都向庄屋走去，要从那儿出发到一个邻近的庄园去。那个庄园的小教堂里供奉着当地有名的一个十字架，它以能创造奇迹而闻名于方圆几十里。

乔克乌恩卡走在科阿乌约的人们的前头。这是个盛大

的节日。他高高兴兴地走着，因为他知道自己不会象别人经常遭到的那样，由于领头过节以至于倾家荡产。人们在这种不可避免的场合一经被选为过节的领头人，为了要取得成绩，就出卖、典当和抵押自己的和人家的财产，以致因为缺乏远见而贫困终身。节日一过，他们落得身无一文，很多家庭就这样沦为奴隶的奴隶，永远翻不过身来，尽管他们自己和其他的人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懂得怎样显示豪华的排场。他们对此会永远感到骄傲，决不反悔家道的衰落，那怕要重头来起也心甘宁愿……

现在，轮到乔克乌恩卡领头过节。大家都指望着节期的终日狂欢，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这位族长多少个月来已经在准备各种饮食。他出钱请邻居们酿的一大瓮一大瓮的奇查酒，对谁都已经不是秘密。

这一大群人举着神圣的赎罪的标志走下小路的时候，太阳已给各岛的圆圆的山顶镀上了黄金颜色。这个十字架在新领头人家里要保藏一年，并由他负责庆祝它的节日，而不是归东家把它保藏在庄屋里。多年以来，基督就这样在佃户的贫穷茅屋之间漫游。自从小潘托哈的父亲去世之前很久，就没有登过拒绝接受这神圣的标志的庄屋的门。看来，小潘托哈也并不愿意接受这种表示信仰的荣誉。

一队化装成乔克拉圣女的姑娘跳着舞走在这群人前面。她们的白色裙子给灰暗的大地增添了鲜明的色彩。两个领头人在后面跟着：一个是乔克乌恩卡，他打着一面用各种颜色的四方布片缝成的四方大旗，在空中飘扬；这面旗和

十字架一起，标志着新领头人的权力；另一个是丘基米阿，他举着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基督脸色苍白，形容枯槁，胸部有长矛刺的伤口，无限忧郁的双眼仰望着苍天。

白色的道路沿着蓝湖的曲线伸展出去。一片片连绵的大麦田，象矮墙似地垒起在路边。麦浪起伏，成熟的麦穗相互摩擦，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响。有时候，变成了一片片的土豆地，被早霜凋黄了的茎叶，覆盖在底下藏着青色土豆的垅沟上。湖岸边,一群群的猪在牧童或牧犬的细心监视下,有的用鼻子掀着泥土,有的在泥巴里打着滚,哼哼着,嬉戏着。瘦弱而不大高兴的牧犬，在它们的坚硬的皮毛上留下了齿痕。牯牛齐胸泡在水里，脑袋拨动着湖藻露出水面的青茎，或者挺着角准备打架，哞哞地叫唤。

沿着湖岸生长的香蒲丛外的空阔水面上，一两条渔舟扬着光闪闪的草帆，渔夫的受到太阳反射而放大了的剪影，清晰可见。成群的沙鸥在天空飞翔，它们忽来忽去，在空中打着小圈圈，消隐在明丽的香蒲丛里。一些红鹤，玫瑰色的羽毛映在碧波上面，安安静静一动不动地成行伫立着，有的偶尔把长脖子插进水下，不久又竖起头来，重新保持着庄严肃穆的姿势。它们近旁的地面上，呆着一大群鹬鸟，只是由于它们洁白的胸部，才能看得清楚。远处，一条又脏又旧的轮船划过蓝晶晶的湖面，甲板上站满了观赏这从未见过的景色的旅客。它向着大湖驶去，烟囱里冒出来的黑烟弄脏了湖天一色的蔚蓝……

喧嚣的巡礼队伍，沿着湖岸边的道路，迈着轻快的步

子，走向耸立在远方一个小山丘上的教堂。教堂的白色小尖塔，一个个清晰地显现在明朗的地平线上。姑娘们和小伙子们手拉着手，一队队地围绕着受难的基督跳舞。这一队欢乐的人群经过的时候，妇女们摇曳着鲜艳的衣裙，使得荒原上似乎蓦地繁花怒放。

妇女们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系着各种不同颜色的华美夺目的裙子。一件用金刚石般闪闪发亮的小金属片镶边的天鹅绒紧身背心，束着她们的腰身，清晰地显露出从来没有受过束缚的胸脯的轮廓；胸前用各色丝线绣花的白布衬衫罩在身上，这种衬衫不到穿旧是不会经常穿的…… 她们都赤裸着双脚，只有年轻的妇女不是为了需要而是为了卖弄风情，才穿着衬着羊皮系着漆皮带的漂亮的草鞋。

新娘瓦塔一瓦拉装束得雅致大方，显得格外妩媚。她穿着蓝色的背心，系着略短的绿裙，让几重不同颜色的衬裙露了出来：一条是红的，一条是深紫的，最后看得见的一条是黄的。她用彩带把一头浓密发亮的头发扎成小辫子，披在肩上。她的浅褐色的柔润的脖颈，围着一串彩色玻璃珠的项链。她看起来比其他妇女肤色要白一些，肯定是她们当中最美丽的；可是，她由于系着几层裙子，体态就不那么轻盈。她那微微张开的丰润的嘴唇上，挂着一丝宁静而幸福的微笑；乌黑的眼瞳内，闪发出最深的欢乐的光彩。那天早上，她的父母按照习惯给她送去几袋种子，以便播种她将要同她丈夫一起耕作的那片土地；她的婆婆在家里分给了他们一间屋子，他们不用再在厨房里跟家禽睡在一起。

在他们顽强的努力下，到一个幸运的时刻来临的时候，他们将盖起新居，在那儿住一辈子……

男子汉们装束得更加阔气。配着刺绣翻领和倒针缝纳的袖口的短上衣，紧紧包住健壮的身躯，罩在同样倒针缝的不同颜色的坎肩上面；不同颜色的灯笼套裤，从后面膝弯处向上分开，露出肥大的稍微染上靛青色的白布内裤。一根用各色绒线精巧地编成的腰带扎在腰间，一边插着笛子，另一边别着羊皮刀鞘的短刀。他们的鞋子是精致的；那是一双双纳了三层底的结实的鞋子，鞋跟上钉着铁钉，鞋头略呈方形，鞋帮上涂着颜色。鲜丽的羊毛小圆帽上，装饰着一根轻巧的饰带，饰带同纷披在肩上的满头散发一起，从宽边呢帽下显露出来。

别的人也象这一群人一样，走来过宗教节日。家里只留下老弱有病的人和负责看管牛羊的孩子。原来空无行人的条条道路上，现在有一个个穿着节日盛装的队伍踏着愉快的步子前进。四面八方响着如怨如诉的笛声和激动的鼓声。平原上，充满着一片节日的气氛。

人们登上了教堂的所在地。

教堂修在一座扁平的小山的台地上。它的脚下耸立着被佃户的茅屋环绕的庄屋，好似一只母鸡带着它的一群小鸡。它象草原上所有的钟楼一样，用土砖砌的矮墙围起来，围住了整个山头和山坡的一部分，里面容纳得下几百个跳舞的人。

这些人现在挤满了空地，吹奏出悲哀的音乐。

这里，化装成西库里鸟的人组成一个圆圈舞蹈着；他们没有戴面具，可是头上戴着用驼鸟毛白鹭毛编的、中间装饰着一簇色彩各异的鹦鹉毛束的特别的华丽头饰，好象戴着一把翻转过来的巨大的伞一样。圈子中间，化装成马叶库鹰的人跳着细步舞；他们的肩上披着鹰皮，头上套着兀鹰的齐脖子脑袋，胳膊套在宽阔的翅膀里面，随着呜呜吹出悲凉声调的芦笛的缓慢节拍，搧动着雪白的羽饰，忽停忽起，从这边走向那边。那里，化装成巨兽富西皮亚的人弯腰吹着他们粗大的笛子，吹出来低沉而忧伤的曲调，似乎在倾诉着印第安民族的深重的痛苦。更远一些的地方，化装成小兽凯纳利的人披着小骆马、狐狸、猞猁和山猫的填着麦秸的毛皮，连蹦带跳地奔跑。在他们近边，就是腿上罩着白色多褶的裙子舞蹈着的化装成乔克拉圣女的人们。化装成猛兽凯纳凯纳的人在另一边舞蹈；他们身披虎皮，头戴羊毛小帽，帽上还有一顶用羽毛编的镶嵌着玻璃片的王冠那样的头饰。

教堂的四口钟欢乐地敲响起来；从装饰着鲜艳旗帜的深褐色的钟楼上，抛下了水果，孩子们争着去抢。点燃的爆竹在空中爆炸，烘托出一片节日的喧闹。

里面，祭坛上烛光通亮。圣母的一身紫色绸衣上，玻璃珠饰闪闪反光。她的灰泥塑的粗俗地涂抹着鲜艳色彩的脸上，露出悲哀的神情。

在欢乐的钟声不断敲响的时候，跳舞的人们停止了快乐而喧嚣的音乐，改奏出一种齐步行进的曲调。人们按着那个节拍向教堂前面走去，跪在干燥多尘的地上。这时候，

穿着红白两色祭服的司祭就从圣器室的门里走了出来，手里拿着旁边有个圣像的收集布施的盘子，在拥挤的人群中间穿过，开始收钱。放进盘子里的每一个钱，几乎都要他大声地强索一番。

司祭收齐了可观的布施之后，走进圣器室，一会儿便领着身穿神圣法衣的神甫走了出来。

弥撒开始。

庆典所在地的庄园主，科阿乌约的庄园主和他的朋友，以及邻近各庄园的管家们，被堂埃莫赫内斯·皮萨罗神甫所执意邀请，带着好奇而并非虔诚的表情，在唱诗声中就坐。神甫经过多日搜索枯肠，准备好了一篇讲演。他希望炫耀一下他的演说才能。

弥撒作到中途，在抬起神圣的十字架之前，堂埃莫赫内斯站了起来。由于没有布道台，他站到了一个显眼地摆在祭坛旁边的装酒瓶的空箱子上，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大家跟着也划了十字。他叽里咕噜地说了几句拉丁话之后，就带着严肃的表情，大声地开始讲道，讲了如下一篇听过的人都难以忘怀的话：

这个庄园的主人是一个既仁慈又慷慨的人。他由于具有可以为人表率的虔诚，才在这个教堂里立下了这个十字架。他对这个救苦救难的最高标志的虔敬，值得大家仿效。那些想要争取他自己和他一家得到上帝保佑，并由此而获得人间富贵荣华的人，都应该仿效这个榜样。

上帝只对那些知道对他崇敬和恭顺的人表示仁慈。如

果说，近几年来上天显得无情，大地不长庄稼，那是由于人们一天比一天堕入迷途，越来越贪婪犯罪和不信宗教，因而惹起上帝震怒的缘故。

不恭顺,不服从,不尽量布施,就什么也得不到。要服从上帝委派在人间代表他权利的人；要对作为上帝代理人的神甫尽力布施；须知神甫也象所有的人一样，有自己的需要要满足，有嘴巴要吃东西。

布施没有了。

人们自私自利，让可怜的神甫没有钱用，吃得不好，过着穷困匮乏的生活……这样，我们的好上帝怎么能表现仁慈呢？

可是，还有某种也许是更可怕的情况：人们已经不知道要服从了！

人们刚愎自用，傲慢无礼，凶恶蛮横，竟敢不服从东家的命令；他们反抗东家的权威，不听他的指导和吩咐。这些倒霉的家伙忘掉了，上帝安排的世界，就是要叫一个阶级的人负责发号施令，另一个阶级的人除了服从之外没有其他目的。由上帝亲手创造的白人，是一个优秀的种族，是主人；而印第安人，是由另一些不那么高明的手用另一种材料制造的，从开头起就有缺陷，因此不可避免地要永生永世供白人役使……

堂埃莫赫内斯火冒万丈，用雷鸣般的声音发出他的诅咒。他满面怒容，狭窄的额头上现出一道深深的皱纹，两眼熠熠发光，摊开双臂，捏紧拳头，呼叫上帝的名字来证实他

的高论。懔懔危惧的印第安人，由于害怕遭受虐待伤了感情的基督的复仇怒火降临到自己头上，俯首听着这神圣的怖道，不敢仰望祭坛 祭坛上，那基督吊在十字架上，面容惨戚，眼望苍天，现出无穷的忧郁、孤独和为人抛弃的表情。

…………

仪式完毕，科阿乌约人踏上了返回庄园的行程。管家有意让领头人到他的店铺里去购买他们一定需要的东西，就借口避免大家熟知的投石战，命令弥撒一完就回庄园。大家不很反对这道命令，因为乔克乌恩卡准备的饮食吸引着他们；另外，要光荣地坚持一场投石战，他们也感到自己力量太弱。从前，科阿乌约的小伙子和姑娘们，打石头仗是出了名的，而现在由于很多人离乡背井，力量削弱多了……

佃户丘基米阿由所有农民陪同，把基督扛到了自己家里。之后，成群结队的欢乐的年轻人，举止安详的老年人，到了庄园主家，匆忙地喝罢酒就出来。在领头人那里，他们会有更合心意的事情可作，有丰盛得多的更合口味的东西可吃。

他们这样作，对于既不喜欢音乐又不喜欢送礼的潘托哈老爷可是高兴之至。人们走到平原上去跳舞；只见他们马上一长列一长列地沿着河边的小路舞蹈着，围着修建在庄屋旁边的茅屋打圈子，但是不进门去。

老人们和指挥们，跟着没有放下他象征权力的旗帜的乔克乌恩卡，一直到了他的家。他们在非常整洁的院子里，

面对着一个个打开着的大口袋站着，严肃呆板地客客气气地喝着老人斟上的酒，酒杯不断地从这个人手里传到那个人手里。他们象往常那样，谈着天气和收成；他们一开头话语不多，而随着一杯又一杯地灌下去的老酒，舌头也就动得欢了。

今年的气候多么坏呀！庄稼收不到，严酷的饥饿跟着来了。年轻人没有办法，只得又一次跑到城里去找活干，跑到山谷和扬加斯去当雇工，在那里染上热病和其他疾病；到末了没有法子就只能要饭。

“我看是巫师们在生我们的气,要对我们进行报复。”一个干瘪脸、尖鼻子、凹眼窝的老太婆说。

“为什么？我们没有对不起他们。他们要的东西我们都给了，有时给得比我们能够给的还多。那么，他们怎么还会向我们发泄仇恨呢？”

“不是这样的。”另一个也是鹰钩鼻的瘦老头子说。“过错全出在东家身上。前天他赶野兔子，竟敢钻到那魔鬼窟里面去了。”

“真的吗？”

“真的，我儿子看到了。”

“他是个昏了头的家伙，对什么都不尊重。他对停在屋脊十字架上的鸟儿开枪，把它们打下来；他在路上逢到设下的符咒，就一顿鞭子把它打掉；他嘲笑我们的宗教信仰。”

“他死了倒好。”有个人说出了大家的共同心愿,好些人都一心只想他死掉。

“要么我们去宰了他。”一个弯腰曲背，脸皱得象葡萄干，手枯得象葡萄藤一般的老人宣判说，

大家面面相觑，不发一言。

“干吗？”不让客人手头杯子停下来的乔克乌恩卡回答。“如果他死了,或是我们杀了他,又会另外来一个人,还不是一样。”

“那么,我们怎么办?”

“什么办法都没有。听天由命。”

“你就这么劝导我们吗？”那老人粗声粗气地说。

“什么事情都有个时候，卡查帕。田野今天荒着，明天就会开花。”乔克乌恩卡平静地回答。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能听到解释。茅屋墙外，响起了一片喧闹的鼓笛声和欢乐的人声，跳舞的人群象关了很久然后放上原野的小马一样，蹦跳着涌了进来。

“大爷大娘，你们好！”他们一走进门就脱下帽子打招呼。

他们汗涔涔地、蹦蹦跳跳地走了进来，双脚和鞋子都被尘土染得发白。他们饿得慌，打算喝干成河成海的奇查酒和烧酒。

老年人起身给年轻人腾出地方。年轻人手拉手，随着悲哀的音乐的旋律摆动着身子，在院子中间跳起舞来。他们没有喝醉，可是假装着摇摇晃晃站不稳脚跟的样子。

一个寒冷的、没有月亮的夜晚来临了。可是，年轻人在

黑暗中似乎闹腾得更加起劲。在这幽暗的夜晚，悲哀的横笛和咚咚的鼓声，似乎更加强烈响亮。跳舞的人群随着那不停歇的鼓笛声，在壁上插的两枝蜡烛的暗淡光芒照耀下，围绕着屋子转悠，隐现在一重重深浓的幽暗里。他们就这样一直跳到翌日天明。妇女们跟在男人们后面，象陀螺一般转动着，喝得越醉转得越快，在白昼的光芒中露出她们坚实的、黝黑的双腿。

第二天下午，庄园主和他的朋友们来到了领头人的家。

由于夜间鼓声喧闹，他们睡不着觉，感到颇不舒适，因而来看看年轻人跳舞，消遣消遣，并命令他们当晚休息，不要那么狂热。

老爷们一出场，印第安人就停止奏乐，一时出现了颇为难堪的场面；但是，由于大家几乎都有了几分醉意，小伙子和姑娘们就脱下帽子，跪到地上，膝行到潘托哈老爷前面，用嘴唇吻他的靴子，吻他的手。潘托哈老爷和他的朋友奥坎波不领这份情。让这批猪猡见鬼去吧！他们喷着酒气，在主人家的手上留下了肮脏的唾沫痕迹。

“好啦,好啦……够啦！……”主人为了避免迎面喷来的令人作呕的气息，推开他们。

他们象被鞭子打得号叫的狗一样，恭顺地在地上爬着。潘托哈老爷可真冒火了。他很熟悉他们，知道他们坚持这样作的目的何在。他们要酒喝，为了讨酒才这么爬。

“给他们喝一桶酒。”奥坎波向他建议。

“胡说八道 为什么？”

“为了好事呗。”现出一脸流氓相的奥坎波回答“再灌上几杯，她们就要跌倒了；那时候……”

他指着那些很快地跳着舞但几乎保持不了平衡的印第安姑娘，没有把话说完。

“说得对。”

潘托哈把头人叫来，命令他到庄屋去，以他的名义向特罗切要一桶酒。

印第安人又跪在他的脚前，吻他的手，一面敬给他一杯又一杯的烧酒和奇查酒，固执地卤莽地叫他喝下去。

潘托哈老爷叫来一个村长帮忙，吩咐他把他们从身旁轰走。那印第安人开头想跟他们讲道理叫他们走开，可是由于醉汉们不听他的话，他就抽出挂在背后的鞭子，象赶一群围住一堆臭肉的狗那样驱散他们。

头人回来了。人们一看到礼物就提起精神，开始更热烈更活跃地跳起舞来。但是，跳舞的人都已酩酊大醉，不能施展出他们的全部技巧。他们分成两三对一群，手拉手地舞蹈着，从圈子里分开来又钻进到圈子里面去，合着音乐的旋律飞速地打转。妇女们独自旋转着，一直转到被疲倦、酒醉和睡梦所征服，衣衫凌乱地倒翻在地上……

年轻的地主们回去了，准备天黑以后打着昏暗的灯笼，佩着手枪再来；可是，他们这一次没有取得什么好处。

这个地方就象一片战场。

男男女女躺倒在屋子的院墙脚下，外面的道路旁边，光

秃的田野沟里。他们脸贴着地或者带着惘然的表情瞪着苍天,呼呼沉睡。有的人相互搂抱着,缩成一团;有的人摊开身子,不能自主。妇女们裙衫零乱,袒背露胸;有的肌肤撕破,她们都泥醉不醒，无人理睬……

十

“老爷,划船的都来了。”特罗切打开窗子通报。

晃眼的阳光陡地射进宽大的卧室。卧室四壁裱糊成蓝色，高高的天花板上粉刷着带胶的白粉，大阳台面对着波光粼粼的大湖。房子的每个角落摆着一张床铺，墙壁上挂着几幅鲜丽的油画，画的是瑞士的风光和西班牙斗牛的场面。

“什么时候啦,特罗切?”

“八点了,博士。”

“嗳哟,晚啦!”

潘托哈在床上坐起来吆喝他的朋友：

“快起来,懒鬼们,人家在等我们了!”

阿吉雷、巴列和奥坎波没精打采地伸直胳膊，揉擦着给强烈的阳光刺得睁不开来的惺松睡眼。苏亚雷斯还在睡觉，潘托哈问：

“你起不起来,臭诗人?”

得到的回答是悠长的鼾声。潘托哈就拿起枕头朝他劈头扔过去。苏亚雷斯被这一击吓醒，猛地从床上坐起。

“什么事？”

他的朋友们乐得哈哈大笑。苏亚雷斯冒火了：

“见鬼！……我不喜欢开这种玩笑。”

他是那种性子温和的人，发脾气一阵子就过去了。原野上阳光灿烂，桉树、野橄榄树、落了叶子的柳树和野樱树，生长在高墙围起来的院子里，无数鸟雀在树丛中啁啾。

阿顺塔手里托着一个盘子走了进来，盘子上放着几个杯子和一个盛着冒热气的“索康波”① 的高颈罐子。她把盘子放到房间中间的一张小桌上，拿起搅拌棒开始搅拌饮料，把它搅得起了薄薄一层发散香味的泡沫。

“为什么美人儿克洛林达不来侍候我们？”苏亚雷斯一面问，一面接过满满的杯子，津津有味地喝着香喷喷的牛奶沫。

“她病了，老爷，现在她起得很晚。”混血女人支吾地搪塞着。

“是那讨厌鬼不乐意看到我们了。”

“那哪行啊，老爷！”

“真了不得，这好吃得很哪!味道特别。”

“这是我们用脚夫们昨晚运来的桃子酒做的。”混血女人回答说，又问：“再来一杯吗？”

“好啊，好阿顺塔！我们得把你封为厨师的女皇。就只凭吃你烧的菜，我也要跟克洛林达结婚……你同意吗？”

①索康波：玻利维亚的一种用蛋黄、牛奶和砂糖搅拌的饮料。

“够啦，你这老爷！”被这番恭维弄得高兴极了的女人说。

“你别这样；克洛林达是我的爱人，谁也不能从我的手里把她抢走。’阿吉雷伸出杯子要第三杯 ,插嘴说。

这时候，他们已经穿好衣服，带好了枪，兴致勃勃地向湖岸走去。那儿，划船的在静躺在水面上的新蒲舟前面等候着他们。

这天早晨分外晴朗。大湖波平如镜，长空万里无云。湖岛轮廓清晰地映照在澄蓝的水面上。港湾里，光秃秃的山头连绵不断，封锁着远处金光闪烁的地平线。

划船的把篙子撑着湖岸的干香蒲丛，蒲舟就开始静静地沿着水道滑动。打猎的直躺在蒲舟中间，他们的猎枪枪管架在象威尼斯游艇那样尖削耸起的船头上瞄准，身边带着装满子弹的弹药袋，各种水果和一瓶美酒。划船的站在后面，用篙子点着湖底的淤泥，撑船前进。

水道中水色浑浊，香蒲丛生的地方则成了黑色。水道有时扩展为一片空阔的水面，另有无数股水道汇聚到这儿。黄嘴红冠，青黑羽毛的小水凫，喧闹个不停，水道里充满了它们飞鸣的声音。它们暂时还轻视这帮年轻人，因为他们并没有能够把黑压压地呆在香蒲丛里面的、象镶上一道边那样蔓生着的湖藻上的一大群野鸭子吓跑。珍珠鸡一双双地忽隐忽现，细小的凯涅凯鸭露一下它们胸部的油光光的白羽，随即消失在水下，在远一些的地方又小心翼翼地钻出它们细小的脑袋。

船驶到了已经较稀的香蒲丛中间最后的一个空阔处，那儿连着一条密集如带的湖藻。

“我们在这儿分手，可是得当心，别在香蒲丛里平着放枪，那样可能打死船夫，也可能打死我们自己，我看没有谁想死。”潘托哈说。

“看我们今天上午谁打得多。我可是不甘心输的。”奥坎波把猎枪的子弹放在手边，说。

“我以二对一打赌。到现在我已经打了四百七十只，佩德罗打了三百二十五只，你打了四百只，苏亚雷斯打了……二十只！他是我们当中枪法最好的。”潘托哈高兴地发出讥刺的哄笑。

“这是因为我不愿意杀生……”

“应该说你不能够杀生。”阿吉雷打断他说。

“不，我不愿意。你们知道，只有巴勃罗枪法比我好……”

“另外，弹吉他琴也是这样。”阿吉雷又打断他的话。

“随你们怎么说；可是我厌恶无故杀生。干吗呢？可怜的鸟儿！”

“你真象个胆小的姑娘！”巴列笑着说。

“走吧，开枪的时候当心！前几天佩德罗的一发子弹从我的耳边嗞嗞擦过……十二点到这里会齐，回去吃午饭。”

他们分手了。潘托哈的船向左，划向湖中密集的香蒲丛里去；奥坎波向右，阿吉雷和巴列笔直朝前驶。苏亚雷斯命令他的船夫朝着一条向右拐的水道划去，沿着香蒲丛

前进。

"老爷！一群红鸭子！"不一会儿，船夫蒂基马尼对他叫。这印第安人蓦地倾向蒲舟的一边，使得它直摇晃。

蒂基马尼是一个高大结实的小伙子，圆脸膛，带蓝色的黑眼睛，以高明的猎手而闻名。

"在哪儿？"

"那儿，老爷，在船前头的香蒲里，你瞧。"

蒂基马尼面颊泛红，两眼发光，象要跳过去一样，伸出手臂指向船头。

苏亚雷斯小心地跪着，朝船夫指的地方望去。

前面香蒲丛边沿靠近水锈一般深暗的湖藻层的空处，有二十来只蓝嘴带黑条的红鸭子在嬉游。

游在前面的是一只肥大的公鸭子，它有红亮的胸部和漆黑的头，鲜艳的翅膀上一条乌黑油亮的闪发出金绿光芒的条纹。其余的鸭子或者单个或者成对地跟在后面。它们充分信赖这个地方的宁静气氛，在光芒灿烂的太阳底下感到十分舒服。它们不时把嘴伸进水里，或者尾巴朝天把身子钻到水中；有时候张开嘴巴和翅膀相互追逐，无忧无虑地嬉戏。

"开枪！开枪！"蒂基马尼急于摧毁这群快乐的野鸭。

"不，干吗呢？随它们去吧。"苏亚雷斯回答。他因为能够这样出其不意而又不惊扰地接近这群湖里已经稀少的漂亮鸟儿，感到心旷神怡。

蒂基马尼诧异地望着他，脸上现出明显的懊恼神色。

远处一声枪响，一下子扰乱了这地方笼罩着的出奇的宁寂。这群水鸟突然停住，开始不安地朝四周观望。它们把脑袋靠扰集合在一起，好似围着那大公鸭在商量什么。

“开枪吧,要不那位老爷就会抢先开枪的!’蒂基马尼看到奥坎波的船正在偷偷地向这群又快活又放心的鸭子驶过去，就坚持说。

苏亚雷斯想站起来把水鸟吓跑，可是就在这时候，那边砰地发出了一声可怕的枪响。霰弹打过去，野鸭周围飞溅起来的水花向四周扩散，在平静的水面激起一阵奇异的声响……水鸟扑翅惊飞，在血染的水里留下了三只。一只头沉在水里，一动不动地躺着；另一只身子半边打坏了，翅膀扑搧着湖藻的深暗颜色的花儿直打转；那只公鸭受了致命伤，一骨碌沉没水底，死在湖藻的根根须须里面去了。

“多野蛮！”苏亚雷斯作了个气忿而又没有办法的苦脸。

“几只?奥坎波在蒲舟里站起来,对他呼叫。

由于他理都不理，猎手们便撑过船去拾取猎物。

“撑出香蒲丛去,我不愿杀生。’苏亚雷斯泄气地命令他的船夫。

蒂基马尼老大不高兴地拿起篙子，把船头拨向湖面，朝开阔的水域撑去。

要达到开阔的水面，撑船是够辛苦的，因为湖藻象暗红色的毡毯那样，铺开来有两公里多宽。各种水鸟为了免遭损害，都在湖藻丛中营巢。人们即使仔细观察，也难以发现构

造极为精巧的鸟巢——一个个小袋子露出水面只有几厘米高，里面的鸟蛋用湖藻仔细覆盖起来。帕纳鸟从这片巨大的暗红色的毡毯下伸出它们黝黑的或者金黄的头来，稍一露面，又飞速地钻下水去。有时候，它们就只露出黑色的短嘴，可是非常靠近蒲舟。蒂基马尼举起篙子，向这些无忧无虑的鸟儿的脑袋打去；它消失片刻，水上随即泛起死鸟油光的黑色或红色的羽毛。蒂基马尼就这样打死了六只鸟，使苏亚雷斯忿怒不已。还有苏伦基阿鸟和帕纳鸟交替着出现；它们象一个个雪球那样，在朝阳下展露着纯白发亮的胸部。由于近处听不到枪声，它们用富于表情的胭脂色的大眼睛盯着这个多愁善感的猎人的轻舟，平静地看着它划过去……

最后，他们出了湖藻地带。湖水澄明如镜，清澈见底。湖底铺着一层鲜亮的绿苔，绿苔之上，鱼儿成行成列地往来倏忽，有的正在产卵。背上长着疙瘩的大虾蟆，蜷伏在洞窟里，它们的浅黑皮肤，玷污了这一片美丽光洁的翡翠地毯。

红日高照，湖面浮光耀金。彩色缤纷的光线投射到绿色的湖底，幻化成千花万彩。船过处，投下长影，遁逃的鱼儿闪亮着白肚皮，象一支支飞出的利箭。

十二点来钟，听到远处传来哨子声。苏亚雷斯站起来，看到靠岸的香蒲丛中间的一片水面上，潘托哈挥动着一条白手帕在招呼他们。

他最后一个到达，正碰上他的朋友们在谈论打猎中间

遇到的一些事情。他们每个人的船舱里都装着几十只血淋淋的死鸟。这些野鸭子不烂掉也只能给管家喂狗，因为在庄屋里，大家都已经吃腻带有泥腥味的野鸭肉，甚至吃得恶心了。潘托哈打回来的鸭子有七十只，他的三个朋友在一起，略多于这个数目。

苏亚雷斯对这样卑鄙地糟踏大批野鸭，从心底感到愤慨。他掩饰不住他的恼怒。这是又野蛮又愚蠢的行为。要是有需要去杀生，那还可以。只是为了好奇，为了炫耀打猎的本领这么干，也还算是个理由。可是，他的朋友们就没有一个有这样的本领，他们都是偷偷摸摸地过去，不加选择地乱开枪。一个真正的猎人哪能这样干。把鸟打死是很野蛮的；要打鸟，就得潇潇洒洒地，甚至带着几分高贵神态地打正在飞的鸟。在他看来，象这几个下湖的人这样，就是纯粹为杀生而杀生，成十成百地杀；杀生成癖，不能自主地随时想去杀生，那是一种可鄙的野蛮行为，也是一种毫不关心的糟踏自然资源的行为。人们由于无知或者由于怪癖，一直在把一宗有利于大众的丰富资源无可救药地加以糟踏。看来，谁也不对此加以注意。

“我们在杀死一只下金蛋的母鸡，而对此谁都没有发觉。”苏亚雷斯说。“根据‘印加’加西拉索①的著作所说，这个湖里有白鹭，双色鹤，野鹅，各种鹤类，各式各样的野鸭和水鸟——我想，在秘鲁某些偏僻的湖岸，在安科赖梅斯和瓦

①加西拉索（1539—1616年），秘鲁历史家，作家，因系‘印加帝国’后裔，自称“印加”。

伊乔的角角落落里，还是有这些鸟儿的；现在呢，我半个月二十多天来在这一带湖里漫游，看到的珍奇禽鸟就几乎只有一些红鸭子，几只蔷薇鹤，两三只灰鹭，一两只印第安人叫做‘丽马洛’的双色鹤。双色鹤是那么飘忽难见,我也只是望到它们很快地飞过的时候，揣想是那种鸟而已。它们飞得真是谐和而富有诗意，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

“哈,哈,哈!……诗人的狂想!……哈,哈,哈!”潘托哈的亲切而开心的哄笑，盖过了他的朋友们的笑声。他的朋友们也大笑着，可是都感到苏亚雷斯的评论是适当的，善意的。

“你们爱笑就笑吧,”苏亚雷斯兴致勃勃地说,“可是,我说过，我们由于心眼坏或者无知，糟踏着湖里的自然财富，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大家都毫无节制地猎捕采伐。沿湖的大部分地区，香蒲都在消失，因为一年到头只是不停地收割，就没有人肯在收割过的地方再种上它。鱼类也一天比一天少了，也是整年捕捞，连产卵的季节都不管。有些鱼，几乎要绝种了；象苏切鱼，肉味鲜美，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一种鱼，就快要没有了。鸟类更不用提了。自从城里有了火器卖，就没有一个乡下人或者赶车的没有一支猎枪，他们也没有人不喜欢打野鸭子吃。现在，后果就看得见了。由于人们贪图那么几根翎毛装饰女人帽子，我们山区里的苍鹭就给打光了；高山区的灰鼠也不见了，因为谁也没有看到驯养这种珍贵的小兽可以致富；靠近山区的草原上，骆马在消失；什么时候都掏鸵鸟蛋，掏得鸵鸟也要绝种了。至于

这边湖区，那你们已经看到，只有很少的鸟和鱼了。我怀疑再过二十年，是不是还能找到几只鸟和几条鱼来做标本。这都是在扔钱，扔掉了就再也收不回来。其实只要订出几条法令，拿出一点点作为保护金的钱来，就可以挽救这些财富免于枯竭。……可是，你对我们的人去谈谈试试看。他们哄笑一通，嗤之以鼻，说这样想的人都是异想天开。这里唯一真正有兴趣的是政治，或者叫做统治的艺术；可是说到底，却是纯粹的饥饿，想吃东西的普通的饥饿，肚子的饥饿，虚荣的饥饿……可怜的国家啊！”

他变得严肃起来，痛心疾首地说着，以那种看到了不幸而又无法匡补的诚实人的口吻说着。因为他的话很恳切，其他人也就严肃地听着他说。

“你说得对；确实是这样。”阿吉雷表示赞同。

“得选你做议员，诗人！”奥坎波又好心地笑了起来，对他说。

“别开这种蠢玩笑啦！让我做个独裁统治者，你看我会怎么干。只有独裁统治者才能做出点值得做的事情来。我们需要另一个稍微宽容些的利纳雷斯①，可是要无私，要爱国，要象个人物。其他都是乱弹琴。”苏亚雷斯坚信不疑地回答。

“那么你对我们的政治人物就都不相信了？”

“我对谁也不相信，尤其是对我们的博士们不相信。这

①利纳雷斯（1810—1861 年），秘鲁总统，独裁统治者。

批博士能说会道，好发空论，热中于读外国的小册子，可就是没长眼睛看看我们自己的需要，没有敢作敢为、实际行动的性格。我们就受这批混血种博士们的支配。他们想靠发表演说来办成一切事情；他们自以为是诚实、正派和爱国的典范；可是从他们个人的生活来看，他们暴露出他们的自私自利，狡猾贪婪，从道德到生活，都腐烂透顶……”

“朋友，把你的酒瓶拿出来瞧瞧！我敢打赌你全喝光了。’阿吉雷笑着对他说。

“我看你说得对。只有喝醉了的人才这么说话。’苏亚雷斯含着讥刺的苦笑回答。

“行啦,讨论得够啦,走吧。我饿了,也累坏了。’潘托哈打断了这场他听起来怪讨厌的议论，他觉得他朋友的每一句话都是暗指他的。

“我也饿了。”

“我也累了。”

他们在船里憋了四个小时不能走动，感到疲乏无力，想要舒展一下，走动一下。

船夫们掉转船头对着岸，把船撑进了香蒲丛里开出的水道。

天气热起来。

落上厚厚一层香蒲花而停滞的水面上，蒸发出温热而带臭味的闷人的水气。一团一团的小虫子围着船飞，不断地发出细微的嗡嗡声。

突然，一阵清脆而单调的女人声音，打破了静息的湖面

的沉寂 均匀的音节一个一个缓缓地吐出,形成一曲疲乏而又忧伤的旋律。

“ 哎唷,多美的印第安女人 !”在前面的苏亚雷斯陡地惊叫起来，他的声音在空中震响。

那是瓦塔一瓦拉。

她半身没在水草丛里，在刈香蒲和湖藻去喂牛。由于湿草的重压，她的旧得变黑了的蒲舟已经半沉下去差不多齐边了。

刈水草是她所高兴干的活儿。

她喜欢踏在水底溜滑的淤泥里，让两腿感受到湖沼里多极了的小鱼和虫子的细擦轻摩；然后去掏帕纳鸟的窝。这事情她特别熟练，因为她的眼睛习惯于发现这种水鸟在那一大片织锦上面筑的简单的鸟巢。

她是小水凫的死敌。她跟它们展开了顽强不息的战斗,对它们残酷无情。

它们一身铁青毛羽，叫声尖厉短促，非常难听；它们贴着水面迟钝地飞，伸出黄脚掌带起一线水泡：这都使她感到按捺不住的厌恶。

对她来说，这种鸟是不吉祥的鸟。有一次，她心不在焉地让一只这样的鸟儿从她桨叶能打到的地方逃掉了。就在当天下午，一块大石头从山上崩裂下来，砸死了她羊群里的四只羊。另一次，她设活套捕到的一只从她的手里飞掉了，不几天她的丈夫就挨了管家狠狠的一顿棒打；还有一次……为什么呢？还不是这不吉利的黑鸟在作怪。一碰上

小水凫，那就准会发生使她伤心的飞来横祸。可是在这天上午，她竟然好几次碰上了这种鸟儿……该死的！

这个新婚的姑娘裸露着健壮黝黑的臂膀，刚穿的新棉布衬衫下，鼓着结实高耸的胸脯。她的头发散乱地纷披在鬓角，罩着饱经风吹日晒变黑了的脸庞。她的一双海鹅羽毛般黑里透蓝的富于表情的大眼睛，在短睫毛下，象是透过精美的玻璃，闪发出纯净的光芒。

财东们命令船夫靠着刈草姑娘的蒲舟停住。

“好一个印第安美女！”巴列的一双眼睛贪婪地死盯着瓦塔一瓦拉，应声说。

苏亚雷斯面对着这健美的农村妇女，诗兴勃发，突然抒情地尖声吟诵起来：

“向你致敬，碧波中迷人的女妖，是你那受奴役的苦难的种族，洒泪汇成这万顷波涛，向你致敬！”

“住嘴，笨鹅，说话得象个人样！”潘托哈打断了诗人的抒情诗体的问候。

他然后转向这印第安妇女：

“你叫什么名字？”

愣住了的姑娘没有回答。

“你哑了吗？”潘托哈皱起眉头说。

“瓦塔一瓦拉。”她痛苦地瞅着她丈夫，回答。

“你结婚了吗？”

“多新鲜！你没看到她怀孕了吗？”苏亚雷斯笑着说。

“她是我的妻子，老爷。”皱着眉头看着这几个年轻人，

还没张过嘴的阿希阿利，插进来说。

潘托哈回头看看他的船夫：

“嘿！你倒有个漂亮老婆……走吧！”

他们重新开始前进，不久就上了岸。

“多美的女人！我们能把她弄到家里来才好……”奥坎波一离开印第安人就说。

“我们就能把她弄来。”潘托哈满有把握地说。

他们一到家，就直奔餐厅。他们觉得饿得一点劲都没有了，高叫着开午饭。

阿顺塔没有让他们等候；不一会儿，他们就狼吞虎咽地喝着用藜粟、牛奶、鸡蛋和干酪熬的汤，咬着配有土豆泥的烤羊排，吃着夹有沙丁鱼的玉米面饼子和羊奶巧克力。这些，都是由烹调当地名菜的高手阿顺塔精心地做好了的。

“我们现在干什么呢？”已经对呆在科阿乌约开始感到厌倦的阿吉雷，向空中吐出一口口烟圈，这样问。

“我要去睡一会儿。今天早晨叫我起得太早。”习惯于一直睡到中午的巴列说。

“八点还太早，真不象话！”奥坎波批评说。

“我要去写个故事。”苏亚雷斯跳起来说。

“你这个乱画符的人见鬼去吧！……啊，我的甜蜜的贞洁的白姑娘啊！……蠢话一堆！”阿吉雷批评说。

“那你干什么去？”

“我不知道；我想去打红鹤。这些该死的鸟隔老远就飞跑了，没法子打着它们。”

“我陪你去，你是唯一还象个样的人。”潘托哈说。

这时候，特罗切走了进来。他只穿着一件衬衫，手里拿着一把锋利的短刀，粗法兰绒衬衫的袖子一直卷到胳膊肘上。

“博士，我来问问您，您是不是喜欢吃烤小猪。”他亲切地微笑着说。

“当然喜欢罗，特罗切，为什么呢？”

“我有几只小猪，可以宰一只。阿顺塔对我说，印第安人已经没有黄油了……”

“这些坏蛋撒谎！他们准是不愿意给你……”

“对呀，博士。他们都是些无赖。什么也不给主人，把东西都拿到镇上去卖。”

“那是因为你们出不了价嘛。”热心维护被压迫者的苏亚雷斯插进来说。他没有注意到他的话伤了他的主人。

“我们都付钱的。”混血种很认真地回答。

“问题就在这儿。要是你们出的价钱跟镇上一样的话……”

“可是，主人总归是主人嘛，博士！”特罗切打断他的话说。

“主人又怎么了？”

“住嘴，臭作家！你懂得这些事情吗？”潘托哈又认真又不高兴地打断了他的话。

“活见鬼！要是我有一个庄园，我首先就是去跟我的佃户交朋友。”苏亚雷斯带着真诚的口气回答。

潘托哈由于刚才的议论和苏亚雷斯连续不断的讽喻，早就准备好要回击他，这时候便激动地对他说：

“你了解印第安人吗？”

“唉，我当然了解他们！”

“他们怎么样？”

苏亚雷斯被这个意想不到的问题，窘住了。他踌躇了一下说：

“他们是跟其他人一样的人；可是更有乡土气，更浑厚无知，象狗一般的温顺，比俄国的农奴还穷苦；他们爱劳动，勤奋，节俭……”

“……善良，殷勤，温和，性子好，慷慨大方，如此等等……不是吗？”潘托哈诡谲地笑着打断了他，又继续说，“不对，有些人对印第安人了解不够，只是远远地看一下，由于纯粹感情用事，由于赶时髦，或者由于随便你说的什么原因，就自封为印第安人的保护者。你只是象留声机那样，重复着那些人的蠢话。有两个主要理由证明你不了解印第安人：第一，你几乎讲不了他们的话；第二，因为你不是个庄园主。印第安民族的所有仁慈的保护者，都是象你这样的人。你们靠背诵书本来侃侃而谈，谈论那些有理由不信任你们的混血种博士，甚至还堂堂皇皇地进行辩论，因为你们掌握着一种总是具有神效的手段：大声呼吁保卫被压迫者；叨念有关平等、正义和诸如此类的永恒学说。可是，你们去跟业主们，跟庄园主们谈谈看，跟那些同印第安人打惯交道的人谈谈看，准不会有人，不会有一个人……我告诉你，不会有

一个人不向你赌咒说，世界上再也没有一种人比印加帝国的这个伟大的种族更难对付，更不通人情和不会同情，更乖戾怪僻，更口是心非，更难于容忍的了。印第安人伪善，口是心非，偷盗成性，说谎，残酷，好报仇。表面看来，他们很恭顺，因为他们哭哭啼啼，爬着走，吻那能伤害他们的手，可是，要是你不提防，你软弱，那你就倒霉了。他们能生吃掉你！这你得明白。对白人来说，再也没有比印第安人更坏、更残忍、更有准备的敌人了。印第安人……”

“这是自然的、正确的、合理合法的！”苏亚雷斯同样激动地打断了他的话。“因为四百多年来，白人除了靠印第安人过活，剥削他们，抢劫他们，吸干他们的血汗之外，再也没有干过别的。要是印第安人恨他，对他不予信任，作出人可能作出的一切事情来损害他的话，那是因为他世世代代从吃奶的时候起，就懂得白人是他的天然敌人，他就得按照对待仇敌那样地对待他。你看，这岂不是很正当，很合人情吗？！”

“事情要是象你说的这样，那我也会承认你是对的；可是，现在我们玻利维亚的这个问题，这所有问题中最大的问题，已经变成另外一种样子。如你所说，现在印第安人知道，他们从白人那儿得不到任何东西，他们难免要对白人冲撞。可笑的是有些人，以为改造印第安人的秘密，在于让他们上学校受教育。我们给印第安人提供学校和老师的那一天，也就是你的继承人只好另择国籍，变成外国人的那一天。因为那时候，这个高原上再也不会有他们容身之地了。印第

安人凭着他们的多数，会把我们闷死。玻利维亚现有的二百五十万人口中，至少有两百万是印第安人。这两百万人都知道了念书，翻阅法典和出版报纸，那会是多么倒霉的日子呀！那时候，他们会借助于你那一套关于正义和平等的原则，以它的名义消灭农村的地产所有权，自己当家作主人……,,

“无论如何，这是合理的……”苏亚雷斯想打断他。

“合理的？……你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起初，这里的土地几乎不值什么钱，使用暴力把它没收，当然是滥用了权力，甚至犯了罪；可是今天，每一笔地产都具备合法的价格，因为经过多年的不断改良，这些土地越来越有价值了。”

苏亚雷斯使劲地摇着手，又打断了他的话：

“这不是真的！高原上的地主并没有对庄园土地进行任何改良，它们今天还跟脱离印第安人掌握的时候一模一样……,,

“很好，同意。但是，当土地从印第安人的手里转到白人的手里的时候，双方都对规定的价格表示满意，现在土地已经成为业主的一项合法财产，任何人都不能把它强夺而不从根本上侵犯财产所有权，甚至在野蛮人中间也是神圣的财产所有权……”

“对呀！”本人也是大地主的奥坎波，深信不疑地表示支持。

“巴勃罗说得对。”阿吉雷也加以支持。他一直怀着很大兴趣听着这场辩论，因为他也是一个关心玻利维亚印第

安人问题的人，而且在这方面有他自己独特的看法。他也许跟诗人一样好学，喜欢阅读那种有时他无法消化的书刊，不过它们在他的思想里，在他的记忆里，总算留下了一点东西。

“这点我也愿意让步。”苏亚雷斯平静地回答：“但是我还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地主们不动手做些事情来改善印第安人的处境，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同盟者而不是奴隶。我了解俄国的社会情况，俄国农奴地位的低贱和遭受奴役的情况，引起了世界上那么多的抗议，可是我敢断言，他们的景况比起高原上可怜的印第安人来，要强过千百倍。印第安人的苦难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那真是受苦人的苦难，而俄国农奴所受的只不过是人的苦难，有时候是容易改变的。印第安人的苦难处境就决不会改变。他们一生下来就是奴隶，到死还是奴隶……”

“……我问你另一个跟前面一样的问题。俄国农奴究竟怎么样？你对我解释清楚，好让我知道你的比较是否恰当，因为我只记得高尔基的一句话，可是恐怕过于文学化了，不符合现实。”

这一问，使得苏亚雷斯更加发愣了，因为他所知道的关于俄国农奴的一点点事，也是从那位度过流浪困苦生活的作家那里了解到的。尽管如此，他还是说：

“农奴是俄国社会地位最低的人，他们几乎完全没有自由，更没有个人自由……”

“你流于一般化了。我要的是明确的答案。那里的农

奴有财产权吗？他通过努力赚来的钱是归他自己所有，还是为他人所剥夺？他可以把他的财产作为遗产留下来吗？……我希望你回答这些问题。”

苏亚雷斯在东道主的催迫下，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他感到有些不自在。说实话，他作为辩论的一方，看来并不轻松。最后他说：

“我不能明确地回答你，因为我没有机会了解你希望知道的事情。我只知道高尔基说过一句话，我记得他的话是，俄国的农奴是富人的‘有营养的食物’，就象我们的印第安人是财东们的‘有营养的食物’一样……”

“这是作家的话嘛。我只能用同一个高尔基的话来回答你——你知道，这里读过他作品的人很多——俄国的农奴也象我们的印第安人一样：偷盗，懒惰，肮脏，说谎……可是，让我们抛开那遥远的、陌生的俄国，来谈谈我们自己的国家。我听到我们的博士们攻击得最厉害的，就是攻击佃户们到主人家服劳役的制度。他们没有看到，这只不过是佃户提供劳动，作为对他们占有和耕种土地所得到的好处的补偿。你到高原上的随便哪一个庄园去，都可以看到最好的地都归佃户们使用……”

“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象庄园主一样发财呢？”苏亚雷斯激动地问。

“我这就告诉你。因为他们积习难改，墨守成规，骄傲自负。你每年都对他们说使用新式农业机器和化肥的好处……”

“业主们既不用机器，也不使化肥……”

“……还有其他的先进办法，可是他们不听你的话，不照着办。相反，他们最先出来反对任何革新和抵制任何改良的尝试。他们就只希望象他们祖先一样过日子，就只想有一个从来也不亲自看看自己庄园的傻业主，那种只要有印第安人服劳役，有几块干酪和几袋子风干土豆就满足的傻业主，来做自己的东家。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一个人用他的劳动所得，比如说八千比索吧，去买下一个庄园，既然他投下的资本得有收入，要是甚至连利息都收不回来，那资本岂不是白投了！……你问印第安人为什么贫困，这很容易答复。他们时常过节，当村长，当领头人，当乐师，一担当这种职务就把所有的积蓄花个精光，于是沦于穷困。你该觉悟了，亲爱的朋友：印第安人远看起来似乎很好，可是一接近就很可怕。老实告诉你，我恨他们恨得要死，他们恨我也恨得要死。他们那一边对我开枪，我这一边也对他们开枪，哪边不垮台，斗争就不会结束。他们偷我抢我，对我撒谎，欺骗我，而我就狠揍他们，迫害他们……”

“就象你说的那样，一直搞到他们把你吃掉为止。”

“是的，搞到要么把我吃掉，要么把他们折磨死。”

“对，老兄，应该这样……”巴列坚信不疑地表示同意。他也经常对他的印第安人动武，弄得自己的胳膊也负过伤。

“当然！……我父亲对他们很好；可是，瞧他们怎么报答的，特罗切，你说呢？”潘托哈以伤心的神色，转向他的管家说。管家一直在仔细听着，还同意他的东家所说的一切，

这不是由于讨好他，而是由于他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嗯,博士 这批流氓把他谋害了。’他指着这时候弯着腰背着一大坛泉水走到院子里来的一个短工说。

“干得好!’苏亚雷斯心里暗想,保持着沉默,因为他已经知道事情的始末。

“那么,博士,我们宰小猪吗?’特罗切更加满脸堆笑地问。

“我们先去看看。它在哪儿?”

“在栏里,博士。可是你别去,那儿很脏。还是叫他们赶出来好。”

他喊克洛林达，叫她到猪栏去把猪赶出来。

一会儿，栏门开了，出来约莫八只小猪。姑娘用一根尖头的木棒扎着它们的鼻子赶它们走。它们互相挤成一堆走着,脑袋贴着地面,一步步地摸索,摇摇晃晃的,好似纸板做的玩具。一看到它们，这群朋友都笑起来了。

“多奇怪！瞧它们好象怕走路似的。’,巴列注意着说。

“它们瞎了。”特罗切回答。他把一头离群的猪的脑袋踢了一脚，踢得它疼的哼哼直叫。

“瞎了？为什么？怎么啦？”

“要叫它们快长肉,故意弄瞎的。”

苏亚雷斯露出轻蔑的样子说：

“可是这多残忍！真可怕！”

特罗切耸了耸肩膀。他不理解给没有灵魂的畜生做个简单的手术，怎么能说是残忍。要是把人这么干了，这么说

还过得去，可是这是猪呀！

潘托哈看到这些可怜的失常的畜生，大为开心。他问：

“你在哪儿见到这样干的？”

“在科恰班巴附近一些地方看到的。”

“真的长肉快吗？”

“当然罗，博士！它们老呆在一个地方不活动，就一直长膘。”

“怎么弄瞎它们的？”

“用烧红的铁钉子刺它们的眼睛。”

“呸！”苏亚雷斯觉得毛骨悚然，赶忙掩住耳朵。

“别这么装模作样！”潘托哈看到朋友的这副模样，轻鄙地说。

他又转向特罗切，继续说：

“他妈的，你的猪养得很好嘛。我们庄园里有几头？”

“不多，博士，只有二十来头。”

“它们在哪儿？”

“放到湖边去了。”

“也象这些一样肥吗？”

“怎能呢，博士！这几头是用家里的残汤剩菜喂的，克洛林达还打草给它们吃，它们又瞎了眼；庄园的……”

“那么，”庄园主打断了他的话，“就把它们分配到最富的佃户家去喂……”

“不可能，博士！他们不会接受的！他们要反了……”着慌了的特罗切打断他说。

潘托哈跳起来：

“你说他们不接受？不接受的就抽他一顿鞭子，把他赶出庄园……要反的，那就试试看！……”

特罗切迟疑而又畏怯地摇着头。几个朋友不吱声，严肃地听着。潘托哈皱起眉头，吹着口哨，瞪着蓝天。

年轻的地主看到这寂静的场面，好象要炫耀自己不容置辩的权威一般，又用激烈的口吻补充说：

“这些野蛮人渐渐地在扔掉担子不管了，甚至变得连一点礼貌都没有。从前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他们每晚都得来问我们需要什么，来干这干那；而今除了头人和村长们以外，别的人都只是偶尔来一下……”

“这是因为你们象我们来的那天那样对待了他们……”苏亚雷斯打断他的话说。

潘托哈不理睬他，继续说着：

“可是我不许他们这么干。他们要闹，我就拉紧缰绳，看谁得胜。”

“当然是你得胜；可是有一天你冷不防给他们抓住，那你知道，他们会吃掉你。”苏亚雷斯深信不疑地说。

潘托哈转向他的朋友，暴跳如雷：

“你以为这就能唬住我吗？我先杀它个百把人，往后他们爱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

“要是你豁出性命，那没有话说！可是……”

“还不是你怕印第安人。”潘托哈带着讥讽的口吻打断他的话。

“不,我不怕他们,我怜悯他们。”

“也怕,伙计!”东道主肯定地说。他的声调变得柔和了。

“随你怎么说吧。”苏亚雷斯平静地瞪着他的朋友。

难堪的沉默。庄园主由于特别顽固,过于自爱,听到反对的意见太容易激动,就重复他的命令:

“你已经知道了,特罗切。把猪分配给庄园里主要的佃户,弄瞎它们的眼睛让它们长膘……”

苏亚雷斯带着劝说的柔和口吻,还继续说:

“唉,巴勃罗,这太可怕了。别这么残酷,就为我行行好吧……”

潘托哈听着他朋友的腔调,诡谲地微笑着。

“你的心肠象娘儿们,亲爱的苏亚雷斯。我不愿意使你痛苦,要使你高兴。别扎它们的眼睛了,特罗切,可是,得把它们分到庄园里最富的佃户家去。”

“好的,博士,可是您会看到,他们要埋怨的。”

“让他们发火去吧!……可是我看你也怕他们,最好还是我亲自去下命令……把我的鞭子给我。你呢,”他对阿吉雷说,“去拿你的猎枪跟我一起去,过后我们到湖边去。”

阿吉雷很喜欢看残暴的场面。他跟着他的朋友,两个人向分散在科罗拉多河沿岸和小山缓坡上的茅屋进发。

他们来到了第一家。当他们快到屋檐下的时候,两只毛绒绒的大狗气势汹汹地蹿出来扑向他们,它们满头蓬松的灰色长毛里面,露出两双含着敌意的眼睛;可是,年轻人拿起石头又稳又狠地打去,打得它们不得不仓皇逃走。一

听到狗叫,屋主人切加,一个高大健壮、脸膛方正、气色和顺的中年汉子，出现在矮墙边。他一看到这两个年轻人，就微微皱着眉头，缓步迎上来打招呼：

“你好,老爷。”

“嗨,流氓！你在家干什么？”

“补网,老爷。”

“好！我下了命令,交给你一头猪。”

“谢谢,老爷！”印第安人十分感激地回答。

“见鬼,混蛋,你以为我送给你呀！那是派给你喂的,喂肥了,我要的时候,就交还给我。”

那印第安人板起了脸，眉心拧成一道深深的皱纹。他不回答一句话。

“你没听见吗,无赖？”潘托哈问他。

“唔,听见了；可是我不明白怎样干你叫我干的事情。”

“怎么啦,二流子？”

切加用手指着猪栏，里面有两头猪系着腿拴在那儿。它们鼻子尖尖的，瘦得象干柴一样。

“你看我们自己的牲口是个啥样子。没得东西喂，拖得快要死了，你怎么能叫我们喂肥你的呢？”

潘托哈耸了耸肩膀。

“这不关我的事。谁不愿意接受我的猪，谁就滚蛋。就这么办。”

“好,我走,可是得收了我的庄稼才走。”切加平静地回答。

潘托哈气得满脸通红。这个答复在他听来简直傲慢透顶,他咽不下去。

“你滚,现在就得滚,混蛋,知道吗?不收庄稼就得滚。”

印第安人满怀仇恨，狠狠地盯了他一眼：

“为什么,你并没有给我种子。”

“放肆!你就这样回答东家吗?……有你的,强盗!”

他狂怒地扑向印第安人,鞭子在他的头上、背上、身上，没命地抽下来，落到哪里就算哪里。这汉子用手掩着脸，在院子里奔逃，象公牛一样号叫。

“饶了他吧,多可怜!”阿吉雷看着这种霸道行为,感到十分不快，拉住他的胳膊劝解。

“老爷,饶了我,老爷……大老爷!”印第安人哀求着。一线鲜血从他脑袋上的一个大伤口里涌出来，流到脸上和脖子上，把他的发黄的补钉衬衣浸上了大片紫红颜色。他尽力捂住伤口不让血流出来。

“难道地也是你的吗,强盗?”潘托哈咬牙切齿地怒骂。

印第安人跪到他的脚下，低下头来痛苦地哀求：

“饶了我,老爷,我服从你!……”

“你得走,现在就得走!”

“好,老爷,我这就走,可是我岁数大了,你别虐待我。”切加不是由于疼痛，而是由于愤怒和忿恨而吞声饮泣，可是装成顺从求饶的样子。

“你真不公道,你会弄得没有一个佃户。”阿吉雷动了怜悯心，后悔不该跟着他来。

“可他为什么这样放肆？”

“朋友，讲点道理嘛！你瞧瞧这个，”他指着破茅屋说，“你瞧，这些可怜的人日子过得比狗还不如。”

他诚心希望纠正一桩错事，接着补充说：

“我求你别插嘴，让我来办这事。”

“喂，”他对印第安人说，“我会求东家不让你走，可是下次你不许这样放肆……起来，去治治伤……拿去。”

他从票夹里拿出两张钞票来给他。

“老爷！……老爷！……”

印第安人爬到年轻人的前面，恭顺地吻他的手，然后再到潘托哈前面也吻了手。可是，等到两个年轻地主离开了他的家，他就站起来，心怀深仇大恨，咬牙切齿地咆哮：

“等着瞧吧，该死的东西！……”

十一

“前几天你对我说，有人想到庄园来领块地，是吗？”

“是的，大爷。”

“他年轻吗？有钱吗？”

“他结婚有一年了，有一对牛，两头骡子，二十头羊，有女人和一个孩子。”

“好，那好。你告诉他，他爱什么时候来都成。”

阿帕涅惊讶地望着管家。

“难道还有空地给他吗？所有的地都有人占着。”

“怎么会是所有的地呢？曼努诺和基尔科两家的地都闲着……不，只有曼努诺家的，因为基尔科的大儿子是个小青年了，可以种他爸领的那块地了。”

头人诧异地望着他，以为是听错了。

“曼努诺的地？不可能，寡妇还在，她也有一个儿子。”

“可是那还是个娃娃，派不上用场。难道你以为我们要等她的孩子长大了种那地吗？”

特罗切大声笑着，对自己的雄辩深感满意。

“那你叫寡妇怎么办呢？”乔克乌恩卡参加了辩论，插进来问他，同时仔细观察他的两眼深处。这管家靠着东家和他的朋友在庄园里，觉得自己强而有力，想表现得严厉强硬。

“这关我什么事？随她便。滚她的蛋！”他第一次顶住了老人的逼视。

“她上哪儿去呢？哪儿也不会收留她。没有一个东家会接受一个拖着娃娃的寡妇。”

特罗切好象使了个巧计抓住了老人的把柄一样，又兴致勃勃地笑起来。

“你瞧，你自己就承认了嘛；你说：‘没有一个东家会接受她。’那么，你为什么叫我们留下她呢？”

老人严肃地回答说：

“因为她家父子相传，一直住在这儿。当我父亲来到科阿乌约定居的时候——这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坎图瓦拉家就种着目前寡妇占的那片地。那时候，地是我们族

里的，给与她家耕种。往后，你们种族的人来了，强占了我们的地，在氏族公社原来的地方建立了庄园。尽管多数人为了逃避白种人的残暴统治，迁徙到其他地方去了，可是热爱自己土地的坎图瓦拉家族的人，还是宁肯留下来服劳役。他们也象我父亲那样留下来了。阿帕涅、阿鲁基帕、马利亚瓦、托科尔库基，还有其他许多家族，也留下来了。我年纪老了，牙齿都掉了，可是我的记忆力还好。我可以告诉你，我亲眼看到坎图瓦拉家的房子重修过三次。我是曼努诺的爷爷的朋友，看着曼努诺生下的。我每次看到坎图瓦拉家盖房子的那块地方，就好象看到了他家四代死在那儿的人的白骨。你看，你叫寡妇远走他乡是不是公平合理 ?…… ”

老人激动得发抖，又仔细端详管家。阿帕涅使劲闭上眼皮，粗硬的睫毛里含着的一颗颤动的泪珠立即滚了下来。

特罗切不自在了,可是装得声色俱厉,回答说：

“说得倒挺好……这是老黄历了。老爷买下这个庄园，他有权利干他爱干的事。”

“是的,他有;可是,我们难道就没有一点权利,就算那只是怜悯人家的权利?”

特罗切遭到反驳，真的变得严厉起来。他惯于横行霸道,为所欲为,难得碰上这种情况。

“行啦，我们在浪费时间……寡妇没有成年的孩子，这又不是我的过错。”

乔克乌恩卡既生气,更伤心,回答说：

“没有成年的孩子，那也不是她的过错，何况她的丈夫是给庄园服劳役死掉的。”

“这跟我有什么相干？他死掉，那是时辰到了。另外，他是给大水冲走的,又不是我杀了他。”

“可是，他是由于你的缘故才死的。要是你没有派他出去，他现在还活着……”

特罗切走到他的面前，这次轮到他盯住老人的眼睛，慢吞吞而怒冲冲地回答：

“嘿，看来你在跟我斗嘴。我什么也不想听。有一块空地,我给出去了。”

老人不为他的目光所慑,泰然地微笑着,回答：

“好嘛,大爷,可是照我看,寡妇准不会走。”

“你说她准不会走？”老人的安详把特罗切刺激得跳了起来。“她不走，那就拿棍子撵她走，他妈的！这儿大家都得听从命令。谁不服从……就滚蛋！……滚到他爱去的地方去……”

两个老人愁眉苦脸，辞别回家。他们又气又恨，不发一言。

“这日子熬不下去啦。”乔克乌恩卡老人到了家门口,终于用低沉的声调，自言自语般地说。

“老人，你好象刚看到这个样子。”阿帕涅恭恭敬敬地对他说。

“坏事情看得多了,头人,可是你无法挽救,只能装做没看见，因为当你知道干坏事的总是逍遥法外，这就更加可

怕。你决不要忘记这一点。再见，头人。”

他进了他的小茅屋。阿帕涅也一路沉思着，走回家去。

这时候，特罗切赶忙去找地主谈话。照他看来，乔克乌恩卡很有道理，他不愿触怒他。印第安人服从他；如果他要干，他能鼓动他们起来造反。

他看见潘托哈伸开腿躺在扶手椅里抽烟。因为刚吃饱饭，睡意盎然，合着眼皮，坎肩敞开，旁边的一张椅子上，扔着几乎从不离手的钢丝柄皮鞭。

“怎么啦，特罗切？”他好不容易睁开眼睛，问。

“没结果，老爷头人和乔克乌恩卡来了。”

“老头子们怎么说？”

“老一套。乔克乌恩卡希望别赶那寡妇。”

潘托哈皱起眉头，抓起鞭子来心不在焉地在靴筒上轻轻敲着。

“我看这老头子太过份了。你说呢？”

“我也这么想，博士；可是又不好对他说什么。他能对我们干出坏事来。”

潘托哈在椅子里坐起来：

“看得出你怕他，不象我想象的那么勇敢。我要去把这老家伙抽一顿鞭子给你看看……我不怕他！”

他站起来，摆出吓人的姿势摇着头。他把挽着鞭子的右手食指插进坎肩的口袋，左手拿着香烟不住地吸着，昂起头吐出烟圈，劈开两腿稳稳地踏在地上，两眼透过光洁的玻璃窗，追踪着一只疾飞的沙鸥。等到那鸟隐入光闪闪的

天际看不清楚之后，他没精打采地问：

“今晚我们有好吃的吗？”

“有，博士。有鸡蛋土豆泥、烤玉米饭、土豆烤羊肉和咖啡。”

“这太少。我和我的朋友喜欢吃得好。我想吃一顿大杂拌，吃一顿烧烤。你只给我们吃过一顿。”

“没有母鸡呀，博士。烧烤只有用鸡肉做，才好吃。鸭子肉发黑，有腥味，不行。可是眼下母鸡都在下蛋。”

“那有什么关系呀？”

特罗切带着伤心的神色争辩说：

“母鸡都是我女儿的，她只有这么一点私房。”

“庄园里难道没有吗？我给你留下了二十多只。”

“都送进城了，博士。太太来信要。”

“那你为什么不向佃户要呢？”

“他们不给。他们把母鸡藏起来，说是在孵小鸡。”

“不给！多新鲜……不给就抢！你看他们怎么给我。把大厅里的枪拿来。”

特罗切走到放枪架的大厅里去，潘托哈则进了卧室。他的客人们躺在床上，在抽烟和闲聊。奥坎波正在给他们讲他的一个虚构的风流故事。

“我邀你们打猎去，同意吗？”

巴列答应去；阿吉雷要睡觉；奥坎波老追克洛林达，已经跟她幽会了一次，现在推说疲倦了；苏亚雷斯庄严地宣布，他觉得灵感来了，要写他好多天来一直在写的一个印加

传说的最后几段。

“扔下那些印加人，跟我们走吧。”巴列邀他。

苏亚雷斯拒绝了。他不怕朋友们的讥笑，向他们说明了他的计划。

他有几个宏大的计划，包括写一首长诗，一个剧本和一本小说，此外还要写几篇传说。传说发生的地点，定在蒂基纳湖峡中的塔拉科角和汉科阿马亚角之间变幻莫测的湖滩一带。长诗的情节，要在遥远的、浑沌的印加帝国建立的时期展开，其中少不得要有曼科一卡帕克①和奥克略妈妈②等英雄人物。剧本的情节发生于殖民地时期末，将有争取独立的领袖图帕克一阿马鲁③的活动。至于小说，是关于西班牙征服者的；他们的豪强勇猛和从事屠杀毁灭的凶暴，在人类编年史中无与伦比。因此，他就需要研究当地的风物，收集有关动植物的资料。他决定专门到的的喀喀岛旅行一趟，因为根据传说，那儿是伟大的印加帝国建国者的发祥地。不仅如此，他还要到库斯科去，就地研究传奇人物曼科一卡帕克所培育的文明的遗迹。这种漫无目的的闲逛，这种对美丽飞鸟的任意屠杀，只和他的朋友们有缘。这些俗物除了混日子以外不关心其他的事。他们与迷人的艺术无缘，不能凭借伟大理想的翅膀奔腾驰骋；有耳听不

① 曼科一卡帕克，传说中十二世纪时开创印加帝国的第一个印加王。

② 奥克略妈妈，传说中太阳神之女，曼科一卡帕克的妻子。

③ 图帕克一阿马鲁，“印加帝国”的后裔，1780年举行起义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为西班牙人所杀。

见大自然迸发的庄严声息，有眼不能欣赏将尽的苍茫暮色和染着落日余晖的水波，为之心醉神移……

他一边这么说着,就站了起来,头发披散,两眼放光,挥舞着手臂，声音也变得高昂了。

其他几个人高高兴兴地听他说话，对他愤激的演说腔调报以开心的哄笑，认为他们的朋友这样激动准是发了疯。

“安静些,朋友,你会叫得使巧克力难以消化。”巴列微笑着摇着他的胳膊说。

“我们走,别管这疯子!”潘托哈拉过巴列叫他一道走。

他们走了出去。可是，潘托哈不象往常那样向湖旁走，也不象他们去打兔子的时候那样向山上走，而是转向左边，向分散在河两岸的平原上的印第安茅屋走去。

“嗨,到哪儿去?”巴列叫他。

“跟我来,伙计,别担心。”

他们来到第一所茅屋。潘托哈望了望畜栏。两头牛拴在石头上，吃着一把嫩香蒲草，一头猪拱着前几天的雨水汇成的烂泥浆。佃户一看到主人来了，就走上前来向他们打招呼。他的女人和几个孩子赶忙跑到厨房里去躲起来。

“老兄,看来他们怕你。”

“他们太不懂礼貌，就得这么干。我不拿棍子揍他们，他们得不到教训。”

印第安人走上前来。潘托哈仔细看了看畜栏，没有发现他要找的东西。他为了不答理那佃户恭顺的敬礼，就向他转过背去。

“行,走吧 这儿什么也没有。”

“可是,到哪儿去呀?”巴列摸不透主人的意图,又问。

“等等嘛……耐心地等一等……我们到那些人家去。”

他指着远处一片耕地旁边的一家人家，那是一排屋子的第一家。

巴列走到中途，在泥塘旁边停住了，泥塘里有几头猪在里面嬉闹。

三个小不过四岁也大不过七岁的孩子，看着这群猪。最大的那个只穿着一件肩头和胸口上都打了补丁，背后到处是洞的齐膝衬衫。由于穿久了，经过长期日晒和尘土，衬衫原来的白底子变成了说不出的一种土灰色。另外两个只披着一条又脏又破的布片。三个孩子都光头赤脚，泥巴在脏脸上结成了一层黑壳，几乎连鼻孔都要蒙住。

一条满身长毛蒙着一层灰土的栗色小狗，跟他们在一道。它一发现那两个猎人，就躲到孩子们的旁边，夹着尾巴，头贴到地面上偷偷地看着他们。

“我们打了它好不好？”潘托哈把未装弹药的枪瞄准瘦狗的脑袋说。

三个孩子一看到他这模样，突然放声大哭，吓得象钉在地上一般不能移动一步。

“孩子们多可怜 别吓唬他们了!”他的同伴干涉说。

他们继续前进，一走近那些屋子，狗便开始狂吠。

他们来到第一所房屋的门口，没有碰到一个人。

畜栏里，一头长着从根部就半磨损的大角的干瘦花母

牛在反刍；厨房里有兔子在跑动；几只母鸡在院子里啄食。

潘托哈赶忙把猎枪端起来靠近面颊。

“砰！”

一只母鸡扑着翅膀在地上翻滚，扑下一撮撮染血的羽毛。另外几只被枪声吓坏了，一边朝主人家给它们作窝的厨房跑，一边回头看着猎人。躲在破房子紧里面的印第安主妇奔跑出来，抓住脚把鸡提了起来。她一看到血糊糊的鸡抽动着腿，就开始哭起来。潘托哈被这女人几乎发呆的表情逗得发笑了。

“哎哟,老爷!这是只下蛋鸡呀!”她对着死鸡抽泣着。

“那更好,更肥。”

“只有这只鸡下蛋。”

潘托哈发脾气了：

“你们为什么不把鸡送到庄屋里去？难道不给你们钱吗?去,擦眼泪去!”

他的手指伸进衣袋，拈出一个比索扔到地上给她，从吓呆了的女人手里夺下猎获的鸡，交给朋友，两个人心满意足地欢笑着走了。这主妇伤心地哭泣着，不敢把抵不了她下蛋鸡四分之一价钱的那个比索拾起来。

他们走到同第一家只隔一道土坯矮墙的另一家。两只阴沉沉的绒毛狗守卫着那家人家。它们被这种没见过的卑鄙行为激怒了，耸立起来象箭似地扑向这两个闯过来的人。巴列把鸡放在地上，开始用大石头打狗。狗没命地吠着，虽然不敢蹿上来咬他们，但是围在他们周围窥伺着机会。

“ 打这两条狗 ,呃 ?看枪 ! ”

潘托哈冷酷地瞄准一条狗的耳朵开了枪。那条大一些的狗猛然一跃，蓦地倒了下来，吠叫一下子变为哀号，四脚朝天左右翻滚，喉咙里发出临死的咕噜咕噜的响声。

“ 打得好 ,老兄 ,再干那一条。”巴列喝采。他看见另一条狗又气又恨，呲牙咧嘴，狂暴地去追他向它扔去的石头，感到大为开心。

“ 遵命 ,亲爱的 !”

他又开了一枪；可是，也许由于狗离得比较远，也许由于他注意不够，子弹打出去没有取得致命的效果，只是打进了狗脖子。可怜的狗发出愤怒和疼痛的长号，猛冲着逃跑了。

那家的主人听到喧扰声，看见东家来了，怕伤了他两条很凶猛的狗，赶忙跑出来迎接；可是，当他看见一条已经变成尸体，另一条流着血逃跑的时候，他猛地停步下来，收敛起嘴角上的殷勤微笑，眼望着狗的僵硬的尸体，用严峻的责备口吻质问：

“ 你为什么打死我这条狗？我把它从小养大，它从来不咬人。”

潘托哈高高兴兴、轻轻松松地嬉笑着，不答话就走了。那印第安人把手交叉着放在胸前，燃烧着满腔怒火瞪着他走开。

“ 老兄……再到哪儿去呢 ?”巴列抓着脚倒提着死鸡 ,越来越不高兴地叫嚷。

“别傻,这是明天做烧烤吃的。”

“可是就你开枪,我至今还没捞上一发子弹。”

潘托哈看到他的朋友要生气，不高兴地把枪递给他，接过死鸡提着。

巴列手脚不灵，没取得多大成绩：六枪只打了两只小鸡；可是，他却激起了整个村子的愤怒。他们走到哪儿，哪儿就乱成一团。村子里所有的狗都朝他们吠叫；孩子们一看到他们就跑回去躲了起来；妇女们不敢迎上来对他们打招呼，相反，她们战战兢兢地躲在门洞里，从黑暗的墙角深处窥探着东家们的行止；或者抓住她们的狗，紧捂住它们的嘴，爱抚地把它们贴在自己的膝前，保护它们不受强盗们的伤害……

十二

羊群的嘴对着风，笔直地走着。

地平线上没有一线阳光。前面远处，一座遮断视野的扁平山头，消融在一片迷蒙的灰色里。东方的天际，丛立着群山的雪峰。中间，一条曲折的河道划过广阔的草原；它那带红的泥水缓慢无声地流着，好似要延长抚爱大地的时间，在草茎和香蒲摇曳的地方卷起一个个的漩涡……

“嘘!……嘘!”

带头羊走弯了路，向一个有几只沙鸥在嬉戏的泥潭走去。牧羊姑娘从地上拾起一个硬土块，用弹石叉把它越过

羊群打到那只羊的地方。小狗苏帕亚也奔向羊群前头，吠了几声，咬了那羊一口，把走错路的羊群赶上正路，就高高兴兴地摇着尾巴回到了女主人的身旁。

苏帕亚象印第安民族传说中的魔犬一样，全身乌黑多毛，它瘦削背脊上披着的长毛，发出古铜色的反光。它脾气很坏，老是阴沉沉的，难得跟谁交上朋友。有时候它不那么孤僻阴郁，跟在草原上游荡的野狗混到一块儿去，那也只是为了寻衅打架，而结果它也并不总是打赢，因为它吃不饱，牧羊看家又不得休息，身体一直是瘦棱棱的。

现在，它低着头跟着羊群，好似陷入沉思默想，表情严肃而又沉着。只有它的女主人的声音，才能使它高兴起来。当她叫它作一件事情的时候，它那锐敏而柔和的眼睛便闪露出极其欢欣的光芒，表现出忠顺服从的神态。

它对任何没有获得它的友谊的人，总是凶凶地呲牙咧嘴，可是，它一看到穿长裤子的就要逃跑。长裤子使它禁不住害怕，也许是因为它知道随着长裤子来的，便是猎枪发出的惊天动地的爆炸。它远远地一看到庄园主们的身影，就要钻到它的女主人的身边躲起来。这条慎重的狗这种本能的表现，完全与白种征服者的脚踏到哪里就在那里散播文明和进步的说法背道而驰。

牧羊姑娘和她的羊群及时来到了她经常放牧的山丘。姑娘兴致勃勃地走着，因为她丈夫在山脚下傍河的一片平坦而肥沃的土地上修建的新屋，都已经砌好墙了。

这天上午阴暗多风，预示着佃户们焦心地期待着的卡

尔门节的雪快要落下来了。

遥远的天边，大块大块的乌云从四面八方升起，映罩在波浪翻滚的湖面，使湖水象擦光的锡片那样发出迷蒙的颜色。湛蓝的天空被乌云点染，在渐渐阴暗下来，整个景色都变得朦胧浑沌了。

一切都宛似消融在阴暗之中,山、湖、河流、房屋都带上了灰土的颜色。就连湖边岸旁的香蒲丛，也好似成了黑糊糊的一片。

瓦塔一瓦拉站在山顶围成一圈的岩石中间一块突出的巨石上，心神恍惚地俯视着湖面沸腾一般的滚滚波涛。她的羊儿正踏着悬崖陡石，吃着石头缝里长的嫩草。小狗苏帕亚嗅着风，显得多疑而又郁闷。

一大群一大群水鸦在湖岸边上飞旋，沙鸥发出尖锐的鸣声,追逐波浪,翻腾起伏。

牧羊姑娘在了望三五成群地从远处返回的渔舟，片片草帆宛如另外一些飞鸥，栖憩在动荡的水面。湖上波腾浪涌，连绵地隆隆地推向香蒲丛中，才归于消失。

苏帕亚嗅了嗅风，突然盯着来路，开始狂怒地吠叫起来。瓦塔一瓦拉转过脸来，看到东家和他的朋友们正沿着斜坡爬上来。

她不知怎么的感到恐惧。她想抛下她的羊群逃跑，远远避开财东们；可是，要实现这个意图，只能走他们正在上来的那条小路，因为山头另一边的岩壁，宛似斧削般垂直地直落到湖面上。

她躲在岩缝里，背朝着在脚底下光秃的岩石中间蜿蜒上升的小路，假装没有看见他们。

近处，“砰”地发出了一声枪响。苏帕亚跑过来躲到了它女主人的身边。在石隙岩缝中躲风的雉鸡，成群地飞逃起来。一只被打死的鹧鸪，落到路旁的石缝里，血染红了旁边的石头。

“这边来,鸟掉在这边了！”

年轻人眼盯着岩缝，用他们的枪管撩拨着丛生的强劲野草，一路跑上来。他们越往上走，牧羊姑娘就越胆战心惊，似乎想钻到地下去那样俯下身子。

“你在瞧什么？”

东家对她开口了，她装做没听见。

“嗨,女人,看见这儿落下的一只鹧鸪吗？”在攀登一块大石头的潘托哈又问。

瓦塔—瓦拉指了指那死鸟。

“在那儿。”

潘托哈跳上石头,捡起猎物,察看着,对他的朋友们说：

“瞧,打得多准,正好打在头上！”

“你错了,”苏亚雷斯嘲讽地说,“打在尾巴下面。”

“只有你才那么打,笨货。”

他又看了看手里的鸟，高兴地补充说：

“打了只多好的鸟儿,这一下我们至少可以换换口味。”

“最好的猎物是那个。”巴列指着年轻姑娘说。

潘托哈把眼睛转向牧羊姑娘，认出了她来，欢乐地表示

同意：

“他妈的,这是瓦塔一瓦拉。我们怎么办呢？”

“把她带走。”

“不,老兄,别去打扰她。”苏亚雷斯表示反对。

“说蠢话！可是把她带到哪儿去呢？”

“带到岩洞里去。”

“她会跟我们走吗？听说这些人都不敢进洞；他们害怕那岩洞。”

“别胡闹了,我们走吧。”苏亚雷斯坚持说。

“这么好一个女人算胡闹？你疯了吗？你要是乐意，你走你的。”奥坎波回答。

瓦塔一瓦拉听着他们谈话，听不懂，可是感觉到他们在谈论她，就更加惊慌起来，好象害怕大祸临头那样心神不安。

潘托哈又对这个凝视着湖水而又毫不放松警惕白人行动的姑娘说：

“你在瞧什么？”

“没瞧什么,东家。”

“你的丈夫在哪儿？”

印第安姑娘用手指着湖说：

“在湖里捕鱼。”

“他妈的！这么个天气我可不敢下湖。瞧这云多黑！”苏亚雷斯指着云封的地平线说。

“这湖变成了什么个模样了！水都乌黑了。我们从来

没有见到过它象这样子。”巴列一直爬上了瓦塔一瓦拉站着的那块岩石的顶端，说。

他随即转向他的朋友们补充说：

“你们上来瞧瞧，真吓人。”

年轻人都攀上那高处，眺望这一大片怵目惊心的景色。

乌云笼罩着整个天宇，垂直地直压在白色浪花翻腾的湖面。一切都沉没在迷蒙之中；天空好似张着一片无垠的黑布，光线只能从这绵密的织物隙缝里渗漏下来。

“这季节，天气从来不是这样的，这是怎么啦？”潘托哈问这个印第安女人。

“这是‘凯纳亚’，老爷。”

“什么是‘凯纳亚’？”

“就是这满天乌云，这是灾祸临头的先兆。”

“你怕吗？”

“怕。”

“怕什么呢？”

印第安姑娘耸了耸肩膀：

“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害怕。”

“多可怜！别惊扰她啦！”苏亚雷斯为惨戚的景色和牧羊姑娘的话所打动，坚持说。

“你就跟鹧鸪那样胆小。难道和我们一道消遣消遣，你一点没有兴趣吗？”潘托哈也坚持说。他两眼盯着瓦塔—瓦拉，从她那古铜色的甜蜜的脸膛上发现了新的魅力。

“喂，”他对她说，“听说这儿有个岩洞，带我们去。”

印第安姑娘伸手指指山路回答：

“这条路一直通向那个洞。要是我走了，我的羊儿会走散。”

潘托哈假装发脾气。

“这就是说你不服从罗，是吗？当心点！我是东家，有权利发命令，你得无条件地服从我……你以为你可以跟我开玩笑吗？想得倒好！”

瓦塔—瓦拉不答腔，把弹石叉缠在腰里，穿起草鞋，拿起纺锤。可是，她在走下她的了望处之前，举起胳膊向着已经靠近香蒲丛边沿的渔夫们招了招手。

粗重的雨点开始落在干燥多尘的地面，击起稀薄的尘雾。羊儿向石壁下奔跑，苏帕亚背上的长毛耸立起来，狂怒地绕着这帮年轻地主咆哮。

“我呆在这儿看这个。”苏亚雷斯对这几个胁迫着姑娘走去的朋友说。

瓦塔一瓦拉也许是因为肚子大了走不动，也许是想拖延时间好让渔夫们赶上山来，在前头走得很慢。

“但愿你孤零零一个人交好运！”潘托哈诡谲地回答。

苏亚雷斯带着疲乏和厌恶的神色，坐到牧羊姑娘原来坐的那个地方，眺望开阔的湖山。他的朋友们则看着这个装束淡雅自然的女人，几乎骤然激奋热狂起来。他们决心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如果对方不愿意就用暴力来取得她。

“这叫什么洞？”他们来到洞前时，奥坎波指着黑魆魆的洞口问。

“这是魔鬼住的地方!”瓦塔—瓦拉害怕地说。

她想唬住财东们，随即补充说：

“夜间有鬼叫声从洞里传出来，还看得见闪闪烁烁的鬼眼。”

“你呢,你看到过吗？”

“我还是孩子的时候看到过一次；可是我夜里从不到这儿来。”

她突然叫了一声，带着并非假装的惊惶神色，指着洞口说：

“瞧,在那儿!……”

“什么？”

“魔鬼!……”

她当真象得了热病一般，吓得簌簌发抖。

这帮年轻地主更走近洞口，确实看到洞底深处闪着两团幽暗的滴溜圆的光芒。

“果真有鬼!”阿吉雷本能地退后一步说。

“傻瓜！这是只猫头鹰。瞧!”潘托哈把猎枪贴近脸膛，瞄准开火。

枪声打响，莱克一莱克鸟便发出尖锐的啼叫飞逃。一群鸟儿从洞里逃出来，翅膀擦着了年轻人的头。烟消了，两团光也不见了。

“瞧见了吗？那是只猫头鹰。你们干吗相信这个……”

潘托哈走进洞，点起一根火柴朝黑漆漆的洞底走去。不一会，他抓着灰色的翅膀把那不祥夜鸟的还温热的尸体提

了出来。

“这就是魔鬼！”

他把死枭扔到印第安姑娘的脚前。瓦塔一瓦拉叫不出声来，用手捂着脸恐怖得直哆嗦。

雨下得更猛更密。疾风在劲草丛中呼啸，在石缝之间呜咽咆哮。平原上飘卷着巨大的尘柱，宛似从天而降的一种模糊的声息，充塞天宇。

“进去吧，我们挨雨淋了。”奥坎波建议说。

瓦塔—瓦拉以漠不关心的神情，不吱声地离开这帮人，朝她的羊群的方向就走。

“你呢，为什么不进去？”潘托哈问她。

“不，老爷，我害怕。”

“多蠢！难道你没有看到这魔鬼吗？”他指着死枭说。

“那是它变成了这个样子。魔鬼是枪打不死的……”

“你会淋个透湿。雨停了你再走。”

“我走啦！”她低声地但是坚定地回答。

“快动手，伙计们！”潘托哈说。

他一把抓住她的手，想把她拖走。瓦塔一瓦拉跌倒在地上，愤怒得直发抖。

苏帕亚耸起耳朵，双眼发出怒火，蹿上去一口咬住进攻者的衣服。

“松口，该死的！”

奥坎波用枪托在这瘦弱的畜生身上猛击了一下，只听得“喀嚓”一声，苏帕亚松开嘴，跛着腿汪汪地哀叫着逃

开。

瓦塔一瓦拉向着她的狗那边猛地蹦跳起来，试图扭脱逃走，可是潘托哈象一条斗牛犬那样紧紧擒住了她。印第安姑娘迸发出尖声的哀叫，奥坎波粗重的手掌立即又捂住了她的嘴。

他们想抬起她来；然而她又灵活又强壮，用指甲、牙齿和双脚来保卫自己。她脚踢、嘴咬、指抓；象猛禽爪子一般的指甲掐伤了一个；可是其他的人兴奋得象野兽，卑污地把她拖进了岩洞……

一会儿以后，他们奔出洞来。潘托哈和奥坎波的手上衣服上都沾着血。阿吉雷脸色发白，巴列踉踉跄跄，几乎要晕倒。

“你们没瞧见吗？……她快要死了。”

“我们怎么办？”阿吉雷惶惑地问。

“该叫个人来……是谁打了她那一下？”

“不知道。”潘托哈回答。

“我听到她好象断了一根骨头。”

“阿莱霍从那边来了！”巴列说。

“他还是跑着来的。”

“我们告诉他吗？”

“干吗？他不会让我们安生。”潘托哈冷冰冰地说。

他们走过去迎住他。巴列一面擦着衣服上的血迹，一面满不在乎地吹起口哨来；奥坎波神经质地咧开嘴笑着；潘托哈似乎极力想抹去泄露罪行的痕迹，一股劲地仔细擦他

的枪托；阿吉雷沮丧地板着脸。

“你们终于心满意足了,出来了!”苏亚雷斯发现他们走过来的那副样子，责备他们说。

其他的人不吱声，似乎都畏畏缩缩，表现得很不自在。

“她呢?她在哪儿?”苏亚雷斯看到朋友们沉默不语,态度狼狈，开始模糊地感到有些害怕。

“她留在里边。”潘托哈支吾搪塞着,接着又说：

“回家去吧,该吃午饭了。”

回家的路对他们显得很远。吃饭的时候尽管有克洛林达在场，也没有引起他们的兴致。要是换个场合，老爷们准会兴高采烈地跟她调笑一场，因为今天这个漂亮姑娘满头乌亮的黑发分梳开来，在背后扎成两根大辫子；穿着一件红色紧身背心，显得胸部高高地鼓了起来。

“人一干亏心事就心绪不佳。”苏亚雷斯讥讽地对他们说。

可是，谁也没有答腔。

“你们去打猎吗？”奥坎波对他的同谋们使了个眼色问。

“我要去睡觉。”潘托哈不高兴地说。

“我要去工作。”苏亚雷斯拒绝了。

另外三个带着枪走出门去；一到外面阿吉雷就对他们说：

“我看我们干了件荒唐事；我不去看看瓦塔一瓦拉，心就安定不下来。”

“我不到山上去了。”

“我也不去。”

“那我们到她家去,我知道那地方。’阿吉雷建议。

“去干吗?”

“去看看她。要是她没回去,我们就告诉她丈夫去找。”

“该怎么对他说呢?”

“就说我们看到她身子不舒服，为了照顾她，把她带到洞里去了。”

“多可怕 鄂一下是潘托哈打的。”

“就是。我看见他擦他枪上的血。”

“我没想到她会流产。”

“谁想得到！当然，那么使劲地挣扎…… ”

“嗯,特别是打了那一下。”

“我们不应该扔下她不管。要是她死了，我们可就倒楣啦。”

“别说了!”

他们做贼心虚，惴惴不安地沉默着，每个人都对自己为一时冲动所摆布感到后悔不已；可是他们也打算好了，如果他们在刑事诉讼中受到连累，他们要把全部责任推到他们的东道主身上，为自己开脱。

“我看最好还是上山去看看她。”阿吉雷坚持说。

“怎么做都来不及了。’巴列沮丧地说。

“最好是到她家去。到那儿我们什么都能知道。”

他们开始向前走。太阳已经冲破云层，时不时照射着山湖平野。只有风还在刮。

他们看见阿希阿利在他正修建的新屋的畜栏里，双眼盯着通向山头的小路。他等候他的女人有一阵子了，正在为她迟迟不归而感到焦躁。

“喂，’奥坎波对他说；“你的女人在山上出了点事。我们上山去打兔子，看到她病了。我们把她安置在一个洞里，免得雨淋着病得更厉害。你去看看她，回头来告诉我们她怎么样了。”

阿希阿利皱起眉头，闪着怒火的双眼盯了奥坎波一下，没说话就朝山脚冲过去，直奔山顶。

“我们干的好事！那印第安女人准完了！”巴列极其惶惑地叫。

另外两个吓得出了冷汗。他们脸色铁青，一声不吭，互相观察对方的眼神，或者转过头看着阿希阿利跑去的那条山路。阿希阿利一个劲儿跑着，不为几个邻居从他们屋前叫唤他的声音而停下来。

他一直跑到洞口，跑得满身汗水和尘埃，胸部由于缺氧似乎要炸裂。他听到洞底传来他的狗的哀嗥，毫不踌躇地一下子钻到洞里，要是在任何其他场合，这种嗥叫声准会把他吓得要死。

他从正午的阳光下进入幽黑的山洞，突然什么都分辨不清了；可是，他是个在没有星星的黑夜里捕苏切鱼的能手，不一会儿就看见了他妻子直挺挺地躺在地上的身子。他一跃跳到那身子旁边把她搂起来，由于他的胳膊感到了死人肉体的僵硬，他就赶忙向光亮处跑去。他站起身来的时

候，碰上了一团湿糊糊的软东西。

他把这身子安放在洞口的阳光底下。

姑娘的肤色惨白如蜡。她额头太阳穴旁沁出一滴滴珍珠般的汗珠，汗干了把鬈发粘在半透明的皮肤上；耳朵后面一线血痕，渗进了背后的衣服。

“瓦塔一瓦拉!”小伙子把着她僵硬的胳臂,痛苦得发抖地叫唤。

姑娘一动不动地静静躺着，两条腿上沾着凝固的血迹。她的手冰冷得象石头，僵硬地掩护着停止了跳动的胸脯……

他感到害怕，害怕他爱人的沉默和这次变故，害怕周围出奇的沉寂。

“瓦塔一瓦拉!”他预感到灾祸临头,又悲声呼唤起来。

答应他的是空中传来的一声尖锐刺耳的啼叫。他抬起头，看见近旁有一只不祥的黑色阿尔卡马里鸟在缓慢地飞着，它的双眼盯着女人的僵硬的尸体。

他突然感到恐怖万分，开始头也不回地直奔下山，奔逃中石头被踢下陡削山坡而发出的声响，使他害怕得精神都错乱了。

他到达平原以后，也不停下来歇一口气，一直朝他的师傅和爱人的义父乔克乌恩卡老人的家跑去。他到达他家院子里的时候,已经披头散发,汗滴如雨,身上没有斗篷,恐怖得现出疯子般失神的眼色。

乔克乌恩卡刚吃过午饭，安坐在地上补一张旧网。他

的毛绒绒的小狗躺在他的脚下打瞌睡；几只母鸡在院子里的干草中间觅食；一只公鸡挺立在一堆干羊粪上，凝望着天空。

老人一看到小伙子这么火速地冲进来，就放下手头的活计注视着他。当他发现阿希阿利那么面容惨戚，衣衫不整，就焦虑地问他：

“你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他们杀害了她！”阿希阿利失声抽泣起来。

“你说什么？杀害了谁？”

“他们谋杀了她！”小伙子又泣不成声地说。

老人睁大眼睛，惊恐地问：

“可是，是谁谋杀了谁？”

“财东们谋杀了瓦塔—瓦拉！”

“啊！……”

老人恐怖得张开嘴，睁大眼睛，木然不动。看来他听错了。他的女儿瓦塔一瓦拉被谋杀了？……不；准是这不幸的小伙子弄昏了头。牧羊姑娘这么一个纯洁的不冒犯任何人的人，能对财东们作出什么过份的事情来呢？可能她连认都不认识他们。准是……

“我说，阿希阿利，别对我说谎，我知道事情的真相……你说你的妻子给财东们谋杀了。一定是那可怜的孩子没照顾好你的牲口，死掉了几只，你一时怒起……是吗？”

阿希阿利勃然挺起身子。

“告诉你，老糊涂，是他们谋杀了她……你不信吗？”

乔克乌恩卡脸色变得铁青了：

“我相信你。要是这不是真话，你不会跟我这么说……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谋杀她呢？”他声音发抖地问。

“难道我能知道吗？我从中午起就在家里等她，可是他们那帮狗崽子来了，其中一个对我说：‘喂，你的女人出了点事，我们把她放在洞里了。’我跑到那儿，看见她死了。我就不知道更多的了。”

“你肯定她死了吗？”乔克乌恩卡没有把握地坚持说。

“她死了；几只阿尔卡马里鸟围着她的身子在飞去飞来……”

乔克乌恩卡惊恐得浑身震颤了一下。阿尔卡马里鸟！还要什么其他证据呢？这是不吉利的鸟，它们只在腐肉附近出现。

“她脸色苍白吗？”

“煞白煞白的,白得象帕纳鸟蛋一样。”

乔克乌恩卡俯下头，严肃而又疲乏的眼睛里闪着泪花。他略为挺起身子，向苍天伸开两臂，阴郁地咕哝道：

“老天爷！这一切都是按照你的意旨干的吗？”

他随即转向小伙子说：

“你有把握认为是东家和他的朋友……”

“你还怀疑什么呢？明摆着的嘛！我甚至好象看到他们的手上沾着血。”

“那么……他们得偿命!”

阿希阿利的眼睛里闪过一下快意的光焰。

“他们得偿命!”他兴奋地跟着叫。

然后，他好象刚刚发觉自己的不幸，把脸埋在抬起来的胳膊里哭泣着。

“你想要报仇,是吗?”

“我想……我想咬他们的心！”阿希阿利抬起淌着汗珠和眼泪的脸庞来，气冲冲地回答。

“你把你妻子的死讯告诉过什么人吗？”

“我从山上直奔你家，没有看见过任何人。”

“这就好,现在你到庄屋去。”

阿希阿利惊愕地望着老人。

“去干吗?”

“为的是让他们看到你，不起一点疑心……”

“你以为我能够让他们平安无事，不想用指甲去掐碎他们的心吗?”

“到时候你能那么干，而且还不冒危险。你要象平时一样的坚强。”

“那我就把他们叫我去通知一声的话告诉他们。”

“什么话?”

“他们骗我说他们发现我的妻子病了，吩咐我去看她，并且通知他们我在洞里看到她怎么样了。”

“那更好。要是他们问你什么，你就回答说瓦塔一瓦拉回家了，不用操心了……走吧，孩子；可是你先得到阿帕涅和托科尔库基家走一趟，告诉他们说我要找他们，叫他们这就来…… 你可以在那里留下，那些人叫你留下多久都成；可

是半夜以前，你得到库西帕塔山来。我们都会在那儿。要带上你的武器。”

阿希阿利走了之后，老人才倒在门旁的砖凳上。他俯下头，长时间一动不动地在那里呆着。

一个安详而严肃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沉思：

“你好,尊敬的老人。”

乔克乌恩卡慢慢地抬起头来。托科尔库基正站在他的前面，两臂交叉放在胸前，带着真挚的敬意望着他。

“你好,托科尔。”

他拄着手杖站了起来。

“阿希阿利告诉我说你要找我。那孩子对我说的时候哭了。他出了什么事吗?”

“一个人嘛,总会出些事的,托科尔库基。”

阿帕涅来了。他背上斜挂着权鞭，心事重重地皱着眉头走来。他怀疑财东们对阿希阿利的妻子干了什么坏事，因为渔夫们已经把他们所能够看到的有关牧羊姑娘和她的进攻者之间的斗争情况，告诉过他。

“出了什么事?”他看到两个老人震惊的神色,毫不踌躇地问。

“现在我们得去瞧瞧。走，我们上库西帕塔山去；可是在走之前,让我去拿件东西。”

老人进屋去，一会儿就出来了。他披上了一件黑斗篷，手里提了系着一根绳子的银嘴白条的黑号角。大家都知道，只是在最严重的情况下，才能听到这只号角的声音。

天已傍晚。风息云开，露出了一大片一大片瓦蓝的天空。

“那杂种又作了些什么孽？”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乔克乌恩卡问。

“他每天寻事生非。他打野鸭子打得腻烦了，现在就打鸡杀狗，好些人只得把他们的牲畜送到邻近的庄园去或者关在屋里。”

“他对人还是那么蛮横吗？”

“昨天他把莱克的头打破了两处，又打了切加，还硬叫去奇利拉亚赶集的孔多里带着他的马回来。”

“大家怎么说呢？”

“实在受不了啦。大家不懂为什么你还不让我们去教训他一顿。”

“那是因为这个人只要活着，就不该教训他。不管我们对他干什么事，只能使他在无辜的人们身上发泄他对我们的仇恨。”

“那么,应该干掉他吗？”

老人停住脚步，盯着托科尔库基的双眼说：

“只有死人才不为害。”

他又开始向前走。

他们来到山顶。明亮的天光普照着一派湖山。西沉的太阳穿过云间的空罅，把已经安静下来的湖水染成了光灿灿的金红颜色。大小岛屿象一个个黑斑，浮现在这一片熊熊烈焰之中，它们的最细微的轮廓都历历可辨。

一阵悠长而尖锐的叫声，扰乱这黄昏时刻的宁静。

“好象是一条狗在叫。”

“谁知道。”

他们突然在遮住洞口的一块大石头后面，发现了瓦塔—瓦拉的尸体。她仰面躺着，双臂交叉，两腿僵直，脸庞在落日的强烈光辉照耀下显得更加苍白。她安静而优美地在沉睡，仿佛倾圮的神庙中一尊被遗弃的神像。苏帕亚蹲在她身旁，嘴朝天汪汪地哀号着；一只乌鸦冷冰冰地守在一块石头上，两眼死盯着尸体。

“天哪!瓦塔—瓦拉！”托科尔库基毛骨悚然地叫。

“是的,瓦塔—瓦拉。财东们把她杀害了。”

“为什么呢？她能对他们作什么坏事呢？”

“她长得俊，他们就想糟踏她……你看！……就象一群畜牲，甚至害了她的性命！”

他们走近尸身。那丑恶的鸟儿懒洋洋地飞起来，落到另一块远一些的岩石上。

他们站在尸首旁边，既不开口也不把悲哀的目光从牧羊姑娘的脸上移开。

“她真的死了吗？”老人带着就要哭出声来的沉闷声音问。

“她死了。”另外两个人用他们哆哆嗦嗦的手摸了摸她僵冷的手，回答说。

长时间的沉默。每个人都觉得胸中爆发出一种立即报此深仇大恨的愿望。

“我原来想避免。”老人最后好象自言自语地说，“可是他们找上来了。现在，什么辩解都是……他们自己要这样！”

然后他高声地对另外两个人说：

“你们老责怪我胆子小，不说真情，那是因为我不想使你们遭到牺牲；可是近来我看到，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誓死报仇雪恨。”

他又威严地补充说：

“现在，你们到各处去把你们看到的事情告诉大家，叫大家知道报仇的日子到了。告诉他们，听到了我的号角的回声时，就来到我举起烽火的地方……我已经上了年纪，精力也耗尽了，可是我还有力量猛吹我的号角，让邻近的村社都听见我的声音，知道大公无私的乔克乌恩卡牺牲他自己的子弟，为了打破锁在他的种族身上的铁链。”

十三

“怎么啦？你好象心情不好。整个下午你几乎没有说过话。”苏亚雷斯带着亲切的责备口气说。

“我害怕。”

“害怕什么呢？”

阿吉雷再也无法把他的忧虑隐瞒下去，就把上午发生的暴行告诉了他的朋友；之后，他把脑袋靠在笨重结实的古老皮扶手椅的高背上，穿过阳台，了望着土墙里一直落

到河边缓坡的畜栏草地上散放着的牲口。沿河每隔一段，可以看到金黄色野草丛中平静的积水弯头，旁边一动不动地伫立着的一群黑鹭。

“你这人真古怪！”潘托哈被阿吉雷的不谨慎惹得稍微发火了，因为苏亚雷斯的行为，总是谨慎小心，使他不能不感到敬佩，尽管一般来说，他对他的慎重而适宜的忠告，又总是报以嘲笑。

沉默了一会儿以后，阿吉雷又说：

“今天上午的事情太可怕了。”

他们很不自在地面面相觑；可是，被这一指责激怒了的潘托哈嘲讽地回答：

“伙计,你有勇气说坦率话。我祝贺你。”

这种口吻刺伤了阿吉雷。他回答说：

“我不是伪君子，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认为……”

“用不着吵嘴,”苏亚雷斯插嘴说,“你作得对,路易斯；可是作了错事就没法补救……”

又是难堪的几乎是令人不安的沉默。

“你以为那印第安女人会告状吗？”奥坎波问。

“可能。这个种族太可怕了。他们假装恭顺服从，实际上口是心非,虚伪得很。”

“你们肯定那女人苏醒过来了吗？如果她死了的话呢？”阿吉雷注视着他的朋友们，带点儿偏执的劲头又问，这是被一个残酷而不可抗拒地折磨着自己心灵的固执念头所苦的人所常有。

“见鬼！你想得可真妙！”突然感到心绪不安的巴列回答。

“怎么不会呢？她被打昏倒下去的时候，我觉得她直流血。我们就象孩子那样逃跑了，甚至也没有看看她怎么了。”

“是谁打她的？”苏亚雷斯问。

“不知道,反正不是我。”阿吉雷诚恳地说。

“也不是我。”巴列断言说。

“也不是我。”奥坎波两眼盯着潘托哈说。

“那么,该是我了！”东道主含着轻蔑的微笑,拉长声音嘲讽地说。

“总有人打的。”苏亚雷斯肯定地说,接着又问“：你们为什么要虐待她？”

“你不知道那场面是什么样子。她象疯了似地抵抗着，力气大得吓人。我们就象她手里的玩具一样，得躲避她的脚踢嘴咬，还得捂住她的嘴，不让她可怕的尖叫声震破耳朵，把庄园和周围闹得天翻地覆。那时候，有人一定是为了使她不那么叫喊，给了她一下子，她就倒下去了。我们连碰都没有碰她就逃跑了。”

“这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

“在挣扎的时候……这叫我害怕。要是她只是昏迷过去，就没有什么危险；可是我很怕她脑出血，那她就很可能死掉。”阿吉雷一本正经地说,他在取得法学‘博士’头衔之前，还学过一点医学。

苏亚雷斯听他这么一说，突然恐惧起来，惊叫着：

“哎呀！我们最好现在就动身回拉巴斯去。”

潘托哈也受到这种恐慌的感染，可是他颇为生气地对他们说：

“别这么头脑简单。害怕不顶事，害怕使得你们疑神疑鬼。谁都不会打一下就死掉，印第安人也不会为了要报有人想玷污一个女人的贞洁的仇，就来吃掉我们。如果我们毁坏他们的田地，或者烧他们的屋子，那也许会。可是为了一个女人！你们以为这些畜生对贞操的看法跟我们一样？只要有一杯酒或者几个比索，哪个做父亲的都会把自己的女儿交出来。”

他们当中最糊涂然而对印第安人的道德观念最了解的巴列，为了支持他的朋友，深表信服地猛点着头。

争论似乎已告结束，他们又沉默了。于是潘托哈建议说：

“为了让你们看到印第安人还象往常一样，看到那个该死的女人也什么事没有，我邀你们晚饭后乘船游湖。”

“最好事先把事情了解一下。’奥坎波说。

“这容易。”

潘托哈把脑袋伸出餐厅的门，大声呼唤特罗切，后者随声来到。

“听着，特罗切！今晚吃过饭后我们要游湖，你去吩咐安排几条船。叫驾船驾得最好的莱克、塔基马尼、阿希阿利他们都来。”

“阿希阿利早在这儿等着了。”

“啊！他说什么来着？”他焦虑地望着管家问。

“没说什么。”

“他来干吗？”

“他说你们叫他来问他女人的情况。”

“他女人怎么样啦？”

“他说她很好……”

“那好，叫他进来。你别忘了要船。”

特罗切走后，这年轻地主哈哈地笑着，揶揄他的顾虑重重的同伴说：

“看到了吗？丈夫都在这儿，什么事都没有。哼！连娘们都不如！要是真出了事，我一个人就打得过所有这些野蛮人。”

朋友们没有责怪他的这番自我吹嘘，都沉默下来了。有的对自己表现出不安感到惭愧。

“都是阿莱霍干的好事！……肯定就他担惊害怕。”奥坎波好似表白自己一般地说。

“诗人都是这个样子！”

所有的人，包括阿吉雷在内，都嘲笑这个作家；后者没有答腔，用轻蔑而又无可奈何的神情痛苦地耸了耸肩膀。

这时候，阿希阿利来到门口。他身披斗篷，手里拿着帽子。他脸色铁青，形容惨戚。这伙年轻人一看到他，就满意地互相望望，脸上露出笑容，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潘托哈劈面就问：

“喂,你看你女人怎样啦?”

阿希阿利浑身哆嗦了一下，毫不迟疑地回答：

“她好。”

“她有什么病?”

“没有病。’

他的声音急促而深沉；可是，这些因为精神骤然松弛而心不在焉的年轻地主，没有发觉这一点。

“好,你到湖边去把你的船准备好 我们要游湖。”

“你们现在怎么说呢,胆小鬼们?阿希阿利走后,笑得更欢的潘托哈问。

“这就妙。想想如果那个漂亮女人死了，那会给我们惹出多大麻烦！监狱会敞开大门迎接我们呢。”

“或者这些野蛮人会生吃了我们。”

潘托哈含着笑懒洋洋地听着，显然不那么担心了。

“我们到底还去不去游湖?他问。

“去,老兄。我们该去乐一乐。’巴列说。

吃晚餐的时候闹哄哄的，吃得快活极了。灌掉了好几瓶葡萄酒和啤酒，因为每个人都感到需要完全消除下午的顾虑，需要象动物般昏昏然地安享没有波折的日子，过得心情舒畅，无忧无虑。他们在一片欢笑闹腾声中，按照苏亚雷斯的请求，回忆着那件事情。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没有一点罪过，都详细描述了自己在那次冒险中所起的作用。

“看她那么娇嫩，谁也没有想到这野女人有那么大的气力。我抱住她的腰，想把她按倒在地上，可是不成。真是一

个青铜的种族。”潘托哈坦白说。

“我呢，”奥坎波说，“我抓住她的腿，可是她连连踢脚，踢得我象片破布那样翻腾。”

阿吉雷伸出了受伤的手：

“她几乎咬掉了我的一个指头。”

“我擒住她的手，只能扑在她身上压住她。多漂亮的胳膊！多高的胸脯！”

他一面说一面翻着白眼。

“你得承认，是你打了她一下。”他转向潘托哈继续说。

“是我。没有别的办法使她沉默。我承认我是故意打的。”

“可能把她打死。”

“没到那地步，可是我以为敲破了她的脑袋。”喝了酒兴奋起来的潘托哈说。

“得啦，走吧，好汉们！”巴列叫嚷。

他们点起香烟，离开桌子。

“我们带猎枪吗？”

“干吗？我想不会夜里去打猎。”

“不会，可是我要带着我的手枪。”

“我也带着。”

“我也带着。”

枪不离身的潘托哈，嘲讽地笑：

“你们别带手枪，最好还是带只吉他。”

他们开始向湖滩走去。他们身穿外套，脖子里围着暖和

的骆马毛围巾。奥坎波背着一把六弦琴；阿吉雷提着一只颤巍巍的日本小灯笼；巴列极其小心谨慎地用胳膊夹着一瓶没有拔塞的威士忌。

黄昏已经来临，西方的黑云和红云象大火的烈焰。

船夫们都坐在自己的蒲舟上，在岸边等候着。阿希阿利面色苍白，这就是他谜一样的脸上唯一有生气的标志。

“听人说你很爱你的老婆。”潘托哈讽刺他说。

“是的,我们彼此相爱。”

“我想你会让我做你的教父。”

“好的,老爷,你做吧。你是你儿女的好爸爸……”

他微笑着，然而他的笑是残酷的，痛苦的。这把苏亚雷斯吓住了，他感到害怕，低声对阿吉雷耳语说：

“看到了吗？这个人有心事。我敢赌咒，我们会遭到不幸。”

阿吉雷瞪着他的朋友，发出响亮的笑声。他由于感染了他的恐惧，已经挨了潘托哈的百般揶揄，现在他可不愿意听他怯懦的无穷忧虑了。

“当然罗,可怜的诗人,你是个胆小鬼嘛。”

苏亚雷斯只是回答说：

“你等着瞧吧……”

巴列与奥坎波共坐一条船，阿吉雷和苏亚雷斯坐另一条，潘托哈一个人坐在阿希阿利的船上。

开船了。

牧笛的悲凉的呜咽散播四方，从岸上飘到湖上。几个

小牧童沿湖岸赶着他们的牲口回栏，牲口的叫声同那如泣如诉的乐声配成了一曲二重合奏。

天空清澈明静。上午兴风作雨的乌云，几乎只剩下几张残片，在凝成玫瑰色的雪峰之上慢慢消散。天边远处克巴亚岛上的山峰，沉浸在烈焰腾腾的湖水里，有的红如丹砂,有的乌黑似漆。

大湖象是睡着了，只能听到隐藏在香蒲从深处的渔夫们缓缓哼出的单调谣曲。

野鸭成群地从四面八方飞来。它们只是几乎象一个个小黑点似地飞翔在高天之上，打着巨大的盘旋慢慢下降，越接近地面绕得越紧。那时候，它们轻巧的剪影清晰地勾勒在红霞的底子上。它们缩着腿，伸长着脖子，窥望它们所爱恋的栖宿之地。

暮霭四合，暗蓝的天空闪现出几颗星星，光芒暗淡而又遥远。汗淋淋喘吁吁的船夫们猛撑着篙子，不断地激起晶莹清冷的水花。

岸上，散布在平原和山脚的印第安人茅屋燃起的灶火在眏着眼睛；万籁俱寂，无边的宁静同越来越深的阴影一道笼罩住大地。

“打灯笼的把灯点起来。”潘托哈嚷叫，同时命令船夫们把船撑到一起。巴列拔出了瓶塞，敬给每个朋友一杯金黄色的酒。

一点红光在柔如丝绒的水面上扩散。奥坎波骤然拨动琴弦，随着那玎玎琮琮的音符，颤声高歌雷耶斯·奥尔蒂

斯①的悲哀的、催人掉泪的诗句，打破了一片神奇的宁静：

> 我的命运太可怕，太可怕；
> 我的处境真倒霉。
> 生命使我厌倦，
> 死亡又使我恐惧……

凄凉的歌声，几乎象送葬曲那样在死寂的湖上飘荡，在年轻人的心底引起了痛苦的共鸣，使他们无端地感到愁绪满怀。

> 我自己也不理解，
> 为什么烦恼沉重压住了我，
> 我的灵魂只剩了骨骼，
> 我的心是个深渊……

悲哀的幽怨的歌声在荡漾。

“嗨，听见了吗？”潘托哈用担忧的口气叫嚷，喝住了那个发着悲音的歌手。

奥坎波不再拨动琴弦，琴音在湖水吻着船舷的簌簌声中消逝。

“嘘！”阿吉雷命令船夫们停篙。

印第安人提起篙杆，在黑暗中面含微笑，年轻的地主们举杯默饮，慢慢地品味醇酒的滋味。

① 雷耶斯·奥尔蒂斯（1828—1884年），玻利维亚诗人，戏剧家。

从黑暗而又寂寥的广阔平原上，传来了深沉而战栗的呜呜声。那声音为群山的高峰所阻，有如无数饥饿的忿怒的野兽在咆哮。它们有的低沉，有的昂奋，间或蓦然中止，然后又发出一个最低沉、最孤独、最痛苦的战栗的声音。随着这种咆哮声，沿着开阔湖湾的所有山峰上，都升起了闪烁的火焰，有如一环红色的星星骤然在天空迸发。

潘托哈吓得神经紧张，浑身发冷。他了解这种号角声的含义：这是印第安人的战斗的召唤，只有在他们要同邻近部族开战或者要跟白人清算血债的时候才能听到。他无法再掩饰他的焦虑，就问他的船夫说：

“怎么啦？干吗要吹号角？”

那印第安人沉默了一会，支吾地回答说：

“不知道，是孩子们在玩儿吧。”

“别的晚上为什么没听见？”

“不知道，准是孩子们。”

潘托哈拔出他的手枪，对准船夫的眼睛，以威胁的口吻说：

“说！为什么要吹号角？”

阿希阿利依着篙杆，用缓慢而庄严的口气回答：

“为了要祈祷。”

大家沉默了，印第安人的话宛如落到了深井里。

“祈祷？为什么？有谁死了吗？”潘托哈声音发抖地追问。这时候，他的朋友们惶恐地颤栗着，紧捏着自己手枪枪柄的手在哆嗦。

“没有死人；可是连着三年我们没有收成，从种种兆头看，明年又是个凶年。今天上午刮起了带来灾祸的风——‘凯纳亚’。”

“这就要祈祷吗？”

“得叫上帝息怒。看来他准备惩罚大地，降祸人间，这就得平息他的愤怒。”

他抬头望天，指着漆黑的天宇上眨眼的千万颗星星补充说：

“这个秋天准又是个坏年成。”

一颗陨星划破夜空，拖着一线流光垂直地降落到湖里。那印第安人转过头，脸向流星消失的地方说：

“有人死了……”

他那慢悠悠的平静的话语，他的安详的、全神贯注但又神秘莫测的姿态，他那宛似含着热泪的哆嗦的声调，在这伙年轻地主的心头勾引起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感觉。

这时候，号角的回声似乎在所有的山岭深处震响。空中没有一处地方不发出一个号角的深沉的呜咽，也没有一个山头不闪烁着一堆篝火。那火光宛如一些飞翔于山岭之间的流萤，一处熄灭了另一处又闪亮起来，随后又熄灭又重新闪现……

唯独库西帕塔山头上的那堆篝火，却长久地老在一个地方燃亮；一支象给其他号角定调一般的号角，也从那儿发出悠长、低沉、颤抖和痛苦的呜叫。

“那堆火不是在库西帕塔山发出来的吗？”

“是的。”

“为什么？这是我们第一次晚上看见火光。”

“不知道，是牧人在找一头走失的牲口吧。”

“可是那火光并不移动。”

“那么，准是魔鬼从洞里出来寻找一个灵魂。”

在灯笼暗红的光亮中，这几个朋友面面相觑，表情都很严肃。他们看了看冷漠的、不可思议的印第安人，他们正蹲在船尾，手里紧握着粗长的篙杆，以诡秘的、漠然的神色在慢慢地咀嚼古柯叶。

“什么时候了？”巴列问。

“九点了。”

“回去吧，天冷了。”

蒲舟的船头转向湖岸，缓慢而寂静地滑动着，只能听到篙子的点水声。财东们心事重重，不说话了。歌手把他的琴搁在船边，香蒲叶扣动它的弦线，使它发出了悠长的战栗的悲音。

他们跳上岸去，忧心忡忡，不言不语。潘托哈一直担着心事，但是想要掩饰他越来越感到的不安。他不忌讳佃户们懂得他的话，用硬装出的嘲弄口气，责备苏亚雷斯说：

“诗人，你看到你害怕得多么没有来由吗？他们想要报仇的话，只要把船弄翻就行了……那么，我们沉到湖底，就再也出不来啦！……”

说完，还勉强地做作地哈哈大笑。

苏亚雷斯沉默着，不在乎这个讽刺。他吹着口哨，吹出

一支悲哀的歌子，然后在停住的时候抽起一支香烟；可是，他一跨过庄屋的门槛，就转身对着他的东道主，用忧郁而严肃的声调通知他说：

“我告诉你，明天一早我就得走，请吩咐到时候叫我起床……„

十 四

灯笼的红光在门洞的阴影里一消失，印第安人就掉转脚步，各自奔向自己的家，去拿他们这个种族几个世纪以来用以同征服者作战的武器。

阿希阿利象刚才那样上山。他把脑袋低垂在胸前，阴沉沉地、大步流星地走着。他不断地碰到一群群在黑暗中静静地溜过去的印第安人。听得到莱克一莱克鸟从平原上四方八面发出的吓人的尖叫。傍着山边的茅屋的看家狗，不停地在吠叫。他从这一伙伙人旁边经过时，偶尔听得到一些简短的谈话：

“乔克乌恩卡终于决定召唤我们了。准是东家对他干了什么缺德事。”

“看来象是把他赶出庄园了……”

另外的人消息要灵通一些：

“听说，财东们今天谋杀了一个女人……”

“……我要跑到秘鲁的同族人那儿去……”

“……首先得从外面把门堵死。他父亲逃走了，就是因

为我们没有把门封好……”

可是，阿希阿利几乎没听这些。他极度痛苦，渴望报仇，一心只想回到他的亡妻的身旁去，然后哪怕就他单独一个人也好，立刻跑去找财东们讨回血债。他不是在走而是在跑，没有听见旁人打的招呼，也没有听见那些险些被他撞下山坡的人对他的咒骂。

他这样来到起伏的山顶。岩洞在那儿对着大湖张开它漆黑的大口，洞前形成了一道窄狭的峰顶台地。

山头上，用绿色的托拉草、亚雷塔草和干草作燃料，燃着一堆篝火，火光把躺在陡坡边沿的尸体的僵硬的脸庞照成了红色。几百个青铜肤色的、眼神阴郁的印第安人，一群群庄严肃穆地站在近旁。大多数人带的武器是搁在地上的粗木棒；有的人带的是长矛，篝火照得矛头闪发出红光；有的人背着从逃兵手里买来的旧步枪或者生了锈的旧前膛枪。

乔克乌恩卡坐在尸体旁边的一块石头上守灵。他一动也不动，低垂着头，头上的白发在篝火的强烈光芒的照耀下象是染上红色的雪花。他的葡萄藤似的僵硬的臂膀垂在身边，从他的极度悲哀的姿态看来，他已经疲惫不堪。

狗吠声停止了，也不再听到莱克一莱克鸟的尖声啼叫；寂静和黑暗吞没了平原。

一声鸡啼迎来午夜；几个地方的鸡跟着啼鸣。

这时候，一个可敬的老人走上前来，一直走到悬崖边缘对乔克乌恩卡说：

“老人，现在是半夜了，你该讲话了。我们看到你举的烽火，听到你的号角，从各岛和其他老远的地方赶来，听从你的吩咐。”

乔克乌恩卡站起来登上台地，向大家打招呼：

“你们好,乡亲们!”

“你好!……”

然后是深沉的、几乎是虔诚的静寂。

乔克乌恩卡指着牧羊姑娘的尸体，慢悠悠地说：

“财东们把她谋杀了！”

大家都已经知道；可是老人的响亮而庄严的话语，引起了巨大的痛苦和愤怒。人群中发出一阵忿怒的、但是由于面对死亡景象而受到抑制的低沉的喃喃声：

“恶棍!……凶手!……应该干掉他们!”

从这一端到那一端，来聚会的人都带着深仇积恨说出了这句要消灭凶手的话。

“你们说‘应该干掉他们’，可是杀人是最大的罪孽，因为生命是苍天神秘地赋予的，人们不应该毁掉它……”

“应该干掉他们!应该干掉他们!”

低沉的声音现在变成了愤怒的呼叫，因为很多人以为这一次老人又要劝告他们顺从和忍耐了。

“你们要动武吗？”他用沉着的目光环顾聚集的人群，问。

“对,对!”一些激怒的声音回答,其中有阿希阿利的满腔仇恨的声音。

“如果你们要动武，那么大家当中要是有人没有受过白人欺侮的，就可以走，因为无缘无故叫人流血，可能给他带来不幸……”

“我们大家都受了欺侮！”很多人挥动着他们的武器叫嚷。

“所有的人都受了欺侮！”其他人也挥动着武器跟着叫嚷；“得干掉他们！”

乔克乌恩卡扬手叫大家静下来，继续说：

“那好；得干掉他们。可是，难道我们就受了那么多的痛苦，以至于非得动武不行吗？大家要记得，哪怕叫白人只流一滴血，我们就得血流成河。他们有武器、士兵、警察、法官；我们呢，什么东西什么人都没有。”

印第安人沉默而又忧伤地低下头来；喧嚷之后随即是可悲的沉寂。乔克乌恩卡苦涩地微笑着说：

“你们看，现在我们害怕了，觉得胆怯了……我们只能永远做奴隶！”

“不，得干掉他们！”阿希阿利绝望地咆哮。

“谁去动手呢？你瞧大家都发抖了！”

“我们都有儿有女啊，老人！”一个高大健壮、显得孔武有力的汉子哀号。

乔克乌恩卡高傲地扬起头来：

“我也有过儿子，切加。我有两个，大的呢……你应该记得他，因为他跟你象兄弟俩！……大的为庄园主械斗死在湖里了，小的在我们没有能叫东家偿还血债的那一次，被

他的士兵谋杀了…… ”

“ 我去宰了他 !’阿希阿利忿恨得脸膛抽搐着,又怒吼起来。

“ 宰了他 宰了他 !’几个嘶哑的声音咆哮着,同时听到粗木棒猛烈地蹴着地面的声音。

“ 大家对东家有苦要诉的,就诉苦吧。”

“ 他把我病在床上的儿子毒打了一顿。 ” 托科尔库基严肃地说。

“ 他打破过我的头…… ”

“ 他抢了我的牲口…… ”

“ 他…… ”

大家吐着仇恨的苦水，控诉白人地主对印第安人的凌辱，控诉了很长时间，说得最少的也举出了他们的一桩坏事。人们以深仇大恨的激情发出的谴责，好似烈酒一般，在每个人的心头煽起了立即报仇的渴望，煽起了毫无疑惧地豁出命去用鲜血清洗这许多人间不平的愿望。每一段新的诉苦尽管举出的只是一桩小事，也象一束投向烈火的干柴。怒火熊熊燃烧，那汹汹的来势消除了人们心灵里所有谨小慎微的顾虑。

最后一个诉苦的声音停息下来以后，乔克乌恩卡开口说：

“ 很久以来，我就不忍目睹这么多的暴行和这么多的不平。我在这片土地上迈出的每一个步子，都好象感到了它浸透着我们族人的血迹。对白人的残酷我并不觉得诧异。

他们有权有势，也滥用着这权势，因为在他们看来，滥用权势是人的本色。使我伤心的是我了解到：没有一个人同情我们的苦难；为了求得一点点公道，我们得自己来当法官……

“对他们来说，我们连牲口都不如。混血种里面最卑鄙下贱的流氓恶棍，都自以为比我们族内最优秀的人物高超万倍。他们把我们的一切都抢光，甚至抢我们的女人，而我们几乎没有对他们作过一星半点坏事，几乎没有损坏过他们的庄稼，来作为对他们强加于我们的这么多痛苦的微弱的报复。我们就这样横遭虐待，含冤受屈到年老，心里带着创伤死去。我们的这种不幸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了结？我们要怎样才能摆脱这批屠夫？

“有时候我独自思量，我们是多数，我们这些做奴隶的人满可以一致联合起来，在一个伟大的日子里，约定一个信号，在夜间某个商定的时刻，火烧他们城镇的和庄园的住宅，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消灭他们；可是以后我看到他们有士兵、武器和法官来残酷无情地迫害我们，他们可以把事情说成是自卫，是种族间的斗争，这样就可以把他们血腥的报复说成合理合法。

“我也想过最好是去学习文化，有了文化我们也许能够发现他们力量的秘密；可是，在文字里头准有可怕的毒药，因为我们族里有些人一识了字就变成了另一种人，他们甚至不认自己的祖宗，甚至利用他们的知识来剥削我们……”

年老的导师停顿下来，群众一片静寂。正直的老人的沁人肺腑的话，一句句重似千斤；人们从包围着这个种族的

深重黑暗中，仿佛看到远处闪起了一星希望的火花。

“ 同时，”老人继续说“ 我们不应该指望今天统治着我们的人会干出什么好事，而应该一看到他们犯罪我们就自己起来惩罚他们，尽管我们要作出很大的牺牲，但是通过斗争，可能达到将来对我们有利的两项目的：使他们看到我们已经不再是畜生；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开出一条鲜血与死亡的鸿沟，使永世难忘的仇恨深藏在我们种族的心底，生根发芽，直到有一天我们变得强大有力，挺身站立起来。不然，我们就会被罪恶压倒，象田间无用的野草，被连根拔掉。 ”

这位导师又呜咽着沉默下来。群众发出一阵好似包含着恐惧的、痛苦而低沉的喃喃声，来回答他的深沉而悲痛的话语。

“ 就是这样，你看我们要动武吗？”老人声音清朗地再问曾经叫他讲话的那个人。

乔克乌恩卡凝视着他的眼睛：

“ 切加，我什么都不需要。我不久就要死去，而你们将在这片苦痛的土地上留下，在离开你们之前，我想把话说了。现在要说的我都说过了，轮到你们来行动了。我只重复两句：如果你们希望你们的儿女明天自由地生活，那就决不要闭眼不看不义的行为，而要坚决地惩罚罪行，反抗欺凌；如果你们安于奴役，那就可以在考验的时刻想着你们的坛坛罐罐，想着你们是孩子们的父亲……好，你们选择吧…… ”

没有任何具有深仇大恨的慷慨激昂的言词，能够象乔

克乌恩卡老人这一番既有分寸而又含意深刻的话这样，在人群中间激起这么大的冲天怒气。

所有人的胸腔里都迸发出勇猛的激烈的咆哮声。这大群人，就在这种使怯懦者也会壮胆的真正的嚎叫声中，在没有人敢于提出任何异议的情况下，冲下山去直奔庄屋。所有人的心里都燃烧着一种誓死复仇的渴望；在这种愿望下，甚至连牧羊姑娘的影子都不复存在。姑娘的尸体已为大家所忘却，就连她的走在这群起义的人们前头的、狂暴愤怒的丈夫，也把她忘了。她留在山丘顶上，只有乔克乌恩卡的孤独身影，还伫立在那儿，在由于缺乏柴禾而逐渐微弱的发红的火光之上。

老人走下台地，蹲到尸体的旁边，用他留着长指甲的多皱而颤抖的手指轻轻抚着瓦塔一瓦拉的额头，把她的被夜晚的微风吹散在惨白脸庞上的鬈发理好。他的一双灰色的小眼睛不停地眨动着，沾在粗睫毛上的两颗大泪珠静静地掉落下来……他好似虔诚的信徒那样长久地注视着僵硬的尸身，作了个含糊的威胁的手势，耸了耸肩膀转过身子，开始走下坡去；可是他走了不一会，就停了下来。

从沉睡的宁静的平原上，突然发出一阵凄厉的嗥叫。山脚下一条狗汪汪地吠起来，另一条跟着叫；原野上的狗应声而起；不一会儿，整个区域内的犬吠声汇成了一片凄惶可怖的嗥叫，宛如黑夜本身在诉苦，在呻吟。莱克一莱克鸟被这绝望的哀嚎惊醒，发出尖厉的啼鸣扑翅乱飞，凄凉的啼声在这一曲狂野的合奏中显得更加惊心动魄……一声可怕的枪

声砰然响起，随着枪声，狗咆哮得更凶。有时候，也许是狗叫得疲倦了，吠声中断下来；可是在那时候，微风把远处狺狺的回声吹来，群犬于是更加狂暴地嗥叫起来，似乎有仇敌的阴影在黑暗中汹汹地奔驰，似乎预告着不可避免的灾祸就要到来。

一些发蓝的小火光，星星点点地闪现在漆黑的夜幕上，象是被草原上低沉的哀怨声吓跑的流萤。

突然，万籁俱寂。狗好象被钳住了嘴一样停止吠叫，只听得已经飞远了的夜鸟在哑哑啼鸣。

“胆小鬼们跑掉了！”乔克乌恩卡发觉了这种寂静，看到火光大部分已经消失，就悲哀地自忖。但是，就在这时候，一种新的景象又使他衰老的心脏欢悦地跳动起来。

一个小火花燃成了火炬，火炬又燃成焰火。红色的火焰象蛇舌般在黑暗中舔动，千万颗火星噼噼啪啪地从火中飞溅上黑暗的夜空。

一个垂死挣扎的人的凄厉叫声，打破了此刻已由黑暗围裹起来的沉寂，狗又狂怒地咆哮起来。夜鸟再一次发出尖厉的啼声；几匹马长嘶着，它们狂奔的嗒嗒蹄声从平原上远离开去。惊心动魄的痛苦的叫喊——惨痛的哀求，妇女的尖叫，男人的呼喊，儿童的喧嚣—— 越来越猛烈，最后所有的声音汇成了一片不可言状的可怖的怒号，宛如从大地的肺腑发出的悠长而尖厉的喧腾的怒号。

火焰延烧成熊熊烈火，一团红焰冲破平原的黑暗，照亮着大片的河山。它有时象一面巨大的红旗那样展开，有时

又缩小下去似乎快要熄灭，波浪式地起伏着，骤然又更猛烈地冲天而起，烈焰腾空。远处的印第安茅屋的阴影，在明亮的火光下显现出来；散布在庄屋周围空阔场地上的水潭，象一片片紫红的玻璃那样反光。这时候，屋顶的椽子劈裂作响,梁木轧轧发声,它们垮下来,陷到墙里,闷住了火舌。不一会儿，火舌又吐了出来，冲得更高，烧得更广。无数颗火星飞爆上天空，噼噼啪啪地消散在幽暗的高处。在那一圈红光之内，一个个好似为火焰所拥抱着的印第安人的剪影，隐伏在地面，匆匆地从这边跑向那边……

最后，火焰似乎为黑夜所窒息，慢慢地微弱下来；几乎已经看不清了的人影四处分散，消失在深浓的黑暗里；各种声音也在平息……远处还有一声枪响……将熄的火焰的最后光芒……一条狗的使人胆寒的吠叫……远处一只莱克一莱克鸟的尖锐啼叫……

充满了哀愁的、可怖而神秘的寂静……

东方升起一线发黄的光芒，划破了漆黑的天宇。那光芒变成暗紫，变成浅红，最后成了金黄颜色。

这时候，绛红的底子上勾勒出群山的峰尖；积雪倾泻出纯白的霞光，越来越透亮耀眼。

一阵黄金和钻石的猛雨落到了群山之巅。

太阳出来了。